

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

CYBERSPACE AND
REAL SOCIETY

何明升 白淑英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互联网的发展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的生活空间——虚拟世界。人们在虚拟世界中如何进行沟通和互动？虚拟世界的发生和发展对现实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虚拟世界和现实社会》一书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思考对此问题进行了回答。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虚拟世界是具有独特结构的亚社会形态，其结构及其变迁具有超越任何个体行动的内在机制。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不是并存或拓展，而是互相嵌入，人类正在形成一种超越虚拟和现实的实践逻辑。

本书揭示了虚拟社会的结构和独特的行为方式以及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的影响路径。通过本书，我们能了解虚拟世界中的权力结构、虚拟世界中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持、网络侵犯行为的意义建构和结构化后果等。本书也通过对互联网中的群体性事件如何影响公共决策、互联网对都市社区的再地方化效应等实证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互嵌入的关系状态。



CYBERSPACE AND REAL SOCIETY

上架建议：社会学

ISBN 978-7-5097-2178-0



ISBN 978-7-5097-2178-0

定价：49.00元

虚拟世界 现实社会

CYBERSPACE AND
REAL SOCIETY

何明升 白淑英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何明升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 - 7 - 5097 - 2178 - 0

I. ①虚… II. ①何… III. ①互联网络 - 社会影响 - 研究
IV. ①C913 ②TP3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4473 号

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

著 者 / 何明升 白淑英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责任编辑 / 高 启 任文武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责任校对 / 王新明

项目统筹 / 任文武

责任印制 / 董 然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8.4

版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字 数 / 318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178 - 0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篇 对虚拟与现实关系的哲学思考

第一章 在线生存的概念	3
一 在线的生存意蕴与存在状态	3
二 在线生存的生成方式	6
三 在线交往实践	8
第二章 在线与在世的关系	14
一 在线与在世的的存在状态	14
二 在线与在世的生成关系	18
三 基于在世的在线	21
第三章 在线生存：现代性的另一种呈现	26
一 现代性论域中的在线生存	27
二 在线生存呈现的现代性样态	30
三 在线生存现代性的实践意义	34

第二篇 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关系的专题研究

第四章 虚拟公共领域的功能及其对社会决策的影响路径·····	39
一 绪论·····	39
二 程序安排与操作过程·····	50
三 虚拟公共领域的构成及特征·····	58
四 虚拟公共领域功能实现的过程·····	71
五 虚拟公共领域影响公共决策的路径模型·····	82
第五章 虚拟社区的权力结构·····	89
一 绪论·····	89
二 研究设计·····	97
三 虚拟社区权力的存在及其类型·····	106
四 虚拟社区权力结构特征·····	126
五 虚拟社区权力与现实权力的比较分析·····	144
第六章 企业博客的话语权·····	151
一 绪论·····	151
二 研究程序与过程·····	165
三 话语权的结构性要素及其作用过程·····	170
四 企业博客发展趋势及其现实影响·····	192
第七章 网络侵犯行为的意义建构及其结构性后果·····	199
一 绪论·····	199

二 研究设计与操作·····	208
三 网络侵犯行为意义建构的情境与过程·····	216
四 建构意义的结构性后果·····	237
第八章 网络信任关系的建立与维持·····	245
一 绪论·····	245
二 构成要素与基本特征·····	255
三 影响网上人际信任的因素·····	265
四 网上信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282
第九章 互联网对都市社区的再地方化效应·····	294
一 媒介与社会发展：时空结构的视角·····	295
二 时空分离的辩证法·····	297
三 从逻辑到实践：互联网的再地方化效应·····	305

第三篇 互联网——社会研究的方法论

第十章 从技术思辨到社会哲学：虚拟世界研究的	
方法论转向·····	311
一 虚拟世界研究的逻辑起点及其误区·····	311
二 社会哲学的方法论意义·····	314
三 社会哲学视野下的虚拟世界研究·····	316
四 对几个热点问题的再认识·····	318

4 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

第十一章 复杂巨系统：网络社会研究的新视角·····	322
一 网络社会——复杂巨系统的生成·····	322
二 I-S 系统的复杂性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	325
三 复杂性视角下的网络社会研究·····	330
参考文献·····	334
后记·····	361

第一篇

对虚拟与现实关系的 哲学思考

第一章

在线生存的概念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和渗透，人类生存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学者们普遍认为，互联网建构了一个虚拟世界，这意味着人们不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也生活在虚拟世界里。在互联网架构的虚拟世界中，人们利用虚拟技术，进行着与现实社会不同的实践活动，呈现与现实社会不同的生存方式。“在线”就是对人的这种存在状态的一种描述。所谓“在线”，是指人在由互联网架构的可能世界中利用数字化中介手段所进行的一系列实践活动。虽然从形式上看这是人与技术系统的结合，但其实质却是人以网络虚拟技术为中介形成的一种新的实践方式，是人在信息时代呈现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在线”生存的出现，不仅为人类自身提供了别样的生存状态，也为长盛不衰的生存哲学研究提供了又一崭新论域。

一 在线的生存意蕴与存在状态

（一）承载人类生命内涵的网络架构

一直以来，人的生存是立足于现实世界中的，它是由“可能”

4 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

发展而来，并表现为现实性与必然性的对应关系。由此，人类生存已经形成了可能与不可能、现实与非现实的二元对立关系。“在线”就像是打开了另一扇门，使人类进入到另一个可能世界。在那里，既有对可能性的虚拟，更有对不可能的可能性的虚拟。这种不可能的可能性，超越了现实性，也跨越了人们所熟悉的那个生活世界。因此，当我们漫步于网络世界时，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可能世界。这个世界虽存在着更加复杂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但却为人的创造性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条件和可能，也为人的在线生存方式提供了可能。

无疑，在线作为人的一种存在形式，是以互联网的技术架构为基础的。卡西尔曾说：“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飞速发展，为卡西尔所言的“符号宇宙”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可能，它彻底打破了人类单纯生活在物理宇宙时空的生存域限。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为人的在线生存提供了一个技术系统和可能世界，架构了一个承载人类生命内涵的新时空。

以虚拟作为最本质特征的在线生存实践，冲破了物理性的生存域限，使“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系中，从通过穿越不确定的时间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并跨域无限的时空距离对这些关联进行重组”（吉登斯，2002），形成类似“脱域”的现象。但是，这种“脱域”不仅使人从经验性的物理世界中解脱出来，也使人类真切地体验到了另一种存在方式——作为符号的存在。如果说，互联网出现以前，人的存在方式是经过“脱域”而使时间与空间相分离，那么，在虚拟世界里，时间则获得了主宰空间的地位。那个被称之为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幽灵”，把物理空间压缩为无限小，而把数字空间扩展至无限大。此时，人们感觉到的只有时间而无空间。其结果，人成为了“一种通信存在物”，甚至“社会只能通过研究信息和通信工具来认识”（舒尔曼，1995）。因此，从生存论的视角看，在线在赋予互联网生命意义的

同时，其自身也成为信息时代人类特有的一种生存状态，具有独特的生存意蕴。

（二）虚拟与现实共生的存在

实际上，“虚拟世界原本是人类生存或生活的工具。作为工具，它只是人类自然身体的延长，人类可以使用它，但并不以其为生理生活的载体；它根本不是对真实世界的‘虚拟’，而是一种真实世界的运行手段。”（陈晓荣，2003）因此，在线中的存在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在虚拟世界中的存在。“在线”与“在世”，是一个生物实体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中的存在方式。

从显现本体论看在线存在，它不是身体的现身，而是符号的显现，是可以随意变更的符号在虚拟世界中的显现。但是，在线中的存在既不是完全虚无缥缈的虚拟，也不是完全真实的模拟，而是虚拟和现实共生的存在。虚拟和现实共生的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在线以符号为形式的“初入世”者，绝不同于现实生活中呱呱坠地的没有任何价值判断的婴儿，而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饱经风霜、具有思维意识的个体在符号世界中的另一种新生，因此是现实基础上的符号虚拟存在。二是在线中的符号存在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简单地使用数字符号进行实践的存在，而是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在被“网络化”的过程中的创造性的存在。如同在现实生活世界中人需要学会使用劳动工具一样，在线生存也需要学会利用数字化工具，掌握一定的计算机技术和技能。换句话说，在线生存也要经历掌握一定的生存技能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个被迫的实践过程，而是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要取得在线生存能力的必由之途。但是，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学会使用数字化工具的过程，而是一个学习网络规范，遵守虚拟社会秩序，进行在线实践活动的过程。概言之，作为虚拟和现实共生的存在，在线是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在虚拟技术工具作用下的衍生和嬗变。

实际上，网名就是虚拟和现实共生的存在状态的表征。网名相

对于生物维度的身体而言是虚拟的存在，但相对于在线者而言就是实体的存在，网名就是存在，就是显现。可以说，任何网名都是一个有意义的复合载体，它可以体现出在线存在的诸多属性，并折射出人的某些心理预期。“虚”是“实”的表征，而“实”是“虚”的根基；虚者，是在线存在的指称和角色，实者是现实社会中人的身心和欲求。正如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中所言，名称从来就不单单是一个符号，而是名称的负载者个人属性的一部分。虚拟与现实的这种相互依赖性，使得“在线”与“在世”形成了一种相互嵌入的生存关系。尽管如此，虚拟存在却与现实存在大相径庭，其虽来源于现实，但超越了现实。

二 在线生存的生成方式

（一）即时生成

互联网的神秘性归根结底是为人提供了一种“技术工具”，“在线”，则是这类工具的使用。所不同的是，在线中的存在不像现实生活世界中那样，需要运用物理工具去进食止渴，而是利用虚拟技术工具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的创造和塑造，它在创造了自身的同时也显示了自身。这种存在更似海德格尔眼中的“此在”。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特殊之处在于它在自己的生存中生成了自己的本质（存在），即“在自身中显示自身”。海氏的这种自我生成论在网络空间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或体验到在线中的“此在”如何生成此在（朱荣英，2003）。

简言之，在线中此在的生成，体现为符号的生成。其生成的过程就是一个网名注册的过程。因此，只要愿意，其结果便是不断地、持续性地生成各具特色的“此在”。可以说，在这个创造自我的过程中，在线实践活动也是一种“生产”实践，是一个生产自我的实践。此时的生产，既包括创造一个具有全新面貌的存在，也

包括对原有存在的加工和改造。在线中的此在也是生产者，在线过程就是此在不断生产出自己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同时，被生产出的此在也将继续利用互联网提供的虚拟工具（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这些虚拟工具无非是一些指向他人的“用具”）和同样是经过创造的此在（他人）进行着交往实践。因此，“在线”的本质并不是指向自己，而是通过虚拟工具指向他人。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线”不仅仅是“上网”，它不是去实现既定的存在，而是人们即时性地生成的一系列存在，是对一系列可能性的选择。“在线”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它是一个可能性集合，网名则是在线存在的具体表象，是人所选择的一种存在方式。

从另一个角度说，在线中即时生成的存在也体现了人的另一种形式的存在，即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一的存在。早在1970年，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就提出了“生产—消费者”的概念，他认为未来社会人们将同时扮演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角色。在线生存中，不仅要进行自我生产，还要利用网络平台和信息资源创造出可供自己享用或用来交流的成果。“在线”总是伴随着“生产”，在线者是人们通过“生产”创造出来的自己。

（二）复生复死

生存的直接含义是“生命的存活”。人类长期生活在原始的天人合一状态，传统哲学也总是缘起并回归人的生与死。历史地看，人们已经形成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一生一死定式，死而复生仅仅是人类神话般的幻想。

然而，在线生存却可以使神话成为现实，复生复死是在线生存的主要特征之一。所谓复生，就是根据自身的需要重复地创造出多个在线存在；所谓复死，就是通过选择离线或废弃自己的在线身份的方式随时可以实现的“死亡”。由于在线生存是借虚拟技术实现

的数字化生存，因而在线的生死离别不再是一种悲欢离合，而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种可以实现的“神话”。

生与死，是哲学家探讨的一个古老命题。对于人来说，虽然不能达到肉体的永存，但可以追求精神的永驻。因此，真、善、美以及知识的生产历来是人类生存的高阶活动，“人过留名”也是人人都有的生存欲求。可以说，哲学家为人类自身构建了一个超时空的终极本质，也为人的生存找到了一种绝对价值，从而使人能够从容地面对生与死的检验。但无论如何，人的物质主体只能经历一生一死，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人虽没有选择生的自由，但是有选择死的权利，并且由于人只能“一生一死”，这种权利就显得弥足珍贵。海德格尔认为传统人学的主客二分法只能对人的存在进行外在描述，而从人的总体性看，人总是为自己而存在，“这个在者的在总是我的在”（海德格尔，1963）。由此，人“对自己的生存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可选择自己亦可放弃自己，可选择本真的生存亦可选择非本真的生存，因而人不是为了在者而是为了存在而生存着”（朱荣英，2003）。但是，在线中的存在却是一个可以选择生和选择死的存在。人们可以通过选择某一个ID而得到“生”，也可以通过废弃这个ID而选择“死”。如果有必要，人们也可以同时启用多个ID而选择多重“生”，并可以随意处置其中任意一个ID的生与死。在线可以使一个具有选择意志的“意欲者”，随心所欲地选择存在，选择退出，选择以何种面目存在，从而使人们实现了可以进行自我设计的、复生复死的生存方式。这种复生复死的在线生存方式亦是本真与非本真共在的。

三 在线交往实践

（一）自由的“此在”

把在线置于生存论的视野下，将不可避免地回到“存在者如

何存在”这一古老的哲学话题之中。在线中的“此在”，掌握着既可以创造自身，也可以创造理想世界的虚拟技术。通过利用虚拟技术的创造性生存实践，“此在”会把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的理念融入到这种特殊的生存状态中，获得精神上 and 意识上的无限自由。在以虚拟作为主要特征的在线生存中，生存的三个维度，即实践维度、理想维度和价值维度都可以成为一个可以创造的体系。在实践维度上，“此在”可以摆脱一切来自现实社会中的束缚，以自我实现作为实践的目标和追求；在理想维度上，此在通过创造可以达到对理想世界的构建和探索；在价值维度上，此在可以超越生命终结的界限实现本体论和价值论上的“终极关切”。可以说，在线生存体现了真实存在及其意义。

作为一个开放的、多层次“构造物”的在线中的“此在”，更加昭示了雅斯贝尔斯大全论中的大全存在思想。在雅斯贝尔斯那里，“存在既非单纯的客体，亦非单纯的主体，而是在主客分裂中显现出主客两级的‘大全’。大全的存在是开放的、多层次的，与之相适应，大全的真理也是开放的，多层次的。在此在空间中，凡是发展此在并获得此在的东西便真；在意识一般的空间中，凡是妥当的便真；在精神空间中，凡是使有限理念达到一致的便真；在生存空间中，凡使我达到我自身的便真。”（梦海，2003）成为“大全存在”的“此在”，更体现了真正的自由与平等。何谓“自由”？意欲自身的意志即是自由。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自由作为意欲存在着，自由是通过意欲行为而被设定的。正如意志决断是无条件的一样，最初的自由行为也是无条件的。最初的自由行为发生于由经验世界向自由空间的飞跃中。自由的空间人人皆有，它根源于人的意志，即根源于“不自由的不可能性”（梦海，2001）。

如果说，雅斯贝尔斯的自由实现根源于“不自由的不可能性”，那么，在线自由则是源于“自由的可能性”。这种自由和平等实现的前提是虚拟技术创设了类似于哈贝马斯的“理想沟通情境”。哈贝马斯认为，美好和真诚的沟通，是源于一个具有特殊属

性的“公共空间”。在那里，参与讨论的人可以在没有内在和外在压力的制约下达成共识。实际上，在线生存中内在和外在压力得以消解的最主要原因是可以创造自身的虚拟存在。可以说，虚拟技术创造出来的可以复生复死的存在特征才是消除一切不平等的本源。因此，虚拟是实现自由和平等的最具有意义的技术工具。

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自由和平等意味着在线生存中没有米尔斯所说的政治经济权力以及掌握权力的精英阶层。“权力，在米尔斯那里，被看成是即使在面临反对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权力精英就是那些处于能作出重要影响的决定位置的人，那些处于可以改变一般人的一般环境的位置的人”（谢立中，2001）。当然，这里我们排除了基于现实权力体系的网络管理者们，因为这些管理者掌握着封杀他人在线生存的权力。但是，没有权力精英，不意味着在线生存中不会形成源于话语能力而获得的影响和改变他人的意见领袖。

由此可见，在线中的“此在”既不同于柏拉图和康德的将存在看做是某种对象，并在某种与“我”相对立的主客体关系中以“我”为中心的孤傲，也不同于尼采与克尔凯郭尔的“存在就是个体的存在”的独白，而是在虚拟技术保障下更具有创造力和独立意识的自由的“此在”。与其具有互动关系的“他人”，也是具有创造力和独立意识的自由的“存在”。他人既是此在，此在也是他人。引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言明，即此在是独特的，但他人也是此在。此在是其他此在的他人，此在互为他人，他人互为此在。在这里，“此”和“他”只是具有为了阐释方便的方向之性，而无主客之分。

（二）“此在”与“他人”的理解与沟通

在线生存中，“此在”如何理解“他人”？对于以文本符号为主要生存状态的在线存在而言，文本符号代表了存在者的具象。换言之，在线生存实践中，此在就是通过文本符号理解了能够代表他

人具象的文本符号。可以说，在线生存中，自身的存在与表象的符号之间的可分离性，使此在与文本符号之间的关系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文本符号即此在，文本符号的存在即此在自身的存在；二是文本符号是此在自我表达的工具，此在自身可以不存在，但是文本符号可以存在。所以说，文本符号既是理解的工具，也是理解的对象。

从文本符号与存在的关系上可知，如果符号仅仅是理解的工具时，此在自身便与符号相分离，此在与其他人的理解便呈现为没有沟通实践的观察式理解；如果符号与他人自身结合在一起，符号代表他人的存在时，此在与其他人的理解便呈现了另一种样式，即在沟通过程中的理解，一个以符号为代表的此在与其他人的理解。因此，在线生存的理解和沟通涉及三种情况：不现身的理解、旁观者的理解和沟通式理解。

1. 不现身的理解

这是一种间接的理解，是此在在他人没有“在场”时，通过观察和理解他人遗留下来的符号来理解他人，这种理解的典型形式就是“读帖”。这类似于现实生活世界中通过作品达成的对作者的理解，所不同的是“作品”中的主角是自我的展现。

2. 旁观者的理解

在一定程度上，在线中的旁观者理解等同于现实生活世界中“旁观者”的观察。在线中的此在可以在不参与沟通的情况下，通过观察他人的存在去理解他人，但这只是一个更容易隐藏的旁观者。由于自身可以浓缩为一个符号，更容易成为可以被忽略的实体存在，因此尽管此在可能没有觉察到作为旁观者的他人的存在，但是他人却以实体存在着，似乎是一个可以置“身”之外的存在。这种理解的典型形式是在线浏览，他人就是通过不参与的形式理解此在。但是此在仅仅知道他人存在，却无法理解他人。

3. 具有沟通意图的理解，即符号互动中的理解与沟通

由符号代表的此在去理解代表他人符号的过程是一个最为复杂

的理解过程，此在对他人的理解表现为符号之间的理解，即代表存在具象的符号对另一个同样代表存在的符号之间的理解。问题是，符号之间如何理解？虽然符号代表着他人的存在，但是毕竟是一个虚拟的存在，一个可以随时消失并且找不到与之相对应客体的存在。这种理解无法用工具理性解释得通的原因，就在于“工具理性的特征之一是试图把原则的普遍有效性还原为规律的客观性。所谓客观性，就是认识的内容与某种客体的对应关系”（翟振明，2002）。但是，符号之间的真正理解，最终可以还原为作为人的存在之间的理解。作为人的存在，无论其存在方式怎样，都逃脱不了人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因此，价值理性将成为真正的符号“间性”理解的关键。这种价值理性，如同康德对自我的行为进行道德立法的实践理性，人按照这种自律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就从因果序列的他律中解放出来，将自身置于人类共同体的目的王国之中，获得真正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谈论任何道德责任的逻辑前提。归根结底，符号之间的理解源于人们心目中的美好理想和道德期望。在那里，每一个人都认为道德责任是人类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本质。这种期望，是在线生存中此在与他人得以理解并能够进行沟通的关键要素。

（三）在线“生存交往”

无疑，在线中的“自由和平等”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的具有独立意识、可以将发展和完善独特个性作为自己追逐的终极目标的“作为自我的存在”。但是人不仅是作为自我的存在，更是作为社会的存在，交往便是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实际上，克尔凯郭尔的“孤独”也是个体为了进入交往过程的自我性反思，其最终的走向仍然是保持交往中的独立意识。因此，在线交往，实质就是具有独立意识的此在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线交往不像在现实社会中那样受到来自地位、角色、财富等外在力的制约，而是可以完全按照自我的兴趣、爱好，自由地选择交往中

的他人和交往方式。这里的自由是雅斯贝尔斯眼中的自由，即一种自我对自我的全面拥有和决断的自由，是一种内在自由。在线交往是一个自由者和另一个自由者之间的心灵的对话。可以说，在线交往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雅斯贝尔斯提出的第四种交往境界——“生存交往”。在雅斯贝尔斯看来，“生存交往是最高的、最有价值的交往形式，是人借以实现生存的交往形式。生存交往不能借助特殊科学来探究，而只能借助哲学来澄明并借助个人生活来体验。”（梦海，2003）生存交往是雅斯贝尔斯指出的真正具有理想意义的交往，这种交往将使人的自由得到全面的实现。

在线“生存交往”，就是人借在线实现的交往形式并且也需要借助个人生活来体验。它是一种创造性的生存方式，是人的生存自由度的扩大，它使人类生存跃迁至一个更高的层次。在现实生存中，人不仅要受制于物质性的自然，更要受制于人们自己创立的社会，其生存自由度虽大小有别，却终归不足。自有“我思”以来，人们都在致力于扩大生存自由度。“虚拟为人类创造出现实所无法提供的新的发展空间、可能性和发展平台，它是人的创造性活动之源。”（张世英、陈志良，2001）以此为基础，被放开手脚的人将会借在线“生存交往”演出一幕幕鲜活的人间喜剧，将会借“在线”登上人类生存的自由之巅。

第二章

在线与在世的关系

在互联网架构的虚拟世界中，人们利用虚拟技术进行着与现实社会不同的实践活动，呈现与现实社会不同的生存方式，即在线生存。对于习惯于在世生存的人类而言，在线是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吗？对于思考了千百年的生存哲学而言，在线的生存论意义是什么？这一系列哲学问题都会引出一个追问：那就是在线与在世的关系。这既是生存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又是理解虚拟世界和网络生活的一个理论支点。

一 在线与在世的的存在状态

在线与在世具有不同的存在状态，但其所在的生存空间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有限意义域”。由此可以认为，在线与在世是异体同源的两种生存方式。

（一）符号存在与实然存在

从本体论看，存在是一种显现，不同的显现形式确定着不同的存在状态。就这个意义而言，在线是一种符号存在，因为它不是身

体的现身，而是符号的显现；而在世则是一种实然存在，因为它是以身体的在场为基本特征的。

在虚拟世界里，在线的主体形象是符号化的，它不是一个现实的“自在之物”，而是一个“意念之身”。在网络生活中，显现着很多虚拟身份，可能是一个昵称，可能是一个卡通的脸谱，也可能是一串代码，在这些符号后面可能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也无从考证是否实际指向。虚拟身份的这种可选择性，不仅表现为在线者可以获得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而且还表现为在线者可以同时获得多个身份。

在线的直接显现是网名。任何网名都是一个有意义的复合载体，它可以体现在线者的诸多属性，并间接折射出人们的某些心理预期。任何人进入网络都有一个网络身份的自我认定问题，这不仅指必要的网络注册，更指个人选择怎样的角色来表现自己。事实上，在给自己起一个网名的时候，网络角色扮演就已经开始。而且，网络角色的意义并不局限在网络生活本身，它总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现实生活延伸，从而丰富与提高现实中自我的水平。现实中，当我们说网络生活的匿名性时，总是相对于自然人而言的；而当我们把立足点移到网络本身时就会发现，网名其实就是网络主体的实名。进一步说，它是在线者的一种身份显现。

与此相对，在世的主体形象是物理化的，它是一个立足现实、身体在场的“自在之物”。现实世界“是一个对自然的恐怖和对艰辛生活心安理得的世界，那里的诗歌和文化所讲述的节奏，是那些信步漫游、驾车逡巡的人的节奏，是那些有时间、有情趣、有雅兴去苦思冥想、体验和吟唱的人的节奏”。在那里，人们的审美意向是“围绕空间和时间的理性组织建立起来的艺术准则，是一种和谐静穆审美理想中的宇宙观”（朱军，2003）。因此，传统生存哲学理论都是针对发生在物理性时间和空间模式中的行为，这时身体在交往中是物质性本体。而在网络世界中，

时间和空间、身体及其社会属性都是缺失的，这是生存哲学所面临的新问题。

（二）在线与在世的所在

在海德格尔看来，在世即“在世界之中存在”，是人的存在特征。“此在”生活在世界之中，世界之内的物和人构成此在生存的处所，它们都是此在的世界。他认为：世界“指一个实际上的此在‘生活’在其中的东西”。人与环境的关系是在人的活动中建立的，一切东西都在人的活动中并通过人的活动被理解。在人的活动中，世界之内的物就变成了“用具”，人就是在对用具的使用和操作中开始了对世界的理解。这样，用具在相互指引中联结成一个关联整体。这个关联整体在此在的使用和领会中被赋予意义而成为一个意蕴整体，这个意蕴整体就是世界的结构，海德格尔把它叫做“世界性”。

网络作为一种“显示用具”，具有确定的效用。它“奠基于用具的存在结构，奠基于对‘某某东西有效’”（海德格尔，1987）。可以借助于网络这一途径解读实际世界和存在方式间的每一个联系，揭示出世界关系形式上的规定性。在网络世界里，人与网络结缘，网络与世界结缘，网络与网络结缘，最终归结为人与人的结缘。网络让人与人、人与世界最大程度联络为关联整体。从“因缘”到“意蕴”，网络从“指引”中构建了世界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人的“此在”得以领悟我们生存的“世界之为世界”（朱军，2003）。胡塞尔说，对人有意义的世界是在意识中。本源的世界正是人们生活于其中，并包含了全部现实的、可能的及具体的意识生活的“日常世界”或“生活世界”。现象学者认为，通常在生活世界的各种维度之中，“只要主体之某一部分经验表现出特定的认知风格，并且就这种风格而言前后一致且彼此相容”，那么它就构成一个“有限意义域”（苏国勋，1996）。因此可以认为，在线与在世其所在，就

是各自那个“有限意义域”，它们有自己的意蕴整体，构建了自己世界的结构。在那里，此在分别领悟着在线与在世的“世界之为世界”。

具体而言，在世之所在就是现实世界，而在线之所在则是网络世界，它们是既相独立又相关联的“有限意义域”。普里高津认为，“我们周围的宇宙只是许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可能’的确比‘实在’更丰富”（普里高津，1998）。盖尔曼也认为，“我们可以用‘多宇宙’代表整个宇宙总体，在这总体中我们熟悉的宇宙只是其中一员。”（盖尔曼，1999）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所赖以生存的现实社会仅仅是一个可以预知的“可能性世界”。在线就像是打开了另一扇门，使人类进入另一个可能世界。

（三）异体同源

我们说在线使人类进入另一个可能世界，但在线与在世却具有异体同源的主体特征。同样，我们说互联网架构了一个承载人类生命内涵的新时空，但互联网也是一个与社会异体同源的技术系统，并且，它与现实社会的耦合建构了一个相互嵌入的复杂巨系统。

互联网的发展看似偶然，实际是社会选择了它。目前，网络社会已成为一个一体化的复杂巨系统。网络社会复杂巨系统的生成，是由互联网嵌入社会并与其相互耦合而实现的。互联网与社会这两个系统的耦合，使人—人关系变成了人—机—人关系，网络社会复杂巨系统自身也成为信息时代人类特有的一种互动平台。它以无限的创造力使人的自由得到全面实现，人类将会借此登上生存的自由之巅。此时，虚拟世界和现实社会既是两个不同的“有限意义域”，又是一个复杂巨系统的异体同源子系统。

“虚拟世界并不以其为生理生活的载体；它根本不是对真实世

界的‘虚拟’，而是一种真实世界的运行手段”（陈晓荣，2003）。这就是说，在线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在虚拟世界中的存在。在线与在世，是一个生物实体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因此，在线与在世是异体同源的主体形式。

人在网络空间活动时，物质性的本体并不需要随之移动，仿佛在可见的物理空间之外还存在一种精神感应空间。为此，很多人将网络中的虚拟现象与现实中的真实诉求相分离甚至对立起来，这是一种传统的线性思维方式。从复杂性视角看，“虚拟”与“真实”是人们在网络社会系统中最典型的两种存在形式，在线与在世是一种异体同源、相互嵌入的共生关系。“我们需要确立一种以‘共生’为导向的理念，即以寻求虚拟和现实的共生作为设计和建构人类未来生活世界的一种基本价值和理想，并以此为基础，去建立一种能够展现和支撑人类未来生存方式之合理前景的行动平台。”（冯鹏志，2002）事实上，网络生活场域中的物理空间与精神感应空间并非分离而居，而是异体同源、相互依赖、共生共存。

二 在线与在世的生成关系

互联网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社会，它与社会相互生成，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从此，人们不仅可以在世，还可以在线，并且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自我互动关系。

（一）互联网与社会的相互生成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的物质形式—生产力与其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一般认为，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在我们看来，由生产工具决定的生活工具应该是生活形态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人类生活的历史形态

在本质上是与其所占有生活工具相对应的。在人类历史上，每一项划时代的重大技术进步，都会带来生活工具质的飞跃，并将其转化为生活形态的演进。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最显现的价值就在于架构了一个覆盖全球的巨型生活用具。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类生活用具因彼此相连而成为一个用具整体，并在其使用中指向他人。“他人随同在劳动中供使用的工具‘共同相遇’了，而这些‘工件’就是为这些他人而设的。”这样，此在一互联网—他人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活域。在此过程中，互联网与社会是相互生成的。

互联网与社会相互生成的过程，实际上是互联网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建构过程，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互联网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网络化。某项技术的社会化，是指“在社会的整合与调适下，使技术成为社会相容技术的过程”（陈凡，1995）。科学社会学家一般是在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一是指科学家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二是指科学的体制化或制度化过程（张碧辉、卫平，1990）。就本质而言，技术社会化实际上是使一项技术获得其社会属性的过程。就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而言，主要表现为社会对互联网的选择和建构过程。互联网所经历的嵌入社会并与社会相耦合的过程，本质上是社会经过一系列的建构赋予其一定的社会属性的过程。主要表现在：其一，互联网的目的性是社会所赋予的；其二，互联网的社会后果受控于社会；其三，互联网的发展过程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何明升，2002）。在上述过程中，“人作为社会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其行为充满了复杂性，也就意味着人在进行技术选择时，会出现多种可能性，从而给技术的社会选择带来不确定性。”（凌小萍，2004）当年对 Windows 系统的选择，现在对 IPV6 的选择，都体现了这种不确定性。在由不确定到确定的选择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政治制度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塑造着互联网，并最终为自己建构了一个新的生活家园。

所谓社会的网络化，是指互联网的技术规则逐渐地融入社会并得以确立的过程，它也是互联网对社会的扩张与建构过程。当我们说，是社会选择和建构了互联网，指的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关键技术的初始敏感性。而一旦选择了互联网及相应的关键技术，它就要按自身的技术逻辑去扩张和演化，这也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性。现代信息技术一经出现，就被维纳赋予一种“帝国主义性质”。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已经呈现一种强烈的扩张特性。卡斯特认为：“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中，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实际上，这就是互联网的社会效应得以释放，因而对社会进行网络化改造的过程。

（二）网络主体与社会主体的自我互动

库利的“镜中我”理论认为，他人可以充当一面镜子，使人从中看到并衡量自我。在互联网出现以后，此在不仅能够以他人为镜，而且能够以“网中我”为镜，从而实现网络主体与社会主体的自我互动。现实中的社会生活发生在社会主体之间，他们是被社会化了的自然人。在网络空间中，社会生活则发生在网络主体之间，他们是被网络化了的自然人。作为被网络化了的自然人，网络主体是那些掌握网络技术、具备网络交往能力的社会成员。网络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生活空间，不仅自然人无法生存其中，即使是“未入道”的社会人，也难以从容地进行网络互动。因此，“网络化”是自然人乃至社会人登堂入室的必然过程。一般而言，人们都可以在上网实践中经过多次的实践和验证，体会不同网络角色的需求和情感，掌握不同网络角色的社会期望和行为规范，迅速实现“网络化”。当人们建立起一定的网缘关系并学会扮演网络角色时，

就自然获得了网络生存的能力。

米德强调，正如人类能象征性地符号化环境中的其他行动者一样，他们也能象征性地将自身表示为客体。为此，米德将作为客体的自我称为“me”，而将作为主体的自我称为“I”。其中，me 是个人对过去行为的反思、记忆和对未来的预测，I 和 me 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依赖关系。当人们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穿梭生存时，网络主体与社会主体会呈现一种类似于米德所说的我一我互动关系，这也是在线与在世的相互生成关系。此时，社会主体与网络主体之间的社会互动是一种独特的自我互动，反映了在世者对自我在线角色的认知、反思和期待。由于在线带来了改变现实自我的可能性，创造了塑造期望角色的理想空间，因此为“换一种活法”提供了机会。这种现象，正在引起学术界对人类生存方式的高位反思。这不仅如尼葛洛庞蒂所言是一种“生存新定义”，而且将人类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在世者能够通过在线充分享受他所理解的自己想过、应过的人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在世生成了在线。但是，作为“生存新定义”的在线又会通过“网中我”之镜给现实主体带来新的体验和自我反思，从而影响到在世行为。因此，在线与在世是通过自我互动而相互生成的。

三 基于在世的在线

在世借互联网的多棱镜将自身投射为五彩斑斓的在线样式，但由于其是人类原初的生存形态，因此是在线之根。在线是人类在信息时代新的生存形态，是借互联网虚拟世界而实现的对在世的超越。

（一）在世对在线的投射

戈夫曼认为生活就是演戏，表演者最关心的是留给观众什么样

的印象。因此,日常生活从“特定行为的参照点”出发可以划分为“前台”和“后台”区域,由于其独特时空架构和隔绝,前台与后台呈现不同的行为类型和语言风格。“后台”的语言和行为与“前台”语言的仪式化、规范化和礼仪化相比,具有随便、不规范、经常伴有亲昵色彩的小动作等(戈夫曼,1989)。有研究发现,“基于独特的时空模式,网络聊天是一种具有‘后台’语言风格的行为类型。它的前台和后台区域的区分比日常现实更复杂和不确定。作为一个日常社会的‘后台’区域,网络聊天具有相当的社会心理上的‘减压阀’意义。但是应该看到网络聊天首先应被看成是一种闲谈,一种休闲式的会话方式。这与制度性情境下那种目的性、工具性很强的谈话相比,更近似于一种日常现实中的后台行为语言。”(郑中玉,2003)在线作为另类的生活样式,体现的正是戈夫曼所言的“后台”行为风格。所不同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前台”表演往往是“后台”风格的投射,而在线行为虽具“后台”风格,却是在世这一“前台”行为的投射。

胡塞尔用“源印象”来解释内知觉意识以及自我问题,认为在意识能够清晰地意识到印象之前,已经存在着一个原始的作为内意识之由来的源印象,它是构造诸多当下意识的源点和开端(胡塞尔,2002)。在胡塞尔之后,舒茨、伯格、勒克曼进一步表达了现象学的基本看法:人类建构着社会现实,在这种建构当中,主观过程可以变得客观化(沃特斯,2000)。在线的具体样式,就是主观过程客观化的表现,它是在世对在线的投射。由于人的复杂和多侧面性,在世对在线的投射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1. 在世者的某些潜意识会投射为在线形态

在现实社会中,人的潜意识也可能会显露出来,但这是无意的或经过合理化的。在网络生活中,人们首先要从网名开始设计自己的形象,这就给潜意识的“显化”提供了可能。那些在现实中可能会长期处于潜在状态的意识,会借在线投射为网络行为。

2. 有些被压抑的意识与行为，会投射为网络行为

在线对人类而言无疑是一个舒适的数字化家园，但言论自由与沟通无阻也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道德代价。我们都知道，人的社会性压抑了在世者的自然属性。但对在线者而言，网络情境下的匿名性、随意性等特点会致使其原本被压抑的自然属性得以膨胀，并将其投射为具有侵犯性的网络行为。因此，网络生活也是具有丑陋的一面，包括恐吓、妨碍隐私、性侵害甚至虚拟强奸等。凡有在线经历的人都会感觉到这种特异的危险因素，有些青少年甚至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3. 那些在世所不能及的理想，会投射为虚拟现实

人之在世，总有一些理想是力所不及的，此时，有些人将其投射到文学艺术等虚构之中，更多的人只能珍藏于心底。但对在线者而言，由于其掌握着既可以创造自身，也可以创造理想世界的虚拟技术，他会把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的理念，融入到在线这种特殊的生存状态中，从而获得虚拟意义上的理想实现。

4. 将想象和创造投射到网络生活中

在线不仅能使人变想象为现实，而且也催生出创造的多样性。在线是虚拟和现实共生的存在，它使得在线与在世形成了一种相互嵌入的生存关系。在线是人们即时生成的一系列存在，是对一系列可能性的选择。在这类选择过程中，在世者并不是将“自己”简单地迁移为在线者，而是将自身的想象和创造投射至此。简言之，人们将以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在线插上飞天的翅膀，人类将会借此登上生存的自由之巅。

（二）在线对在世的超越

学界一般认为，人的生存本身是动物性的生存与超越性的生命的统一，是不断地实现着某种可能和不断地发生着某种意义的整个生命和生活。生存哲学追问的是生存之如何可能，其低限问题是低

限生存中的“基本”问题，它指向平凡人的生存，对此要进行复杂性和深刻性的分析，主要是以哲学眼光深入社会风俗习惯纹理内部，研究各种社会性力量如何对个体生命发生作用。高限问题是高限生存中的“艰难”问题，它指向类及个体的富有追求的人的生存，对此应进行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其特点是从人的自我否定自我更新出发，在现实人的感性的、社会的、历史的不断更新的生活，寻求更新的生存。网络时代变革了人的世界图景、认识方式和实践方式，因而从总体上变革了人自身的存在方式，从哲学角度对这种变革的世界观、认识论和价值论意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使人自觉地意识到要历史地变革自己和重塑自己的存在（马毅，2003），从而借互联网实现在线对在世的超越。

在线对在世的超越首先是人类生存自由度的扩大。人之在世，“必须尊重自然界的优先性，因而受到大量物的直接性奴役，同时还不得不遵守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不平等因素的制约，受到人的间接性奴役，这双重奴役是马克思所说的‘以人的依赖关系’和‘以物的依赖’的综合。有了这双重的奴役，创造性不可能自由发挥。而在虚拟生存中，一切都数字化了，成为了可自由掌握控制的信息，而且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权力、话语霸权被消解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终端，彼此之间是平等的，这样挣脱了物与人的奴役，进入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个性’阶段，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获取、发布信息，自由地与他人交流，一切按需分配，呈现出‘自由王国’里的生存。”（徐世甫，2003）所以我们说，在线是一种创造性的生存方式，是人的生存自由度的扩大，它是对在世的超越，它使人类生存跃迁至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线对在世的超越还是人类生存空间的拓展。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建之于本体论的原始时空，他看到了唯理性论在把握时空上的局限，欲在有限时空中体验无限人生，这正确地反映了人类生存的超越性诉求。网络生存中的虚拟，现实地实现了他所谓的本真时空的某种特性。“虚拟，是人对世界、对象、活动、意义等的人化形式

的构建，这些人化形式主要是语言、符号、规则、数字等。虚拟为人类创造出现实所无法提供的新的发展空间和可能的平台，它是人的创造性活动之源。”这是因为，“超越现实，虚拟、创造未来是人区别于动物和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只有虚拟才能创造未来，才能够有希望。”（张世英、陈志良，2001）借助互联网和虚拟现象，在线者获得了自由创新的技术环境、信息资源和主体能力，他们可以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思想、才华和智慧，并最终达成对在世的超越。

第三章

在线生存：现代性的 另一种呈现

人类社会的永恒变化蕴涵着必然性的规律，现代性的确立及其演进就是人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成果。现代性的时间维度，将现代与传统进行了分裂；现代性的后果，则展现了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文明；而人们熟知的理性、主体性等精神特质，更是现代性的标志性内容。“在线”生存的出现及其与“在世”的关联与互动，特别是它对日常生活的快速扩张，必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在线生存是否具有现代性蕴涵？在线生存到底是现代性的后果，还是现代性的终结者？如果在线生存真的终结或解构了现代性，那么人类社会将往何处？如果在线生存具有现代性，那么此现代性的具体形态是什么，它对人们探究已久的彼现代性是直接承续还是再造创新？

为什么一定要对在线生存进行现代性的追问？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线生存作为发生在现代社会的事件，带来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有人甚至断言，它带来了哲学范式的革命。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由在线生存所带来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的变革，能否会像西方启蒙运动孕育了理性和主体性等现代性核心精神一样，生成与工业社会所不同的一种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和文化精神，进而成为现代社会走向未来的分水岭，并将引领人类社会步入另一

个历史形态？简言之，我们的问题是：在线生存是对现代性的颠覆，还是现代性演进中的另一种呈现？

一 现代性论域中的在线生存

对在线生存的现代性问题进行探究，首先需要回答的就是：将在线生存置放在现代性视阈下的可能性。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从现有的研究现状出发，既需要明晰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又需要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

可以说，“现代性”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术语，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指称。凯尔纳和贝斯特认为，现代性一词指涉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在他们的视野里，现代性是断代史意义上的史学概念，主要用来描述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特征。此时，现代性概念是对继古希腊罗马时代和欧洲中世纪之后的近现代史的概括性称谓，是指紧随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到来的那个时代。另一些观点，诸如埃米尔·迪尔凯姆，他认为现代性指自然界被机械改变了的工业化世界；马克思·韦伯又将迪尔凯姆的论断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认为现代性的特征表现为在中央行政机关的监视和控制下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而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指的是制度层面，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生活和制度模式。在这些观点中，现代性主要用来指涉支配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历史变迁背后的规范与理想。

显然，学者们是在不同的语境下谈论现代性的，严格来说，这些关于现代性的描述，是将“现代”、“现代化”、“现代社会”等概念不加区分地进行使用，虽然这些概念都冠以现代的称谓，但是其所指却有极大的不同。正如刘小枫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现代事件发生于下面三个相互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结构性的位置，并形成了

三个不同的题域：现代化题域——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题域——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与重构；现代性题域——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的变化”（刘小枫，1998）。由此可见，尽管这些被冠以“现代”的概念间确实存在着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现代性还是应该有其明确的外延，即现代性最本质的规定性还在于体现在现代社会中的一整套经验和行为模式。

俞吾金先生对现代性概念的梳理和说明更为清晰，他认为现代性指涉的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念层面，具体地讲，体现为以下的主导价值：“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个人本位、主体意识、总体性、认同感、中心主义、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征服自然等。”（俞吾金，2002）在这其中，尤其以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最为核心。

（二）在线生存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

在线生存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首先表现为，二者在对人的主体性的追求上相一致。现代性是与启蒙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启蒙运动所树立的理性精神和主体性追求成为现代社会人存在的思想根基和行为准则，也成为一种现代的精神气质。对主体性进行追求、对主体的自由和意义进行宣扬，是现代性的价值理想。这种追求与宣扬，恰恰与在线生存所体现的精神内核相一致。

在以虚拟作为主要特征的在线生存中，生存的三个维度，即实践维度、理想维度和价值维度都可以成为一个可以创造的体系。在实践维度上，“此在”可以摆脱一切来自现实社会中的束缚，以自我实现作为实践的目标和追求；在理想维度上，此在通过创造可以达到对理想世界的构建和探索；在价值维度上，此在可以超越生命终结的界限实现本体论和价值论上的“终极关切”。可以说，在线生存体现了真实存在及其意义。如果说，启蒙运动的意义在于开创了一种新的现代精神气质，那么在线生存就是这种现代精

神气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实现或者展现的具体样态。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在线生存体现了现代性的态度、现代性的思想和现代性的行为方式。显然，这必然会使我们反思后文将要探究的一个问题：在线生存的出现，能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由于“我们时代的具体经验所致，也是因为一些先进哲学家们的探究所致的主体性观念已经在丧失”（弗莱德·R. 多尔迈，1992）的现代生存悖论？

在线生存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还表现为，二者在对“技术”的依赖上相一致。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技术进步相伴而行的。从技术史上看，有些新的概念框架，如牛顿、爱因斯坦的概念框架，是具有革命性的，它们会引起科技与社会的巨大变革。吉登斯所说的作为现代性生成的前提的“脱域”过程，就是以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为历史节点的。按照吉登斯的观点，在前现代社会或传统社会中时间是与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多数人“总是把时间与地点联系在一起”，同时，“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在场的”经验式的和自然的生存方式。而随着标准化时间或虚化时间的出现，时间与地点相分离；同时，也出现了虚化的空间，空间也与地点相分离。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变化，社会行动开始从经验化的地域情境中脱离出来，人们开始脱离直接的“面对面的”交往关系，从“在场”走向“不在场”。时—空分离为理性化组织运行提供了动力机制，为社会“脱域”创造了条件，形成更大的社会活动空间，提供了多种变迁的可能性（Anthony Giddens, 1990）。在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性就是这类革命性的新技术在推行过程中所凝聚的思维逻辑和社会规则，它是特定技术的技术特性的逻辑结果。如果说既有的现代性是人类文明从习俗、经验到理性的转变，那么在线生存现代性则是将这种理性转变重构为更高层次的当代形态。

尽管芬伯格从技术的角度对现代性的批判表明了现代性所存在的悖论，但是，仍不能改变现代性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伴生关系。现

代性，“它显然指现代科学技术、各种民主政体和城市化等事物的普遍完成。由此可见，建立在一种独特的技术系统扩展基础之上的现代性与传统是相对立的，并且处处用一种合理的‘技术文化’取而代之。”（安德鲁·芬伯格，2003）可以说，在线生存是这种相互伴生关系的又一次历史性呈现。

互联网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在线生存的物质基础。在线生存，归根结底，就是虚拟技术为我们创设了一种情境，这种情境允许我们去创造、去设想、去争取在现实社会中感受不到的个人和生活的体验，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因此，在线生存的实质就是一种基于虚拟技术的存在以及关于这种存在的一种体验。这一点恰恰验证了学界的一个观点：在一定意义上，当代人类的存在方式是由技术塑造而成的，毋宁说，今天的技术已经变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而现代技术恰恰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

二 在线生存呈现的现代性样态

在线生存所具有的现代性，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现代性的简单移植和虚拟化，而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现代性新形态，它是既有现代性的另一种呈现。

（一）以“自在主体”为内核的多主体形式

主体哲学总是被康德的“先验自我”引到一个自我相悖的境地，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对此进行了历史经验的理性反思。当人们由现实世界转入虚拟世界时，在线生存并没有像有些人所预料的那样去消解人的主体性，却解决了曾困扰我们多年的主体性悖论，从而使人的主体性更加张扬。事实上，在线生存所确立的主体性，使“自我”由纯粹概念转变为可体验的存在形式，由反思对象转变为可界定的形象，由被分离的客体转变为共在的主体。同时，这种多主体的存在形式，又是以“自在主体”为内核的。

首先，在线生存所确立的主体性，使自我由纯粹概念转变为可体验的存在形式。在现实世界中，自我是一个经历了特定的反思历程后而形成的纯粹概念。但是在虚拟世界中，自我却是自在主体的一种存在形式。此时，自我是基于自在主体的创造物，而在线生存不仅仅要在外表、昵称以及年龄身高等物理特征方面去塑造一个虚拟主体，而且要在思想、意识、逻辑等方面去重塑自我。实际上，这是自在主体通过在线生存去体验自我的过程，它有别于笛卡儿的“我思”，更近于一种现实体验。在虚拟世界中，自在主体借助于在线生存去领悟他人内在的心智、意识、行为和情感，从而“把我自己放在他的位置里”而“被同化于他”。这样，就以自在主体为内核，把自我由纯粹的概念转变成了一种以“移情”为中介的可以进行现实体验的存在形式。

其次，在线生存所确立的主体性，使自我由反思对象转变为可界定的形象。在网络中所出现的主体多维性身份正在对传统的人格主体观念进行着挑战，正如贝克尔所言，主体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自主界定自己的客体。在线生存就是利用虚拟技术工具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的创造和塑造，它在创造了自身的同时也显示了自身，同时又体验到自在主体如何生成“此在”。就本质而言，这是一个以自在主体为内核的自我生产实践，是人的一系列可能性的选择，体现着主体性的发展和重新创造。

最后，在线生存所确立的主体性，使自我由被分离的客体转变为共在的主体。“在网络社会中，由于其身份的虚拟性，主体只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我的身体（我的自然），而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我的身体。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我的身体是一种‘客观的自然’，即一种为每一个人所构成的主体间的自然。相反，网络意义上的我的身体则是一种主观自然，即‘我’所构成的非主体间的自然。”（卢山冰、黄孟芳，2003）这种身体的缺场与心灵的在场相互交织，使自在主体与虚拟主体相互融合，从而使自我由被分离的客体转变为共在的主体。

（二）去感性化的理性逻辑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合乎逻辑性与理性相等同而与感性相对立，认为感性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传统认为，“情感、意志、动机、欲望、信念、习惯、本能等是人意识要素中的非理性因素。幻想、想象、顿悟、直觉、灵感等是人认识和感觉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这两类因素共同的特点是：不自觉性、非逻辑性。”（齐鹏，2004）这样，人们就割裂了感性与理性、直觉与逻辑、形象与抽象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种思维惯性下，“感知与理性、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艺术与科学变成了相互排斥，迥然相异的东西”。“这样一来，人们便丧失了一个通向真理、通向认识自身和社会的重要途径。”（鲁道夫·阿恩海姆，1987）

在线生存消解了理性与感性的对立，创造了一种感性化的理性形式。虚拟技术是一项以人的感知能力为基础的巨型认识工具。以此为平台，在线生存的数字化虚拟功能可以用数字代码来构成事物的现实性过程，因而使自身具有了某种对非逻辑因素的感知力。这一逻辑性特征实际上是用确定性来表达不确定性，用逻辑性来表达非逻辑性。以此为基础，可以把感性与理性、形象与抽象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去感性化的理性逻辑。

这种去感性化的理性逻辑，使人们对合目的性的线性理解非线性化了。这样，就使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并最终将人的理性能力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为实现对现存工具理性的非线性重构奠定了基础。其实，互联网诞生本身就是非线性化的杰作，它体现的正是思维路径的非线性；而在线生存则正在实践着对理性的非线性理解，以非线性方式实现着在线者的理性目的。在虚拟时空中，在线者处于一种交互主体的主体间状态，形成了主客体互通反馈式的主体性认知架构。此时，在线者获取信息的路径是跳跃性和非线性的，其思维结构也是非线性的，体现了一种系统的、全面的、辩证的理性思维方式。人类理性当然

要以合目的性为其评判标准，但也要以合规律性为其合理性的前提。在线生存现代性对工具理性的非线性重构，是人类理性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精神成果。

（三）网络理性形态

目前，学界普遍认同韦伯的观点：理性化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理性，古希腊语为“noun”或“logos”，意为“思维”、“计算”、“思想”，与我们常用的“逻辑”一词相通，它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合乎逻辑性。其实，理性的核心是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则是由实践方式所决定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人的思维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并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虽然理性一词在现代性的大旗下被赋予丰富的内涵，但其基本含义和本质规定性是合乎逻辑性，而不在于其具体形态。

人们所熟知的现实理性精神是工业文明的文化结晶，是现代化实践的理论精华。它与以往的人类文明一样，都是通过人的劳动实践创造和传承的，是人类对自身活动规律的总结和升华。因此，现实理性精神是对人类创造物的一种客观肯定，它一方面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同时又成为可以“规定”现实存在的指导思想。

人类社会是变化的，而变化中的必然性就是规律，理性的内涵及其演进是人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主观映射，它也必然伴随着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而继续演进。人类社会发展到网络时代，似乎“现代不再是理性（思想）规定存在的时代，而是存在（生活）规定理性的时代……存在自身的规定性导致了不是思想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思想，存在是思想的基础和根”（何中华，2003）。我们已经看到，在线生存作为虚拟存在正在以不同于以往劳动实践的创造方式，建构着一种网络理性，它是人类理性精神的最新形态。

网络理性形态的精神实质，按卡斯特的概括就是一种“网络化逻辑”。他认为，在“网络化逻辑”支配下，网络社会空间的支

配性逻辑是流动性逻辑，网络社会就是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新社会形态，这种流动扩大着人们的社会互动范围和改变着人们的交往形式。“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中，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曼纽尔·卡斯特，2001）

但是，在线生存所形成的网络理性形态及其精神实质并没有解构现存的工具理性。事实上，网络理性形态不过是人类所凝结的另一种工具理性，当然，它是工具理性的一种全新形态。实际上，在线生存承袭了现代理性精神，其张扬主体性、崇尚自由、去感性化、非线性思维等基本内容都是工具理性在网络平台上的新拓展，它是虚拟技术和理性精神的融合。虽然网络理性形态对现实理性精神的哲学基础和立论依据形成了挑战，但未必反对现存理性精神的基本内核及其逻辑推演规则。因此，网络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精神的最新形态是对传统理性精神的扬弃，其对现实理性的部分解构是以更加合理、更具时代感的重构为前提的。

三 在线生存现代性的实践意义

在线生存现代性的社会显现和实践意义就是社会的网络化，它是互联网的技术规则不断地渗入社会、在线生存现代性逐渐得以确立的过程。

（一）现代性的先锋形态

发展到今天的互联网，已经不是价值中立的信息平台，而是承载着在线生存的价值诉求和理性精神的时空架构，它包含着丰富的人类理性的精神内涵。哈贝马斯认为，应该根据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意识来把握“现代性”的概念及其精神实质。依此看来，互联

网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社会，它除了承担技术的基本工具化作用之外，更为人类建构另一种全新的现代性形态提供了可能。在线生存是网络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新实践，它使主体间的交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种新的实践模式既渗透着在线者的主体追求，也蕴涵着丰富的人类理性精神。正如卡斯特所言，新的信息技术范式是网络社会的物质基础，它具有按其网络化逻辑重构组织和制度的能力。历史地看，在线生存所展现的网络化逻辑恰是现代性的先锋形态。

（二）对日常生活的扩张

可以说，当人类选择了互联网和在线生存时，就已经注定了在线生存现代性的扩张和演化。在线生存现代性的实践意义，不仅体现在它对人类理性和主体性的重塑，更重要的是其对日常生活的扩张。在线生存是一种技术体验，更是一种实践方式。马克思有句名言：人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着人类自身。一方面在线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会通过在线生存来建造自己的数字化家园。另一方面在线生存过程也是在线者再造自我的过程。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开始我们制造工具，现在工具开始改造我们。”这一过程是在线生存对日常生活的扩张过程，是把存在于网络社会的手段、规范、理念等内化于人自身的过程。用米德的话来说，制度成了自我的一部分。这样，拥有某些新质特征的在线者也就同时成为了具有新特征的现实生活实践者。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新质特征必然要冲破既定生活方式的阈限。这无疑是对现有实践方式的背叛，是日常实践方式转型的推动力。

（三）未来的标志性地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现代性提出质疑，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批判氛围。但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尽管出现了许多问题，但并非走到了穷途末路，因而“不要将现代性及其计划作为一项失败的事

业而放弃”，它仍有许多潜能尚未发挥出来，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2001）。如果说，西方社会的种种现实弊端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提供了事实依据，那么，在线生存则为哈贝马斯所言现代性是一项未竟事业提供了实践基础。

在线生存所展现的现代性特质和网络化逻辑作为现代性的先锋形态，源于互联网这一先锋技术所蕴涵的技术现代性，即现代技术和传统技术相比较本质上具有的新特性。在线生存之于社会的关键之处是将网络技术变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系统，而在线生存本身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其结果是，在线生存使以往的社会文化系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类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从目前的实践经验看，在线生存已经呈现一种强烈的扩张特性，它变革了人的认识方式和实践方式。英格尔斯认为：“‘现代’可以被视为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特色的一种‘文明的形式’。”（英格尔斯，1985）因此，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处于不同时点的现代化应有其不同的现代性特征和样态。依此来审视在线生存，其所呈现的现代性正在演化为现代化发展中的标志性内容。就像传统社会在现代性大旗下被改造为工业社会一样，在线生存现代性也会作为未来社会的现代性标志而被确认，并最终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旗帜。

第二篇

虚拟世界与现实 社会关系的专题研究

第四章

虚拟公共领域的功能及其 对社会决策的影响路径

一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1. 问题的提出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是近年中外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和热点问题。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一般以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为媒介，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公共领域发生结构转型，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公共权限向私人组织转移（即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这使得大众传媒的公共领域功能发生退化。随着信息化、电子化、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互联网提供的技术可能性、开放讨论平台以及内部强大的搜索、超链接手段，为虚拟社会公众诉求的表达和公众舆论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媒介。讨论空间转移到互联网上，一方面改变了传统媒介表达意见的人永远比接受意见的人要少得多的局面，另一方面公众在互联网上根据不同的旨趣、专业或关注对象利用讨论的形式结成新的“群体”，而新成员的加入不受任何限制或身份检查，且出入自由，具有良好的匿名性与自主性。随着互联

网作为公共领域的特征日趋明显，虚拟社会中广泛达成的自由讨论和公众舆论逐渐使决策者也不得不将网络意见纳入决策考虑。例如孙志刚事件、刘涌事件、苏绣文事件、妞妞事件等都是经由网络上的热烈讨论并达成广泛的共识，进而最终影响到现实社会中的决策。“非典”期间中央领导胡锦涛、温家宝在视察中谈及自己曾上网了解到医生的建议和大学生的留言；2004年温家宝通过网络了解农民工被打事件后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作出批示；2005年2月，西安市甚至在网络上举办了“2004年西安发展十大教训”评选活动，网民总结政府工作，市长高调回应，这些更加明确地显示了网络舆论对现实决策的影响力和网络的公共领域功能。那么，这些典型事件在网络社会中究竟是如何进入、传播、兴起，如何形成讨论、达成共识，如何实现对现实决策的监督和影响，之后又是如何反馈的呢？这是研究公共领域问题的重点。

2. 研究的意义

从理论上讲，可以为网络社会学和公共领域理论内容的丰富作进一步的补充。以往对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或是单纯地站在现实社会角度观察虚拟社会，或是单纯地站在虚拟社会角度观察虚拟社会，而对于跳出这两个视角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考察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的研究尚缺乏深入探讨；而传统的社会学公共领域研究也主要是以传统媒介作为基础来研究。虚拟公共领域的兴起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对虚拟公共领域和现实社会决策的影响路径的研究仍属空白。因此，本研究希望对此能够有所贡献。

从方法上看，本研究主要运用 Web 数据挖掘技术，并配以传统的过程分析法。Web 数据挖掘技术是目前国际上信息管理和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前沿技术（黄晓斌，2005），把它引入社会学研究，不仅能够进行各种传统的统计分析，还可以抽象出各种模型，并进行关联词和关键词的统计分析、共词分析、共域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Jiawei Han, Micheline Kamber, 2000）。希望通过本次

研究把这些方法运用到网络空间研究中,为今后的社会学研究取得方法上的新经验和有益补充。

从实践上看,互联网正以不可估计的速度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虚拟的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势必引起社会结构和决策体系的新变化,对于虚拟社会公共领域的研究,可以为现实决策系统的科学决策和进一步规范网络发展提供有力依据和理论支持。

(二) 文献综述

1. 传统公共领域的理论研究

(1) 公共领域的基础性研究。提及“公共领域”一词,多数人都会首先想到哈贝马斯。然而“公共领域”一词并非哈氏所创(展江,2002)。在他之前,德语世界的众多学者,如熊彼特和布鲁纳都研究过同一主题。在英语世界,德裔犹太女学者阿伦特和更早的杜威也分别从公共哲学的角度探讨过相关问题。但总的来说,“公共领域”的概念是由从50年代起就致力于复活共和主义理想的美籍德裔杰出的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最早提出并作了富有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直到1989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第一个英文译本在美国问世,才在英语世界掀起了一股探讨“公共领域”的热潮,使该概念风靡全球,大放异彩,当代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加拿大的查尔斯·泰勒、美国的托马斯·雅诺斯基等人的理解更使之大增其色,并波及中国学界(赵红全,2004)。

各位学者对公共领域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赵红全,2004),甚至出现了理论上的“派系之争”(如左翼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派、女权主义、社会学、历史学以及神学界等方面的争论)和应用中的“情境之别”(如黄宗智和查尔斯·泰勒的概念之争)(许英、马广海,2002)。但是鉴于在理论界所产生的影响和研究的需要,本课题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解与阐释将选择基本遵循

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认为：所谓公共领域是指介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进行调解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关一般利益问题和批判性公共讨论能够得到体制化的保障，形成所谓的公共意见。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它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和讨论构成，在这种对话和讨论中，作为私人的个人自由地集合或组合到一起，形成了公众，当他们作为公众行动时，他们既不是作为职业者从事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法人隶属于国家的法律规章并承担服从的义务（王君平，2004）。

以欧洲社会为背景，公共领域的历史演变被划分为相互绵延延续的四种类型（赵红全，2004）。

第一，古代公共领域。人们往往把公共领域的历史追溯到古代希腊，古希腊城邦公共生活体现了观念和社会史早期的一种公共领域。希腊人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分明，他们不认为公共领域是由私人领域出发并由个人商讨形成公共理性的带有权力意图的交往场所。“在古希腊人看来，公共领域是自由王国和永恒世界，因而和必然王国、瞬间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只有公共领域中出现的一切，才能让所有人看得真真切切。……因此，如果说生的欲望和生活必需品的获得发生在私人领域范围内，那么，公共领域则为个性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哈贝马斯，1999）

第二，代表型公共领域。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和私人领域相分离的特殊领域，在中世纪中期的封建社会是不存在的，当时存在的是一种异化的公共领域——代表型公共领域。严格说来，此种类型的公共领域并不是一个社会领域，只是一种地位的标志和特权的体现，主要存在于权贵们的出行、庆典、对人犯的判决和行刑等场合。这种公共领域依附于封建领主，他们所谓的“代表”只是代表其所有权，而非民众。代表型公共领域成立的前提是没有其他人能够在公共性中真正出场，其突出特征就在于它不允许社会存在可以展开言说的公共性，同时也缺乏公开言说的空

间。所以，代表型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只能是一种伪公共性（焦文峰，2002）。

第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是哈贝马斯的经典概念，是指发轫于英国17世纪末和法国18世纪的独特历史现象。它上承中世纪代表型公共领域，在欧洲封建权威逐渐分崩离析的过程中，伴随着国家与社会、私人要素和公共要素两极分化的过程而发生和壮大，并在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双向运动的辩证过程中衰退和瓦解。这个领域是一个从私人领域延伸出来，由私人个体集合而成的公共团体。就社会结构而言，它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对二者进行调停的领域；就其目的而言，它是借此形成公共舆论，把社会声音传达给国家，从观念上将政治权威转变为理性权威。他把公共领域描绘为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自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

第四，现代公共领域。19世纪末，哈贝马斯推崇的自由主义模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开始衰败，它已经不能应用于一个以社会福利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现代工业社会，公共领域步入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时代。究其原因，在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国家与社会的融合，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20世纪垄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动荡形势，致使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增强，产生“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的情形，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别消失了，出现了一个由国家控制的中间领域，即“没有通过政治评论的社会国家化领域”。其次，技术统治论的扩张压制了公共领域的自由讨论。国家权力膨胀起来，官僚机构试图把各种政治问题限定为只能由专家来解决的纯技术问题，反对交由公众去讨论和争论，公共领域日益萎缩。公众在政治公共领域中对公权力领域的批判与监督失去效用，重大的政治决策不再与公众有关，公共事务基本上脱离了公众的视野。再次，随着商业化原则对社会文化生活领域的渗透，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把追求商业利益摆在了首位，大众

文化变得低级庸俗，公共领域受到商业化原则的侵入而衰颓（哈贝马斯，1999）。如此情形致使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

学者许英概括出，任何时期、任何类型的公共领域都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素：（同质或异质的）参与者；（沟通或非沟通的）媒介；（辩论或非辩论的）共识。它们的协同作用决定着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类型（许英、马广海，2002）。为了能在有效能的“公共领域”和名存实亡的“伪公共领域”之间作出区分，仍须对上述三个要素加以限定。真正的公共领域至少应该同时满足与上述三要素相对应的三个条件：一是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必须是具有独立人格、能够就“普遍利益问题”展开理性辩论的“私人”。二是公共领域具备能够保障参与者充分沟通的媒介。人际沟通需要以信息为载体、媒介为中介。公共领域只有具备了能够保障参与者充分沟通的媒介，才能避免参与者受到上述“选择强制”。三是由“私人”组成的“公众”能在充分辩论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因为：其一，公共领域旨在消除所有统治，因而它应该首先保障其参与者之间能够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自由辩论；其二，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只有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才有可能限制现存权力的非法扩张，而能促使独立的参与者在非强制的情况下进行集体行动的唯一动力只能是在辩论中达成的共识（许英，2002）。

（2）关于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公共领域的问题，学者赵红全认为其结论不外有三：存在说、不存在说与第三领域说（赵红全，2004）。持存在说者虽然其内部有分歧，但都通过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分析（如萧邦齐对清末民初浙江地方精英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史大卫对20世纪20年代中心城市北京的公共领域扩张、罗威廉对晚清汉口社会与商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式的发展、王笛对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李长莉对晚清上海公共领域的演变均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明清以来，中国已逐步形成包含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力量的公共领域。只不过，与欧洲的公共领域的区别主要源自经济发展不同，中

国的公共领域主要出于政府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发展,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地方精英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上。持不存在说者(如美国学者孔复礼、魏斐德、王国斌,中国学者马敏、朱英等)认为中国近世并不曾出现足以与国家形成对抗的自治空间。他们并不否认自明中叶以来出现的社会经济的商品化、都市化和地方精英担当的非官方社会管理职能日益扩展等社会现象,但认为这些现象与西方的市民社会有本质差别。另有学者不仅不承认中国近代存在公共领域,甚至认为“中国目前仍然没有形成自己的公共领域”。第三领域说由美籍学者黄宗智首倡。他认为将在西方具有典型意义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概念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并不适合,单向度地从社会或国家的角度来解读中国明清以来的历史,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所以应当超越“国家/社会”的二元模式,采用“国家/第三领域/社会”的三元模式。第三领域是指“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作用的空间”,认为中国清末出现的是这种第三领域(黄宗智,2002)。

关于当前我国的公共领域生长的背景和特征,刘伟作了比较系统的描述。他认为,我国当前的公共领域是在现代化、信息化与全球化的背景下生长起来的,其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六点:公域与私域的界限日渐明晰化,二者之间分开的可能性增强;公共权力结构进一步分化重组;公共权力的活动受到了更多的制度化规约;舆论力量在现代传媒的推动下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影响空前明显,这标志着社会力量对公共领域压力的增强;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受社会世俗化影响日深,受多元化社会思潮冲击的程度加剧;全球化对我国的公共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公共领域的国际性关注度得到提高(刘伟,2001)。

2. 关于虚拟公共领域的研究

(1) 虚拟公共领域的综合研究。最近几年,许多学者逐渐对虚拟社会可能增强或扩张公共领域,或者它本身是否可称之为公共领域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例如 Dahlberg 试图把线上行为与公共领域的规范模式进行比较,来分析这种言论空间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可

称为“公共领域”(Dahlberg, 2001)。又如刘刚等人对网络结社问题的研究可称之为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的典范。他们通过2001年国有股减持引发的网络大讨论以及后来政策的出台、叫停、回收过程的分析,指出作为一种技术工具,互联网为实现经济民主、公民普遍参与、对行使公共管理权力的政府及官员实行有效的监督等提供了可能(刘刚, 2002)。

综合文献,大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是我国现代公共领域兴起和重构的契机。“电子民主”是随着网际网络兴起的重要概念,强调透过信息科技的实施,达到直接民主的目的,亦即,公众与政府的沟通可以直接透过计算机及网络的运用,创造新的互动空间,以实施民主的理念(Calaverse, 1996)。科技乐观主义者认为,科技创新与信息传播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形态的转变,同时也改变了政治生活,迅速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与民主(Hirschkop, 1998)。许英也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弱化了国家科层制的统治结构及其纵向权力运作方式,信息时代将为公共领域三个基本条件的实现提供恒久的外部保障(许英、马广海, 2002)。彭晶晶认为网络媒介不同于传统媒介,它具有平等开放,超越国界,分散权力与赋予权力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公民的交往方式,同时也影响了现实的社会结构。网络媒体已经为广大网民塑造了一个网络公共空间,在此空间内,网民可以自由沟通并达成共识,网络媒体的参与者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私人,在网络空间中,他们按照平等自由的原则公平交流;网络媒介比之传统的大众媒介更能承担起公共领域沟通交流的功能;网络媒体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参与者提供了更好的辩论环境,从而有助于参与者达成共识,形成公共舆论。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网络公共领域(彭晶晶, 2005)。信息时代公共领域具有以下主要特点及演进趋势: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空前多元,它正变得越来越与国家无关和越来越与民主无关(许英、马广海, 2002)。

但是,基于网络互动而形成的交互网络和人际关系模式以及网

络技术发展的不完善,网络发展也不平衡,这在我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将导致新的危机和矛盾,并对社会现实起到消极影响。网际互动也将对公共领域造成冲击:一是网络化只是为所有公民提供了接触信息的平等机会。但是,由于网络发展的不平衡性,许多人没有机会参与驾驭信息和参与决策。因此,网络化社会中的行政决策权明显地向掌握网络技术的技术官僚手中转移,形成网络权力精英。二是在网络上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无政府倾向,导致利用信息进行技术犯罪,制造病毒,传播文化垃圾。三是网络的沟通行为和交流模式具有极大的虚拟性,具有乌托邦的色彩,在现实中难以形成交往行动和社会行动,并未真正对现实社会的结构和架构产生作用(苏晋京,2002)。另外,网络化社会中的行政决策主体有可能官僚化。

(2) BBS 作为公共领域的研究。BBS 是 Bulletin Board System 的缩写,中文称作“电子公告板系统”,即网络论坛。在 BBS 上,人们可以围绕某一主题开展持续不断的讨论,可以阅读别人的文章,可以针对别人的观点进行点评,也可以竖起一杆大旗,引出一个新的批判对象。通过这种不见面的社会交往方式,人们交换意见,交流思想,实现沟通。平等、开放、理性批判、服务而不是管理,这些特点使得 BBS 构成了信息时代最有前景的公共领域(陈洁,1999)。学者赵瑞华也认为,网络论坛在外在形态上作为网民公共辩论的场所,具备了“公共领域”的三个基本特征:首先,公共领域的参与主体必须是一个“私人”网络平等、开放的特点,凸显了主体的私人性;其次,公共领域为参与者们提供能够进行充分讨论与沟通的公共场所,网络论坛的平等、开放与零成本进入为公众言论的自由表达提供了表达机会和就更广泛的题目发表更多元的意见;再次,参与主体能够无拘束地进行批判性讨论,网络论坛的匿名性使得参与者可以抛却现实中的种种束缚,无所顾忌地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及关乎其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自由的批判性的讨论(赵瑞华,2004)。

关于网络论坛对公共领域的重构,学者王君平研究指出:具有

公共领域特征的网络论坛对公共领域前提、媒介、自由公开和理性讨论机制、讨论主体异质性、自由讨论方式和辩论共识等方面进行了重构,进而实现了公共领域功能的转型(王君平,2004)。

同样,网络论坛在自由、平等和理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影响着其公共领域功能的实现。祁林指出,尽管在BBS上发表言论更为容易、匿名性以及网管相对消极的作用使得普通人“说话”的可能性大大提升,但是BBS上由于信奉权威的心理仍然存在(只不过是信奉实体权威更多地转向信奉“意见领袖”),由网管、版主、资深网民、普通网民构成的等级梯队的实际效力以及主动放弃话语权的沉默者的产生仍然在内部极大地限制了所谓“说话”的实际可能性,而在外部更有现实政治层面的控制和网络内部诸如新闻审查、舆论监控等限制,最终导致BBS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权利”的“乌托邦”,同时在“权力”的实际运作上依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祁林,2003)。而相关的关于BBS上舆论引导或法律控制的文章都试图从内部或外部来“规范”或“控制”BBS内的舆论讨论,这进一步在某种意义上降低这种“话语权”的力度(王海明、韩瑞霞,2004)。

另外,赵瑞华指出,网络论坛虽然在总体的外在形态上,具备了公共领域的三个基本特征,但是,目前真正开始发挥公共领域作用的,主要是网络论坛的深水区,而浅水区就像一个“公共聊天室”。这个“聊天室”构成的议题讨论还不够深入、难以形成舆论,内容空洞、言之无物、缺乏严肃理性的讨论态度,并没有真正发挥公共领域“舆论监督、干预实践”的作用。因此,从学理的严谨性上讲,泛泛地讲网络论坛就是公共领域是不恰当的。不过,也不能因此而小觑网络论坛浅水区,因为,它是受众关注的新闻话题或新闻线索的集散地,它不仅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发泄情绪的场所,起着“社会减压阀”的作用;同时也为网络论坛深水区提供了议题线索,从而间接推动着深水区公共领域作用的发挥(赵瑞华,2004)。

如前所述,国内外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研究,尤其是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经典理论的研究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关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虽然处于“三国鼎立”的格局,但观点和事实在争议中变得越来越清晰,为后续研究的连续性提供了可能。不足的是,在网络已经蓬勃发展的今天,对当前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反而难得一见了,最具代表性的刘伟的研究也是早在1999年完成的。关于网络作为公共领域的研究更是尚处在争议过后的继续探索阶段,目前还没出现对虚拟公共领域的建构过程比较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更无涉及对现实决策的冲击和影响的研究。

(三) 研究方法

Robin Humman曾在自己的研究中体会到,社会学家必须借鉴其他相关学科方法,才能拓展社会学在这一领域的适用性。在网络社会学研究中,有必要寻找更具有弹性的研究方法和工具(Luciano Paccagnella, 1997)。

1. Web数据挖掘法

运用Web数据挖掘软件包SPSS Clementine,运用结构挖掘法可以描述构成虚拟公共领域的各种虚拟社区的分布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记录挖掘法可以发现虚拟公共领域中网络群体的类型及行为特征(包括访问模式、路径游历模式和关联规则等),最终结合过程分析的内容对影响路径进行建模。

统计学和数据挖掘有着共同的目标:发现数据中的结构。事实上,由于它们的目标相似,一些人(尤其是统计学家)认为数据挖掘是统计学的分支,但这是一个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因为数据挖掘还应用了其他领域的思想、工具和方法,尤其是计算机学科,例如数据库技术和机器学习等,而且它所关注的某些领域和统计学家所关注的有很大不同(David J. Hand, 1999)。

2. “过程—事件分析”法

通过对虚拟公共领域某些典型事件的分析,观察和记录事件的

发展过程以考察事件如何进入、传播、兴起，如何形成讨论、达成共识和对现实决策的改变等内容。例如，对某个典型事件在网络中从进入到结束的过程分析。

3. 个案研究法

本研究以近年国内网络舆论影响现实决策的典型事件为研究对象，包括孙志刚事件、温家宝替农民工讨工资事件（备用案例）和西安市政府回应网络评选总结政府工作事件（备用案例）。通过对典型个案的研究来探讨虚拟公共领域的构成、功能实现的过程和影响现实决策的路径等内容。

二 程序安排与操作过程

（一）概念阐释

1. 虚拟公共领域

根据哈贝马斯的界定，公共领域是指介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进行调解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关一般利益问题和批判性公共讨论能够得到体制化的保障，形成所谓的公共意见（哈贝马斯，1999）。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它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和讨论构成，在这种对话和讨论中，作为私人的个人自由地集合或组合到一起，形成了公众，当他们进行公众行动时，他们既不是作为职业者从事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法人隶属于国家的法律规章并承担服从的义务（王君平，2004）。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应仅把形成各种对话和讨论的那部分定义为公共领域，所以这里不认同前面的学者提到的“目前真正开始发挥公共领域作用的，主要是网络论坛的深水区”的论断。公共领域作用的发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依赖于各种虚拟社区及其互相之间的联系来实现，而不是单纯在某种或某个特定的虚拟社区内完成的。因此，在这里可以将虚拟社会中所有面向公众开放的虚拟空间和虚拟社区都称为虚拟

公共领域，包括聊天室、论坛（BBS）、新闻跟帖、博客（Blog）、维基（Wiki）等各种网络形式。

2. 虚拟社群

虚拟社群（Virtual Community）又称线上社群（online community）和电子社群（electronic community），是指人们通过网络进行沟通、交流与互动等活动，在网络空间中所产生的社会聚集集体（David J. Hand, 1999）。人们在网络上透过文字符号组成讨论网络，也同时在辩论、串联和相互呼应的共识和认同强化中建构出活生生的社群。在去中心化和匿名的参与形式中，网络参与者可以随时加入，也可以随时退出，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无论是社会背景、阶级或理念观点，选择自己关心、喜爱的场域争取发言的机会，投入对话和沟通。他们的发言在互动中呈现多元、异质和互为主体性的特征，同时构成特殊的联结感。这个联结感尤其在对特定事件的争议讨论中构成一个讨论的、意见交换的社群（周桂田，2003）。

3. 决策

所谓决策，就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案中作出选择的行为。公共领域功能一方面在于影响公众的日常生活领域的决策，另一方面在于影响政府决策，本文只探讨政府决策的方面。政府决策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定的权力和职能范围内，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法而作出的处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决定（闫维，2001）。

（二）理论假设

本研究提出的理论假设是：与现实公共领域相比，虚拟公共领域具有自己独特的结构特征与运行机制。虚拟公共领域功能的实现并非独立完成，而是通过与现实公共领域相融合，形成更大的公共领域的力量，共同作用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和力度，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共决策。

(三) 研究过程

1. 研究个案的选择

互联网作为一个新媒介,其独特的媒介特性及其各项强大功能不仅改变了以往的新闻和信息传播格局,而且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由于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缺乏一个能够充分容纳民意表达的平台,民意很难通过正式的制度渠道,进入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的决策和裁判中去;而在正式制度之外,也缺乏一个拥有充分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传统舆论空间,未能对正式制度的决策与裁判进行来自“第四种权力”的有效监督和民意的释放。因此,当互联网在中国迅速普及之后,由于它的传播特性,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公众发表言论、表达意见、释放情绪的便利通道,同时也造成了网络媒体上的“舆论监督”比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来得更猛烈、更尖锐的局面(闵大洪,200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国12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2003年9月发布)中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见表4-1):

表4-1 互联网汇集民意的作用评价

互联网作为汇集 民意的通道	单位: %	
	网民非常赞成或比较 赞成的比例	非网民比较赞成或 比较赞成的比例
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观点	71.8	61.9
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评论政府的工作	60.8	61.5
可以更加了解政治	79.2	77.4
政府官员可以更多地了解群众的看法	72.3	73.3

由表4-1不难看出,互联网在当今中国民意表达方面所起的作用。仅在2003年一年内发生的几乎所有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广大网民都能够通过新闻跟帖、论坛发帖等方式在网

上迅速形成舆论，成为当今民意表达最汹涌的场所，这一点已成为不争事实。如伊拉克战争、SARS 疫情、日本人珠海买春案、西北大学反日事件以及孙志刚案、刘涌案、黄静案、李思诒案、苏秀文案、刘获案、杜导斌案乃至 2004 年初的《南方都市报》事件等，都有规模庞大或相当数量的网民以不同方式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进行了一场接一场的民间维权。尽管传统媒体对一些事件、案件无奈缺席，或报道不多，但在互联网上排山倒海的谴责和抗议却形成了极大的舆论压力，致使 2003 年被称为中国的“网络舆论年”。这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可供选择的空間。

以往关于虚拟社会的研究，大都是先选定某个具体的虚拟社区，再根据研究需要在其中按时间段、主题或内容等准则来选取研究个案。本研究将以整个虚拟社会为背景，通过对整个事件发生的历史过程和发展态势的把握来考察虚拟公共领域及其对现实社会决策的影响路径。所以本文选择研究个案的前提条件是所选个案在客观上已经构成了对现实社会决策的影响。在前面提到的一些事件中，选取孙志刚事件作为研究个案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1) 孙志刚事件具有典型性。新浪、搜狐和人民网等国内几大网站不约而同地将孙志刚事件评为当年“国内十大新闻”和“十大互联网新闻”。

(2) 过程的完整性。孙志刚事件的整个过程如下：2003 年 3 月 17 日，27 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转到收容站收容之后，3 月 20 日被殴打致死。4 月 25 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后一个多月却无人过问的前前后后。文章当天被各大网站转载，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点击率仅次于 SARS 疫情报道。孙志刚案在网络上引起的巨大反响，一方面推动了对案件的侦查和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另一方面还引发了民间对已经走样的收容遣送制度的批评。5 月 13 日，新华社发表《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 13 名疑犯被缉捕》的

消息，消息中称，党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委高度重视此案，公安部派工作组赴广东督办，由广东省、广州市成立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和联合专案组进行调查侦破。5月16日，许志永、俞江、滕彪3位青年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提出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岍、萧瀚、何海波5位国内知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违宪审查”进入实质性法律操作层面。6月5日上午，孙志刚案在广州市、区两级人民法院的三个法庭同时公开开庭审理。除12名涉嫌殴打孙的犯罪嫌疑人将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外，涉及该案的另几名分属公安机关、卫生部门的公职人员将同时在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和天河区法院受审。此前，广州市有关部门已对20余名责任人作出党纪、政纪处分。6月6日下午，广州市中级法院宣布一审休庭，择日作出判决。6月9日一审判决。6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20日，以国务院令的形式，正式颁布实施，同时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2004年9月作为原广州市定点收治“三无”病人的收容病区护士长的魏国英，因构成玩忽职守罪，被芳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同年10月，孙志刚案写入《广州年鉴》的2003年大事记。整个事件从最初被揭露那一刻起直到最终结束，都同时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关注和网络公众的热烈讨论。可以说，一方面孙志刚事件的整个过程在虚拟社会中得到完整的体现，另一方面孙志刚事件从进入虚拟社会到影响现实决策的实现过程保持完整。

（3）具有可操作性。无论是事件本身的过程还是事件在虚拟社会中发展的过程，都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获得较为完整的资料，而不像苏绣文、妞妞等事件，使得很多虚拟社区的管理层出

于权力和政治敏感的压力，无奈或被迫删除了大量相关信息。

2. 资料的搜集和初步整理

在确定了以孙志刚事件作为个案研究的目标以后，开始搜集其在互联网上发生的所有资料。在艾瑞调查公司发布的《2004 中国搜索引擎研究报告》中，百度、雅虎、Google 分别以 36.29%、22.72%、21.22% 的用户占有率占据国内搜索引擎市场的前三位。以“孙志刚”为关键词分别利用三大搜索引擎进行了初步的搜索，结果百度显示找到相关信息约 247000 条，雅虎显示约 108000 条，Google 显示约有 259000 条符合孙志刚的查询结果。这里看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信息总量庞大，受时间和计算机硬件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部浏览和保存；第二，含有同一内容的同一页面重复出现；第三，不相关的无用信息较多，如湖北省委、济南大学硕士、宜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画家、诗人、小企业联系人等都有重名；第四，各搜索引擎给出的列表无排序规则，无法呈现孙志刚事件在时间或主题等方面在虚拟社会的基本发展脉络。可见，尽管百度、雅虎、Google 这三大搜索引擎具有非常强大的搜索功能，能够提供海量信息，但实际上并不适合作为本研究资料搜集的有力工具。

通过“网秘——互联网信息智能收集和处理系统 3.0”软件，可以大幅度提高资料搜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利用此软件以“孙志刚”为关键词进行了全网搜索，共获得 820 条经过去除重复处理的有效结果。每个处理结果包括标题、摘要、来源、发布时间、转载数等内容。“标题”是原网页的标题，“摘要”是为方便用户了解搜索结果的内容系统根据搜索结果自动生成的，通过点击“来源”可查看互联网上的源网页，“发布时间”显示了信息在网页上发布的时间，对于重复的搜索结果，系统会自动去除重复内容，“转载数”即表示重复的次数，点击数字后，可看到重复信息的网页链接，可打开每个链接查看重复信息的各个源网页。研究者经过逐条浏览，进一步对资料进行提炼，去除了重名、不相

关主题和只有主题没有内容或内容不公开的结果最终保留 490 条结果（见图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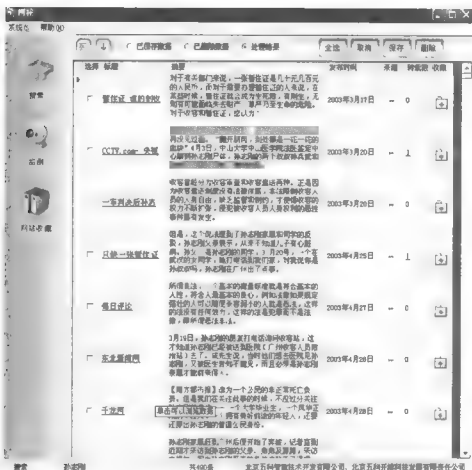


图 4-1 资料搜集处理结果

选择按时间秩序排列后，通过目测发现大部分集中在 2003 年的 5 月和 6 月。另外，从前文对事件经过的介绍我们知道孙志刚事件最初被报道是在 2003 年 4 月 25 日，而图 4-1 的搜索结果显示了 3 条 3 月 17 日和 20 日的结果，这可能是由于其服务器系统设置的原因造成，经查询源网页获知 2003 年 3 月 20 日的两条结果分别为 2005 年 9 月 2 日和 2003 年 6 月 23 日发生的页面，后面的数据

录入工作将根据真实日期进行调整。2003年3月17日的结果真实日期不详。

3. 数据库的建立

互联网信息智能收集和处理系统与百度等各大搜索引擎不同,每个源网页的页面只显示一次,也就是说同一页面的所有相关主题和站内相关链接不再另行作为搜索结果显示。所以,前面资料搜集的处理结果表面上看虽然只有490条,但实际上包含了大量的信息。按照数据挖掘的流程,资料搜集结束后要进行数据准备,以使资料符合挖掘要求。数据准备是将资料半结构化和结构化的一个预处理过程,这项工作将影响到数据挖掘的效率和准确度,从而影响到最终模式的有效性。数据准备大致分为:数据集成、数据选择、数据降维和转换。整个数据准备过程,数据集成的部分工作通过“网秘”软件实现,绝大部分工作由人工手动完成。

4. 数据库的结构

根据研究需要和前期的数据准备,整理出数据库的结构。数据库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即“孙志刚事件总纲”、“相关链接表”、“转载表”3个二维表。其中“孙志刚事件总纲”来源于“网秘”软件搜集到的490条记录,分为“序号”、“标题”、“内容”、“页面种类”、“网站名称”、“发布时间”、“地址”、“相关链接数”、“相关链接”、“一级消息来源”、“二级消息来源”、“转载数”和“转载网页源”等13个字段。“相关链接表”分为“序号”、“原序号”、“地址”、“相关链接”、“标题”、“内容”、“页面种类”、“网站名称”、“发布时间”、“一级消息来源”和“二级消息来源”等11个字段,共872条记录。其中“原序号”作为外键,即表“孙志刚事件总纲”中的“序号”,“地址”对应的是“孙志刚事件总纲”中的“地址”。“转载表”分为“序号”、“原序号”、“标题”、“内容”、“页面种类”、“网站名称”、“发布时间”、“相关链接表”、“相关链接”等字段,共77条记录,其中“原序号”作为外键,对应的是表“孙志刚事件总纲”中的“序号”。

三 虚拟公共领域的构成及特征

(一) 虚拟公共领域的构成

1. 作为参与者的虚拟社群

以往的研究由于历史的和网络形态发展的原因,先后经历了将整个网络视为虚拟公共领域的研究和仅将论坛或论坛深水区作为虚拟公共领域的研究两个阶段。与之相对应,虚拟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是广义的网民和论坛的注册会员。有人对如此定义虚拟公共领域的边界产生了质疑。前者笼统地将整个网络作为虚拟公共领域,是出于以网络区别于沙龙、酒吧、报业、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介,网络被当做平等、开放的新媒介正在对公共领域进行重构和推动着公共领域的转型。然而,所谓“网络”,它只是一个宽泛的工具性概念,而我们要面对的是整个虚拟社会。在虚拟社会中,其成员在不同的组织形态下从事着不同的行动,如通信、游戏、搜索、买卖、聊天等等(见图4-2),并不是所有这些行动都属于虚拟公共领域内的行动。那么到底都有哪些形式的虚拟社区应该被划归虚拟公共领域的范畴呢?而论坛或论坛深水区确实具有典型的公共领域要素和特征,但是不是所有非论坛形式的虚拟社区都不属于虚拟公共领域呢?参与到虚拟公共领域中的到底是哪些网络成员呢?

带着上面的问题通过长期的观察和比较,我们认为引入“虚拟社群”这一概念将对问题的研究有很大帮助。它区别于传统社群,传统社群指涉的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人们透过固定制度性的安排,根据互相的利益进行直接的互动,由此建构出一套含有共同情感和理念的社会情结;在这套社会关系中,承载着团体在政治、文化及历史事件中交互结晶出的共同意义。传统社会内,人对社群的归属感相当强烈,人们是根据社会连带进行其行动(Luciano Paccagnella, 1997)。虚拟社群,则指人们通过网络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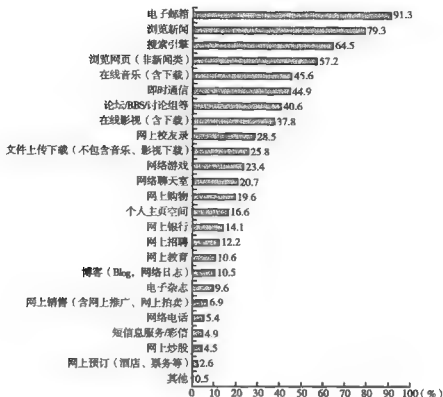


图 4-2 中国互联网用户经常使用的网络服务功能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沟通、交流与互动等活动，在网络空间中所产生的社会聚集体 (Rheingold, H, 1993)。人们在网络上通过文字符码组成讨论网络，也同时在辩论、串联和相互呼应的共识中建构出活生生的社群。虚拟社群没有清晰和稳定的边界，网络参与者可以随时加入，也可以随时退出，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无论是社会背景、阶级或理念观点，选择自己关心、喜爱的场域争取发言的机会，投入对话和沟通 (周桂田, 2003)。

归纳琼斯等学者提出的观点，“虚拟社群”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要有共同的公众空间 (common public space)，这是成员之间发生交互影响的条件；多样化的传播者；成员稳定性，某个社区拥

有相当多的经常参与者，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相对稳定，并经常同时在线；交互性：有效信息有明确指向，被当做目标的参与者给予了回答；信息内容富有交互性；身份的稳定性，该社区的成员不经常改变昵称或 ID，以保持身份的稳定性（唐大勇、施喆，2001）。按照上述理论，新闻讨论组、BBS/论坛、聊天室、个人主页、游戏、购物、博客、人际关系服务网站等都是供虚拟社群进行线上沟通的虚拟社区，然而显然游戏、购物等主题虚拟社区和虚拟社群并不在本研究之列。

以“孙志刚事件”为例，我们可以通过其所有记录的页面种类分布来考察虚拟公共领域的边界。如表 4-2 所示，“孙志刚事件”作为一个热点议题并非遍布整个虚拟社会，也更不是只存在于某一特定类型的虚拟社区（如论坛深水区），而是通过新闻/评论、论坛、博客、个人主页、论文、司法文书和案例分析等方式实现了在虚拟社会中的传播、沟通与讨论。这其中还应包含聊天室方式，但其私密性和即时性导致无法搜集到这两种渠道的资料。从表中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孙志刚事件”在整个网络中共发生可被搜索到的有 1520 条页面记录，以新闻/评论为主导，共 1347 条记录，占有所有记录的 88.6%；其次是论坛，137 条记录，占有所有记录的 9%；而博客等其他形式的页面合起来仅占 2.4%。

表 4-2 孙志刚事件页面种类的频次分布

	频数(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新闻/评论	1347	88.6	88.6
论 坛	137	9.0	97.6
博 客	25	1.6	99.2
论 文	8	0.5	99.7
司法文书	1	0.1	99.8
个人主页	1	0.1	99.9
案例分析	1	0.1	100.0
总 计	1520	100.0	

“孙志刚事件”在虚拟社会中，遍历新浪、搜狐、北方网、千龙网、人民网等 439 个虚拟社区，其具体分布如表 4-3 所示。

表 4-3 孙志刚事件的虚拟社区分布

	频数(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新浪	424	27.9	27.9
搜狐	201	13.2	41.1
北方网	50	3.3	44.4
人民网	35	2.3	46.7
千龙网	35	2.3	49.0
南方网	31	2.0	51.0
中华网	31	2.0	53.0
中国职务犯罪预防网	21	1.4	54.4
中国法院网	20	1.3	55.7
新华网	19	1.3	57.0
中国新闻网	17	1.1	58.1
TOM	12	0.8	58.9
中国律师网	12	0.8	59.7
羊城网友周刊	11	0.7	60.4
世纪乐知	10	0.7	61.1
每日甘肃	9	0.6	61.7
三联生活周刊	9	0.6	62.3
大连天健网	8	0.5	62.8
今视网	8	0.5	63.3
东北新闻网	8	0.5	63.8
天健网	8	0.5	64.3
江南日报	6	0.4	64.7
红网	6	0.4	65.1
中城网	5	0.3	65.4
央视国际	5	0.3	65.7
.....
中国房地产专业律师网	5	0.3	66.8
华商网	4	0.3	67.1
大洋网	4	0.3	67.4

续表

	频数(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
福州日报	4	0.3	68.4
中国经济时报	3	0.2	68.6
华龙网	3	0.2	68.8
.....
中评网	3	0.2	71.2
公法评论	2	0.1	71.3
开发区报道	2	0.1	71.4
.....
美国侨报	2	0.1	77.4
法制晚报	1	0.1	77.5
广州深圳律师网	1	0.1	77.6
.....
企业网	1	0.1	100.0
总 计	1520	100.0	

注：因篇幅限制，表中“.....”部分为省略掉相同频次记录若干，下同。

从表4-3中我们看到，“孙志刚事件”这一议题在虚拟社会中主要集中发生在新浪（27.9%）、搜狐（13.2%）、北方网（3.3%）、人民网（2.3%）、千龙网（2.3%）、南方网（2.0%）、中华网（2.0%）、中国职务犯罪预防网（1.4%）、中国法院网（1.3%）、新华网（1.3%）、中国新闻网（1.1%）、TOM（0.8%）、中国律师网（0.8%）、羊城网友周刊（0.7%）和世纪乐知（0.7%）等虚拟社区。这些社区的虚拟社群构成了此次议题的主要参与者。

2. 作为媒介的虚拟社区

在宏观层面，互联网可以被笼统地看做有别于传统媒介（如沙龙、报纸、广播和电视）的新型公共领域的媒介；在中观层面，新闻评论、论坛、博客等形式的虚拟社区，承担着虚拟公共领域的媒介功能；在微观层面，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为其社区的虚拟社群提供了沟通和互动的平台。本章主要从虚拟社区的层面描述虚拟

公共领域的媒介。

媒介对于公共领域的意义就在于提供沟通的场域与平台，使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实践成为可能，以达到相互理解、共享知识、理性辩论和达成共识的目的。结合“孙志刚事件”，从沟通的角度考察，虚拟公共领域的媒介分为沟通、半沟通和非沟通三种类型。

沟通媒介是最理想的媒介类型，对应的虚拟社区有论坛、聊天室等。它们几乎完全符合哈贝马斯认为的理想沟通情景的三个理性规则：每个有能力说话和行动的人都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每个人都可以质疑任何主张，提出新的主张，表达其态度、欲望、需求及偏好；不可借由内部或外部的强制力阻止参与者说话的权利。图4-3是在论坛列表中随机抽取的一个名为“孙志刚 * 国家赔偿”的帖子^①，楼主就是否应该给孙志刚国家赔偿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共10个人参与了回复，有赞同和支持楼主观点的，有理性分析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的，有主张交由法院裁决的，也有犀利尖刻的讥讽和不满的，他们在孙志刚应该得到赔偿的问题上有很高的一致性，但在如何赔偿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主张，并对此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不乏有人发表了较为过激的言论，但是并无强制力（如删帖、屏蔽和封杀等）阻止其参与说话的权利。

孙志刚 * 国家赔偿[讨论][原创]

风 2003 回复时间: 2003 - 05 - 15 13:54 楼主

有人提出应给孙志刚国家赔偿，但我有疑问：

一、国家赔偿，就是由纳税人赔偿，而非什么国家具体机关赔偿，孙志刚被故意打死，已使纳税人心寒，现再由纳税人赔偿，荒唐！

二、由于社会的不公，尤其孙志刚是因为被错误执法，孙志刚的家属肯

① 南方网 - 南方论坛 - 岭南茶馆 - 孙志刚 * 国家赔偿, 2003, <http://bbs.southcn.com/forum/index3.php?forumname=lmgnanchaguan&job=view&topicid=28269>。

定要得到赔偿，但这钱不能简单由国家出。

1. 孙志刚如果是被错误收容，被病人故意打死的，则应该由病人赔偿，当事派出所和医院及其上级机关有责任代孙志刚的家属向病人追偿，如果追偿数额不够，应由当事派出所和医院及其上级机关负责解决，如果无力解决，则应向纳税人（或至少向上级承人错误），要求国家补充赔偿。

2. 孙志刚如果是被故意（不管是否为完成上级创收任务）收容而致死的（不管是否被病人打死的），则责任完全在派出所，则家属应向派出所追偿，可以卖车，抵房，检察院应负责帮助家属。

三、只有该负责赔偿的人尽了赔偿任务，不够时，纳税人才能出钱。

不知对否？

liujp 回复时间: 2003-05-15 15:24 第2楼

孙志刚 * 国家赔偿 [讨论] [原创]

完全同意!!!

要打人的人员一辈子来赔偿。

孤帆远影回复时间: 2003-05-15 15:41 第3楼

孙志刚 * 国家赔偿 [讨论] [原创]

孙志刚应该得到国家赔偿，这是肯定的。

派出所的收容是造成孙志刚死亡的起因，作为行政机关的公安局（派出所）首先要承担孙志刚的行政赔偿责任。如果打死孙志刚的是病人或其他非公务人员，那孙志刚的家属应当向这些人提出民事赔偿。至于行政机关（公安局）赔偿以后，向具体的违法执行公务的人员追偿，那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事，不是孙志刚家属的责任。

岭南笑笑生回复时间: 2003-05-15 16:48 第4楼

孙志刚 * 国家赔偿 [讨论] [原创]

要赔！一定不能少赔！

dx_lin 回复时间: 2003-06-08 11:29 第5楼

孙志刚 * 国家赔偿 [讨论] [原创]

说得对。不能由国家（实际上是纳税人）赔偿，谁渎职谁赔偿。

平民信使回复时间:2003-06-08 11:40 第6楼

孙志刚 * 国家赔偿 [讨论] [原创]

首先,我想说的一点是,国家赔偿并不等于纳税人赔偿。纳税人的钱上交国家后,即由国家统一支配,已不属于纳税人,难道纳税人可以因为国家服务不力,而收回他缴纳的税吗?(即使可以又何以收回?)

其次,这次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是普通的一个刑事案件,再说重一点,是体制内腐朽行为的大展示。但从深层意义上来说,这次事件是因为国家犯了罪引起的!这是一起典型的国家对人民的犯罪事件,那些公务员不又叫国家工作人员吗?个人犯了罪,要坐牢要杀人,国家同样如此,假如不悔改,离国家坐牢与杀头的日子还会远吗?

所以,这次事件理应提起国家赔偿,无可辩驳。

声讨回复时间:2003-06-08 13:42 第7楼

孙志刚 * 国家赔偿 [讨论] [原创]

同意,应该追究肇事者的全部责任。

chachadeng 回复时间:2003-06-08 14:54 第8楼

孙志刚 * 国家赔偿 [讨论] [原创]

如何说孙志刚要国家赔偿的话。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运动所造成含冤而死的人,要不要来个国家赔偿,又如何赔法?赔了个孙志刚,而那些李志刚,胡志刚呢?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正是有了此等清规戒律,综观该事件来龙去脉,起初的捂盖,后自圆其说,再到涉及人员党内处分之类。看来我也得与时俱进地赶紧加入共产党,日后遇上犯捕,起码也是一张保护衣。

ruanguanhai 回复时间:2003-06-08 6:03 第9楼

孙志刚 * 国家赔偿 [讨论] [原创]

要打人的人员一辈子人命来赔偿。

情到深处人孤独回复时间:2003-06-09 09:36 第10楼

孙志刚 * 国家赔偿 [讨论] [原创]

法院自有公断

luiluilu 回复时间:2003-06-12 21:52 第11楼

孙志刚 * 国家赔偿 [讨论] [原创]

给孙以赔款是自然的,并且据说已得到了巨额的钱。

我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的政府是否要在若干年后给予打孙而被判刑的张明群之类的几个人以国家赔偿。

图4-3 南方论坛上关于“孙志刚 * 国家赔偿”的讨论内容

非沟通媒介指的是单向传播的只能浏览不能进行任何反馈的网络媒介,在本研究中相对应的有新闻、论文、司法文书和案例分析几种形式。以新闻社区为例,它往往只承担信息发布的角色,人们在新闻社区只能获得信息,如果要发表评论或形成讨论议题就必须另外寻找交流平台,如论坛和聊天室。这样,有一部分人会因为怕麻烦、没有熟悉的或找不到合适的讨论社区而放弃开口说话的权利。这对于虚拟公共领域来说,是媒介不充分而阻碍了潜在的参与者;对于网站经营者来说,则是流失了财富。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站服务的人性化需求,半沟通媒介应运而生。所谓半沟通媒介指的是带有评论功能的新闻、博客和个人主页。越来越多的新闻社区在每个新闻页面增加了“我要评论”或“进入相关讨论”的功能,这样,信息浏览和沟通讨论可以一站式完成,大大缩减了建立沟通的成本,进而增加了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然而,之所以将其称之为“半沟通”媒介,一方面是因为在设置上评论列表要么被安排在页面底部的不显著位置,一般在广告和相关链接列表之后,要么与评论与新闻分属不同页面,甚至有的评论内容根本不公开;另一方面因为这种新出现的形式还不为大家注意和形成习惯,大部分新闻评论列表都处于“目前尚无评论内容”的状态。博客和个人主页存在的问题是除了明显的地址,普通人的主页在技术上虽然也存在被无限量访问的可能,但实际上被访问的机会寥寥无几,同时包括热点博客在内的参与回复一般只针对博主,博主又很少有回复评论的,因此互动基本是单向的和一次性的。正因为这种低效率的沟通,我们只能称之为半沟通媒介,但这已经比非沟通媒介前进了一大步。

3. 共识

“共识”作为虚拟公共领域的最后一个要素,可分为辩论的与非辩论的共识。以往的研究往往在前面介绍公共领域三大要素的时

候都是以“辩论与非辩论”的共识提出来的，到后面论述的时候却忽略非辩论的共识不谈，都把目光集中于辩论的共识。究其根源是对“讨论”与“辩论”的混为一谈。

非辩论的共识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参与者对同一议题的敏感和自觉的共同关注；二是通过讨论达成的共识。“孙志刚事件”正是因为各虚拟社群不约而同地保持敏感和关注才促成其在虚拟社会得以迅速和广泛的兴起和传播。大面积的转载和相关链接的产生不断增加着该议题形成讨论的可能。讨论并不等同于辩论。我们仍以南方论坛题目“孙志刚 * 国家赔偿”的帖子为例，围绕着孙志刚是否应该得到国家赔偿这个议题，参与者分别从国家、纳税人、派出所、肇事者和法院等多个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出现明显的意见相左，也没有激烈的立场冲突，更没有分辨是非与高下，参与者旨在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和见解，寻求相互的理解与补充，消除偏见和误解。和谐的气氛并不妨碍共识的达成，楼主和所有的参与者都认为孙志刚及家属应该得到赔偿，关于赔偿主体的讨论互相之间也没有本质的矛盾。

辩论的共识已经被多次论述，它指的是由“私人”组成的“公众”能在充分辩论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许英、马广海，2002）。哈贝马斯在论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时提到，一些资产者聚集起来进行理性的、批判性的公共讨论，形成了公众舆论。也就是说，公民们必须通过公共的辩论来达成共识。每个公民从自己的利益和各自所拥有的价值、信仰和良知出发，发表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最后通过辩论形成公众舆论（任慧，2005）。学者许英曾认为，辩论中达成的共识能够促使独立的参与者在非强制的情况下进行集体行动，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只有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才有可能限制现存权利的非法扩张（许英，2002）。

从“孙志刚事件”在虚拟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非辩论的共识明显远远多于辩论的共识，只有在孙志刚事件该不该写入历史年鉴和是否限制了警察开展工作的力度进而间接造成了广州治安的混

乱等几个后续问题形成了辩论。孙志刚事件彰显网络舆论的力量，最终导致了原有《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和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颁布，这种由事件而导致一部新的法规的诞生已经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所以，这里所说的非辩论的共识不再等同于欧洲中世纪的“代表型”公共领域的非辩论的共识，非辩论的共识也可以同时是理性批判的共识。辩论的共识与非辩论的共识共同构成强有力的公众舆论，进而影响了现实社会的决策过程。

（二）虚拟公共领域的特征

1. 自由的参与者

在虚拟公共领域中，首先，由于匿名性和不在场的特质，参与者之间不存在私人或组织利益的冲突，不具有现实社会中摆脱不了的政治、经济甚至是意识形态上的群体影响。由于他们进入网络获取信息、交换意见、表达观念时，相互之间是不可见的，不必也无须顾及自己与别人所处群体的差异，换句话说可以畅所欲言。这正符合了哈贝马斯从公众自觉的角度对公众的理想化设计——“已经参与到公共领域中的人在进行讨论的时候根本不考虑社会地位的问题”，从而确保了讨论结果的公共性，而不是最后变成了各种私利相互妥协的结果。这为公众提供了表达观点的宽松环境及机会平等的空间。其次，参与者阅读信息、表达意见都是自发与自愿的。由于网络中各种类型的新闻讨论组或针对时事问题的 BBS，参与者感到有发泄通道以满足自我的表达欲，同时，他们的意见能得到即时的回应，从心理学角度上讲，每个人都有说服他人的倾向，所以，即使得到的是反对的回应，也会引起积极的争论。这种表达欲与即时得到反馈的机制使意见的表达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虚拟公共领域同样也是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在这样一个中间地带里，人们可以自由、平等、理智

地参与政府的公共事务讨论，可以提出和质疑任何主张，并发表批判性意见，虚拟社会一般不存在言论检查的限制，可提供开放、平等的沟通互动情境，参与者不必受制于政治权力、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的压制和约束（Wahl-Jorgensen, Karin, Galperin, Hernan, 2000）。

2. 水平、多向的媒介

传统的大众媒体，如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其信息传播是一种垂直式的单向传播，从单一或少数的信息中心源头传递给众多读者、听众和观众，政府可以通过一般性信息及通信科技快速地将公共议题信息传递给人民。这种垂直式的信息传播方式，由于时间、地域等限制，公众无法持续参与议题的界定和议程的设定，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只能作为客体单向接收信息，并无法促进公众间的互动参与。在虚拟社会，则是一种水平式的信息传播方式，即信息来源是多元的，任何参与者皆是信息的接收者及发出者，其信息传播方式是多向互动的。信息传播的时间和空间的暂时性限制被打破，参与者可以随时随地地把握争取发言的机会。人们可以通过多元的渠道获得及交换不同的观点及信息，使政府或政策制定者与公众之间可以双向沟通互动，且公众之间也同样可以互为主体多向沟通互动。

3. 多元论述的共识

虚拟公共领域共识的达成，并非总是像有些学者文章中一带而过描述的那样理想，即每个参与者从自己的利益和各自所拥有的价值、信仰和良知出发，发表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最后通过辩论达成共识。事实上，如此理想的过程实在少有发生。任何一个公共事务议题都不是在某一个特定沟通情境内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多元论述的过程，参与者的多元、虚拟社区的多元和去时间性决定了这一点。以“孙志刚事件”这一议题为例，暂不算博客和新闻/评论等，仅论坛形式的沟通情境就发生了137个，严格地说其中没有一例是按照上面的理想模式达成辩论共识的。在微观层面上，虚拟公

共领域是一个匿名、异质与多元的公共场域，每一个沟通情境的发言规则并非一开始便规定下来，辩论和非辩论的过程也不是始终指向要达成某种明确的共识，而是所有参与者在互动中通过自主发言、相互理解、共享知识、相互依存，其间也通过立场冲突、理性辩论和排挤与妥协等自发形成共同同意遵守的共识、习惯或规定。这里的共识并非明确的结论性的共识，而是一个经过多元论述后的不言明的隐性共识。在宏观层面，正所谓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同一个公共事务在不同的沟通情境下会产生不同的议题，例如“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中首次被报道后的第三天，即2003年4月28日，仅在这一天里就有11个议题同时被讨论，（见表4-4）。每一个议题都有各自不同的讨论过程，各个议题看似相互独立完成，但实际上在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是相互关联与呼应的，共同构成了公众舆论。沟通实践的意义不在于一个被规则化下的实践活动，而是一个经由多元论述的活动过程。

表4-4 2003年4月28日孙志刚事件的议题

序号	主 题	网站名称	页面种类
1	广东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就孙志刚被毒打致死之事愤而撰文	新华网	新闻/评论
2	孙志刚，黄泉之路你走好！	衡水论坛	论坛
3	孙志刚死了	东北新闻	新闻/评论
4	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千龙传媒	新闻/评论
5	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热线论坛	论坛
6	暂住证的意义怎能大于身份证？	中国网	新闻/评论
7	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打死	淄博信息港	新闻/评论
8	大学生命丧收容所后续：家属追问死因连遭碰壁	中国职务犯罪预防网	新闻/评论
9	大学生命丧收容所续闻：死因仍是谜	千龙网	新闻/评论
10	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顶了嘴”遭毒打致死	中国侦探网	新闻/评论
11	大学毕业生孙志刚为何而死？	博客网	新闻/评论

在这里,达成非辩论共识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虚拟公共领域参与者的集体行动。

四 虚拟公共领域功能实现的过程

(一) 影响政府决策的过程

1. 维度的选择

时间,是对事件发展过程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要分析“孙志刚事件”的发展过程,研究者决定从现有的“孙志刚事件”在虚拟社会发生的记录入手,期望从时间序列上的密度和分布初步了解整个事件过程的波动。“孙志刚事件”的影响是深远的,时隔三年之久在网络上仍被提起,但是就整个事件发展过程来看,2004年10月,孙志刚案被写入《广州年鉴》的2003年大事记是一个标志性的结束。所以,研究者从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首次披露“孙志刚事件”作为起点,以2004年12月31日作为终点,对事件过程进行分析。如图4-4所示,在从2003年4月25日到2004年12月31日的这段时间里,共有249天有记录发生。观察记录的频次分布,我们可以大致分出2003年4月25日~5月4日、2003年5月13日~5月27日、2003年6月4日~6月27日、2003年8月1日~8月13日、2003年12月18日~12月28日、2004年9月27日~9月28日、2004年10月24日~10月27日这7个频次密度比较高的时间段,其中2003年6月4日~6月28日这个时间段集中了881条记录,占有所有记录的61.35%,是整个事件发展的高潮时间段。

2. 过程的分析

按照前面的时间分布,并对照记录的主题与内容,整理出“孙志刚事件”发展的主要过程(见表4-5)。

	时间	比例	%	频数(条)
1	2003年4月25日		0.97	14
2	2003年4月26日		0.14	2
3	2003年4月27日		0.35	5
4	2003年4月28日		0.91	13
5	2003年4月29日		0.35	5
6	2003年4月30日		0.84	12
7	2003年5月1日		0.56	8
8	2003年5月2日		0.42	6
9	2003年5月4日		0.91	13
10	2003年5月5日		0.14	2
11	2003年5月6日		0.21	3
12	2003年5月7日		0.07	1
13	2003年5月8日		0.07	1
14	2003年5月9日		0.07	1
15	2003年5月10日		0.21	3
16	2003年5月11日		0.07	1
17	2003年5月13日		1.74	25
18	2003年5月14日		2.86	41
19	2003年5月15日		0.91	13
20	2003年5月16日		0.70	10
21	2003年5月17日		0.35	5
22	2003年5月18日		0.21	3
23	2003年5月19日		0.14	2
24	2003年5月20日		0.70	10
25	2003年5月21日		0.07	1
26	2003年5月22日		0.14	2
27	2003年5月23日		0.35	5
28	2003年5月24日		0.21	3
29	2003年5月27日		0.63	9
30	2003年5月28日		0.56	8
31	2003年5月29日		0.21	3
32	2003年5月30日		0.56	8
33	2003年5月31日		0.07	1
34	2003年6月1日		0.07	1
35	2003年6月2日		0.56	8
36	2003年6月3日		0.14	2
37	2003年6月4日		1.25	18
38	2003年6月5日		5.71	82
39	2003年6月6日		5.36	77
40	2003年6月7日		1.18	17
41	2003年6月8日		0.97	14
42	2003年6月9日		3.06	44
43	2003年6月10日		3.69	53
44	2003年6月11日		2.09	30
45	2003年6月12日		1.74	25
46	2003年6月13日		2.09	30

47	2003年6月14日		1.04	15
48	2003年6月15日		0.42	6
49	2003年6月16日		1.60	23
50	2003年6月17日		0.35	5
51	2003年6月18日		0.63	9
52	2003年6月19日		1.39	20
53	2003年6月20日		3.13	45
54	2003年6月21日		0.14	2
55	2003年6月22日		0.21	3
56	2003年6月23日		0.97	14
57	2003年6月24日		0.84	12
58	2003年6月25日		2.09	30
59	2003年6月26日		0.84	12
60	2003年6月27日		1.88	27
61	2003年6月28日		1.25	18
62	2003年6月29日		0.14	2
63	2003年6月30日		0.49	7
64	2003年7月1日		0.56	8
65	2003年7月2日		0.84	12
66	2003年7月3日		0.35	5
67	2003年7月4日		0.91	13
68	2003年7月5日		0.21	3
69	2003年7月6日		0.07	1
70	2003年7月7日		0.14	2
71	2003年7月8日		0.70	10
72	2003年7月9日		0.42	6
73	2003年7月10日		0.21	3
74	2003年7月11日		0.28	4
75	2003年7月13日		0.42	6
76	2003年7月14日		0.35	5
77	2003年7月15日		0.21	3
78	2003年7月16日		0.14	2
79	2003年7月17日		0.07	1
80	2003年7月19日		0.07	1
81	2003年7月20日		0.14	2
82	2003年7月21日		0.77	11
83	2003年7月22日		0.56	8
84	2003年7月23日		0.35	5
85	2003年7月24日		0.70	10
86	2003年7月25日		0.49	7
87	2003年7月26日		0.28	4
88	2003年7月27日		0.21	3
89	2003年7月28日		0.49	7
90	2003年7月29日		0.28	4
91	2003年7月30日		0.56	8
92	2003年7月31日		1.04	15

93	2003年8月1日		2.51	36
94	2003年8月2日		0.84	12
95	2003年8月3日		0.35	5
96	2003年8月4日		0.35	5
97	2003年8月5日		0.21	3
98	2003年8月6日		0.14	2
99	2003年8月7日		0.63	9
100	2003年8月8日		0.70	10
101	2003年8月11日		0.07	1
102	2003年8月13日		0.28	4
		
156	2003年12月12日		0.07	1
157	2003年12月14日		0.21	3
158	2003年12月15日		0.07	1
159	2003年12月17日		0.14	2
160	2003年12月18日		0.84	12
161	2003年12月19日		0.35	5
162	2003年12月20日		0.07	1
163	2003年12月22日		0.35	5
164	2003年12月23日		0.35	5
165	2003年12月24日		0.42	6
166	2003年12月25日		0.14	2
167	2003年12月27日		0.07	1
168	2003年12月28日		0.07	1
-
..				
223	2004年9月5日		0.07	1
224	2004年9月21日		0.07	1
225	2004年9月27日		0.84	12
226	2004年9月28日		0.35	5
227	2004年9月29日		0.07	1
228	2004年10月9日		0.07	1
229	2004年10月11日		0.07	1
230	2004年10月18日		0.07	1
231	2004年10月23日		0.07	1
232	2004年10月24日		0.91	13
233	2004年10月25日		0.35	5
234	2004年10月26日		0.14	2
235	2004年10月27日		0.07	1
.....		
		
248	2004年12月28日		0.07	1
249	2004年12月31日		0.07	1

图 4-4 记录发生时间的频次分布

表 4-5 孙志刚事件过程简表

时段	主 题	类型
2003 年 4 月 25 日 - 5 月 4 日	4 月 25 日, 搜狐、新浪、TOM、北方网、中华网等各大网站转载了《南方都市报》的《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一个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	舆论
	4 月 28 日, 家属追问死因连遭碰壁	
	5 月 1 日, 警方送 2000 元家属未接受	
	5 月 4 日, 律师称凶手不太可能是同病房病人	
2003 年 5 月 13 日 - 5 月 27 日	5 月 13 日, 国务院和广东省委非常重视, 公安部派了工作组, 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 13 名疑犯被缉捕	决策
	5 月 14 日 - 5 月 15 日, 对收容制度和立法的反思与讨论	舆论
	5 月 16 日, 许志永、俞江、滕彪 3 位青年法学博士, 以中国公民的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孙志刚案提出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	行动
	5 月 17 日 - 5 月 22 日, 如何杜绝第二个“孙志刚事件”和对人大代表监督权的反思与讨论	舆论
	5 月 23 日, 贺卫方、盛洪、沈岍、萧瀚、何海波 5 位国内知名法学家, 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 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违宪审查”进入实质性法律操作层面	行动
	5 月 27 日, 有关部门重申: 只能收容流浪乞讨人员	决策
	6 月 4 日, 对未来两天的公开审理的极大关注	舆论
	6 月 5 日 - 6 月 6 日, 公开审理, 20 余名责任人受严厉处罚, 18 名被告定罪	决策
2003 年 6 月 4 日 - 6 月 27 日	6 月 7 日, 广东省纪委书记要求吸取孙志刚事件教训	
	6 月 9 日, 孙志刚案作出一审判决, 主犯被判死刑, 公布涉及的 23 名广州市政府官员(名单)	舆论
	6 月 10 日, 对孙志刚案的评论, 对公安和民政系统的讨论	
	6 月 10 日, 广东副省长: 非乞讨人员不得进入收容站	决策
	6 月 11 日, 案件疑点, 要求公开责任人受处罚理由, 对立法、基层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法制发展的讨论	舆论
	6 月 12 日, 广东省人大澄清: 从未规定可收容无暂住证人员。上海: 有关领导要求确保收容人员中危重病人收治。湖南: 三证不全人员没有流浪乞讨行为不得收容	决策
	6 月 13 日, 反思和讨论: 改收容为救济势在必行	舆论
	6 月 13 日 - 6 月 14 日, 福州: 起草收容遣送新规定: 取消收费并杜绝错收。长沙: 七个“严禁”规范收容工作。广东政法委部署执法教育	决策

续前

时段	主 题	类型
2003 年 6 月 4 日 ~ 6 月 28 日	6 月 15 日,拷问户籍制度 6 月 16 日~6 月 17 日,对法制建设、人性教育和人权意识的思考与讨论,重构收容制度的设想	舆论
	6 月 18 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同时废止 1982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 6 月 20 日,广东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副主任:公安部门不应再介入收容遣送 广州法院:吸取教训,狠抓队伍作风建设	决策
	6 月 20 日~6 月 24 日,对废止收容遣送办法的思考与评价	舆论
	6 月 25 日~6 月 26 日,佛山、南京、深圳、大连、西安、四川、鞍山等收容遣送站摘牌 6 月 27 日,孙志刚案终审判决,法院驳回被告上诉,维持原判,主犯执行死刑 郑州、天津、呼和浩特等各地收容遣送站相继摘牌,并废止相关制度	决策
2003 年 8 月 1 日 ~ 8 月 13 日	8 月 1 日,《救助管理办法》今起施行,收容正式变救助	决策
	8 月 2 日~8 月 13 日,对救助站挂牌的关注	舆论
2003 年 12 月 18 日 ~ 12 月 28 日	12 月 18 日,孙志刚在家乡下葬 12 月 18 日~12 月 28 日,对下葬消息的关注,对网络舆论力量的反思	舆论
2004 年 9 月 27 日 ~ 9 月 28 日	9 月 27 日~9 月 28 日,孙志刚案中的收容病区护士长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刑	决策
2004 年 10 月 24 日 ~ 10 月 27 日	10 月 24 日孙志刚案被写入《广州年鉴》	决策
	10 月 24 日~10 月 27 日,对“人鉴”的关注与讨论	舆论

从“孙志刚事件”过程简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公众舆论和行动推动下的决策过程。“孙志刚事件”通过《南方都市报》进入虚拟社会便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关注,迅速升温的网络舆论引起

了国务院和广东省委的重视，公安部增派了工作组，进而推动了对案件的调查。经过对收容制度和立法的普遍反思与讨论，形成了以救济取代收容的共识和3位法学博士与5位法学家的联合行动，最终导致了《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在全国范围内摘牌收容站、挂牌救助站。由“孙志刚事件”引发的对人性教育、人权意识和基层执法人员的素质的讨论，使得各地方政府尤其是广东政府，作出了吸取经验教训、加强执法教育和狠抓作风建设的政策调整，并将孙志刚案写入2003年《广州年鉴》。同时，我们也看到每当回应公众舆论的政府决策出台后，公众对其合理性及实施等方面会有即时的反馈与讨论。此外，在事件高潮退去之后，虚拟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有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对以网络媒体为媒介形成的公众舆论进行了理性的评估，意识到虚拟公共领域蕴涵着强大的影响公共决策的力量。

（二）与现实公共领域的融合

1. 融合的端倪

从“孙志刚事件”在虚拟社会的发展过程看，虚拟公共领域作为公共领域影响政府决策的力量确实是不容低估的，其理想程度甚至有些出乎研究者的预期，基本上是“舆论—决策”或“舆论—行动—决策”的过程，以致不禁要问虚拟公共领域的功能真的与生俱来的如此强大吗？还是在此过程中另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带着这样的疑问，研究者重新检视所有资料和记录，尝试发现新的分析变量和属性，以期有所收获。

在重新检视数据库时，研究者发现“孙志刚事件总纲”和“相关链接表”中的字段“一级消息来源”和“二级消息来源”中不仅有网络媒体，还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法律与生活》杂志等传统媒体。于是，研究者分别在两个表中“一级消息来源”和“二级消息来源”的两个字段后面新生

成了“一级媒体类型”和“二级媒体类型”字段，将媒体类型分为“网络媒体”、“传统媒体——报纸”、“传统媒体——杂志”和“传统媒体——电视”四种。然后将两个表的所有记录按时间混合排序，考察在此维度上的记录的页面种类和媒体类型的关系。如图4-5所示，在页面种类中“新闻/评论”类型的记录最多，其次是“论坛”。在一级媒体类型中“传统媒体——报纸”最多，“网络媒体”紧随其后。这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未标明消息来源的记录，以“新闻/评论”形式记录的信息其消息主要来源于“传统媒体——报纸”和“网络媒体”，而以“论坛”形式记录的信息其主要来源于“网络媒体”、“传统媒体——报纸”和“传统媒体——电视”。可见，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在消息来源方面承担了重要角色。从时间上看，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对“孙治刚事件”的关注基本保持同步。用“二级媒体类型”做同样的分析其结果类似，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不再给出图示，区别仅在于“二级消息来源”中“无”的比例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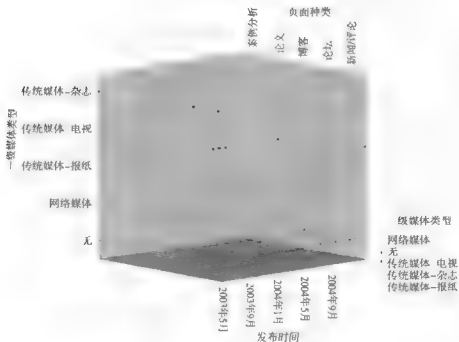


图 4-5 页面种类与一级媒体类型分布图

2. 融合的模式

为了进一步考察虚拟公共领域与现实公共领域的关系,我们继续抓住消息来源及其媒体类型这条线索先来理清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关系。为此,我们对“孙志刚事件总纲”和“相关链接表”中所有记录的“一级消息来源”、“一级媒体类型”、“二级消息来源”、“二级媒体类型”进行了描述统计。表4-6中“无”表示该记录未注明消息来源,另一种情况是该消息由本网采编,但具体是何种情况无从考证。暂且抛开“无”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级消息来源”的“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报纸”的数量和比例不分上下,分别为128(26.61%)、432(44.77%)和128(26.61%)、422(43.73%);作为“二级消息来源”的“传统媒体——报纸”的数量和比例高出“网络媒体”,分别为17(3.53%)、138(14.3%)和14(2.91%)和7(0.73%);从总数上作为消息来源的传统媒体(716)也比网络媒体(581)多。这些数据表明,我们搜集到“孙志刚事件”的记录既有来自网络媒体的,也有来自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的报道的,最终的来源主要是来自传统媒体的报纸。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在所有有“二级消息来源”的记录中,“一级消息来源”的媒体类型为

表4-6 消息来源与媒体类型分布表

项 目 种 类			无	网络 媒体	传统媒 体 报纸	传统媒 体 - 电视	传统媒 体 - 杂志	总计
孙志刚 事件 总纲	一级消息 来源	记录数	221	128	128	4	0	481
		百分比(%)	45.95	26.61	26.61	0.83	0	100
	二级消息 来源	记录数	450	14	17	0	0	481
		百分比(%)	93.56	2.91	3.53	0	0	100
相关 链接 表	一级消息 来源	记录数	105	432	422	3	3	965
		百分比(%)	10.88	44.77	43.73	0.31	0.31	100
	二级消息 来源	记录数	819	7	138	1	0	965
		百分比(%)	84.87	0.73	14.3	0.1	0	100
总 计			1595	581	705	8	3	2892

“网络媒体”的，其“二级消息来源”的媒体类型全部为传统媒体，而“一级消息来源”的媒体类型为传统媒体的，其“二级消息来源”的媒体类型中有7个是“网络媒体”。

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互为消息来源，在“孙志刚事件”中共同缔造了公众舆论以影响政府决策。那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实现公共领域功能时相互作用的强度和模式是怎样的呢？图4-6是“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关系模式图”。这张图是从“孙志刚事件总纲”和“相关链接表”的关系入手分析出来的。“相关链接表”是根据“孙志刚事件总纲”中字段“相关链接数”和“相关链接地址”延展而成，其字段“源序号”对应的就是“孙志刚事件总纲”中的序号。这样，可以通过“总纲”中记录的“网站名称”、“页面种类”与其相关链接的匹配程度来分析公共议题在虚拟公共领域传播的规律，再通过“一级消息来源”和“一级媒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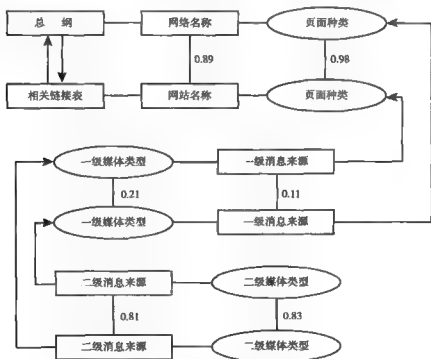


图4-6 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关系模式图

类型”、“二级消息来源”和“二级媒体类型”上的匹配来分析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相互作用模式。从图4-6提供给我们的信息看,“总纲”中的记录与其相关链接的记录在“网站名称”和“页面种类”上的匹配度分别为0.89和0.98,这说明“孙志刚事件”议题在网络媒体中的传播与同一网站内部中同种类社区的关联较为密切,比如发生在新浪网站“国内新闻”社区的记录,其相关链接多为此“国内新闻”或新浪其他同类分社区的记录。“总纲”和“相关链接表”的“一级消息来源”和“一级媒体类型”的匹配度很低,分别为0.11和0.21,这说明同一网站和相同类型社区的议题多为来自不同类型的不同媒体。“二级消息来源”和“二级媒体类型”的匹配度很高,分别为0.81和0.83,这说明议题的最终来源比较集中。结合表4-6我们可以计算出“二级消息来源”,传统媒体的数量总和约是网络媒体的7倍,可见最终消息来源较集中于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

综上所述,对政府决策公共事务的影响并非仅为虚拟公共领域单独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以传统媒体作为媒介的现实公共领域的参与,公共议题的形成与传播就不会如此畅通,也就不会形成虚拟公共领域内如此热烈的讨论和如此强大的舆论力量。有人曾经预言,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传统媒体将会受到挑战,会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退出历史舞台(何加正,2001)。然而我们看到事实并非如此,传统媒体并没有被网络媒体所取代。它们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相反,二者正逐渐走向优势互补的合作与整合。网络媒体确实有着平等、开放、互动等特点,但传统媒体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一方面尽管网上的信息很多,但是很多信息第一来源仍然是传统媒体,大量的社会信息,尤其重大的新闻信息,仍掌握在传统媒体手里,他们是新闻原材料的提供者;另一方面传统媒体拥有一支庞大的训练有素的记者队伍,和一整套成熟高效的采编经验、采编方法和采编手段,这是大多数网络媒体所无法比拟的。目前,有不少报业集团开始在网络媒体中开辟自己的空间,这大大增加了

传统媒体为网络媒体提供消息来源和舆论出口的可能性，有利于两者更为紧密地结合。公共议题通过传统媒体从现实公共领域进入以网络媒体和虚拟社区为媒介的虚拟公共领域，讨论与传播同步进行并达成广泛的共识，传统媒体又参与促成虚拟公共领域内的共识转化为公共舆论并协助传达给政府，进而影响其对公共事务的决策。

五 虚拟公共领域影响公共决策的路径模型

虚拟公共领域究竟是通过怎样的路径来影响政府决策的呢？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媒介、共识和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是如何整合和运作的呢？

（一）政府的决策过程

要分析虚拟公共领域影响政府公共决策的路径模型，只了解虚拟公共领域或公共领域的运作机制是不够的，还需掌握政府关于公共政策的一般决策过程。只有通过与具体决策步骤相结合的考察，才能更加准确地描述虚拟公共领域对政府公共决策的影响路径。公共政策是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下，个人、团体或政府有计划的活动过程（J. Carl, 1963）。政府的决策过程一般分为发现问题、确定目标、拟订方案、政策执行和反馈与评价（张国庆，1997）。

1. 发现问题

所谓问题，是指应有状况与实际状况之间的差距。公共问题是指那些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共同受其广泛影响，具有不可分性、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性社会问题。公共问题就是公共领域内讨论议题的来源。在发现和界定问题的时候政府着重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何时何地已经或将要发生何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会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2）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其主要根源是什么？（3）针对不平衡的性质，是否有必要改变或调整活动的方向与内容？

2. 确定目标

如果说发现问题是决策活动的起始点,那么确定目标就是为决策活动指明方向。确定目标就是要提出目标、明确多元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主要目标与非主要目标的关系,权衡目标执行的有利结果和不利结果,确定一个界限,最后建立一个可以量化、有规定期限、有确定责任者的最终目标。

3. 拟订方案

拟订方案是政府决策过程的关键步骤。评估和比较方案实施所需要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建立和利用这些条件需要付出何种成本,方案实施能带来何种长期和短期的利益,在方案实施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及活动失败的可能性。在方案拟订的过程中需要决策者统筹兼顾、确定合理评选标准和注意不同意见,从整体性出发,综合分析问题,选择可行的优化方案。

4. 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是决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它决定着决策方案能否实现及实现的程度。将决策的方案付诸实施就是要制定相应的具体措施,保证方案的正确执行,确保有关方案的各项内容为参与实施的人充分接受和彻底了解,运用目标管理方法把决策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每个执行单位和个人,建立重要工作的报告制度,以便随时了解方案进展情况,及时调整行动。政策执行是使原决策得到修正、补充和完善的根本途径。政策执行效果是检验决策是否正确的根据。

5. 反馈与评估

决策的最后一个要素是应在决策中建立一项信息反馈制度,跟踪调查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对目标的保证程度,以便经常对决策的正确性和预期的有效性做实际的印证。评估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公共政策的效益、效率、效果及价值进行判断的行为,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作为决定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

(二) 影响政府决策的路径模型

1. 直接影响路径模型

图 4-7 是虚拟公共领域对现实社会决策的直接影响路径模型。左边两个虚线矩形框定的范围是整个公共领域的部分，它包含了左边虚拟公共领域和中间的现实公共领域。右边虚线矩形框定的范围是政府决策部分，主要是决策过程的五个步骤。从图可知，公共问题或公共事务以议题的形式，首先进入以报纸、电视、杂志等传统媒体为媒介的现实公共领域。一方面直接被政府关注进入决策过程，传统媒体制造的舆论将对确定目标和拟订方案构成一定的影响，这个联系的建立取决于议题的重要程度和政府反应机制的灵活程度。另一方面议题通过报纸、电视、杂志等传统媒体进入以网络媒体中的虚拟社区为媒介的虚拟公共领域。在虚拟社群的参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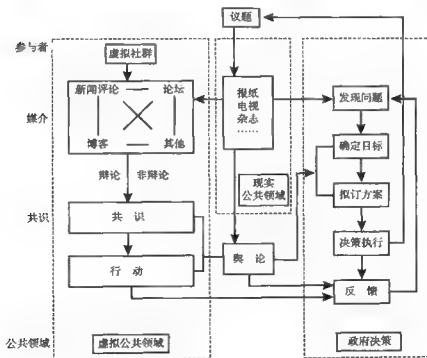


图 4-7 虚拟公共领域对现实社会决策的直接影响路径模型

议题在新闻/评论、论坛、博客等形式的虚拟社区内部和虚拟社区之间被广泛讨论与传播。在经过辩论的与非辩论的过程后达成广泛共识，并促成自发或自觉的集体行动。公众的共识与行动共同形成有影响力的公众舆论，直接作用于政府决策过程中决策目标的确定与决策方案的拟订，进而促进政府决策的执行。政府决策的执行既是一个议题的终止，也是下一个议题的开始。决策的正确性和执行的有效性又成为一个新的议题，一方面通过传统媒体直接反馈给政府，另一方面新议题又经过传统媒体进入虚拟公共领域，通过新一轮的辩论与非辩论达成共识促成行动，政府以此为反馈对决策作出评估与重新调整，从而进入新一轮的决策过程。

通过对虚拟公共领域对公共决策的直接影响路径模型的分析可知，从议题进入公共领域到政府决策的执行并非一个一次性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循环游历和评估调整的过程。这其中在虚拟公共领域达成的共识和集体行动，直接影响政府决策过程中的目标的确定、方案的拟订和政策执行后的反馈。这不失为最有效率的一种机制，然而它对政府方面的条件要求较高，既要有先进的信息技术，又要有快速灵活的决策反应机制。目前，电子政务是最符合这种要求的政府形式。一般认为，电子政务是政府利用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作为手段将政府的服务提供给公民、企业和其他实体的过程（Tambouris, 2001）。电子政务最初的灵感来自电子商务，旨在运用商务运作的方法，将公民看做顾客，加快政府政务处理的反应时间，降低政务处理的错误率（Stamoulis, 2001）。这些做法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高政府办事效率（Darryl Coulthard, Tanya Castleman, 2001；Dearstyne, 2001）。实践表明，电子政务为公民、商业和政府创造了显著的利益，“尽管它仍然处于青春期，但是它所带来的核心的改变，包括减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沟通和信息费用、最快捷、最广泛和消除距离，使得它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Norris, 2001）。美国一些城市中电子政务的水平整合和垂直整合都有很大的发展（Ho, Alfred Tat-Kei, 2002）。在我

国，近些年有不少城市的电子政务亦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尽管电子政务已经得到很大的拓展，但是仍有一些种族群体被排除在外，形成“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Ederniston, 2002)。要实现全面和普遍的电子政务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所以，虚拟公共领域对公共决策的直接影响路径虽然比较理想和高效，但就目前来讲这种路径模型并不是经常被实现的。

2. 间接影响路径模型

在电子政务还未能普遍发挥其应有作用之前，虚拟公共领域对公共决策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现实公共领域实现间接的影响。图4-8是虚拟公共领域对现实社会决策的间接影响路径模型。同图4-7一样，左边两个虚线矩形框定的范围是整个公共领域的部分，它包含了左边虚拟公共领域和中间的现实公共领域。右边虚线矩形框定的范围则是政府决策部分，主要是决策过程的五个步骤。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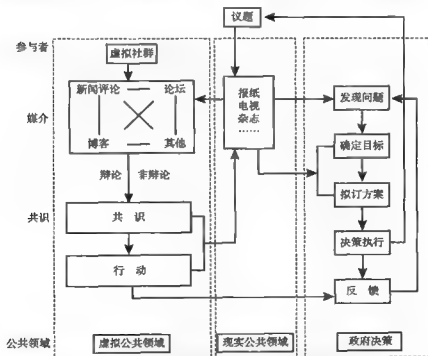


图4-8 虚拟公共领域对现实社会决策的间接影响路径模型

的是两者的路径过程，在间接影响路径模型中，公共问题或公共事务以议题的形式，首先进入以报纸、电视、杂志等传统媒体为媒介的现实公共领域。一方面直接被政府关注进入决策过程，这个联系的建立取决于议题的重要程度和政府反应机制的灵活程度。另一方面，议题通过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进入以网络媒体中的虚拟社区为媒介的虚拟公共领域。在虚拟社群的参与下，议题在新闻/评论、论坛、博客等形式的虚拟社区内部和虚拟社区之间被广泛讨论与传播。在经过辩论的与非辩论的过程后达成广泛共识，并促成自发或自觉的集体行动。共识和行动通过被报纸、电视、杂志等报道再次进入现实公共领域，通过传统媒体或被当做新的公共问题被发现，或影响已经进入决策过程的目标的确定和方案的拟订，进而推动决策的执行。决策的正确性和执行的有效性又成为一个新的议题，一方面通过传统媒体直接反馈给政府，另一方面新议题又经过传统媒体进入虚拟公共领域，通过新一轮的辩论与非辩论达成共识促成行动，政府以此为反馈对决策做出评估与重新调整，再进入新一轮的决策过程。

综上所述，无论直接影响路径模型还是间接影响路径模型，议题都是首先通过报纸、电视、杂志等传统媒体进入现实公共领域。议题也有直接进入虚拟公共领域的可能，尤其是论坛和博客这样的草根媒体，比如“9·11”事件和伦敦地铁爆炸案，都是在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媒体进入公共领域的。然而这样的情况并非经常发生，能够直接进入虚拟公共领域而被传统媒体和决策者迅速关注的，都是足够轰动的爆发性事件，传统媒体也几乎是与之同步的。另外，公共议题也存在直接被决策者发现的可能，但是由于人力、物力和日常政务等原因，这种情况仅占很少部分。可见，“议题→虚拟公共领域”和“议题→问题发现”这两种都属于弱联系，所以图中（图4-7，4-8）并未标示。议题通过传统媒体进入虚拟公共领域后，虚拟社群通过辩论与非辩论达成共识并付诸行动的过程在两个模型中并无差别。直接影响路径模型与间接影响路径模型的区别就

在于，前者达成的共识与集体行动直接面向决策过程，而后者则是经由现实公共领域的传达，间接地影响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

在电子政务方兴未艾之际，间接影响路径模型为惯常模式。虚拟公共领域的共识和行动只有经过传统媒体才更有可能被纳入决策过程的考虑。同时，虚拟公共领域与现实公共领域的融合，生成了比各自单独作用于决策过程更大的力量。这是因为：一方面传统媒体有更多被决策者关注的机会，虚拟公共领域的共识和行动被传统媒体报道后更容易被决策者和非虚拟社群的大众所关注，决策者将更为慎重地将其纳入决策；另一方面原来的现实公共领域，参与者主要是传统媒体，媒介也是以传统媒体为媒介，共识是无辩论的传统媒体的共识，然而当现实公共领域与虚拟公共领域相融合，决策者同样是通过传统媒体获得问题来源，听到的却已经是成千上万的公众的声音。可以说，虚拟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充实了现实公共领域。

第五章

虚拟社区的权力结构

一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1. 问题的提出

社区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它被当做了解广阔社会的缩影。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概念以滕尼斯等一些社会学家所下的定义为代表，一般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根据一套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随着信息化、电子化、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的生活空间不再仅仅是我们实实在在地可以感受到的现实实体，而是扩展到具有历史性革命的由数字符号、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一系列电子技术所构成的网络空间。这种意义上的社区不再是以地域为基础，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它是由“人—机—人”界面互动产生的“虚拟”空间。因此，很多社会学学者把关注的焦点投放到网络社会中，对虚拟社区的全方位研究也应运而生。

所谓“虚拟”，是指我们时代的数字化虚拟，它是人类通过数字化方式，链接各计算机节点，综合计算机三维技术、模拟技术、

传感技术、人机界面技术等一系列技术来生成的一个逼真的三维感觉世界（谢永鑫、寇鸿顺，2002）。它使我们的生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预示着新的生存方式的产生。正如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所言，“计算不再是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活”。“虚拟社区”一词是由美国人霍华德·雷格德首先提出来的，他创造了第一个互联网社区——“THE WELL”。霍华德将虚拟社区定义为在互联网上出现的社会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中人们经常进行公共讨论，成员相互之间有情交流并形成了在线空间的关系网。现代的电子信息技术为人类创造了新的生活空间，人们在虚拟空间中交流、讨论，甚至是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体现，虚拟的网络社会生存是现实社会人们交往空间与生存环境的拓展和延伸，现实社会大量的企业、组织、个人甚至政府都投身其间。正如尼葛洛庞蒂所言，网络真正的价值越来越和信息无关，而和社区有关。

人们在虚拟社会的交往互动不再依赖于肢体动作、面部表情、言语语调等现实社会的交往条件，而绝大多数的网络人际互动是通过文本、数字符号来互动交流，它具有超时空性、虚拟性等特性（黄少华，2003）。但是，正如上述所言，网络虚拟社区的人际互动与生存是现实生活世界的一个缩影，人的虚拟生存不仅仅是要遵循网络世界特有的规则，同样是要复制人类生活的全景。对于权力的争夺与占有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愈演愈烈的生活内容。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认为，权力潜在地遍布整个社会，并未完全集中于合法化的国家权威。功利主义学者认为，在互动当中追求各自利益的行动者意图产生了权力差异，所有社会关系中都存在权力。围绕现实社会权力所展开的研究已经很丰富，由于虚拟网络时代的来临，以往许多权力研究的成果对虚拟空间人类互动的解释力逐步下降。很多学者认为虚拟的网络社会是一个去中心性的生活空间，人与人在虚拟的网络上不受身份、地位、名誉、财富的限制而自由地交往、沟通（保罗·莱文森，2001）。对于虚拟空间中网络权力

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田作高，2002），探讨由网络而产生的民主自由对现实国家权力实施的影响和网络施政的可能性，很少从微观的层次来讨论虚拟社区的权力实施和结构问题。

既然虚拟社区产生也是以人与人的交往为基础，那么虚拟的网络社会应该同样存在其独特的权力结构与运作方式。在这种以数字和符号为基础而搭建的虚拟平台中，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权力呢？这种虚拟权力具有怎样的结构特点呢？这些都是本研究关注的问题。

2. 研究意义

从理论上讲，可以为网络社会学和权力理论内容的丰富做进一步的补充。以往网络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影响和网络问题上，对虚拟网络空间的结构层次等较细腻的内容尚缺乏进一步深入探讨；而传统的社会学权力研究也主要以传统地域空间为基础来研究，虚拟网络社区的兴起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广的研究领域，对虚拟空间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等内容研究仍属空白。因此，本研究希望对此能够有所贡献。

从方法上看，本研究主要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过程—事件分析”法等传统的实际生活空间研究上取得较好效果的研究方法，希望通过本次研究把这些方法运用到网络空间研究中，为今后的社会学研究取得方法上的新经验做出有益的补充。

此外，互联网正以不可估计的速度影响人类的生活，虚拟的网络空间日益地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势必引起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对于网络社会的人类生活状态研究，可以为进一步规范和控制网络发展提供实证依据和理论支持。

（二）文献综述

1. 传统的权力理论研究

（1）权力的基础性研究。在社会学的权力研究方面，主要以马克思、韦伯、米尔斯、帕森斯、福柯等人的理论研究为代表。马

马克思的批评结构主义权力观将权力视为经济关系中能够从根本上决定社会形态的一个方面。他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一种围绕物质资料的斗争，物质资料与权力获得之间是一种循环式的关系，即一个人拥有的物质资料越多，他就越能控制他人；而他越能控制他人，所能获得的物质资料也就越多。马克思的权力观念是与阶级、物质资源的占有、压迫、斗争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权力不是某个人所有的，而是某个阶级所共同拥有的。

韦伯从权力的合法性角度考虑，根据权力在何等程度上足以获得合法的地位，而勾勒出不同权力类型之间的差异。韦伯认为权力始终是有意图的人类行动的一个结果，是人类彼此联系方式的一个方面。他将权力定义为：“一个行动者能够任凭反抗而贯彻其个人意志的可能性”。从他这个定义中我们看到了他对行动者的重视，但他更多强调的是这样一种支配关系。韦伯发展出一套概念等级体系，以不断增长的专门性，描述了权力的各种类型及亚型。权力可以被划分为强制性的非系统性的权力和支配性的系统性的权力。在支配性权力中根据合法性，他做出了其著名的权力结构划分：传统型支配、克里斯玛型支配和法理型支配。韦伯所做的权力结构划分虽然是理想类型，但却在社会学权力结构的研究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米尔斯的“权力精英”，阿伦特的“合法支配型”权力，帕森斯的权力体系，达尔的权力决策，卢克斯的多维权力等，这些权力概念都具有相似性，即它们都是政治领域的权力，这种权力是被一部分人所拥有的。因此，这样的权力概念对社会的分析范围起到了很大的限制作用。

而到了福柯那里，则提出了具有颠覆性的权力概念。福柯认为，权力是在人们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因而，他提出应当在不断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中来理解权力，而不是把它看做人们可能拥有的一项特权。权力与其说是被占有，不如说是被行使，我们不应该把权力视为一种所有权，而应将其视为一种战略。同时，权力是生产性的实践，而不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权力渗透

于整个社会肌体，应该重视微观权力的运作。权力与反抗密不可分，同时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没有知识领域的相关构成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关系作为前提，也不可能有任何知识。同时，福柯认为权力是多形态的，既有国家机器自上而下的运作，也有自下而上的微观权力，而且在现代社会中，微观权力运作成为权力运作的主要形式（马尔利姆·沃特斯，2000）。

（2）社区权力研究。美国社会学家林德夫妇开创了另一种形式的社区研究，即综合研究。在他们先后出版的著作《中镇》（1929）和《转变中的中镇》（1937）中，对社区作了全方位的研究，尤其是在《转变中的中镇》中对中镇社区中权力不平等分配的描述，诱发了社区权力研究。1953年，美国社会学家弗洛伊德·亨特出版了《社区权力结构》一书，这标志着社区权力研究的正式开始。在研究当中，亨特运用了多种方法，其中运用得最多的就是与社区内处在重要位置的人进行面对面的谈话。因为，亨特认为要想解决社区中的种种障碍和问题就必须与社区真正的领导者交涉，他们才是社区权力的掌管和拥有者。因此，亨特对社区权力的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精英决定论。亨特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其中罗伯特·戴尔对纽黑文区的决策情况进行研究，发表了《谁在进行统治》一书。戴尔在研究中没有使用访谈法，而是集中研究社区中已经作出的决策，他发现在社区中存在着一种多元化的民主，因此他得出了与亨特截然不同的结论，即多元决定论。大批学者对社区权力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上述的精英论和多元论两种观点展开（黎熙元、何肇发，1998）。

2. 关于网络权力的研究

（1）宏观网络权力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网络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并在全球媒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网络的迅猛发展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转型，从而也给政治领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Marius Van Dijke, Matthijs Poppe, 2003）。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促成了网络政治研究的兴起。目前，国内外关于网络政

治学的研究很多,例如,美国学者凯文·希尔和约翰·休斯合著的《网络政治:互联网时代的公民活动》,怀纳·拉什所著《网络政治:使政治过程上网》,蔡翠红所著《试论网络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影响》,张方华所著《网络时代政府组织的变革与行政职能的转变》等。

对于网络权力的关注是从对政治角度的研究开始的,从古至今,政治与权力向来是不分家的连体婴儿,因此,网络权力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网络政治的研究上。人类生活空间向网络世界的延伸与扩展使得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注到网络空间中去。网络空间对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权力、政府管理、国际关系等领域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刘文富,2001)。早在1983年,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就在《预测与前提》一书中预言人类将进入信息政治时代,他要人们注意研究与信息有关的种种政治问题。托夫勒说:“信息是和权力并进而和政治息息相关。随着我们进入信息政治的时代,这种关系会越来越深。”这是西方首次提出要进行信息政治或网络政治的研究(周光辉、周笑梅,2001)。从互联网对现实政治的影响看,郑曙村在《论网络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的五大促进作用》中谈到,网络技术革命瓦解着金字塔式的集权等级制的权力结构,使集权走向分权(郑曙村,2001)。信息社会的到来对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它“削弱了旧权力系统的每一根支柱,最终改变着家庭生活、商业、政治、民族国家以及全球权力本身的结构”。工业社会的权力结构是一种高度集权、等级森严、自上而下、垂直控制和管理的官僚科层等级制度,而网络倾向于水平延伸,网络关系是同等级间的横向联系,这种横向延伸的特性可以有效地破坏纵向的官僚等级结构,使社会结构逐步扁平化(T. Stevenson, 2002)。另外,在网络上人人是信息中心,就等于没有信息中心,所以网络是没有中心的世界。这种特性可以克服金字塔结构的一元信息中心的集中控制,并支撑多元的决策中心(王雅林、何明升,2004)。

(2) 微观网络权力研究。在微观上研究网络权力,有很多切入角度。杨为民在《网络世界与虚拟社会》中总结了虚拟社会的总体权力特性。他认为虚拟社会是一个无中心、权力分散的社会(杨为民,2003)。在虚拟社会里,由于不存在现实意义上的国家,因而也就不存在社会的中心,进而也就不存在以国家为基础的相对集中的统治权力。事实上虚拟社会并非是无权力的社会,虚拟社会依然存在着权力,只是虚拟社会权力的性质、权力的获得以及权力的享受主体都与现实社会不同。虚拟社会是一个权力分散的社会,权力的获得主要是通过技术和信息的掌握,权力的拥有者也就是技术和信息的拥有者以及虚拟社会的构建者。因此,在虚拟社会中任何人都可以比较容易获得更大的权力,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分权的、赋权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权力集中的社会(冯鹏志,1999)。

从行动的一致性与服从角度出发,陈劲松和郭茂灿分别在《现实社会中的虚拟社区的权威达成》和《虚拟社区中的规则及其服从——以天涯社区为例》中对网络权力作出探讨。陈劲松认为在虚拟社区中,人们之所以能够互相认同,达成一致的协议进行一致的行动,是因为虚拟社区与现实社会有着同样的权威形式,但是虚拟社区与现实社会权威特性有着根本不同的区别。他总结了虚拟社区的权威特性:互为主体性、合法性的消融、创造性与解放性(陈劲松,2001)。由于这些权威特性使得虚拟社区的权力内容和方式不同以往的状态。郭茂灿是从规则与服从的角度入手,虽然没有明确地谈网络权力问题,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虚拟社区的权力问题(郭茂灿,2004)。他所关注的问题是“人们何以要服从规则”,认为人们在虚拟的环境中行动主要受到工具性和规范性两方面内容约束。人们在虚拟社区之所以甘受一定约束的限制,即愿意接受一定权力的支配,是因为他们如果违背规则就受到工具性的(系统惩罚和同侪的评价)和规范性的(个人道德观和对规则合法性的认同)损失。

从网络空间权力的归属看,蒂姆·乔丹在所著《网络权力:

《网络空间与互联网的文化与政治》一文中认为,网络权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个人来说,网络是一种把权力授予个人的媒介。由于网络空间被认为是个人活动的领地,因此网络权力由个人拥有和使用。个人在虚拟空间中得到进一步解放。二是从社会观点来看,网络空间被看成是一个社会空间,网络权力表现为一种技术权力。在网络空间拥有更大的自由活动权力的人是那些能够控制网络空间和互联网技术的技术精英。三是当互联网和网络空间被看成是一个社会或一个数字王国时,网络权力表现为一种想象力量,每一个人都认识到相互间都是对虚拟生活的一种崇拜。网络空间里的权力之争不仅表现在乔丹所说的技术精英和个人之间,还表现为政治家和技术专家之间的权力之争(J. Koh, Y. G. Kim, 2004)。个人在网络空间中权力的获得,诸如设立密码代码等能够抵消技术精英的主导地位。而技术精英则通过对网络工具的控制来加强个人对技术的依赖。政治家往往从社会稳定、政治体系良性运行等角度要求对网络技术的负面影响加以控制。例如对黄色网站、激进主义网站等进行控制和管理。技术精英则以这些管制阻碍技术为由来抵制政治家的权力对该领域的渗透(Christopher M. Johnson, 2001)。

从社会交换的角度看,黄琼仪在《网路中的权力交换关系》一文中认为,如果个人想要进入虚拟的网络空间就必须以个人在现实社会中所拥有的东西作为交换来取得允许进入权或是更进一步的权力。她给个人在网络中利用交换取得权力作了三种分类:在线身份的塑造、虚拟阶层以及网络政治许可下所拥有的信息空间。

综上所述,虚拟社区的权力研究大部分成果主要集中在网络政治问题的内容上,对于微观上虚拟社区的权力研究还没能深入、细致地研究,还留有较大的研究空间等待我们去开发。

(三) 研究方法

1. 社会网络分析法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包 UCINET、社群图和中心性分析数据

说明虚拟权力及其结构问题。另外，还采取社会关系图示法，绘制虚拟社区整体权力结构关系，它包括显性权力和隐性权力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图式。通过关系图式可以建构出显性权力和隐性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得出整个虚拟社区的权力结构以及各种权力之间的运作流程。

2. “过程—事件分析”法

通过对虚拟社区某些典型事件的分析，观察和记录事件的发展过程以考察分析其中的权力产生、拥有、流向等内容。例如，对某个主题帖子的讨论过程进行分析。

3. 个案研究法

本研究以国内著名的综合虚拟社区网站“天涯虚拟社区”（简称“天涯社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社区的层级结构和社区成员之间互动过程来研究虚拟社区的权力结构、权力特征以及权力流动等问题。

二 研究设计

（一）概念阐释

1. 虚拟社区

所谓虚拟社区，是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在互联网上形成的，由相互间联系相对密切的人们所组成的虚拟生活共同体（赵晓红、安维复，2003；Frank T. Rothaermel, Stephen Sugiyama, 2001）。北京大学的崔嵬认为虚拟社区至少具有四个特性：一是虚拟社区通过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沟通得以存在，从而排除了现实社区；二是虚拟社区的互动具有群聚性，从而排除了两两互动的网络服务；三是社区成员身份固定，从而排除了由不固定的人群组成的网络公共聊天室；四是社区成员进入虚拟社区后，必须能感受到其他成员的存在。本研究所探讨的虚拟社区是

由 BBS（电子公告牌）发展而来的异步虚拟社区。BBS 是通过电脑来传播和取得信息的公告牌。在 BBS 基础上建立的虚拟社区，以共同的兴趣和利益为纽带，把身处不同地区的人们联结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种虚拟的共同生活（孙中欣，2000）。例如，天涯社区、网易论坛、西祠胡同、搜狐社区等综合性 BBS 社区。

2. 权力

本研究所讨论的权力包括显性权力和隐性权力两种类型，侧重讨论隐性权力。所谓的显性权力或是刚性权力，主要是指那些可以直接把控制力施加给他人，对他人产生不可否定的控制，例如版主删减帖子、管理员不允许某个人进入本社区等权力；所谓隐性权力主要是指个体、群体或是环境氛围等因素对他人或是群体所产生的影响能力，这种权力的实施并不依靠强制性手段，权力的实施者并不一定拥有被虚拟社区管理员或是站长等赋予的刚性权力。隐性权力是一种在影响维度发生效力的权力。诺克将其定义为劝说性权力。这种权力是我们看不到却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的强大力量，例如，一个社区元老对社区新手的威慑力。

3. 权力结构

所谓权力结构，是指在一定的人类互动空间中权力分配的层级结构和体系，权力通过这样的结构体系稳定地实施和运作。权力结构是事前规定的决策程序（Catherine M. Ridings, David Gefen, Bay Arinze, 2002）。

（二）理论假设

本研究认为虚拟社区并非如一些研究所认为的是没有权力等级分化的去中心性的虚拟空间，而是具有特定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机制的新型人类生存空间。为此，提出的理论假设是：由现代电子通信技术所搭建的虚拟人类生存空间有其独特的权力结构关系，虚拟社区权力不仅仅体现为外在的可以通过界面观察到的层级系统上，而

且可以通过人们在虚拟社区中的互动而衍生出具有影响效力的权力；由于权力获得环境和来源的变化，使得虚拟社区权力具有更强的依赖性、易变性和有限性；虚拟社区权力虽然在其作用范围和效力上具有有限性，但是这种新型的权力一定会与现实社会产生互动，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三）研究过程

1. 虚拟社区的选择

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称得上是 20 世纪最后 10 年所出现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网络，网络生存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更进一步地说是一种现代生活方式。在网络中，我们可以尽情地浏览新闻、时政，搜索需要的资料，乃至消磨时间，网络提供的信息量超过了以往任何媒介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可以寻找到互动平台，自由地发表、交流自己的想法、见解，从聊天室到 BBS，人们把实际生活的内容搬到了网络空间，形成具有归属感、认同感的网络生活社区，特别是以 BBS 为基础而建构的虚拟社区，更是为网民提供了类似于现实社区的生活空间。据世界权威的 IT 评测机构——世界 IT 实验室 2004 年 10 月的研究报告显示：互联网的发展已经从大众化向小众化、专业化演变，社区是互联网小众化、专业化的典型代表，“社区 + 博客”是未来网络发展的主流之一。通常，互联网上的虚拟社区也可称为俱乐部（CLUB），包含的功能主要有公告栏、群组讨论、社区通信、社区成员列表等等，它是在网上提供现实社区所需要的各种交流手段，是结交网友、交流信息的最好去处。正如著名标语“虚拟世界，真实人生”说的那样，网络虽然是一个虚拟世界，但现实世界中的所有内容在网络上都有反映，特别是在社区里。网上社区是由具有共同兴趣及需要的人们组成，借助网络，他们可以与想法相似的陌生人分享一种社区共生的感觉。虚拟社区并非一种空间组织形态，其成员可能散布于各地，在这里

人们不但可以群居，也可以独处，它把你的灵魂真正地放到了一个虚拟的家园中去了。因此，虚拟社区能够更深入地反映网民的网络生存状态，对于网络群体的互动问题以及由网络群体互动而产生的相关问题的研究，最适合的方法就是在虚拟社区的环境下考察。本研究认为，人们在虚拟网络社区环境下的互动交往与现实社区的人际交往一样，在人际互动交往中具有权力分化、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因此本研究将选择适当的虚拟社区作为研究环境，考察其由社区系统结构和社区成员的互动衍生的权力关系所产生的虚拟权力结构问题。本研究采取个案的研究方式，不追求严格意义上的代表性，只是从众多的基于 BBS 形式的虚拟社区中选取一个个案来进行分析。

至于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众多虚拟社区中做出选择，选择哪个虚拟社区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采取的主要依据是《世界经理人周刊》和世界 IT 实验室共同发起的“2004 年中国 BBS 社区”的评选结果。“中国 BBS 社区 100 强”是中国第一次 BBS 社区的普查和评选，共有 900 多家论坛社区参加了初选，初选投票截止于 2004 年 11 月 22 日。有 140 万网友直接参与投票，创中国网络调查历史纪录。网络评价体系包括五个部分：商业和技术创新、品牌价值、活跃会员、社会声誉、专家评价。2004 年“中国 BBS 社区 100 强”大型评选活动于 2004 年 10 月 22 日开始，除 BBS 社区 100 强外，另外还评选出五大单项奖：“中国 100 最佳 BBS 站长（版主）”、“中国 10 大最具投资价值社区”、“中国 10 大最具影响力社区”、“中国 10 大最具创新力社区”、“中国 10 大成长最快的社区”。2004 年“中国 BBS 社区 100 强”评选分初选、复选及终评三个阶段。评委会成员来自国内外投资银行、IT/财经媒体、风险投资机构。候选论坛社区超过 500 个，本次初选胜出 150 个 BBS 社区进入复选，2004 年 12 月 25 日公布评选结果。笔者跟踪了这一评选的全过程，最后的评选结果如表 5-1 所示。

表 5-1 中国 BBS 社区 10 强

名次	社区 BBS	所属类别
1	天涯社区	综合社区 BBS
2	网易论坛	综合社区 BBS
3	西祠胡同	综合社区 BBS
4	西陆社区	综合社区 BBS
5	搜狐社区	综合社区 BBS
6	凯迪社区	综合社区 BBS
7	新浪社区	综合社区 BBS
8	水木清华	教育培训类
9	上海热线 - BBS	综合社区 BBS
10	腾讯讨论组	综合社区

资料来源: <http://blog.cadn.net/yuanqingfei/archive/2004/12/26/229524.aspx>。

本研究选择了“2004 年中国 BBS 社区”评选中获得第一名的“天涯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天涯社区 (<http://www.tianya.com>) 是海南天涯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属的一个网络虚拟社区, 自 1999 年 3 月成立以来, 从一个小小的论坛, 到 2004 年发展成为拥有注册会员 240 多万, 每天页面浏览量接近 2000 万次, 且具有浓厚人文气息的社区。天涯社区最突出的一点是其成员构成异质性相对较强, 这就可以较好地避免一些教育网络 BBS 由于高度的同质性可能造成的结论偏差。

2. 虚拟社区互动资料的录取

在确定天涯社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之后, 一直对天涯社区的整体结构和各个讨论区的活动进行观察, 跟踪社区成员互动过程, 以文本形式呈现互动内容。由于本文的要旨是对虚拟社区的权力结构进行研究, 因此本研究选择整体天涯社区作为研究对象, 观察天涯社区的各个栏目。

天涯社区共有我的天涯、天涯聚焦、天涯博客、天涯彩信、了望天涯、天涯主板、天涯别院、天涯城市、大学校园、职业交流、天涯网事、社区服务 12 个主栏目, 主栏目下分设 386 个各种类别的小栏目, 其中天涯主板是社区成员互动最活跃、参与量最多的栏

目,它包括天涯杂谈、情感天地、传媒江湖、关天茶舍、舞文弄墨、天涯诗会、散文天下、仗剑天涯、经济论坛、IT 视界、管理前线、职场天地、天涯时空、法律论坛、时尚资讯、汽车时代、闲闲书话、天涯书局、诗词比兴、对联雅座、金石书画、煮酒论史、国际观察、灌水专区、旅游休闲、体育聚焦、球迷一家、影视评论、娱乐八卦、音乐天地、短信荟萃、一路同行、莲蓬鬼话、开心乐园、贴图专区、动感 flash、游戏地带、电脑网络、股市论谈、心灵热线、天涯互助、英语杂谈、我的大学、设计前线等 44 个子栏目。这些子栏目代表了天涯的特色,特别是关天茶舍、舞文弄墨和天涯杂谈,在互联网上更是家喻户晓。

在以 BBS 为基础的虚拟社区中,网民的参与和互动均是以帖子的形式呈现。当一个主题出现以后(一般是某一个在线参与者发出的帖子,其意图是引起其他参与者的注意和回应,从而实现交流、探讨),其他人的回帖在主帖之后,按发帖时间顺序依次排列,后来的参与者能够看到此前所有的发言内容,这就保证了该主题下的所有活动都对以后群体成员的参与产生影响。一个主题可以保留很长时间,并标志出该主题帖子的阅读人数和回复人数,对精品帖子还用图标或是颜色加以区别和提示。因此,无论该主题下的参与者是否与研究者同时在线,研究者都可以得到“自然状态”下的社区成员参与活动的资料。因此,对于资料收集工作从理论上来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所收集的资料本身都是纯客观的反映成员参与互动活动全部信息的“实录”,可以保证资料的客观真实性。

3. 虚拟社区互动资料的初步整理

由于研究虚拟社区权力结构状况的需要,通过对整体天涯社区作了观察后,整理出不同类型的观察资料,现作出以下分类。

(1) 关于社区管理的资料。这方面的资料主要是体现社区管理阶层对社区成员或是欲加入社区的网民的管理,它属于虚拟社区刚性权力的实施运作,包括社区规则的实施、社区管理层结构、社区奖惩运作等内容(见图 5-1)。



请认真填写以下信息

查看您要注册的ID是否已存在

查找

请填写基本信息（必填）

用户名

例：小虫、rain等

可以是中、英文、数字、下划线及短横线中的组合。（最大长度16字节）

用户密码

请勿使用过于简单的字词或生日密码来作密码，以防他人盗用您的ID！

确认密码

请输入确认密码，必须和用户密码相同！

密码提示

问题

例：父亲的名字

如果您忘记密码，可以通过密码提示问题和答案来查询。

密码提示

答案

例：张三

请勿使用过于简单的字词或生日密码来作密码提示问题答案。一旦忘记或被别人破解，您将不能再使用【找回密码】功能！

电子邮箱

请输入您常用的邮箱。（必须是真实有效的信箱，以便我们与您联系）。

请填写个人信息（必填）

真实姓名	<input type="text"/>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隐藏
性别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男 <input type="checkbox"/> 女	
出生日期	<input type="text"/> 例: 1970-01-01	<input type="checkbox"/> 隐藏
所在省份	<input type="text" value="请选择"/>	
所在城市	<input type="text"/>	<input type="checkbox"/> 隐藏
所属行业	<input type="text" value="请选择行业"/>	<input type="checkbox"/> 隐藏
受教育程度	<input type="text" value="请选择"/>	<input type="checkbox"/> 隐藏
您的月收入	<input type="text" value="请选择"/>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隐藏
婚姻状况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未婚 <input type="checkbox"/> 已婚	
验证码输入		
验证码:	<input type="text" value="29088114"/>	
<input type="button" value="下一步"/>		

图 5-1 天涯社区注册页面

资料来源: <http://www.tianyaclub.com/user/register/register.asp>。

(2) 各主题栏目的资料。这方面的资料主要是各栏目主题帖子的列表和主题帖子下各个社区成员互动过程的文本表现(见表 5-2、图 5-2), 它体现了社区成员每日所发表的帖子主题和互动情况, 社区参与者可以从这些页面中浏览和查询自己喜爱的内容, 从帖子标题上可以看出此帖子参与群体的互动主题特点, 以及主题讨论成员的个人观点和态度。

表 5-2 帖子主题列表

	论题	作者	访问	回复	更新日期
☹	[投诉]根据最新社区规则流程投诉 杂谈版主紫山子[待处理]	普利策大 奖	1643	148	2-1 15:08
☹	[投诉]我的分为什么是负?	转得惊动 中央	61	10	2-1 15:04
☹	[投诉]回复论题集闹罢工了[技术问题]	还是胡扯	63	5	2-1 15:06
☹	[投诉]麻烦管理员,帮我把分拿回来。谢谢!	我是猫妖	2	0	2-1 15:01
☹	[投诉]石勇为何被注销?[待调查]	凝眉儿	246	17	2-1 14:47
☹	[意见]从一夜秋星的网络盗窃事件 引出的思考2	qq	330	40	2-1 14:20
☹	[投诉]投诉贴图区中的网友出言不 逊	小鬼冢英 吉	2	0	2-1 14:18
☹	[投诉]愚人节响应杂谈斑竹号召,灌 水,过后被封发言权。	这个黑客 有点冷	38	4	2-1 14:09
☹	[投诉]温柔请求社区将“64”从天涯 博客敏感字中删除	qk513	23	3	2-1 13:52

资料来源: <http://www.tianyaclub.com/index.asp>。

『天涯志』[人物志]社区管理员一览表(截止于2005-1-24)

作者:qk513 提交日期:2005-1-24 14:12:44

天涯社区管理员:

天涯 ID 上任时间 离任时间

968

卓锐

Webmaster.....

作者:罗比 回复日期:2005-1-24 16:42:00

小黑 巡查

岛人 山里的孩子

作者:脑袋 回复日期:2005-1-24 23:40:00

雪千寻,cocoboy,纳兰容若,烟客,麻黄,带发条的橙子,a-tu,薄荷,yi,薇安,夏侯仪,不笨≠笨,浪语,龍哥哥@#@,CoCo2599,旁观者,小妖天天,巡查,莫非不是,温柔一箱,Empxun.

作者:qk513 回复日期:2005-1-26 8:28:00

罗比写的这“岛人”也是吗?

他(她)登录次数才2次呀!! ~~~~~

图 5-2 帖子示意图

资料来源: <http://www.tianyaclub.com>。

（三）研究中涉及的私密问题

在虚拟空间中开展研究活动，基本上可以采取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作为旁观者观察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此种方法不会对研究对象产生影响；另一种是作为参与者涉足研究对象之中，把研究对象引向我们所要研究的内容。我们知道，无论是参与研究还是非参与研究，在现实情景中开展的研究活动，都应该尽量不侵害他人的隐私，研究者有义务为被试者保密。但是，在虚拟空间的研究活动中不可避免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研究活动是未征得被观察者的允许而进行的。我们认为在此类网络空间中，一个参与者在即将进入交流区的时候，或者在注册为参与成员的时候都会被问及是否接受此区域的规则，只有在接受规则的前提下才能成功登录参与网络互动，因此可以认为接受准入规则就意味着在此情境下的任何设置都是参与者愿意接受的。那么，在网络计算机设计中的所有功能都视为被参与者知晓并认可，任何可能被公示的信息都视为默许。

三 虚拟社区权力的存在及其类型

由于虚拟世界的虚拟性质以及相对于现实社会的更大自由选择性等特质，因此许多学者认为虚拟的网络世界是一种平等的、去权力中心性的人类互动空间。那么，虚拟世界中到底是否存在着权力呢？答案是肯定的。尽管“虚拟”行为似乎并不“真实”，但无可怀疑的是虚拟关系仍具有人与人互动的形式，而凡有人际互动的地方，就会产生权力关系，除非双方的互动已经达到绝对理性的层次。从个人角度而言，网络虚拟权力形成了虚拟阶层关系；从社会角度而言，网络虚拟权力建构出虚拟精英；从想象力的角度而言，网络虚拟权力产生了虚拟社会秩序。因而，本研究尝试以虚拟社区为平台证明虚拟权力的存在和这种新型权力的特征，以期为社会权力理论探索提供一种新视角。

（一）虚拟社区权力的存在

1. 虚拟社区权力的来源

亚里士多德曾经断言：人是社会动物，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生存。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群体，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使人们选择了群体而居。人类的群居必然产生群居秩序，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差别以及权力结构亦必然存在。大部分虚拟社区是由 BBS 发展而来。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人们，借助于国际互联网，都可以用电脑向 BBS 发送自己的公告（帖子）。在 BBS 基础上建立的虚拟社区，以共同的兴趣和利益为纽带，把身处不同国家的人们联结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种虚拟的共同生活。许多虚拟社区甚至是复制了现实社区生活的内容，例如天涯社区就设置了社区商店、天涯居委会、天涯婚礼堂等讨论栏目。虽然基于互联网络的虚拟社区没有实体性的地域为依托，社区成员之间也不是面对面地交流，但是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仍然存在，只不过是文本符号或是图片符号等现代信息技术为互动媒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数字化方式呈现出来。因此，由人与人互动所产生的权力分层必然存在于虚拟社区。那么，虚拟权力是如何而来的呢？

（1）先赋性权力。虚拟社区中最常见也是最容易感受到的权力，是虚拟社区的管理者或是版主所拥有的权力，这种权力包括批准一个网民成为社区成员的权力，删帖子的权力，删除 ID 的权力，发通知、警告以规范社区秩序的权力，等等。总之，如果一个人想要成为某个社区的成员就要接受社区管理人员的管理，否则这个人将不被接受成为社区的成员，或虽已成为某社区成员，如若违反管理员规定也会被驱逐出社区的活动范围。虚拟社区的管理人员所拥有的权力一般都是社区网站建立者所赋予的，而拥有权力的管理人员本身可以是网站的建立者，也可以由社区参与者发展而来。对于前者来说，网站的建立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建立虚拟社区，而拥有管理社区事务和社区成员行为的权力，显而易见，毫无争议。对于后

者来说,曾经是普通的社区参与者所拥有的管理社区运行秩序的权力,通常是由于个人在社区的非凡表现而使得网站建立者赋予其权力。而且,这种由社区参与者进行管理和发展的社区,与那些由网站建立者直接管理而排除社区成员参与管理的虚拟社区相比较,往往具有更大的活力、更高的参与率,以及更好的发展前途。因为这种社区模式实践的理念更贴近于一种社区自治意识,培养成员对所属虚拟社区的参与意识和培养他们对本社区的感情是相辅相成的。例如现在各个社区都有自己的栏目划分,如何开新栏目,如何定位新栏目,给予版主多大的权力一直是虚拟社区建立者比较头痛的问题。以天涯社区为例,初创时期或是BBS时期,只有天涯杂谈一个栏目。随着社区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从普通成员中设立“管理员”的积极支持。大批原本接触网络较少的现实社会中的能人俊才被拉入了天涯,根据这些人的兴趣和专长,天涯开设了很多新栏目,给予版主发挥个人魅力相对宽容的空间。于是在短短几个月之内,特色栏目立即吸引了大批网民,尤其是那些有特殊兴趣、层次相对较高的网民。现在的天涯社区成为中国虚拟社区100强之首,被业内和广大网友认为是最有发展前途的虚拟社区。另外,还有一种权力是由社区管理人员根据事先规定好的准则而赋予普通参与者的,可以在社区享有一定级别的权力,例如,游客、普通站友、中级站友、高级站友等分级,不同级别的成员可以在社区享有不等的权力。

(2) 自致性权力。互动理论认为,社会是由互动着的个人构成的,对于诸多社会现象的解释只能从这种互动中寻找。社会学家认为,社区的出现完全是源自它能够有益于人类社会互动的需要。社区作为人类交往互动的平台,一直被视作互动研究的理想背景之一。众所周知,在真实社区中,经常会产生一些具有魅力的人物,他们不是社区的正式领导,但是他们通常可以影响社区的其他人或是对社区的决策产生影响,我们一般把这样的人物称为意见领袖,或是非正式权威。如果我们把权力的概念定义得更宽泛的话,不可否认,这些人物与社区中普通人相比较之下,便具有更大的权力。这些人

物之所以能够具有权力,或是因为其自身的因素,如能力、知识、见解、财富等;或是因为处于某种网络的中心,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连接更有权力的人物,具有某种资源的特点;或是因为一些其他尚未证明的原因。同样,虚拟社区也会由于人际互动而产生这种类似于真实社区的人物。这样说,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即虚拟社区是否与真实社区一样具有实在性。因为虚拟社区缺失了传统互动的某些依托,例如物理性的地域、面对面地接触等。答案是肯定的。

信息的共有、分享与交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今天,纯粹经由传播行为而构建的社区业已产生,这就是“虚拟社区”。虚拟社区一词,即衍生自实体社区的概念,借以表示在网际网络上所呈现出来的“类社区”现象。虚拟社区的存在,基于人类未曾经验过的技术背景,这种背景所能产生的社会效用已经使其成为具有社会连带意义的社区。有关网络的传播学研究指出,网络具有实时性、分众化、个人化、超文本、异步性、互动性、全球化的特性;并且,在通过计算机中介传播的网络语言缺乏非语言线索的同时,它却具有互动性、匿名性等不同寻常的传播优势(威攻,2001)。我们之所以认为虚拟社区为整个社会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社会连带,正是因为网络传播为虚拟社区所带来的信息交往,比之于现实化的信息交往,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与此同时,人们在虚拟社区里的社会化交往也不是变得单薄化和单调化,而是更加复合化和多元化。另外,虚拟社区作为“物像的”或“拟真的”社区,是在意识中真实存在的物理图景,其“虚拟”一词的所指,是一种更为深刻和确实的“主观客观”,以在线身份生存的赛博人群,既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信仰,又保持着真实的人类属性。虚拟性只是虚拟社区的表象,实在性却是它的灵魂,它不仅可以有效地指涉和展现人类的生活,而且有能力在本质上实现生活本身(Flaherty, L. M., Pearce, K. J., Rubin, Redecca B., 1998)。因此,虚拟社区具有真实的存在性,而以虚拟社区为平台的人际互动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不会因为“不在线”就一去无影

无踪了。在虚拟社区中，网民通过发帖与回帖的交流进行着文本式的互动，通过这种特殊的互动方式同样会衍生出不同的影响力，即权力的分层。

2. 虚拟社区权力存在的基础

由于人类互动的需要而产生了权力分层，一些人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力给另一些人，自觉地或是潜意识地服从他们，从而形成了稳定的互动秩序。权力存在的基础可以从人类互动存在的基础上探讨。在现实社区中，社区本身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提供平台，即在一定的地域空间环境中，人们通过对规则的共识性理解，依靠各种设施、工具、技术、知识、语言等进行互动。与现实社区一样，虚拟社区中的人际互动，虽然实体的地域空间和一些交流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以计算机硬件设施、各种信息通信技术、文本交流等新型的互动技术和方式，网民通过电脑中弹出的窗口，用文本式的交流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 BBS 为主要的虚拟社区，有声、有像、立体拟人的全方位交流也会在更广的范围发展起来。虚拟社区权力是依存于网络交流技术而产生的支配力和影响力，各种现代通信信息技术与传统的符号交流方式是它的物质与技术存在的基础。

那么，虚拟社区成员为什么要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力而受他人的支配和影响呢？从交换理论的角度看，由于对资源占有的不平衡，人们就希望以自己的某种资源去交换另一些自己未拥有却又想得到的资源，因此产生了权力，并且希望通过交换的行为来减少不平衡，以达到平衡（陈志霞，2000）。在现实世界的社会阶层，评定一个人拥有权力的标准可能是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可能是一个人的学历，也可能是一个人的家世背景，更有可能是上述的总和。个人在现实世界中所拥有的财富越多、学历越高、家世背景越好，则其在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所掌握的权力也就越大。而在虚拟的网络社区中，网络使用者对网络世界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BBS 性质的虚拟社区是以文字媒介为主，所以社区参与者所发表的文章越多，代表其对

网站的参与度和贡献就越大，以此交换在网站中拥有较高的位阶，伴随着较高位阶而来的就是权力。另外，如果一个普通网民想要成为某虚拟社区的成员，网民想要得到此虚拟社区所提供的某种资源，那么，就要遵守这个虚拟社区建立者所作的规定，还要在申请之初贡献出自己的个人信息，例如性别、年龄、生日、居住地址、收入水平（虽然可以编造），才会得到允许。在成为某虚拟社区成员后，如果想真正融入到社区生活，还应该以态度上的谨慎和对老会员的尊重作为交换，以获得社区其他成员的认同，否则可能遭到社区舆论压力，更甚者可能会遭到驱逐。因此，与社区老手或是在社区占有更多资源的成员相比较，这些社区“菜鸟”要付出的就是服从，而那些老手相比新成员则有更多的社区权力。总之，从交换心理看，人们对某种资源的欲望，使一部分人失去了权力，另一部分人拥有了权力，而虚拟社区随之也就产生了权力分层。从物质、技术、人际互动心理等角度看，虚拟社区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方式实现着人类互动，并且具备一定的权力分层以维持社区运行秩序。

（二）虚拟社区权力类型

1. 虚拟社区权力分析

“权力”是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够接触到的一个词语，我们常常凭借直觉去理解和使用这个词，但是到底什么是权力，如何解释和定义权力，不同的社会学家给出不同的回答。达尔在其《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中指出，“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权力这个词是指各社会单位之中的关系子集，在这些单位中，一个以上的单位的行为在某些条件下依赖另一些单位的行为。”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定义过于宽泛。他们认为权力是客体、群体和集团之间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关系，其中以韦伯的定义最具有影响力。他认为，“权力是某种社会关系中的一个行动者将处于不顾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地位的概率，不管这种概率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在韦伯的定义之后又派生出许多定义。在韦伯的定义中有两个弱点。第一，该定义包含

了冲突和对抗的假设，但忽略了权力关系也可以是一种互惠关系，甚至断言在权力关系中不存在这种互惠的可能性；第二，权力本身带有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属性，但是该定义把这种属性转换看成是行动者自身具有的一种属性。

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诺克教授从关系网络的角度对权力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权力不是个体的特征，而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实存或是潜在的互动模式。因此，任何对权力的界定都有如下两方面构成：影响和支配。权力的影响维度是对决策者行使权力产生影响的社会能力，它存在于社会交往网络之中。只要某人接收到他人的信息并因此改变了自己的行动，“影响”就发生了。权力的另外一个维度是支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行动者通过提供恩惠或者惩罚来控制另一个行动者，意志的行使意味着他人对你的屈服。所以，这种“支配关系”隐含着诸如强力、压制、控制以及暴力等“支配性力量”。在一个权力关系中，影响和支配不是互斥的。诺克根据这两种维度是否存在把权力分为四种类型：平等性权力（无影响、无支配）、劝说性权力（有影响、无支配）、强制性权力（无影响、有支配）、权威性权力（有影响、有支配）。严格地讲，平等性权力不是一种权力，因为每个行动者都拥有控制他人的手段。而劝说性权力仅仅是依赖于传说的信息内容，不具有对抗性，当今社会中铺天盖地的广告就拥有这种权力。强制性权力依赖于消极的控制，因为既然是强制就不管其对象是否接受。当影响和支配同时发生的时候，权力关系就表现为权威性权力的形式。可见，抽象的一个人是没有权力的。一个人之所以拥有权力是因为与他者存在着关系，方可以控制、影响他人。从社会网络角度对权力的这种界定可以进一步体现在网络研究者对权力的各种定量表达上。网络研究者更倾向于用“中心性”表达权力概念。一个人或是组织在社会网络中具有怎样的权力，或者说拥有怎样的中心地位，这一思想是社会网络分析者最早探讨的内容之一。这个观点最初体现在社会计量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明星”。所谓明星指的是在群体中

最受关注的中心人物。巴乌拉斯最先对中心度的形式特征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试验了如下假设,即行动者越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其影响力越大。本研究中的虚拟社区是以帖子的形式反映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过程,能够明确地表述出人际互动的网络情况。因此,本研究将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使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通过对虚拟社区中帖子的互动所反映出的人际互动进行分析,测量社区人际互动网络中体现权力关系的中心度和中心势等指标,借以分析虚拟社区人际互动中的权力关系问题。

2. 显性的虚拟社区权力

所谓显性的虚拟社区权力,就是社区管理人员所拥有的,对社区整体进行设计、规范,管理社区事务包括社区方针政策的出台和社区成员行为的规范,这种虚拟社区权力是显而易见的,每个社区成员都可以感受到,并且作为社区成员有义务接受管理,否则将受到惩罚,因此它又是一种正式的、刚性的权力。这种权力在支配维度上完全具有效力,可以表现为强制性权力和权威性权力,当它同时具有影响力和支配力时为权威性权力,如果只是消极地运用强制性手段而毫无影响力的话,就表现为强制性权力。例如管理人员作出符合社区利益的规定,得到成员的拥护和积极执行,那么此时的权力就表现为权威性权力;管理人员强行删除某个成员的ID,即强行将某个成员驱逐出论坛,那么此时的权力就表现为强制性权力。另外,也不排除社区的正式管理人员能够具有劝说性权力,但是由于其显性特质表现性比较差,在此就暂时不予以讨论。表5-3是论坛社区一些管理人员拥有的后台管理功能。

(1) 社区整体风格控制权力。作为社区的建立者或是较高级别的管理人员,拥有对整体社区的设计权力,控制社区风格,借以向社区成员传递他们的意图,达到影响社区参与者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普通社区成员来说,社区管理者控制了整体论坛的话语权。例如,添加论坛栏目、添加论坛分类、热门话题条件设置、设置论坛风格、会员等级和等级规则设置等管理。

表 5-3 虚拟社区后台管理功能简表

社区后台管理功能	
基本板块管理	
添加论坛板块	
添加论坛分类	
板块合并	
板块排序	
热门话题条件设置	
用户管理模块	
用户权限设置	
查看/修改用户信息	
过客权限设置	
用户 IP 封锁	
社区规则设置	
会员等级和等级规则设置	
社区积分规则设置	
用户注册相关设置	
用户认证模式设置(免认证/邮件认证/管理员认证)	
自定义注册项目设置	
自定义页面和模板设置	
自定义页面框架	
设置论坛风格	
社区登录页模板设置	
社区首页模板设置	
社区图标设置	
自定义栏目连接设置	
社区虚拟设施设置	
虚拟银行设置	
社区商店设置	
社区门派设置	
社区代码设置	
获得社区入口代码	
获得论坛连接代码(热门话题显示,板块最新话题显示等)	
特殊功能代码	
社区安全性设置	
关键词过滤	
登录间隔时间设置	
发帖间隔时间设置	
其他设置	
设置首页新闻	
设置欢迎词	
社区状态设置(启动/暂停)	
虚拟域名捆绑	
其他功能	

资料来源:天涯社区。

(2) 日常事务处理权力。作为社区管理人员,他们有权力对社区日常事务进行管理,他们经常使用的是裁判纠纷权、管理发言权。所谓裁判纠纷权,是指处理社区普通成员的投诉、申诉、建议、意见等权力。如果两名社区成员因意见不合而发生纠纷,社区专门提供为他们解决问题的场所,而最后的裁判权力却是在管理员或是该栏目“斑竹”那里。但是,由于一般社区提供的投诉栏目也是以发帖与回帖的形式存在,其他普通社区成员也可以参与讨论和监督处理过程,因而,那些不满意管理人员裁判结果,而社区呼声高的投诉也会因为普通成员的群体舆论压力使管理人员改变判决,这是对正式权力的一种反叛。因而就算是“斑竹”的管理权力也不是大于天的,也会受到群体影响力的监督,甚至会造成“斑竹”辞职的结果。天涯社区有一个ID为“knight1”的成员,发表一篇名为“天涯斑竹:官位还是岗位?——一个普通网民的投诉历程”的帖子,在“意见投诉”栏目引起反响(见表5-4)。

表5-4 意见投诉斑竹主题帖子简表

	论题	作者	访问	回复	更新日期
☹	[投诉]投诉杂谈斑竹大雪封山	冰冰浜浜	46	3	4-3 12:45
☹	[投诉]建议撤销江西版所有斑竹,注入新鲜力量	你饭我素	1	0	4-3 12:43
☹	[投诉]强烈要求舞文领銜不干活的斑竹下课!	我有我传说	19	2	4-3 12:41
☹	[投诉]ID爱T到处散布谣言,建议封	podethen	43	8	4-3 12:30

资料来源:天涯社区意见投诉。

管理发言权力的体现主要是通过权力拥有者对帖子的整理、过滤、修改、删减。因为以BBS为基础建立的虚拟社区,成员主要是以帖子讨论的形式表达思想。社区管理员根据社区的规则来处理帖子,对不符合社区风格的帖子进行处理。例如,天涯斑竹可以通过隐藏(把帖子隐藏起来别人看不到,其实就是删除的一种形

式)、显示(把隐藏的帖子翻到前面)、限制回复(帖子会被禁止回复,再也翻不上来了,被浏览的概率极低)、允许回复(正常被批准的情况)、编辑(可以修改帖子内容)、删除(删除帖子)等形式处理帖子。

管理人员对社区成员最严重的一种处理权力就是封锁某成员ID,驱逐出社区。例如,天涯社区的《天涯社区ID管理制度》在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中分别规定:注册ID用户中含有对其他社区ID用户有攻击、侮辱、挑衅、猥亵等内容的,或带有广告性质的ID用户,社区有随时取消其用户名的权力;非本人而注册(比较)有影响的社会名人名字的用户ID,社区有随时取消其用户ID的权力;对于严重违反社区规则的,社区保留随时注销其用户ID的权力。

以上是显性的虚拟社区权力的概述,其特征是正式的、刚性的,一般权力的拥有者是社区管理层,而权力的接受者是社区全体成员,包括社区管理者。

3. 隐性的虚拟社区权力

权力所表达的内涵和外延不仅仅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强制性支配力,它还应该包括影响维度,即当一个人接收到他人的信息并因此改变了自己的行动时,影响维度的权力就发生了。隐性的虚拟社区权力是指那些不是由社区建立者或管理人员授予的、非正式性的、具有隐含意义的权力。在现实社区中,也常常有一些非正式管理阶层的人或是群体拥有较高的影响力。对于非正式影响力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梅奥、沃纳等人的霍桑实验中就有所证明。现实社区中非正式权力的获得常常是因为个人在非正式群体中拥有较高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往往来源于权力获得者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和其在有效资源中所处于何种位置。例如,一个非正式领袖往往是拥有较高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一般是因为其所具有的知识、财富、身份、风度、人格品质等因素,一位学富五车的教授与一位文化程度一般的人相比就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另外,如果某个

人与一个拥有权力的人关系密切,就有可能使这个人处于拥有较高权力的位置,例如,很多人给予高官的亲属们很多实惠,而高官的亲属们往往并不处于具有权力的位置上,就是因为他们处于与有效资源紧密联结的位置。现实社会如此,那么虚拟社区是否具有同样的特点呢?通过对天涯虚拟社区的研究,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虚拟社区同样具有这种隐性的非正式性权力分层,只是获得这种权力的方式与现实社区中相比有较大区别,本研究希望通过研究进一步分析虚拟社区权力的深层次内容。

(1) 隐性的虚拟社区权力的分析方法。对于隐性虚拟社区权力的分析,本研究采用社会网络研究方法,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包 UCINET 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根据网络数据绘制出社群网络图、矩阵分析等多种方式表达网络关系。

社群图 这是社会心理学家莫雷诺最早使用,现已在社会网络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网络分析者把主要由点(代表行动者)和线(代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图称为社群图。社群图中的点集可以表示为: $N = \{n_1, n_2, \dots, n_k\}$, 这样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用一个由点和线连结成的图表示。这些“网络图”表达了各点之间的关系模式。根据关系(线)的方向,可以把社群图分为“有向图”和“无向图”。无向图是从对称图中引申出来的,它仅仅表明重要关系的存在与否。如果关系是有方向的(例如借贷关系、权力关系),也就是说, n_1 到 n_2 的关系与 n_2 到 n_1 的关系是不同的,那么就用“有向图”表示(刘军, 2004)。

图 5-3 就是一个有向图,它表示 A、B、C 三者之间的关系。A 和 B 之间的关系是相互都有方向的;而 B 和 C 之间,是 C 指向 B, B 没有指向 C;同样,在 A 和 C 之间, A 指向 C, C 没有指向 A。在本研究中,运用有向社群图表示虚拟社区中,一个主题帖子下的参与讨论者之间的网络互动关系。在整理分析过程中,采取如下方法绘制有向社群图:如果行动者 A 回答了行动者 B 的问题,或者是行动者 A 的回帖指向行动者 B,那么就表示可以绘制带箭头

的直线从 A 指向 B；反之则 B 指向 A；如果 A 和 B 相互回帖，即 A、B 在回帖之中都相互指向对方，便可以用双向箭头直线表示 A 和 B 之间的关系。通过绘制有向社群图，可以表述出参与者的网络互动关系，如网络中心性、密度、模式、点度数等，从而分析出权力结构（Lin Nan, 1999）。



图 5-3 有向图

矩阵分析 利用社群图表达关系网络的一个优点是比较明晰、清楚，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但是，如果社群图涉及的点很多，那么图形就相当复杂，很难分析出关系的结构，这个是社群图的一个缺点，为此可以利用矩阵方法来弥补社群图中存在的不足。矩阵中的要素由其所在的位置来表示。如果行和列都代表来自一个行动者集合的“社会行动者”，那么矩阵中要素代表的就是各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这是“1—模网络”。如果行和列代表来自两个行动者集合的“社会行动者”，那么矩阵中的元素分别代表的就是两个行动者集合中的各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这是“2—模网络”。另外，如果行代表来自一个行动者集合的“社会行动者”，列代表行动者所属的“事件”，那么矩阵中的元素就表达行动者隶属于“事件”的情况，这种网络也是“2—模网络”，也可以说是“隶属关系网络”。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最常使用的 一类矩阵是正方形，在此方阵中，行和列都代表完全相同的社会行动者，并且行和列排列的顺序相同，矩阵中的元素往往是二值的，代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矩阵各个要素是“1”或是“0”，分别代表关系的存在与否。邻接矩阵式是拥有 n 行 n 列的“1—模网络”。图 5-3 可以表示为表 5-5 的

邻接矩阵。在本研究中,运用邻接矩阵表示在虚拟社区中的一个主题帖子下的参与讨论者之间的网络互动关系。

表 5-5 邻接矩阵 X

	A	B	C	行总和
A	0	1	1	2
B	1	0	0	1
C	0	1	1	1
列总和	1	2	1	

表 5-5 是一个行数和列数相同且来自同一社会行动者集合的邻接矩阵。行动者 A 有关系指向行动者 B, 所以要素 $X_{AB} = 1$; 行动者 C 没有关系指向行动者 A, 所以要素 $X_{CA} = 0$; 行动者本身之间不存在关系, 用“0”表示。如果, 行动者 A 有回帖给行动者 B 的话, 就在要素 X_{AB} 的位置下以“1”表示“关系”; 反之, 则表示为“0”。以矩阵的形式表示较多行动者的互动情况, 便于运用 UCINET 软件包做进一步数据分析, 通过点度中心度、点度中心势、中间中心性、中间中心势、接近中心度、接近中心势、特征向量中心性等指标表述权力关系。

(2) 隐性的虚拟社区权力分类。根据权力获得的原因, 可以把隐性的虚拟社区权力作如下分类。

第一, 身份型权力。在虚拟社区交往中, 参与者的“身份”仍然是交往的基础之一, 只是虚拟“身份”带有强烈的自我塑造性。社区成员通过文本的传递表明自己的身份, 由于身份的虚拟性, 很多人愿意选择那些在现实社会中占有优势地位的身份, 得以取得在虚拟网络交往中获取更大的权力。例如, 在以中国人为为主的虚拟社区里, 外国人的身份会获得更多人的交往, 相对其他成员来讲, 会拥有更多的交往权力。例如, 在天涯社区香港版中, 如果某成员表示自己是香港人的话就有更多的人与之交谈, 获得较高的影响力。由于虚拟社区成员的身份性因素使得该成员能够获得比其他

成员更大的影响力，拥有更多的支持者（回帖），便说明此社区成员拥有了身份型权力。虚拟社区身份型权力可以通过在线身份塑造的方式获得。在线身份的塑造指的是谨慎地扮演一个在线角色，并且积极地参与讨论，成功地将此在线身份在网络上公开展示，此在线身份塑造得越成功，则其在网络中所拥有的影响力也就越大，所可能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大。某研究所对虚拟社区做的一个实验发现，在虚拟社区中有个男孩没有钱上大学，由于虚拟社区的成员纷纷解囊而免遭辍学的命运。这个男孩长时间参与社区活动，与社区成员熟识，成功地塑造了受其他成员欢迎的在线身份，从而获得了帮助。如果我们将权力广泛地定义为人与人之间，或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各种影响的话，上述例子中的男孩因为他的在线身份而达成了上大学的愿望，那么男孩手中就掌握了权力。广泛地说，一个参与者由于成功地塑造了在线身份而拥有能力吸引更多的成员参与回帖，使大家的讨论焦点集中于此人身上，便说明此人相对于那些默默无闻的成员来说拥有了更高的权力。

天涯社区有一个ID为“大陆的我”的网友，在“娱乐八卦”栏目发表了一篇“我是一个台湾艺人，希望能和大家随便聊聊”的帖子，在社区产生了广泛反响（见表5-6），此主题帖子在几日之内就达到访问量92958人次，回帖数2195人次，而且又开了第二帖，它的访问数52056人次，回帖数763人次，一时间与之相关的跟帖“此起彼伏”，而且还引起某报刊媒体的关注。此帖的影响力在天涯社区是极其罕见的，甚至有的网友说“大陆的我”为天涯迎来了“第二春”。

“大陆的我”能够在天涯社区引起轰动，使一些平时不浏览“娱乐八卦”栏目和一些不上天涯社区的人访问天涯社区，甚至使其他媒体也关注此事，这说明在“大陆的我”所引发的事件中，其具有了劝说性权力，因为他在影响维度上发生了效力，而未具有支配维度的效力。上文曾经谈过，权力的“影响”维度是对决策者行使权力产生影响的社会能力，只要某人受到他人的信息并因此改变了自己的行动，“影响”就发生了。

表 5-6 相关主题帖子列表

栏目	论 题	作者	发表日期
娱乐八卦	[资深粉丝]关于台湾艺人“大陆的我”的几点疑问,请达人们入! [另附个人对其的客观看法]	阙	2005-05-06 16:54
娱乐八卦	[八卦江湖]我是一个台湾艺人,希望能和大家随便聊聊(第二帖)	大陆的我	2005-04-30 18:42
娱乐八卦	[灰常点评]我认为“大陆的我”不是什么当红的台湾艺人	秋水无烟	2005-04-29 14:02
娱乐八卦	[八卦江湖]台湾艺人现身天涯,众网友争相发问(转载)	伧	2005-04-26 20:41
娱乐八卦	[八卦江湖]我是一个台湾艺人,希望能和大家随便聊聊	大陆的我	2005-04-25 12:34
娱乐八卦	[热讯快报]八卦栏目的“大陆的我”已经到台湾版报到	草莓妹	2005-04-28 21:02
娱乐八卦	[资深粉丝]关于台湾艺人“大陆的我”的几点疑问,请达人们入! [另附个人对其的客观看法]	阙	2005-05-06 16:54
娱乐八卦	[八卦江湖]有没有人猜过“大陆的我”是庾宗华?	睿雅芳踪	2005-05-04 13:48
娱乐八卦	[八卦江湖]“大陆的我”感觉是他	phoenixyul	2005-05-03 19:45
娱乐八卦	[八卦江湖]我觉得“大陆的我”应该是他!	我自悠然	2005-05-01 17:24
娱乐八卦	[八卦江湖]大陆的我请在这里开始你的第三次出现。	cvita05	2005-04-30 22:40
娱乐八卦	[八卦江湖]我来揭开“大陆的我”的真实面纱(绝非灌水)	水印白木	2005-04-30 17:11
娱乐八卦	[八卦江湖]郑重声明:我要当“大陆的我”的粉丝!	爱吃果冻的我	2005-04-30 10:14
娱乐八卦	[资深粉丝]大陆的我,请进来看一个 fan。呵呵	雪雨海	2005-04-29 20:47
娱乐八卦	[灰常点评]我认为“大陆的我”不是什么当红的台湾艺人	秋水无烟	2005-04-29 14:02
娱乐八卦	[八卦江湖]“大陆的我”百分之百是.....	破足球	2005-04-29 16:44
娱乐八卦	[八卦江湖]我也估计“大陆的我”是苏有朋	破足球	2005-04-29 13:48
娱乐八卦	[八卦江湖]我知道那个台湾演员——“大陆的我”是谁了!	我 BENNY 有话要说	2005-04-27 00:09

资料来源:天涯社区。

“大陆的我”之所以能够在天涯社区引起这么大的轰动，主要是因为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在线身份。“大陆的我”把自己的在线身份塑造成一个“台湾艺人”，在一个崇尚“明星”的时代，对于难辨真假的明星，当然极具吸引力和争议性。“大陆的我”抓住了网友猎奇的心态，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具有现实性倾向的在线身份。这反映出成功塑造在线身份的一个特点，即在网络上标明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影响力的身份，借以提高自己在虚拟生活中的权力。假如“大陆的我”所发的帖子是“我是一个小学教师，希望能和大家随便聊聊”，一般情况下很难产生如此的影响力。因此，在虚拟网络中那些成功地塑造身份，并且这个身份在现实社会中拥有权力的话，就也会在网络社会中得到应有权力。

第二，魅力型权力。那些在某个虚拟社区中属于元老型的成员，他们参与社区时间长，熟悉社区的人和事，对社区的建设作出过较大的贡献，一般在虚拟社区中拥有较多的支持者，这些人与那些社区资格尚浅的人相比较，就更容易拥有权力，如果此元老型成员还是社区管理人员的话，他就可能拥有权威性权力（即在支配维度和影响维度上均发生效力）。

拥有魅力型权力的人，一般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元老型人物；二是文笔好，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三是对引起普遍关注的关键性事物有符合社区成员品位的独到见解；四是非元老型人物，但是有较多支持者或者社区朋友，形成小团体；五是思想见解独特的人，褒贬不一。虚拟社区互动主要通过对帖子的参与体现出来的，而帖子的参与是通过文字符号表达的（虽然不排除图片因素，但是以文字表达为主），在围绕帖子主题形成的互动网络中，具有高回复率的人就会拥有较大的权力，因此权力的拥有者一般具有上述特征。而拥有这些特质而具有的权力，本研究称为魅力型权力。但是此处的“魅力”并不意味着拥有魅力的人就是被一致褒扬的人。与身份型权力不同的是，权力拥有者不只是依靠塑造有影响力的身份，更主要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虚拟社区生活中形成连续性的、得

到认可的魅力。例如，“天涯杂谈”栏目的“中国杨神经”、“流氓燕”；“关天茶舍”栏目的“郭金昌”、“羽戈”等（见图 5-4），他们只要发帖子，就会有很高的参与率（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是社区的风云人物，甚至有些人发表帖子也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此外批评有权力的人也是获得权力的一种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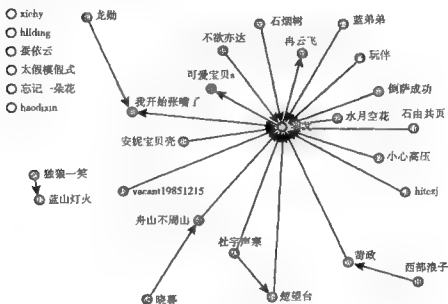


图 5-4 相关帖子互动社群图

图 5-4 是由 UCINET 软件绘制出的社群图。图中的“点”代表参与互动的行动者，“线”代表行动之间的关系，“箭头”代表行动之间的关系指向。从图中可以看出“羽戈”处于此互动帖子的绝对“中心”，多数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都有语意上的指向“羽戈”。根据“明星”理论，即行动者越是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其影响力就会越大，在互动中“羽戈”拥有了较高的权力。

第三，话题型权力。在现实生活中，对城市的评价经常可以用表示性质的词语表述，例如，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时尚的大都会等，从中可以看出每个城市都是有其“气质”类型的。虚

拟社区也具有同样的性质。一个虚拟社区的特点可以由两种方式形成：一是由社区创建者设计；二是由社区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创造。天涯社区是一个综合性 BBS 虚拟社区，它兼容诸多种观点，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天涯社区也有自己的“气质”。天涯社区的每个栏目都有自己的互动气氛特点，这是由经常参与栏目互动的群体所主导与创造的。在某栏目内部某参与互动程度高的群体形成了一致的价值观，对待某一事物持有同样的看法，那么此群体对其他参与者就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和压力，他们有排除不同看法的力量，使持有不同看法的行动者不敢轻易发言（发言会遭到群体批评或人身攻击）或是减少发言次数，从而此群体获得了较高的控制权力。这种权力的获得，通常是因为在某话题的看法上而产生的互动，故称为话题型权力。

表 5-7 是社区中某个话题群的帖子列表，从帖子题目“元畅专署聊帖”可以看出，这个互动群体排斥持反对意见的人参与互动，即便是反对者参与互动也会受到反对、排斥，使反对者因强大的压力而不得不退出互动。从中可以体现出话题型的群体权力。

表 5-7 同类话题群互动帖子列表

栏目	论 题	作者	发表日期
娱乐八卦	[资深粉丝]元畅专署聊帖 68 楼——新年快乐	kuimi	2004-12-31 21:09
娱乐八卦	[资深粉丝]元畅专署聊帖 67 楼~开门喽	cherry0804	2004-12-30 20:28
娱乐八卦	[资深粉丝]元畅专署聊帖 66 楼~开门喽。开门喽。	稀释酒精	2004-12-30 08:32
娱乐八卦	[资深粉丝]元畅专署聊帖 65 楼——我们的幸福	元葵	2004-12-28 22:41

资料来源：天涯社区。

把天涯社区“影视评论”中的一个帖子“我就是花啊——说说韩剧”绘制出 1—模网络互动社群图（见图 5-5）。这是一个

大的群体，那么此人就很可能具有较高的影响权力，也许可能晋升为管理人员，从而获得正式权力。

四 虚拟社区权力结构特征

（一）虚拟社区权力结构的整体特征

虚拟社区权力包括由网站建立者赋予的显性虚拟社区权力和人际互动产生的隐性虚拟社区权力。如前所述，显性的权力是虚拟社区中正式的权力形式，可以说这种权力处于整体社区权力运作的最高位置，因为它在支配维度和影响维度上均产生了效力，它是具有强制性的权力，管理社区的整体秩序运作。当出现与社区规则或是管理者思维不一致的情况时，正式的强制性权力可以直接采取封帖、删ID的形式解决问题，而非正式的虚拟社区权力则没有这样的效力。隐性的虚拟社区权力一般只是通过影响维度产生效力，不具有强制性，它在整体的虚拟社区权力的架构中应该处于较低的位置。

图5-6是根据天涯社区的层级结构绘制出的整体虚拟社区权力结构，由虚线矩形框定的范围是显性的虚拟社区权力拥有层次。这部分梯队管理阶层分别由虚拟社区管理公司、社区主管、各区域社区管理员和社区编辑、各版版主、副版主、特邀组成。虚拟社区管理公司是指虚拟社区的建立单位，对社区进行宏观管理；社区主管负责社区发展规划、审批栏目、设置管理人员权限、对外交流、发布社区重要公告及协调社区管理团队工作等事务；社区管理员根据社区安排负责管辖区域的社区事务解决、问题解答、斑竹审批及考核等工作；社区编辑负责社区内容监管工作；版主（包括副版主、特邀）负责管理所辖栏目，内容主要包括论坛公共秩序维护、精华文章遴选、组织论坛活动等工作。从上述人员所负责的工作可知，他们在虚拟社区具有正式的支配性的虚拟权力。这样正式的虚

拟权力虽然具有强制性，但是诚如其名，它也只是在网络的虚拟社区中发生效力，在现实世界里没有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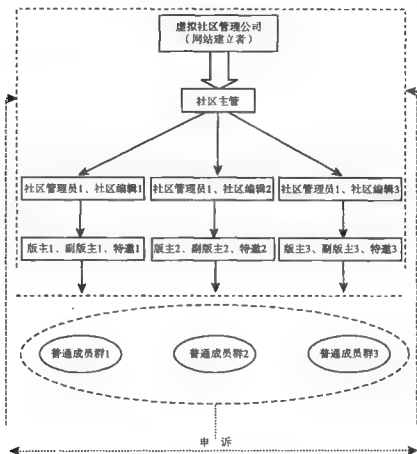


图 5-6 整体虚拟社区权力结构

在图 5-6 中，由虚线的椭圆形框定的范围表示的是隐性虚拟社区权力的产生层次，它由各主题栏目的参与者之间互动而产生，是一种在影响维度发生效力的权力，在社区中没有正式性的规定。但是，与显性虚拟社区权力不同的是，虽然隐性虚拟社区权力不具有强制性，但是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现实社会中产生影响，发生效力。例如，社区知名人物引起现实媒体的关注。在天涯社区，这

类引发现实媒体思考的事情很多,如“流氓燕”事件和上文谈到的“大陆的我”事件。对于隐性虚拟权力来说,它虽然不是正式权力,但是可以通过虚拟社区规定的“申诉流程”挑战正式权力,挑战的成果可能是相关管理人员辞职,但是不会撼动相关人员所在位置的正式权力。

(二) 帖子互动中虚拟权力结构特征

虚拟群体互动与传统互动相比较,其互动情景、互动维度、互动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而以BBS方式互动的虚拟群体本身可以归类为非正式群体,它同样具有与现实中非正式群体的一些特征,即正规化程度低、成员之间的互动采取随意的方式(Celia Romm, Nava Pliskein, Rodney Clarke, 1997)进行。但是,虚拟互动的非正式群体也有其独特性。首先,群体凝聚力容易消失。虚拟互动的群体凝聚力主要来源于帖子互动的主题,即形成互动的话题。参与者因为对话题感兴趣而参与到互动中来,如果话题的讨论深入、精彩,就能够引起多数参与者共鸣,那么就会有较强的凝聚力,表现为参与人数多或是有较多参与者多次重复回帖。但是,由于参与者的出现与退出没有限制力,那么如果话题讨论失去魅力,就很容易发生参与者的退出现象,从而失去凝聚力。其次,群体规范的不确定性和缺失性。如果话题本身是多数虚拟社区参与者所认同的,那么在互动中就会有很强的群体规范,如若有参与者脱离了规范就会感受到强大的群体压力,迫使其退出互动。例如,在天涯社区中有很多大明星(如张国荣、梁朝伟)的拥趸,如果是“粉丝”(称呼歌迷、影迷的网络用语)回帖的话,就会形成很强的认同规范,那些不认同者发表言论就会出现群起而攻之的现象,因而被迫退出互动。如果话题松散或是不能引起多数人共鸣的话,就基本上没有群体规范,参与者可以随意回帖。再次,虚拟群体成员个人特质成为互动的关键因素之一,剔除了一些现实社会形成互动地位的考量。最后,虚拟群体仍有群体结构

分层,但是这种分层处于不稳定状态,容易产生新的结构分化。因为主题帖子下互动要根据话题的展开形成成员间的地位分层,话题中心的转移会产生新的互动关系,以及新的中心人物、中间人物和边缘人物。

由于虚拟互动和虚拟群体的特点使得隐性虚拟权力的结构分层产生了新的机制。权力既是一种资源,又是一种人际互动的关系机制(曾祥正,2002)。隐性的虚拟权力产生于虚拟社区成员以发帖与回帖为形式的互动过程中,它主要体现在社区成员的互动中,以及由于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效果中。在虚拟社区拥有隐性权力的成员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形成:第一,长期的社区互动,那些自身具有特质(丰富的知识、独到的见解、优秀的文笔等)的成员赢得了其他社区成员的认可和欣赏,形成了自己在社区中的有效资源,从而获得了权力;第二,通过轰动性的话题或是身份的塑造,在社区造成大范围的影响,成为话题性人物,从而获得权力。前者的权力一般是具有持久性的,只要该成员保持其一贯的风格并长期活跃在社区中;而后的权力虽然具有震撼性,但是这种权力一般在虚拟互动中具有时效性,其轰动性消失,在一定程度上权力也将随之失效。不过,后者的权力虽然容易消失,但是它会给社区经常参与者留下印象,一旦这种话题或是人物重新出现在社区中,权力很快又会恢复。以下就从微观角度对在主体帖子互动中隐性权力产生与运作的过程进行描述,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中不同角度的“中心性”测量方式分析隐性虚拟权力结构特征。

1. 点度中心性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利用“中心性”来测量个人或者组织在社会网络中具有怎样的权力,或者说居于怎样的中心地位。从点度中心性角度分析网络中的权力问题,可以使用“点度中心度”和“点度中心势”两种指标。社会网络分析学者认为,如果一个行动者与很多他者有直接的关系,该行动者就居于中心地位,从而拥有

较大的权力；居于中心地位的行动者往往与他者有多种关联，居于边缘地位的行动者则并非如此。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可以根据与该点有直接关系的点的数目来测量点度中心度，如果一个点与其他许多点直接相连，那就说明该点具有较高的点度中心性（Chi-nien Chung, 1997）。点度中心度包括“绝对中心度”和“相对中心度”，前者指的是一个点的度数，后者是前者的标准化形式。“点度中心度”的概念来自社会计量学的“明星”这个概念。一个核心点是那种处在一系列关系的“核心”位置的点，该点与其他点有众多的直接联系。因此，对点A的点度中心度的最简单的测量就是运用图中点A的各种度数，给予点A直接相连的其他点的个数。如果某点具有较高的度数，则称该点居于中心，在与他人“紧密联系”的意义上来看，该点所对应的行动者就是中心人物，因而拥有最大权力。“点度中心度”是用来描述图中任何一点在网络中占据的核心性，而“点度中心势”是用来刻画网络图的整体中心性（Bell, D. C, J. S. Atkinson, 1999）。因而，“点度中心势”是以“点度”的角度来刻画网络图的整体中心性。下面就以天涯社区的主题帖子为例来考察虚拟网络互动的“点度中心性”问题，借以分析虚拟权力分层。

以帖子“我就是花啊——说说韩剧”的互动网络为例分析（见图5-7）。此帖子的互动时间是2005年3月29日21:17:00开始，至2005年4月8日16:02:22结束，共有74名社区成员参与到此帖子的互动当中。图中的点代表参与互动的行动者，点旁边所标注的名称是每个参与者的昵称，直线表示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箭头表示二者之间关系的指向。此社群图是根据邻接矩阵借助NETDRAW软件绘制出来的。此邻接矩阵建立的规则是，把同一个帖子下的互动参与者按相同顺序排列分别设置成行和列，即行和列都是来自同一集合的行动者，而且排列顺序相同；如果两个行动者之间有明确指向的话，就用“1”来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在社群图里就是带箭头的直线，箭头的方向是关系的被指向者；如果

表 5-8 帖子互动网络点度中心性指标表

一 弗里曼的点度中心度测量结果				
参与互动 时间序号	ID(昵称)	绝对点度 中心度	相对点度 中心度	均分点度 中心度
1	晓余	37.000	50.000	0.363
49	谷氨酸钠	5.000	6.757	0.049
10	yun6503	3.000	4.054	0.029
8	flyinstarc	3.000	4.054	0.029
18	惑星	3.000	4.054	0.029
62	-blueily	3.000	4.054	0.029
11	我是红粉黛	2.000	2.703	0.020
44	jeonbang	2.000	2.703	0.020
42	云上的风	2.000	2.703	0.020
24	冰上飘渺	2.000	2.703	0.020
19	雋	2.000	2.703	0.020
35	蓝花药	2.000	2.703	0.020
4	cherryxgchen	1.000	1.351	0.010
14	lalavinky	1.000	1.351	0.010
2	小一加	1.000	1.351	0.010
3	eaglewood	1.000	1.351	0.010
13	tauto	1.000	1.351	0.010
9	whrah	1.000	1.351	0.010
52	塞北小雪人	1.000	1.351	0.010
20	笨无穷	1.000	1.351	0.010
58	好吃懒做 523	1.000	1.351	0.010
22	讨厌账单	1.000	1.351	0.010
41	依眉儿	1.000	1.351	0.010
6	xiaoemo6894	1.000	1.351	0.010
16	piggylove	1.000	1.351	0.010
7	dkaren	1.000	1.351	0.010
45	stellamoxie	1.000	1.351	0.010
65	麦田里的小虫	1.000	1.351	0.010
66	ithaca	1.000	1.351	0.010
30	到底有没有搞错啊	1.000	1.351	0.010
31	zhoujie724726	1.000	1.351	0.010

续表

参与互动 时间序号	ID(昵称)	绝对点度 中心度	相对点度 中心度	均分点度 中心度
69	rainrain0421	1.000	1.351	0.010
51	icecake	1.000	1.351	0.010
34	长虹背投	1.000	1.351	0.010
17	小静子	1.000	1.351	0.010
36	武彩之恋	1.000	1.351	0.010
37	我很神经别惹我	1.000	1.351	0.010
56	louis78	1.000	1.351	0.010
48	记忆中的白驼山	1.000	1.351	0.010
12	擎秋	1.000	1.351	0.010
50	zeyj	1.000	1.351	0.010
71	haneul	1.000	1.351	0.010
43	小小虫虫飞飞	1.000	1.351	0.010
25	神秘客人	1.000	1.351	0.010
54	lancy_xiang	1.000	1.351	0.010
61	雨冀儿	1.000	1.351	0.010
67	lauren_M	1.000	1.351	0.010
53	pigtailcat	1.000	1.351	0.010
5	斯得闲	0.000	0.000	0.000
46	婁婁妹妹	0.000	0.000	0.000
47	优游水仙	0.000	0.000	0.000
39	飞天可乐猪猪	0.000	0.000	0.000
33	秋晓 82	0.000	0.000	0.000
23	柚子茶色	0.000	0.000	0.000
55	hyalineyang	0.000	0.000	0.000
38	sallyandstar	0.000	0.000	0.000
57	爱熙迷	0.000	0.000	0.000
27	vvchen1986	0.000	0.000	0.000
59	林中鸟一只	0.000	0.000	0.000
60	jasyce	0.000	0.000	0.000
15	心晴的自由	0.000	0.000	0.000
40	我爱智银圣	0.000	0.000	0.000
63	FNCdear	0.000	0.000	0.000

续表

参与互动 时间序号	ID(昵称)	绝对点度 中心度	相对点度 中心度	均分点度 中心度
64	云上日子 8468	0.000	0.000	0.000
28	卡卡娃娃	0.000	0.000	0.000
29	豹子吃包子	0.000	0.000	0.000
21	十五月亮十六圆	0.000	0.000	0.000
68	不要连	0.000	0.000	0.000
32	云衫乱	0.000	0.000	0.000
70	岚 720	0.000	0.000	0.000
26	幸福的白开水	0.000	0.000	0.000
72	出气球	0.000	0.000	0.000
73	开心雪儿	0.000	0.000	0.000
74	misomisomaol23	0.000	0.000	0.000

二 统计数据描述

序号		绝对点度 中心度	相对点度 中心度	均分点度 中心度
1	平均值	1.378	1.863	0.014
2	标准差	4.270	5.771	0.042
3	总和	102.000	137.838	1.000
4	方差	18.235	33.300	0.002
5	平方和	1490.000	2720.964	0.143
6	平均中心平方和	1349.405	2464.217	0.130
7	欧几里得范数	38.601	52.163	0.378
8	最小值	0.000	0.000	0.000
9	最大值	37.000	50.000	0.363

三 标准化点度中心势 = 50.15%

在表 5-8 中,数据的计算结果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每个行动者的“点度中心度”的测量结果。其中,第一栏目是按行动者参与互动的先后顺序进行的编号,1 号代表互动第一个参与到互动中的人,2 号代表第二个参与到互动中的人,而编号 74 则代表最后一个参与到互动中的行动者;第二栏目表示行动者的 ID(昵称);

表中第三栏目表示的是每个行动者的“点度数”，即一个行动者与其他参与者的关系数；第四栏目表示的是“相对点度中心度”。第二部分是对数据的描述；第三部分是整体网络的“点度中心势”。

从点度中心性指标（表5-8）中看到，“晓余”、“谷氨酸钠”，“yun6503”、“flyinstarc”、“惑星”和“-blueily”6个行动者与其他成员相比较而言，具有较高的点度数，这说明他们在互动中活跃，处于较中心的位置，拥有较高的权力。其中，“晓余”拥有最高的点度数（37），远远高于其他行动者，这说明“晓余”处于互动中心，拥有最高权力，而“谷氨酸钠”的点度数是5，相对于其他行动者也处于比较突出的位置。因为点度数的平均值为1.378，标准差为4.270。整体网络的标准化点度中心势为50.15%，说明互动网络的整体集中趋势为50.15%。由于星形网络的点度中心势为100%，中心越接近，说明网络越具有集中趋势，而50.15%的点度中心势说明此互动网络的集中趋势比较大。

2. 中间中心性

如果一个行动者处于许多交往网络路径上，可以认为此人居于重要位置，因为它具有控制其他两人交往的能力。“处于这种位置的个人可以通过控制或者曲解信息的传递而影响群体。”（Freeman, 1979）因此，另一个刻画行动者个体中心度的指标是中间中心度，它测量的是行动者对资源控制的程度。如果一个点处于许多其他点对应的测地线（最短的途径）上，我们就说该点具有较高的中间中心度，在此意义上说，他起到了沟通各个他者的桥梁作用。中间性概念主要是由美国社会学、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林顿·弗里曼教授提出来的。该概念测量的是一个点在多大程度上位于图中其他点的“中间”。他认为，如果一个行动者处于多对行动者之间，那么他的度数一般比较低。这个相对来说度数比较低的点可能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因而处于网络的中心。对于中间中心性的测量也分为两个指标：中间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势。中间中心度同样是描述网络中的任意一点的中间性，而中间中心势是表述

整体网络的中间性。绝对中间中心度 $C_{ABi} = \sum \sum b_{jk}(i)$, $j \neq k \neq i$, 并且 $j < k$, 其中 i, j, k 分别表示点。相对中间中心度的表达式为 $C_{RBi} = 2C_{ABi} / (n^2 - 3n + 2)$, 其取值范围为 $[0, 1]$, 并且该值可以用于比较不同网络图中点的中间中心度, 其中, n 代表网络规模, C_{ABi} 为绝对中间中心度。中间中心势指数可以表达为 $C_B = \sum (C_{ABmax} - C_{ABi}) / (n^3 - 4n^2 - 5n - 2)$, 其中 C_{ABmax} 是点的绝对中间中心度。星形网络具有 100% 的中间中心势指数, 即一个行动者是所有其他行动者的桥接点。环形网络的中间中心势指数为 0 (Freeman, 1979)。我们仍以“我就是花啊——说说韩剧”的互动帖子为例 (见表 5-9), 分析中间中心性的问题。

表 5-9 帖子互动网络中间中心性指标表

一 弗里曼的中间中心度测量结果			
参与互动的 时间序号	ID(昵称)	中间中心度	绝对中间 中心度
1	晓余	558.000	10.616
8	flyinastarcy	54.333	*1.034
49	谷氨酸钠	39.000	0.742
62	-bluelily	36.000	0.685
18	蕊星	23.833	0.453
44	jeonbang	21.833	0.415
10	yun6503	18.000	0.342
24	冰上飘渺	1.000	0.019
5	斯得网	0.000	0.000
2	小一加	0.000	0.000
11	我是红粉黛	0.000	0.000
4	cherryxgchen	0.000	0.000
13	tauto	0.000	0.000
14	lalavicky	0.000	0.000
15	心晴的自由	0.000	0.000
3	eaglewood	0.000	0.000
17	小静子	0.000	0.000
9	wirsh	0.000	0.000

续前

参与互动的 时间序号	ID(昵称)	中间中心度	绝对中间 中心度
19	舞	0.000	0.000
20	笨无穷	0.000	0.000
21	十五月亮十六圆	0.000	0.000
22	讨厌账单	0.000	0.000
23	柚子茶色	0.000	0.000
6	xiaomo6894	0.000	0.000
16	piggylve	0.000	0.000
26	幸福的白开水	0.000	0.000
27	vvchen1986	0.000	0.000
28	卡卡娃娃	0.000	0.000
29	豹子吃包子	0.000	0.000
30	到底有没有搞错啊	0.000	0.000
31	zhoujie724726	0.000	0.000
32	云衫乱	0.000	0.000
33	秋晓 82	0.000	0.000
34	长红背投	0.000	0.000
35	蓝花药	0.000	0.000
36	武形之恋	0.000	0.000
37	我很神经别惹我	0.000	0.000
38	sallyandstar	0.000	0.000
39	飞天可乐猪猪	0.000	0.000
40	我爱智银圣	0.000	0.000
41	依眉儿	0.000	0.000
42	云上的风	0.000	0.000
43	小小虫虫飞飞	0.000	0.000
7	dkaren	0.000	0.000
45	stellamozzie	0.000	0.000
46	斐斐妹妹	0.000	0.000
47	优游水仙	0.000	0.000
48	记忆中的白驼山	0.000	0.000
12	策秋	0.000	0.000
50	sayj	0.000	0.000
51	icecake	0.000	0.000
52	塞北小猎人	0.000	0.000

续表

参与互动的 时间序号	ID(昵称)	中间中心度	绝对中间 中心度
53	pigtailcat	0.000	0.000
54	lancy_xiang	0.000	0.000
55	hyalineyang	0.000	0.000
56	louis78	0.000	0.000
57	爱熊迷	0.000	0.000
58	好吃懒做 523	0.000	0.000
59	林中鸟一只	0.000	0.000
60	jzaycee	0.000	0.000
61	雨蓑儿	0.000	0.000
25	神秘客人	0.000	0.000
63	FNCdear	0.000	0.000
64	云上日子 8468	0.000	0.000
65	麦田里的小虫	0.000	0.000
66	itbaca	0.000	0.000
67	lauren_M	0.000	0.000
68	不要连	0.000	0.000
69	rainrain0421	0.000	0.000
70	岚 720	0.000	0.000
71	haneul	0.000	0.000
72	出气球	0.000	0.000
73	开心雪儿	0.000	0.000
74	misomiaomiao123	0.000	0.000

二 统计数据描述

序号		中间中心度	绝对中间中心度
1	均值	10.162	0.193
2	标准差	64.814	1.233
3	总和	752.000	14.307
4	方差	4200.823	1.521
5	平方和	318502.844	115.293
6	平均中心平方和	310860.875	112.527
7	欧几里德范数	564.361	10.737
8	最小值	0.000	0.000
9	最大值	558.000	10.616

三 中间中心势指数 = 10.57%

根据表 5-9 帖子互动网络中间中心性指标表显示, 74 名网络互动中有 8 个行动者具有中间中心度, 其余行动者均未具有此特性。具有中间中心度的行动者编号按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 1、8、49、62、18、44、10、24。在这些行动者当中仍然是“晓余”的中间中心性远远高出其他参与者, 这说明“晓余”处于许多其他行动者的测地线上, 他起到了沟通其他行动者的作用, 在网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因而在互动中具有较高的权力。中间中心度的测量结果基本上与点度中心度的测量相符合。“晓余”是主体帖子的发起者, 其他多数行动者之间的互动都是通过对“晓余”所发起的主题的回复, 或是通过与“晓余”的讨论连接在一起的, 因此“晓余”处于许多交往网络路径上, “晓余”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整个主题的讨论走向。另外, “flyinstarcy”也获得了中间中心度的第二名, 从帖子的互动看, “flyinstarcy”在回帖“晓余”的基础上引出了新的话题, 而这个新的话题正是这个主题范围内能够引起参与者共鸣的内容, 因而获得了一些人的跟帖, 因此, “flyinstarcy”具有了较高一点的中间中心性。而整体网络的中间中心势是 10.57%, 这不是一个很高的中心势。该主题讨论帖子的整体规模是 74, 但是有近半数的人没有参与到主体互动中来, 有 24 个行动者是孤立点, 而 6 个行动者分别组成 3 组 2 人互动对, 从中可以发现在虚拟网络互动中, 由于互动群体的松散性使得中间中心势不高, 因此, 在虚拟权力互动过程中, 虽然权力拥有者能够成为起中介作用的桥接点, 但是其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由于隐性虚拟权力只具有影响维度的效力, 使得行动者未受到权力的硬性限制, 因此其虚拟权力的运作是有限的。除此之外, 有一点必须明确的是, 主题帖子间的虚拟互动主要是以语言文字资源的形式互动, 那么中间中心度高的行动者所具有的中介作用, 主要是通过话题资源起作用, 引导话题的走向, 使行动者接收到处于核心地位的行动者所主导的话资信息, 进而形成互动。

3. 接近中心性

点度中心度主要是测量网络中行动者自身的交易能力, 中间中

心度主要测量行动者能否控制他人的能力,而接近中心度测量的是不受他者控制的能力,即信息传递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如果网络中的一个行动者在交易的过程中较少依赖于他人,此人就具有较高的中心度。核心位置的成员在信息传递上就较少依赖他者(Lin, 1982)。可以认为,一个点越是与其他点接近,该点就越不依赖于他者。弗里曼等学者对接近中心度的测量是根据点与点之间的距离。两点之间一般存在一条测地线,测地线的长度就是两点之间的距离。如果一个点与网络中所有其他点的距离都很短,则称为该点是整体中心点。在测量接近中心度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测地线,而不是直接关系。如果一个点通过比较短的路径与许多其他点相连,我们就说该点具有较高的接近中心度。学者萨比杜斯给出了量化定义:一个点的接近中心度是该点与图中所有其他点的测地线距离之和。测地线距离之和也称为远高度(Freeman, 1979)。需要注意的是,接近中心度的值越大,越说明该点不是网络的核心,而该值越小,说明该点越是居于核心地位,从而越是不受控制。因此,用“-1”次幂表示其意义。在一个有向图中,测地线距离必须根据具有相同方向的各条线来测量,因此,根据“行和”与“列和”计算出来的“接近性”就有所不同。在一个有向图中,某点的整体中心度便可以根据所谓的“内接近性”和“外接近性”来计算。下面仍以前面的帖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见表5-10)。

表 5-10 帖子互动网络接近中心性指标表

一 接近中心度测量结果					
参与互动的 时间序号	ID(昵称)	点入远高度	点出远高度	点入 接近度	点出 接近度
67	lauren_M	2588.000	5402.000	2.821	1.351
49	谷氨酸钠	2622.000	5329.000	2.784	1.370
11	我是红粉黛	2665.000	5402.000	2.739	1.351
1	晓余	2702.000	4239.000	2.702	1.722
8	flyinstarcy	2736.000	4248.000	2.668	1.718

续表

参与互动的 时间序号	ID(昵称)	点入远高度	点出远高度	点入 接近度	点出 接近度
18	惑星	2737.000	4250.000	2.667	1.718
62	-bluelily	2737.000	4250.000	2.667	1.718
10	yun6503	2737.000	4250.000	2.667	1.718
30	到底有没有搞错啊	2738.000	4254.000	2.666	1.716
25	神秘客人	2738.000	4254.000	2.666	1.716
19	雋	2738.000	4251.000	2.666	1.717
50	sayj	2738.000	4254.000	2.666	1.716
17	小静子	2738.000	4254.000	2.666	1.716
44	jeonbang	2738.000	4250.000	2.666	1.718
3	eaglewood	2738.000	4254.000	2.666	1.716
24	冰上飘渺	2769.000	4263.000	2.636	1.712
42	云上的风	2772.000	4253.000	2.633	1.716
31	zhoujie724726	5329.000	5402.000	1.370	1.351
52	嘉北小雪人	5329.000	5402.000	1.370	1.351
58	好吃懒做523	5329.000	5329.000	1.370	1.370
61	雨冀儿	5329.000	5329.000	1.370	1.370
20	笨无旁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2	小一加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6	xiaomo6894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23	柚子茶色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14	lalavicky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27	vvchen1986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28	卡卡娃娃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29	豹子吃包子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9	wlnrh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4	cherryzgchen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32	云衫乱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33	秋晓82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16	pigglove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35	蓝花药	5402.000	4181.000	1.351	1.746
36	武彩之恋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37	我很神经别惹我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续表

参与互动的 时间序号	ID(昵称)	点入远高度	点出远高度	点入 接近度	点出 接近度
38	sallyandstar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39	飞天可乐猪猪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22	讨厌账单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41	依眉儿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5	斯得闲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34	长虹背投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26	幸福的白开水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45	stellamoszie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46	婁婁妹妹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47	优游水仙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48	记忆中的白驼山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40	我爱智银圣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13	tauto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51	icecake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15	心晴的自由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53	pigtailcat	5402.000	5329.000	1.351	1.370
54	lancy_xiang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55	hyalineyang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56	louie78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57	爱照迷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21	十五月亮十六圆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59	林中鸟一只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60	jsaycee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43	小小虫虫飞飞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7	dkaren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63	FNCdear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64	云上日子 8468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65	麦田里的小虫	5402.000	5257.000	1.351	1.389
66	ithaea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12	簪秋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68	不要连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69	rainrain0421	5402.000	4182.000	1.351	1.746

续表

参与互动的 时间序号	ID(昵称)	点入远高度	点出远高度	点入 接近度	点出 接近度
70	岚 720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71	baneul	5402.000	5329.000	1.351	1.370
72	出气球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73	开心雪儿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74	miaminomaol23	5402.000	5402.000	1.351	1.351

二 统计数据描述

		点入远高度	点出远高度	点入 接近度	点出 接近度
1	平均值	4781.797	4781.797	1.659	1.550
2	标准差	1126.627	590.831	0.561	0.190
3	总和	353853.000	353853.000	122.749	114.710
4	方差	1269288.750	349081.781	0.315	0.036
5	平方和	1785980672.000	1717885312.000	226.907	180.497
6	平均中心平方和	93927368.000	25832052.000	23.293	2.681
7	欧几里德范数	42260.863	41447.379	15.063	13.435
8	最小值	2588.000	4181.000	1.351	1.351
9	最大值	5402.000	5402.000	2.821	1.746

三 非连通图的未能计算网络中心势

因为在帖子的虚拟社群互动中,信息资源是以帖子的形式呈现给每一个参与者,因而行动者可以接收到所有本主题帖子互动下的信息资源,所以在分析行动者的接近中心度就应该主要考察行动者在信息传出上的独立性。因此,对于行动者的接近中心度来说,主要以点出远高度为指标,它表示行动者在传递给他者信息资源时,不受他人控制的程度,而这个指标越小,表示越具有独立性,说明该点处于核心地位。根据上表,“晓余”最具有独立性,处于核心地位;其次是“flyinstarcy”、“惑星”、“-bluelily”、“yun6503”等人。通过对接近中心度的测量结果看,基本和点度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的测量结果一致。

根据以上互动网络的社群图和对中心性不同角度(点度中心

性、中间中心性、接近中心性)的测量,可以发现虚拟权力结构的如下一些特征:第一,以主题帖子为主要形式的虚拟社区互动,在帖子的互动过程中,能够出现“核心性”的人物,在互动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具有权力,而这个中心性人物往往就是此主题帖子的发帖者,并且发帖者本身能够对主题有深刻的认同性的见解。例如“晓余”。从“晓余”的编号为“1”可以知道,“晓余”是第一个进入互动的行动者,因此他是此帖的发起者(网络语言称为“楼主”或是“LZ”)。通过对帖子的观察,可以发现“晓余”这位“楼主”本身对本帖主题有广泛的涉猎和深刻的认识,并且他能够用流畅的文笔表达出自己的思想,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参与者,获得高度的认同,在互动过程中处于中心性地位。在互动中,核心人物、中间人物和孤立人物三类并存。第二,由于是关于主题性的互动,互动的内容极易从主题的一个方面转移到另一个方面,因此互动的中心人物,也会有所转移,但是互动中心是否完全转移还取决于新话题发起者的个人素质和话题的共鸣性。例如,“谷氨酸钠”的出现就转移了话题,获得了暂时的中心地位,但是并未撼动“晓余”的中心位置,因为“谷氨酸钠”的话题只是暂时性地解答疑惑,而“晓余”也一直参与互动。因此,虚拟互动的权力结构容易因为话题的转移发生变化。第三,由于某个主题帖子在互动过程中能够产生核心性人物,因此获得影响力,那么对于那些经常参与社区互动,并能够凭借个人特质和话题而获得共鸣的人物,就可以在整体社区中形成影响力,从而获得权力。第四,如果在帖子互动初期获得权力的行动者,在后来的互动中不继续参与互动,或是对于某个引起共鸣的新话题持不符合大多数参与者的看法时,就容易退出核心地位,从而失去权力。因此,虚拟互动权力结构具有高度易变性。

五 虚拟社区权力与现实权力的比较分析

虚拟社区权力是虚拟环境下人类互动衍生出的一种权力分层结

果。那么,虚拟社区权力和我们现实社会中的权力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二者有怎样的互动呢?

1. 虚拟社区权力的基本特性

虚拟社区权力由于其产生和发挥作用的背景环境的变化而具有不同于现实社会权力的特点。以下就从虚拟社区权力的话题依赖性、易转移性、自致性和有限性来说明虚拟社区权力的基本特性。

(1) 虚拟社区权力的话题依赖性。虚拟社区因由赛博人共同的兴趣和利益而形成,因而在虚拟社区中,把人们整合到一起的纽带就是兴趣和利益。以 BBS 为基础建立的虚拟社区,主要是因为论坛主题或者是论坛气氛而聚集了人群,因此话题成为人们互动的纽带或是依据。社区成员由于某个话题或主题聚集在一起而组成暂时性的虚拟互动群体,也同样会因为话题的转移或者消失而解散群体,那么由主题帖子互动而产生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也随之消失。因此,由话题互动而产生的虚拟社区权力具有对话题的依赖性。通过前文论述可知,在隐性虚拟社区权力中有一种类型是话题型权力,此种权力就是由于同一话题的互动聚集了人气而产生的。如果原本拥有权力的话题群或是个人不再参与或是较少参与此话题的互动,那么就很快失去权力。除此之外,在同一主题帖子互动下,经常是那个对此话题最有见解、最具人气的参与者获得权力,但是如果话题发生了某方面的转移,而那个引起话题转移的参与者就会获得暂时性的权力,后来获得权力的参与者如果对话题有更深层次的认识而得到更多的支持者的话,就会发生权力的完全转移,因此,在同一主题帖子的互动中话题也是参与者获得权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2) 虚拟社区权力的易转移性。通过对帖子“我就是花啊——说说韩剧”的分析可以知道,在主题帖子的互动中,随着参与者的增多,虚拟权力发生过多转移。ID 为“晓余”的参与者首先获得了权力并在互动中处于中心地位,随着互动的发展,行动者“谷氨酸钠”、“冰上飘渺”、“-bluelily”、“yun6503”、“我

是红粉黛”、“惑星”也分别处于暂时的中心地位，但是由于“晓余”的继续跟帖参与使得后来者并未完全夺得权力中心的位置，因而重新获得了权力。通过对帖子互动过程的分析，发现后来获得权力的参与者之所以能够获得权力是因为他们对初始话题做出了新的改动，即提出了新的话题或是把互动引向了主题的另一个方面。因此，在主题帖子互动之下产生的虚拟权力容易由于话题的转移而易主。另外，隐性虚拟社区权力的转移无论权力拥有者是否具有正式的虚拟社区权力，在帖子互动中权力获得的来源主要是参与者所表现出的个人自身素质，而不能由外力强加。因为，虚拟社区成员只要遵守社区规范，就会受到正式权力的约束，另外，成员退出虚拟社区也不会受到正式权力的影响。

(3) 虚拟社区权力的自致性。在虚拟社区环境下隐性虚拟社区权力的获得主要依靠社区成员自身的素质。那些在社区中表现出具有文字功底、见解独到等素质而引起共鸣的成员便可以获得社区影响力，取得更高的支持率，从而拥有权力。在帖子互动中，往往是能够用文字很好地表达出见解，能够引起其他参与者回复的参与者获得较高的权力，例如“晓余”。而某些显性虚拟社区权力也可以通过社区成员的自我表现获得。例如，虚拟社区的各栏目的“斑竹”就是从社区成员中挑选出的表现优秀的人物，他们往往具有较高的参与率和拥护率。在天涯社区中有一个“建议申请”栏目，供那些愿意做“斑竹”的成员进行申请，经过管理人员的考核可以批准成为“斑竹”。在虚拟社区中，那些在成员间拥有较高影响力和支持率的人物基本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的，因而虚拟社区的权力是具有自致性的。但是，这种自致性权力的持久性会因权力的获得方式和参与者的参与频率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例如前文提到的ID为“大陆的我”的成员，通过轰动性身份的塑造而获得了影响力，这个权力最终随着这件事情的平息和“大陆的我”的不再参与而消失。那些通过对社区的长期参与而形成的具有支持群体的成员所拥有的权力其持久力会更强一些。

(4) 虚拟社区权力的有限性。首先,显性虚拟社区权力只在虚拟社区环境下起作用,在现实社会没有效力。显性虚拟社区权力在虚拟社区环境下是正式的、强制性的权力,规范着社区的总体秩序,但是其发生的效力也只是在本社区的虚拟环境下,它不会跨越本社区而去管辖其他虚拟社区,更不会作用于现实社会。隐性虚拟社区权力可以通过某种介质作用于现实社会,但是从现在的社会环境来看其发生的概率较小。随着网络生活范围的发展,更多的人参与到虚拟社区活动中,绝大多数人能够享有共同的生活空间(包括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虚拟社区权力才会真正地完全地作用于现实社会中。其次,在主题帖子的互动过程中,由于互动群体的松散性使得权力发生的范围有限。在“我就是花啊——说说韩剧”帖子互动社群图中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参与者处于互动网络的边缘位置,他们并未参与到与他者的互动中来。并且,在帖子互动中,大部分的互动都属于单项互动,即只有单方面的帖子回复,未形成多数参与者积极的双向互动。因此,可以判断由帖子互动而形成的群体具有松散性,而这种互动群体的松散性决定了虚拟权力发生范围的有限性,即虚拟权力未波及绝大多数参与者,这一点从上文的中心势的计算结果也可以看出。因此,虚拟社区权力的发生范围具有有限性。

2. 虚拟社区权力与现实权力的有限同构性

虚拟社区是人类现实生活全景的一种复制,它既根源于现实生活又有着区别。虚拟社群是一群生活在虚拟网络环境中的网民,由于经常性的互动而形成,它具有相对的不稳定性、异质性、复杂性等特点。但是,无论怎样,虚拟社群来自真实的生活,因而虚拟社群的价值观与真实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性。生活在虚拟社区的虚拟社群对于权力的设置与认同和现实生活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构性,因此,虚拟社区权力是现实权力的一种有限复制。

(1) 正式权力层级性的有限同构。在虚拟社区中存在显性的虚拟权力,由社区管理层所拥有,具有强制性的力量,统筹与规范

社区的日常秩序。从图 5-6（整体虚拟社区权力结构，见 127 页）可以看到，虚拟社区的正式权力结构是由虚拟社区管理公司、社区主管、各个社区管理员、各栏目“斑竹”构成，社区主管向虚拟社区管理公司负责，社区管理员向社区主管负责，“斑竹”向社区管理员负责，采取下级向上级负责制，是一种垂直系统的管理结构。这与现实社会中的组织结构采取的权力分级制度是一致的，不难看出正式的虚拟社区权力复制于现实社会。

正式虚拟社区权力具有高度集中化特点（“金字塔”特征），但是虚拟社区与现实社会不同。现实社会使用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而虚拟社区的立法权、司法权均集中在网站的建设者手上。虽然一部分司法权和执法权会下放到虚拟社区的“金字塔”中级，但最高级有权收回；“金字塔”基础级别也可以拥有一定的“立法权”，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在“金字塔”最高层。这是由于资源的绝对不平衡性所决定的，网站建立者有资源和能力提供赛博人交往的平台，而赛博人只能通过其所提供的空间进行活动，自己不拥有这方面的资源，否则就必须退出虚拟社区。虽然，社区成员可以通过申诉流程“反叛”正式虚拟权力某个层级的权威，但是并不能撼动其整体的权力结构。

（2）权威认同标准的有限同构。所谓权威的认同标准，主要是指凭借哪些指标来承认某人的权威性。通过对天涯社区的考察，隐性的虚拟社区权力分类为：身份型权力、魅力型权力和话题型权力（参见本章第三部分，虚拟社区权力的存在及其类型）。这些隐性权力的拥有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某种权威，他们只是在影响维度上发挥作用，而没有支配权力。虚拟环境下，由于互动环境的变化，人们对于个人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根据韦伯的权力理论，认同权威的标准可以是由传统、法制、个人魅力三者形成。而在虚拟环境下，人们互动方式主要是借助文字符号，这对于评价权威的标准也与现实社会有所不同。通过调查可以肯定的是，虚拟社群中权威人物的评价标准也同样要根植于现实社会。例如，一个人在虚拟社区

中表现出较高的个人素质得到其他社区成员的认可,就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个人素质可以是学识丰富、见解深刻、文笔流畅优美等指标,而这些指标在现实社区中也是个人获得魅力的因素之一,如在现实社会里,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往往是其领域的权威。所以,虚拟社区对于权威的认同标准是现实社会认同标准的一个子集。另外,随着虚拟网络的发展,图片、视频等多种通信技术手段介入虚拟环境,虚拟权威的评价标准可以更接近现实社会的标准。例如,一个把照片贴到虚拟社区中并得到广泛认同的美女才女就会比相貌普通的才女更具有号召力,在这里外貌标准也参与了评价。另外,一些赛博人通过给自己塑造一个在线身份以获得影响力,对于在线身份的塑造,一般都会参照现实社会中得到人们认可的、评价高的身份地位(大学生相对于文盲来讲,就在知识领域具有权力)进行选择,而不会塑造成罪犯去获得影响力。因此,虚拟社区中权威认同的标准根植于现实社会,是社会权威认同标准的一个子集。总之,虚拟社区权力与现实社会权力具有同构性,但这种同构具有有限性。

3. 虚拟社区权力与现实权力的互动性

虚拟社区权力有显性和隐性之分。虚拟社区权力作用的范围主要是在虚拟社区的活动过程中,一般不会作用于现实社会,特别是正式的虚拟权力只是适用于虚拟环境,在现实社会中就失去其效力。但是,隐性虚拟权力的作用有可能影响到现实社会。虚拟权力可以作用于现实社会,一般是通过同时参与虚拟与现实生活的人群进行传递。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网络的虚拟互动中,他们通过长期的互动形成有影响力的群体,进而形成个人或是群体权力,这种虚拟权力对于现实社会的作用往往是精神层面的。互联网络也是一种媒介,可以起到与大众传媒同样的作用,虚拟世界的影响力有时也可以形成一定的现实的影响力。因此,互联网络的作用越来越引起各界的关注。尤其是那些主题性质鲜明的虚拟社区,往往能够凝聚改变现实权威的能力。虚拟社区是由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群组

成，他们出于对同一领域的兴趣而组建的社区，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容易形成统一行动。互联网里有一个肝炎患者的虚拟社区名为“肝胆相照”（<http://www.hbvhbv.com/forum/>），作为肝炎患者而组成的这个社区，其成员都受到了来自现实社会的压力（如就业压力、就学压力）。社区的管理者张先著在社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组织社区成员通过轰动全国的“大学生周一超杀人事件”开始了为乙肝患者维权之路，并且在现实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张先著更可谓家喻户晓，曾荣获“2004 年中国法制人物”称号，被誉为“中国乙肝维权第一人”。通过他们的维权活动，使得乙肝患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权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 2005 年在公务员的选拔中不再将是否患有乙肝作为一道门槛。这充分说明虚拟社区权力通过组织社区成员发起活动最终作用于现实权力。而现实权力通常会以直接的方式作用于虚拟社区。例如，国家出台法律法规来规范互联网络的秩序。虚拟社区人际互动不仅要遵守虚拟规则，同样要遵守现实法规，至于某些违法现象也只是暂时的脱离（Richard, Spinello, 2000）。因此，虚拟社区权力与现实权力之间具有互动性。

第六章

企业博客的话语权

一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1. 问题的提出

网络为缺乏自由言语空间的人提供了“理想沟通情境”，然而在这种全开放的空间中由于技术水平和身份制度使得本该令人享受到自由的空间受到了极大的压缩。基于这种背景而迅速火起来的博客，由于其零技术、零成本、零编辑、零形式等优势，释放了人们的话语自由。如果说网络赐给了人们话语自由的权利，那么博客赋予了人们话语自由的能力。虽然博客的概念仍未统一，然而它正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从交流方式到学习方式，从传媒方式到思维方式，从社会参与方式到社会互动方式，从生存方式到生活方式，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将被它重新书写。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从2002年中国出现第一个博客（Blog）日起，到2009年6月，拥有个人博客或者个人空间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1.8亿人，占3亿网民总数的

60%以上,其中活跃博客作者达到1.13亿人;另据《新闻周刊》(2002年8月)所载,“每40秒都有一名新的博客加盟进来”。据2005年末搜狐IT发布的首份中文博客调查报告显示,70%以上的博客使用者月收入不足2000元,甚至无收入;其中,77%的人认为“博客是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很好的方式”,54%的人通过博客“想要与别人分享自己的资源”,48%的人使用博客“与其他博客们进行交流”,44%的人“希望自己的观点获得别人的支持”,43%的人利用博客“备份自己的资料”,32%的人“通过博客辅助研究、工作和学习”。这不但印证了博客并非精英们的专利,而是源于草根(即充满热情的网络写手)、长于草根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属于网民自己的自由空间;而且也意味着博客在个体的情感宣泄、资源共享、学习研究、交友娱乐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分担了一定的功能。从国外博客的发展经验和我国博客用户持续高速增长的增长可以看出,尼葛洛庞蒂所预言的数字化生存年代已经到来,“博客已经从边缘逐步进入主流”(颜纯钧,2003)。

按照不同的需要层次和兴趣爱好,博客们聚合成不同的博客群体,组成如教师博客、学生博客、技术博客、音乐博客、知识博客等并在其所属博客空间中进行互动。但无论他们分属哪个群体,都因为其虚拟与现实二重身份的转化而将在网络中获得的某些特质带入到现实中去,并影响和改变着现实社会(何明升、白淑英,2004)。

每一项生活细节的调整都将我们的视线吸引到刚刚发生就触动我们生活的“博客”上。诚然,在身体缺位的虚拟空间中,人们只能通过“话语”去与他人发生互动,在人人“话语平等”的博客环境中是否还会形成话语中心,是谁掌控着话语权,且这种权力将以何种状态存在正是我们的疑问所在。

2. 研究的意义

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变革的出现必然需要新的理论加以阐释和指

导,更何况博客不仅是一场停留在技术层面或者传播方式上的变革,也是一场正在经历着的,涉及社会生活诸多层面的,将不同语言、不同地域、不同生活方式的人都网罗在一起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而这场变革已经初露端倪。

当社会成为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的总和时,社会学理论也随之分裂为传统社会学理论和有待建构的网络社会学理论。而对于前所未见的博客加以认识,并将其在实践中加以有力引导便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社会学研究者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二) 文献综述

1. 关于企业博客发展状况的研究

目前对于企业博客的社会理论研究尚未起步,绝大多数讨论都是以博客为对象进行的,且尚未形成具有实质意义的理论,多数所谓的研究都只停留在表象和预测层面,涵盖博客对传媒、知识管理和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与改变,这主要与博客的发展历程短、人们对博客的认识不充分有关。随着博客的进一步发展和人们对博客使用与认识水平的提高,博客社会行为理论的建构也将随之完成和丰富。

按照不同的标准,博客可以被划分成不同的类型。从个人的偏好和需要出发,可以划分成网络日记型博客、新闻博客、技术博客、娱乐博客等等;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依据,可以划分成商(企)业博客、政治博客、生活博客等;以社会身份划分,还可以将博客分成商人博客、政客博客、教师博客、学生博客等等;以网络社区划分可以划分成博客中国、天涯博客、和讯博客,或按照地域可划分为黑龙江博客、上海博客、湖南博客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将选取不同的博客划分标准对其加以界定,而本研究根据主体差异的存在,将博客划分为个人博客、政治博客和企业博客。其中,个人博客以个人为话语主体,主要记载私人话题,个性化较强;政治博客则以政治话题为主,话题发布人与评论者

既可以是政客，也可以是关注政治议题的平民（在博客中，他们被比喻为具有强盛生命力的“草根”）；企业博客则以企业为话题，所张贴的文章与链接均以企业形象存在，但话语主体却是与企业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个人，内容多是围绕企业发展以非官方语言被组织起来的。

（1）作为新媒体方式的博客研究。在我国，将博客视作一种新兴媒体而最先加以研究的是最先在中国实践博客而被称为博客第一人的方兴东。由于长期从事 IT 的研究、分析和评论，出版过《IT 史记》等 IT 专著 15 部，被誉为“中国信息产业最具影响力的独立评论家”、中国“数字论坛”成员和“博客中国”发起人的方兴东认为，“新兴的博客是互联网技术促成的一次新的媒体革命，是真正发自草根阶层的个人媒体力量的体现。博客的出现集中体现了互联网时代媒体界所体现的商业化垄断与非商业化自由，大众化传播与个性化（分众化，小众化）表达，单向传播与双向传播三个基本矛盾、方向和互动”。“博客是媒体的开放源代码，也就是内容的开放源代码。”

由于博客在传播领域不仅展示出网络的魅力，如无中心、及时性等等，也展示出传统传媒无法与之比拟的平民化草根力量、分众化、个性化，因而在网民中迅速普及。许多兼具博客身份的研究者都将目光锁定在这一充满不可估量的、被称为“E 时代的盗火者”的博客身上。

2003 年 6 月，麦尚文、丁玲华和张印平在传播学的意义上分析了博客给传统媒体的传播格局带来的变化。他们认为，首先博客带来了信息空间的延伸。从本质上看，博客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传媒文化和民主气氛，延伸了传媒信息空间的文化张力。其次，博客赋予个人前所未有的对媒体施加影响的权利，其形式使个人参与媒体、影响媒体成为现实。再次，博客强化了公众的环境认知意识和能力。其信息传播是及时的、多元的乃至本源的，因而在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进而在认知环境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博客

的信息传播方式还让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大为弱化，人们对环境的认知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性和时效性。复次，博客是传受主客体同一的传播。公众是富于主动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本质上是“多数人对多数人的传播”，“传受合一”使主体和对象走向融合统一。最后，博客是媒介传播家族的新成员。随着网络传播的普及和发展，博客作为媒介传播家族新成员的地位已初步确立，不仅丰富了网络传播的内涵，也必将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2004年2月，方兴东、刘双桂、姜旭平和王俊秀在列举了博客的传媒属性后，通过与传统媒体的范式比较分析了博客与传统媒体的竞争和共生关系。他们认为在传播学上，博客的三个最重要的特点可能是个人性、开放性和交互性。博客是个人性的，现有的媒体都是由企业、社会组织和政府拥有的，而博客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性的。博客是开放性的，个人空间通过这种开放的传媒形式直接转变成公共领域，针对传统意义而言，个人进入公共领域的门槛和机制完全消散于无形。博客是交互性的，意味着与传统的单向媒体完全不同，读者和编者之间，实时互动，甚至读者和编者的身份也模糊了，最好称他们为对话者。

博客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传播，它与传统媒体的关系，首先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分别体现在出版速度、出版形式、出版流程、编读关系、出版主体、传播方式、信息源的辐射能力和未来可能的核心价值几个方面（见表6-1）。

同年7月，周海英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受众的角度分析了博客的传播模式，认为博客网站与专业传媒机构之间将形成一种互补竞争、相互渗透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博客新闻成为专业媒体的重要信息源；博客网站成为专业记者稿件的第二出口；博客在问题报道中揭露另一部分真相；博客报道成为专业媒体报道的延续；博客与传统媒体的共生生态圈。

表 6-1 媒体范式比较

比较的对象	传统的范式		新的范式
	纸质媒体	媒体网站	博客网站
出版速度	很慢;具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定期	较快;具有一定的出版周期、一般也定期	很快、没有一定的出版周期、不定期
出版形式	具有一定的形式和栏目;具有一定的方向限制	具有一定的形式和栏目、一般比较丰富、方向受到战略的限制	完全无限制、形式多种多样
出版流程	具有中间修改与控制过程,往往是编辑、主编、校对层层把关	具有中间修改与控制过程,也存在“守门员”	完全没有任何限制,至少现阶段是这样
编读关系	虽然编读之间可以信件来往,但是互动较少、较慢	单项互动、可以增加评论,但是难以形成全体互动	在线互动,相互激发,编者和读者的关系消失
出版主体	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	一般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	一般为个人
传播方式	点对多点	点对多点	多点对多点
信息源的辐射能力	一般较强	一般很强	一般较弱
未来可能的核心价值	精品和权威	丰富和链接	快速、原创和交流

资料来源:方兴东、刘双桂、姜旭平、王俊秀:《博客与传统媒体的竞争、共生、问题和对策——以博客(blog)为代表的个人出版的传播学意义初论》,《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

(2) 作为知识管理方式的企业博客研究。知识管理研究及其发展已经找到了许多获取和再使用知识的方法,包括创建文件知识库,会议、谈话录音和发送邮件,组织在资料库中的讨论,以及提供注释系统。但无法成功的主要障碍在于:很难找到数字化的工具;即使找到了,这些工具也很难存取;系统在识别那些能够帮助找到或存取工具的人方面能力不强(Jonathan Grudin, 2006)。

姜奇平从深远的发展角度将博客视为一种生产方式。他认为,

博客是一种生产方式，一种共享知识的生产方式。而且，它不是交流信息，而是交流知识。这就意味着，它是在进行一种资产的置换，一种知识资本（知本）的置换；它不是用知识产权的方式置换知本，而是用知识共享的方式置换知本。把博客这种生产知识的方式，放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下考察，它是一种相对于工业化而言具有革命性的新的生产方式。

这种将博客视为知识共享的生产方式的研究，在我国当前由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同时向知识社会进行双重转型的社会背景下，给长久致力于减少成本投入，增加效益的商业组织提供了实现其“零成本”带来高产出差错的机会。“许多专业人员将博客作为自己的知识库、学习日志或者网络工具”（Lilia Efimova, 2004）。因此，企业也在思考尝试可否在自己的组织中建立具有强大沟通功能的博客，然而这种尝试目前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只有少数企业建立了博客。

尹峻岭指出：“Blog 强大的功能逐渐得到企业的认同，有些企业开始利用 Blog 开展项目协调作业和内部沟通”。用 Blog 概念提炼企业的核心知识将成为热潮。如 Know-How 与 Blog 的结合——K-Log。研究者通过博客在营销活动和企业客户服务中的应用，发现了博客的知识管理潜力，用博客捕获和收集企业内部散于各个工作角落的技能知识。有人预计，国内的 K-Log 商业应用将会成为企业的一个热门选择。而有些企业则看中了采纳博客能够从多源头收集、组织、分享、链接或检索信息的功能，作为理顺某些特定的商业流程的工具，例如情报收集、知识管理技术的能力。国际上，已有许多关于企业博客应用的成功经验，主要集中在竞争情报、市场调研、项目管理、内部网络检索，以及知识管理等多种领域。然而，信息安全问题是最令人担心的，如有的企业员工利用它来传输资料，其功能的滥用，是否会导致本应保密的信息被泄露出去。当然，这一切会随着技术、安全、标准等问题的提升而逐步得到解决。

方兴东和刘双桂在分析了博客知识管理的作用后指出平民性的博客技术或许可以给企业管理带来新的冲击,很多人正在尝试利用它增强组织竞争优势,并对目前的企业知识管理和知识博客进行了比较,详见表6-2。

表6-2 知识管理与知识博客比较

	现有知识系统	基于博客的知识管理	比较
怎样管理知识	公司管理层	整体式管理	前者适合于重要资料的分类管理和检索,后者管理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广泛,适合于学习
谁来实施系统	分割式管理	网络效应和声誉机制	前者组织激励机制容易缺失或者扭曲,后者制裁机制相对较弱
提供怎样的学习材料	只提供“技术性知识”和学习材料	提供技术性和制度性知识,学习材料与学习过程结合	前者是人与物的交流,后者在人与人的交流过程中实现知识管理
适合怎样的管理范式	不一定促进动态的知识管理,不一定导致学习型组织的实现	静态和动态的知识管理相结合,能够构建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学习型组织	前者只能实现静态的知识管理,后者能够将静态和动态结合起来
结 论	为组织提供了较为有力的知识管理工具,但不一定带来组织范式的转变	要求组织范式的转变,扁平化、学习化和网络化相互伴随的过程,与命令一支配型组织存在一定的冲突	前者被用于命令一支配型组织,后者带来组织范式和知识管理范式的变革

陆伟、魏泉和寇广增指出,许多中小型企业已经开始采用企业博客。有的公司在一个组织内部建立博客社区,并为每个员工建立起一个自己的网络空间。鼓励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及时记录自己的工作内容、问题或者创意。而整个组织内部,则可以通过一种“聚合”的方式收集员工愿意公开的信息,变成大家都可以共享的知识。这种工作记录并不严格要求每个员工一定要严肃地描写每件事

情,更没有字数或描述方式的规定。对于团队来说,任何及时的记录都会使工作总结变得更加容易,并可以更有效地积累一些本来难以结构化的知识。在某些情况下,对于可能容易离职的工作来说,后来接任者借助博客容易很快接手工作,减少知识的流失或返工的代价。需要说明的是,企业博客在最初推行时可能会需要一定的强制力,然而企业知识库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其所拥有的大量文章将会成为企业的财富。但以上功能的企业博客不过是完成了企业组织博客化的第一步。企业博客还具有按照所属类别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将企业所积累的文章组织起来,形成企业永久财富的功能。并且在整理过程中,针对这些知识财富,提供具备一定功能的分析整理工具,利用一些统计和分词聚类等方法,对文章内容进行分析,进而在企业博客系统和相应知识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对以上知识财富的提炼和再创造。图6-1可以清楚地表明企业博客的知识管理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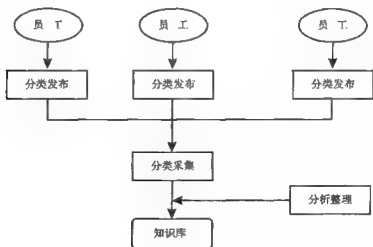


图 6-1 企业博客知识管理结构

“从一个侧面来看,人们通过信任与共享使有效的知识发展成为可能”(Lilia Efimova, 2004)。员工间零距离沟通,为知识管理

打下良好基础。

(3) 作为学习模式的博客研究。目前,国外博客在教育实践领域中的应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学生学习情况的电子档案;教师职业训练;课堂教学的辅助管理;协作学习;校内外的沟通;知识管理;研究日志。虽然目前国内的博客受到网络发展现状制约的人数还不多,功能也在逐渐的强化过程中,但是随着网络在教育中应用的不断深入,博客一定会成为现代教育技术新的利器。博客对教育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改进教学的资源和教学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博客文化的精神实质及其对教育理念可能产生的影响。

张俊超指出博客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研究中的应用,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博客为人们提供了学习管理工具、教学工具和研究平台。

陈向东等人认为博客文化的精神激发了人们的求知与表现的欲望。博客作为学习的资源与学习的过程,有一些其特有的作用,如过滤信息、提供学习的丰富情境、提高学生的媒体文化水平、鼓励参与者发表自己不同的观点、提供对信息的评价和鼓励学生的参与及协作等。因此,博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人表达与合作学习的工具。

总之,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其各自不同的学科范畴对博客进行了研究和界定。然而从社会学角度对博客的研究还有待开展。不难看出,虽然各学科界定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异,然而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博客在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力都离不开两个要素:一是作用点,博客使用者,因为离开了他们博客就失去了施力的载体;二是博客自身的特性,因为正是博客自身的特性赋予了它彰显网络去中心化、去层级化的能力,也正是这些特性补充了以往三种网络交流方式,即电子邮件(E-mail)、即时通信(QQ等)和电子公告牌(BBS)在各个方面的缺欠和不足而被网民们抢滩登陆。

2. 网络话语权的相关研究

话语权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而在以文本交流方式为主导的虚拟社会,人们对话语的关注也将成为学

者们研究的焦点之一。

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但随着印刷术和互联网等超越面对面人际交流方式的出现,话语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更为丰富的内涵,超越了其单一的工具性认知,“必须被放到社会语境和社会活动中来理解”(陆扬、王毅,2006),并成为虚拟社会建构过程中的基本要素之一。

(1) 话语与文本。文本使人们在虚拟社会中的交往成为可能,它既充当了虚拟社会交往实现的媒介,也成了虚拟社会交往实践的结果。而文本“总是被话语建构的”,因而它不是一个话语再现的过程,而是在语言、话语中被建构起来的(陆扬、王毅,2006)。

从符号学意义来看,任何意象或文本都被认为包含意义的不同层面或水平,这些意义是相互联系的,其本质取决于它们所处的语境或周围的环境。意义或符码的一些层面是相对中立的,或相对客观的,而其他层面则充满了社会意义或话语(Roland Barthes, 1967),因为“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阶级、个人或话语都试图利用符号并且使它充满了他们自己的意义”(Terry Eagleton, 1983)。

(2) 话语与权力。作为结构主义的基本概念之一,话语和权力、知识与社会身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在网络问世之前,印刷语言的发明便赋予了语言以一种“新的稳定性”,并且产生了权力的语言,特定的语言形式称之为主导(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3)。通过这种方式,书面语言逐渐被看做比口语更“正确”,而且口头的交流常常是根据它与书面语言的相似程度而得到社会化的评估。在这种评估过程中,像方言(地方语言)、口音、词语的选择以及语法的使用这样的言说方法,都被根据语言的社会惯例——这种惯例是在书面语中被类型化的——来加以评价和分析(陆扬、王毅,2006)。当然在消声的互联网上,方言(地方语言)、口音等交往屏障被剔除,它为交往的某些不可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例如网恋;然而这并不是说在虚拟社会中,话语便被绝对地释放了,事实是,虚拟社会中特有的语

言惯例作为另一种新的话语屏障将网上交往主体进行了重新划分。“我们发现的不是具体化的‘语言’和‘社会’，而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语言，它不是对‘物质世界’的简单的‘反映’或‘表达’，确切地说，是通过语言对现实进行掌握，因而这种语言具有一种实践意义，且被所有社会活动所渗透，或渗透在所有社会活动中”（陆扬、王毅，2006）。

然而，关于话语权的论述，福柯的见解最为独到。他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甚至连社会集团、身份和立场——比如阶级、性别、种族和性征——也不是先有的，而是在话语内部被生产出来的，话语决定了它们是什么和怎样运作（Foucault M, 1984）。在他看来，话语是一种权力，是“各种机构通过一种界定和排斥的过程运用其权力的手段”（约翰·斯道雷，2002）；话语是一种思考权力，是知识和语言之间关系的方法。福柯认为，一个“话语”就是“一个为知识确定可能性的系统”；或是“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的“规则”（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得到承认的和不能被承认的）而存在，而这些规则决定了可以作出陈述的类型，决定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被谈论，以及对这些事情可以谈论些什么。权力关系是在相关的知识领域中被建构出来的，而话语就是“知识的体制”。当然，知识和语言的形式是与生产这些话语的实际场所分不开的（陆扬、王毅，2006）。这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王治河，1999）。

巴赫金认为，话语同权威相结合会获得特别的强调，有种特别的独立性，权威的话语要求外界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Bakhtin Mikhail, 1997）。

（3）话语权与身份认同。话语“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工具”

(张舒予, 2002)。简单来说, 话语权则是主体说话的资格。

语用学认为, 语言是语境性的, 也是表述性的, 它涉及理解、交往及社会合作, 涉及交往的语境及相互的主体, 因为主体是在语言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米德认为: “个体化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在孤独和自由中完成的自我实现, 而是一个以语言为中介的社会化过程和自觉的生活历史建构过程, 通过用语言达成相互理解, 通过与自身在生活历史中达成主体间性意义上的理解, 社会化的个体也就确认了自己的认同。”这是说, 主体首先是个说话的主体, 是语言主体, 而非面对客体世界的观察主体, 语言主体相信语言的媒介作用, 相信通过语言媒介同其他主体交流、理解、沟通, 同时又可以在这种交流和对话中确立自身。

文化研究的方法使我们注意到, 正在被描述的不仅仅是差异, 而且还有威望等级, 它通常也是权力等级。斯图特认为, 仅仅在“one know”(有人知道)和“we know”(我们知道)的使用里, 就可以知道身份, 这意味着权力和地位。

普尔格拉姆认为, 除了通过一个人言谈的能力和可理解性以外, 我们还能通过一个人的说话方式来认识他。“他的言语的纯粹的物理特征——它们是自发性、习惯性的——就足够用来辨认他了。另外, 他所表达的内容和他的表达方式, 换句话说, 他的风格, 更好地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但是, 他表达的内容和他的表达方式都是在社会中决定的, 由言说者的教育、环境、职业等等决定。不能通过视觉表达任何节目内容的收音机的导演和演员, 在声音特征化的艺术上非常熟练。甚至是心理, 一个人的脾性都通过它的说话得到表达, 更不必说他暂时的情绪, 每一个听众仅仅在‘他谈话怎么样’的基础上就能对言说者作出一种特定的价值判断。”(Pulgram E, 1964)

当然在身份隐匿的虚拟社会中, 由于没有与身份相对应的角色期待和行为期待(在网络中转化为话语期待), 因此福柯所论述的话语规则的束缚力更多地转化成了一种话语导向力, 即所谓的话语

权威。

在博客环境下，个体再不会遇到被封帖、删帖等话语权利被剥夺的情况。因此，每个人都拥有天赋话语权，即王家传所说的“说话的资格”。然而，这仅仅是具有了话语权利而不具备话语权力，如祁林所说“有的人音量比较大，有些人音量比较小”，那么也不能说他拥有了真正的话语权。

网络只负责提供起点的权利平等，而不保证终点的权力平等。因此，在网络这一“公共领域”的竞争中，只有少数人能够胜出，成为话语权威和意见领袖。

（三）研究方法

1. 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是对单一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而具体的研究方法，针对企业博客话语结构的典型特征，做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研究者将通过对企业博客网站发展全过程的跟进式参与来观察了解企业博客发展的真实状况与博客空间中话语对他人是否发生影响及其影响程度，通过网上问卷调查和社会统计分析等对参与企业博客话语实践行为的个体进行调查分析，以实证结果作为检验理论预设的基础，并根据实证结果所显示的真实状况修改理论预设。

由于博客群体具有增长迅速、类别明显等特点，欲将庞大且仍持续快速增长的群体加以研究难以实现，因此本研究选取目前在博客群体中较有代表性且通过实践参与者将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与虚拟生活融为一体的企业博客作为研究对象，并选取企业博客使用者最为密集的企业博客网的注册用户作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以网上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企业博客话语权状况、使用者构成状况及其对企业博客使用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由于企业博客使用者群体刚刚出现，虽然其涨势迅速，然而基数仍然不足，且除了与企业博客资深使用者进行深入访谈之外，欲从总体发展水平上获知企业博客的发展状况，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网

上问卷调查法。

2. 社会网络分析法

网络分析的单位可以是人、位置、法人或集体行为，或者任何一个能与另一个实体发生联系的实体，常常被视为点或者结点，且往往用字母或数字来标示。网络分析的目标之一，是将相关单位的联系模式排列在形象的图形中，把单位之间的关系结构在一个可视的空间当中描绘出来；其另一目标在于解释结点之间联系的不同模式的内驱力。通过对结构中的一些特征的量化水平的描述，如结点间联系的数量、强度、互惠、传递、中心、等效，来分析网络的性质，以及网络中位置之间关系的流动情况（祁林，2003）。

本研究的“话语”概念基于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一种权力，且普遍存在于关系之中。在企业博客环境下，话语以文本和链接的形式存在，它承载着信息和知识，对他博客具有影响和改变力。每一个受话语权力影响和改变的实体可以被视为一个结点，把博客主体间的关系结构及传递情况在可视的空间中描绘出来并通过图示和数学模型表示出来。

3. 社会统计算法

对于问卷调查收回的数据分析，本研究将选用社会统计分析软件包 SPSS 进行统计分析。

二 研究程序与过程

（一）概念阐释

1. 企业博客

企业博客是博客的企业化应用，分为企业外部的博客应用和企业内部的博客应用，用以帮助企业达到内、外部环境构建与完善。既然是博客在企业中的应用，企业博客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博客的内在性质与风格特点。在内涵上，企业博客是企业博客参与者在企业

博客环境中发出与企业相关一切话语行为的总称。在博客中,个体行为以话语行为方式体现,话语行为主要体现为发布文章、链接、超链接等形式;从内容类型上可以简单划分为知识、信息、经验(体验)和资源四类,企业博客中每一个话语都可以按照其内容划入到这四个类型当中,或同时归入其中几个类型当中。在概念上,企业博客既可以指代企业博客者,也可以指代企业博客环境,同时还可以指代企业博客行为。为了便于研究中这一概念不被混淆,研究者将企业博客参与者或行为人称为企业博客个体,简称博客个体;企业博客环境称为企业博客空间;企业博客行为称为话语行为,简称话语。

企业博客空间中企业博客个体间互动行为主要通过话语间的互动实现。与电子公告牌或即时通信工具不同,博客空间中的话语互动的即时性较弱,且由于每一个博客空间都是一个独立的话语空间,用以表达空间所属者的内在声音;此外,纵观由博客引起的国内外爆炸性事件也并不是通过博客间的回复率,而是通过点击率与浏览量。因此,对于企业博客话语互动而言,对于博客话语的点击与浏览量成为博客话语广泛传播并对现实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关键。点击与浏览的实质在于关注的给予与信任。因而,在相对独立的企业博客空间中,关注行为的存在使博客间建立起联系,正是由于建立在关注行为基础上的博客关系网的建立,博客话语间的互动才成为可能,话语的影响力才得以在网络中相互流动。

以话语为中心,研究者将博客个体划分为主体与客体。主体,也称话语主体,即话语发出者;客体,也称他博客,即话语接受者,也可称为话语受众。本研究分析均是基于话语主体进行的。以此为出发点,受到他博客关注者则为话语主体;对主体话语给予关注者则为话语客体,即他博客。由于在以关注行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互动关系网中,每一个博客都可能关注与被关注,当博客个体对他人话语给予关注时,其在这一关注行为联络的关系中角色为他博客;而当博客个体话语受到他人关注时,其在这一关注行为联

络的关系中角色为话语主体；但在角色转换中，博客个体的身份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然而根据关注行为的指向不同，其在此关注行为为联络的关系中角色随之转化。

2. 话语权力

话语权力既包括基本话语权限，即主体注册成为企业博客成员时该网站赋予的基本话语权限；又包括话语权力，即企业博客成员在拥有话语权利的基础上，通过话语影响他博客行为或决策发生改变的能力。

这里企业博客成员的话语权限是指其发表新帖或评论的资格；其中，企业博客的话语主要体现为在具有话语权限的博客中发表的开放性文本或链接。开放性文本具有可阅读、可回复、可评论的性质。由于话语作为一种权力始终存在于关系之中，因此对于不公开或不具有开放性的话语由于它是内敛的、封闭的，失去了在关系中流动的可能性，因此不在话语权研究范畴之内。

（二）理论预设

基于企业博客的新质特性，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论预设是：企业博客中存在话语权现象，它的建构依赖于博客主体、话语及他博客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主体话语权以动态形式存在并影响他博客行为或决策发生改变，主体话语权威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得到维持，但由于话语权竞争的存在终将被他主体取代。

（三）研究过程

1. 研究对象的确定

本研究以企业博客网的注册用户作为调查对象，原因在于：企业博客网是博客中国于2005年10月在国内首发的面向企业提供博客服务的网络社区，是企业博客使用者的网络集散地。根据《国内十大中文博客托管网站排行榜》、《2005年中国博客市场研究报告》等报告结果，博客中国在国内综合博客托管网站中排名均居

于榜首位置。博客中国由“中国博客第一人”方兴东于2002年8月创办，汪丁丁、倪光南、姜奇平等一批博客精英们的入驻树立了该网站的权威地位。虽然自博客中国推出企业博客托管服务之后，也有一些网站致力于提供企业博客托管服务，然而无论从权威性、功能性、日访问量等方面均不能与企业博客网相比。因此，企业博客网无疑成为此次调查的最佳选择。

鉴于企业博客网的日访问量（见图6-2）与注册用户急速增加，网站的人数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只能以网上问卷调查的形式面向所有注册用户进行“偶发性”调查，无法满足随机抽样调查的条件。因此，无法保证调查结果在信度和效度上对总体的推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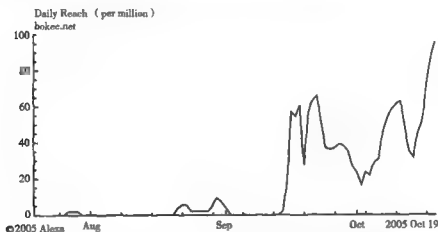


图6-2 2005年10月19日 alexa 工具条记录的企业博客网日访问量

2. 问卷设计

网上调查的问卷设计较之于传统的问卷设计除了对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有较高要求之外，在问卷的设计、内容、结构以及外观效果上需要做出特殊处理。为了保证网上问卷调查的质量与效果，使问卷设计的难度大大增加。研究者除了需要突破技术水平上的瓶颈之外，还需要在问卷设计之初考虑到诸多调查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和障碍。

3. 问卷的制作与测试

与纸张问卷有所不同,网上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全部通过互联网完成。在问卷的制作上较为烦琐,基本步骤如下:

第一,根据对企业博客话语活动情况的长期观察经验设计调查问卷,并进行小范围内的试调查;

第二,根据试调查结果与理论假设,修改并确立调查问卷;

第三,用 Dreamweaver 软件将问卷制作成静态网页,并将每一个问题与答案进行编号;

第四,建立与问卷问题、选项编号一一对应的 Access 数据库;

第五,将已有静态网页与新建数据库绑定在一起,形成网上问卷调查系统,并在局域网上进行调试;

第六,根据所选答案与回收数据进行核对,修改数据库与问题、选项的对应关系,并将数据库与网页重新绑定;

第七,在局域网上再次调试,核查问题、选项与数据库间的对应关系;

第八,核查无误后,将问卷调查系统置于外网上进行调试;

第九,检测回收数据,无误后,清空已有数据库中的数据,等待将调查问卷的链接地址同时向企业博客网用户发布,开始正式调查。

4. 样本的获得

网上调查无法对调查对象进行随机抽样,样本的获得具有“偶遇性”。当问卷发布后,凡是看到此帖的人都可能成为问卷填写者。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在指导语中做出了明确限定:“以下所有问题只针对您在企业博客网站 www.bokee.net 中的活动状况提出,请勿以您在其他网站中的参与情况进行作答。”

5. 调查过程

调查时间从2006年4月12日至5月12日,发布于企业博客网站BBS的“互联博客”、“职场百味”、“经营管理”、“企业产

经”、“电子商务”、“谈天说地”、“娱乐休闲”等版面,以及“哈尔滨工业大学”、“沃尔玛中国”、“光明乳业”等企业博客,还有“营销的网络之道”、“创意圈”、“卓越绩效”、“专家学者”等博客圈上。问卷的链接地址为 www.moyizone.com/survey/home.asp 和 www.danceshow.com/survey/home.asp。第一条数据回收于2006年4月12日14时2分5秒,最后一条数据回收于2006年5月10日11时28分27秒。在为期一个月的调查时间内,共回收问卷211份。

三 话语权的结构性要素及其作用过程

(一) 话语权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生成

1. 主体话语身份及其获得

在企业博客环境中,每一个博客作为话语发出者都可以被看做一个主体,同时作为受到话语影响者又可以被看做一个客体。为了使研究中的表意更为清晰,这里将话语发出方作为话语主体,也称博客主体;与此相对应,话语接收方被看做受话语影响的客体,即他博客。由此可见,在企业博客话语互动中,任何一个博客既可能是话语主体,也可能是受到话语影响的客体,二者在身份上同一,而在话语角色上又相互转化。

正如“社会语言(话语)表达着社会身份和社会活动”(刘向红、杨桂香,2003),企业博客环境下主体的话语行为也表达着其自身的特殊社会身份和社会活动。有别于任何一个虚拟或现实身份,企业博客话语主体的身份不是单一的,它不仅表达着个体的人格与魅力,同时也彰显着所代表企业在虚拟社会中的公信形象与风格,并成为企业在网络生存中有别于他主体的身份承担者。

所谓主体话语身份,是指企业博客主体在成功注册后所获得的代表所申请企业进行话语行为的权力,既包括所在虚拟社区授予其

的合法话语权限，也包括对他博客行为发生影响和支配的话语能力。博客主体的话语行为是指其在博客空间中发布的一切外显性文本和链接，常表现为与企业相关的文章、链接及对他博客关注所做出的回应。

主体话语身份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被建构的过程。现实社会中，参与交际的人通过话语来进行社会活动、参加社会交际、建立社会身份。在人们的不同话语中，我们能体会他们“不同的社会语言和文化模式，这些不同的社会语言和文化模式表明了他们从事不同的社会活动和具有不同的社会身份”；反过来说，通过人们的话语，可以识别他们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身份（刘向红、杨桂香，2003）。同样，在虚拟社会交往中，我们也可以透过企业博客主体的话语表达来了解企业的社会活动，识别企业的社会身份。

从网络权限上来看，企业博客主体只有通过在企业博客网站上成功注册才可以获得在该网站中合法的注有所申请企业标注的博客空间及对应的网络身份（ID），如要申请“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企业博客，则需要在所选的博客托管网站上申请注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企业博客”账号，获得合法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企业博客”身份，在没有分机构注明的情况下，“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企业博客”无疑成为发布、转贴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切相关文章和链接的合法话语身份。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企业博客主页见图6-3。

在网络中，博客主体获取企业形象的话语身份并不完全或在绝大多数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实体的授权或委任，也并非必须为该企业的职员，而主要是取决于他博客对主体话语身份的认可度。主体话语在博客环境中代表企业形象的程度与他博客对主体话语身份的认可度相互影响、相互建构。当主体话语越接近他博客的企业形象预期时，他博客对该主体的话语身份认可度越高，主体在博客环境中的话语身份性也越强，反之亦然。

主体真实话语身份的建立在于对主体话语身份的建构。主体真正的话语身份的建构是一个与企业博客发展交织在一起，且无法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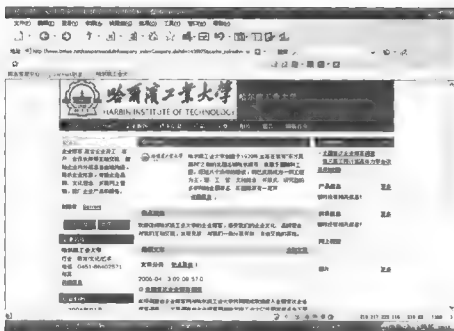


图 6-3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企业博客主页

高地共同建构的过程。诚然，主体话语身份的获得与企业博客网站的批准直接相关，然而，要具有真正意义的话语力，或者说，代表企业的话语能力，则取决于主体在企业博客不断建设并完善过程中获取他人认可度的能力，表现为他博客对主体博客的关注度与信任度。

2. 他博客的关注行为与话语权的让渡

布迪厄认为，话语行为中的权力是由外部社会机构赋予的。话语权力的形成和施与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他博客对主体话语给予关注的存在。

博客主体所获得的合法话语身份，会在不同水平上吸引他博客的关注，其关注水平与由此带来的获知程度、企业在行业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所关注企业与自身企业的关系有极为密切的关联。从“关注目的”（见表6-3）可以判定，他博客对于主体博客的关注会呈现不同特点。

表 6-3 关注目的

	个案数		频数 (份)	百分比 (%)
	有效	缺失		
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以便把我的做得更好	135	0	82	60.7
了解最新消息、行业动态	135	0	89	65.9
看看各个行业中著名企业的博客	135	0	58	43.0
看看同行业中的企业博客	135	0	57	42.2
该博客的文章有见地,可以受到启发	135	0	64	47.4
该博客的很多链接都是我需要的,省得自己找了	135	0	29	21.5
他的企业和我的企业有关联	135	0	35	25.9
因为我们是同一家企业的	135	0	12	8.9
他也会关注我的博客	135	0	22	16.3
随便看看	135	0	24	17.8

(1) 获知性关注行为。主体出于及时获取所需信息和知识的需要,关注行为将会较为稳定且长久,关注的范围也会较为广泛。对于“关注目的”的问题,有 135 人完成了问卷,其中有 65.9% 的人关注他博客的目的在于“了解最新消息、行业动态”,有 47.4% 的人关注他博客的目的在于“该博客的文章有见地,可以受到启发”,有 21.5% 的人关注他博客的目的在于“该博客的很多链接都是我需要的,省得自己找了”。

(2) 竞争性关注行为。延续企业竞争性质,主体关注行为目标性较强,主要集中在各行业中的著名企业、同行业企业的博客,并根据自己在市场竞争关系中的位置,结合自身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决定关注的频度和长度。调查中,有 43.0% 的人关注的目的在于“看看各个行业中著名企业的博客”,有 42.2% 的人关注的目的在于“看看同行业中的企业博客”,并有 60.7% 的人关注的目的是“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以便把我的做得更好”。

(3) 关系性关注行为。这类关注行为的原因在于他博客与

博客主体间的关系，可能出于企业间的关联，也可能出于博客主体间的私人关系。如调查中，有 25.9% 的人关注的目的在于“他的企业和我的企业有关联”，8.9% 的人关注是“因为我们是同一家企业的”，16.3% 的人关注的目的在于“他也会关注我的博客”。

(4) 浏览性关注行为。浏览性关注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均较弱，博客主体的关注行为在选择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随机性，调查中有 17.8% 的人的关注目的是“随便看看”。从关注目的上可以反映出其关注水平较为松弛，不易对某一博客或某一类博客产生长久关注，这意味着他们受到主体话语影响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受到主体话语影响，影响的力度和水平也不会高。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他博客对于主体博客的关注主要属于获知性关注、竞争性关注，少量属于关系性关注，只有一小部分属于浏览性关注，这说明企业博客主体间话语权形成的基础较好，他博客对主体博客给予话语权让渡的可能性水平很高。

3. 身份话语对他博客行为的牵引

从广义上来讲，一旦企业博客主体话语身份被确立，则其所发布的外显话语均成为表达企业博客主体身份的话语，即主体身份话语。

由于主体话语身份具有二重性特征，因此，在主体博客话语空间中主体的身份话语也具有二重性特征：一类为带有主体个体偏好和感情色彩的私人话语，多半在企业博客空间的附带位置，如边框的留言部分或在对他人博客跟帖的回复中出现；另一类则为发布企业相关信息、宣传企业动态发展的代表企业网络公信形象的话语，这类话语是主体身份话语的主要部分，也是企业博客建构的主旨内容，大多处于博客空间的主体位置（见图 6-4）。

企业博客作为博客模式在企业中的应用，也很自然地具有博客话语风格和特点。以草根为主体迅速发展并普及开来的博客，其话语也表达着浓重的草根味道，即以尊重事实为旗帜，聚焦于披露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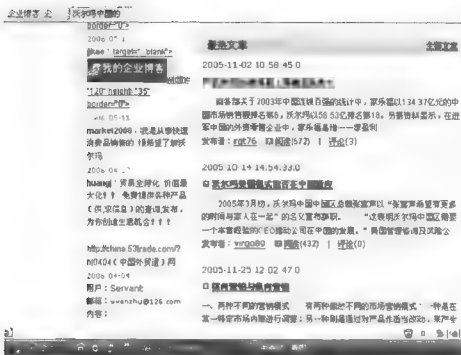


图 6-4 沃尔玛中国的企业博客主页

流媒体/企业官方网站力图粉饰的新闻或消息，其话语具有简易、直接、犀利等特点，同时也具有先锋性和批判性。如在明基中国的企业博客中，这些话语特征比较明显。如图 6-5 所示，在其“最热文章”一栏中，按被阅读的时间逆排序，依次为“明基 1640，问题很大”、“台企待遇差，明基待遇更差！”、“DW1640 购买、试用小记”和“明基笔记本：死机漏电掉数据，百名教师受折磨”，在 4 篇文章中，有 3 篇从标题上看就具有鲜明的博客话语特征。同样，从我们在问卷调查中选取的两条分别代表企业博客网站公示信息“国美 PK 苏宁”和企业博客主体发布的信息“14 天快速美白受质疑，高露洁涉嫌虚假宣传被查”上，可以看出企业博客话语中所充斥的博客话语特点。实际上，企业博客网页中遍及具有这些特点的话语，而且常常在博客者中引起关注与讨论的也正是具有这种风格的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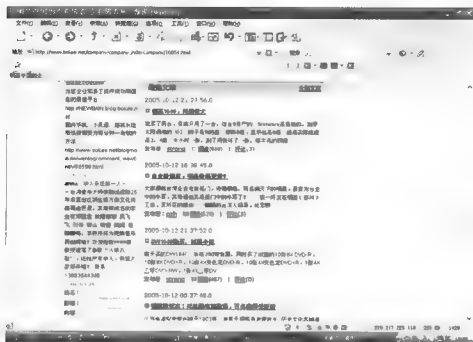


图 6-5 明基中国的企业博客主页

此外，研究还发现在博客主体的身份话语中，对他博客行为起到牵引作用的核心话语是具有企业形象代言性的公信话语，而不是宣扬主体个性的私人话语。因此，本研究对身份话语的职称更多地指向主体话语的公信话语。

在“企业博客网上信息会不会影响你的行为决策”问题设置中，我们选取了两个分别代表企业博客网站公示的信息“国美 PK 苏宁”和企业博客主体发布的信息“14 天快速美白受质疑，高露洁涉嫌虚假宣传被查”综合成企业博客网上信息对博客用户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 54.3% 的人认为他们的行为会受到企业博客信息的影响，另有 29% 的人认为很难说会不会受到博客信息的影响。由此看来，有 83.3% 的人可能会受到话语影响而发生行为或决策的改变，这表明企业博客主体的话语对他博客的行为或决策具有牵引作用（见图 6-6）。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他博客行为决策产生影响和支配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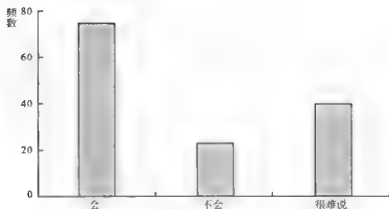


图 6-6 企业博客网上信息对行为决策的影响

均属于主体身份话语中代表企业形象的公信话语。也就是说，对他博客行为决策发生影响的并不是具有主体个体偏好特征的私聊话语，如“leozhao：你好，我就是论坛的老赵，请指教”或者“market2008：很喜欢你的网页”等（见图 6-7 左侧），而是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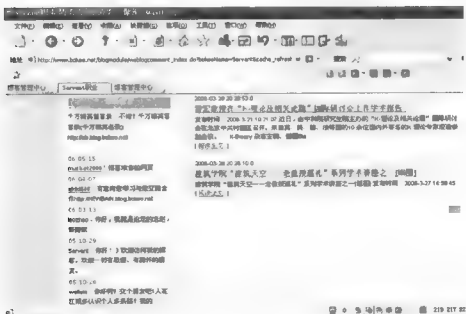


图 6-7 留言板中的私聊话语

企业形象的主体身份话语。

然而，我们也并不忽略个人魅力在企业博客建构中对他人关注产生的吸引作用，以及对追随者们行为发生影响或支配作用的成分。

企业博客主体身份的二重性决定了其话语的二重性。对于受众博客而言，博客主体的话语并不是分裂存在的，而是同时存在于博客空间之中的。虽然在概念上可以将主体的身份话语抽象为具有明显不同特征的私聊话语与公信话语两类，但在现实判断中，有时候却很难将二者明确分开。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类话语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博客是重要的互联网新生元素。它们为个体使用者们提供了在线发布的简易方式的同时，也为他人提供了对这些信息发表评论的可能（Aldo de Moor, Lilia Efimova, 2004）。身份话语在他博客行为导向中发挥着牵引作用，主体身份话语对于关注其的他博客行为产生一种话语影响力，这种话语影响力将对他博客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

（二）话语权的建构过程与外在表征

1. 话语权的建构过程

（1）话语权产生的条件。有了主体话语权形成的三要素，只是具备了话语权形成的前提。要实现主体话语权在他博客行为中的建构，还需要：

第一，将话语权建构的三要素置于网络交往关系之中。从关系网络的角度来看，权力是社会行动者之间实存或潜在的互动模式，任何权力都包含影响和支配这两个方面。权力的影响维度是对决策者行使权力产生影响的社会能力，它存在于社会交往网络之中（Knoke, David, 1990）。正如权力是在关系中形成的，博客中话语权也需要在网络互动关系中才能建构起来。

在企业博客环境中，权力的影响维度体现为主体话语对他博客

行为或决策的影响力度，这种影响力来源于他博客对主体话语的长久关注与选择性信任。当他博客接收到主体话语信息并因此对自己下一步的行动作出修改时，“影响”就发生了。

权力的另外一个维度是支配关系。诺克认为在一个权力关系中，影响和支配不是互斥的，根据这两种维度是否存在权力可以被划分为四种类型：平等性权力（无影响、无支配）、劝说性权力（有影响、无支配）、强制性权力（无影响、有支配）、权威性权力（有影响、有支配）。

异于现实生活中的话语行为基础，在博客环境中，主体话语行为是在不考虑他人期待、偏好、行为反应的情况下自由发出的。主体对他博客的话语影响是自然生发的，不具有针对性。在这种情况下，主体话语很难对他人行为具有支配力，在无个体间交往的条件下，主体间的话语权力关系属于弱权力关系，换句话说，只具有影响力，不具有支配力。但是当主体间存在个体间交往时，也有产生话语支配的可能。当然，主体话语对他博客行为支配力的产生，是因为受到了个体间交往因素作用的影响，而不是因为单纯地受到企业身份话语因素的影响。

第二，得到他博客的关注与信任。首先，他博客对主体话语的关注是主体话语权产生的基本保证。由于每一个企业博客人都既是话语主体，又是话语客体，因此在初始状态上各博客人拥有的话语权力均等，也就是说，此时各博客处于平等性权力关系之中。然而，在他博客的关注来临之前，主体话语的潜在影响力始终无法释放出来，主体在绝对可能性上无法对他博客产生任何话语影响或支配；可一旦突破零关注状态，主体的话语影响力就会得到释放，主体与他博客间的话语关系也与此同时开始建立。因此，他博客对主体话语的关注是主体话语权产生的基本保证。其次，他博客对主体话语的信任是话语权产生的关键。虽然他博客对主体话语的关注释放了主体的话语影响力，但他博客受主体话语影响力的程度也存在差异。这是因为：他博客受主体话语影响而产生行为、决策的改变

源于对话语主体的选择性信任。假设主体个体间信任水平无差异,他博客对于主体话语的关注将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偏好有选择性地细化在主体话语中的一些话题上。当他博客选择了自己所关心的话题进行关注时,其他话题就被排除在关注之外了,此时主体获取他博客认同的机会便完全依赖于这些被选择而展开的话题上。换句话说,他博客对于话语主体的认识是不可能全面的,只能是通过那些被展开的话题“窥豹一斑”地对主体身份作出评价。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博客对于主体的认可与依赖仍有可能产生。据调查,在“某企业博客做得好,且值得信赖”完成作答的144人中,对于其上发布的所需经验:“拿来用”的占总体的29.1%，“参考,并在小范围或短期内试试看”的占41%，“记下来,但不会去用”的占18.0%，“现在没有条件,等条件具备时,再借用”的占5.6%，“告诉别人,让别人用用看再说”、“不会参考”和选择“其他”的各占2.1%（见表6-4）。

表6-4 对值得信赖的企业博客发布的信息企业博客者的行为取向调查

某企业博客做得好,且值得信赖, 你将如何做	频数 (次)	百分比 (%)	有效百分比 (%)	累计百分比 (%)
拿来用	42	29.1	29.1	29.1
参考,并在小范围或短期内试试看	59	41.0	41.0	70.1
记下来,但不会去用	26	18.0	18.0	88.1
告诉别人,让别人用用看再说	3	2.1	2.1	90.2
现在没有条件,等条件具备时,再借用	8	5.6	5.6	95.8
不会参考	3	2.1	2.1	97.9
其他	3	2.1	2.1	100.0
总 数	144	100.0	100.0	

从这些数据来看,他博客对于自己认同的主体话语的信赖程度很高。选择信任主体话语而作出行为改变(“拿来用”、“参考,并在小范围或短期内试试看”)的人占调查整体的70.1%,这是因为,企业博客主体间也具有竞争意识与竞争行为。为了提升点击

率，赢得他人关注，博主甚至博客精英们也将迎合网民的整体或群体偏好与需求。

此外，他博客受主体话语影响力程度与博客主体的话语力也有很大关联。在不考虑个体间差异的条件下，主体话语权的强弱直接取决于主体话语力的大小。主体话语力是包含主体语言能力、思维能力、人格魅力以及其话语积累对企业形象表征度的综合体现。主体话语力是主体赢得他博客长久关注与选择性信任的直接因素，因而也决定着主体话语对他博客行为与决策的影响力程度。

当主体话语力低时，主体受到的关注率便会流失，或在较低水平上得以维持，或会继续流失。这样，他博客虽受主体话语影响，但不会因此而做出行为或决策改变，从其外在效果来看，它没有对他博客行为或决策产生任何影响，据此可以判定主体话语权没有形成。反之，当主体话语力高时，主体受到的关注率也会得到攀升，或在较高水平上得以维持。此时，他博客对主体的话语关注将扩大他博客对主体话语的选择性信任，增强其对主体话语身份的认可。这样，他博客受到主体话语影响而对其行为或决策产生影响，从其外在效果来看，他博客行为或决策发生改变，因此主体对他博客的话语权得到建立和维持。

(2) 话语权的形成过程。由于话语权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动态过程，同时，话语权的建构过程又是在他博客主体内部完成的，因此，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在他博客一次关注行为前后主体话语权的建构过程抽象为六个步骤：主体身份获得；身份话语生成与积累；他博客对主体话语给予关注，并有选择地细化在他博客个体所需要或感兴趣的话题上；根据主体话语力强弱，他博客做出信任选择：当主体话语力强时，他博客信任主体，并受到主体话语影响发生行为或决策改变，当主体话语力弱时，他博客拒绝信任主体，主体话语影响力虽得到释放，但最终不会改变他博客的行为或决策；根据他博客信任选择的结果，主体受到再关注或失去关注；主体身份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构（见图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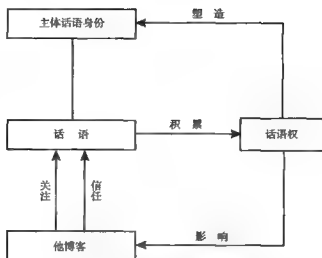


图 6-8 企业博客话语权三要素关系耦合模型

当然，这只是单一他博客和主体一次关注行为前后主体话语权的形成过程。事实上，话语权的建构过程要比这一抽象的过程更为丰富与复杂。

首先，对于一个话语主体来说，其所受到的关注并不是来自单一他博客的单一关注，而是受到多博客的同时关注的。由于话语权是在网络交往关系中才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因而每一个处于网络关系结点处的博客，都因其话语受到来自很多他博客的关注而成为博客主体（见图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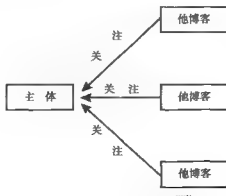


图 6-9 网络交往关系示意图

其次，由于主体与他博客在身份上同一、在角色上相互转化，因而当处于网络交往关系结点中的话语主体对他博客的话语给予关注时，原有的角色关系发生转化。原来受到关注的话语行为主体成了新一轮关注行为中的他博客，而原来的他博客成了被关注的话语主体。对于一个话语主体来说，受到多少他博客的关注，他就与多少个他博客相连；同时，此时的话语主体对多少他博客的话语进行关注，他就被连接到其所关注的他博客上。对话语的关注有时是单方的行为，有时是双方的行为，如图 6-10 所示，博客 A、B、C、D、E、F 是博客空间中的任意 6 个博客个体，彼此之间由关注行为为相连构成关系网络。其中箭头的发出方为给予关注的他博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6 个博客均针对于关注行为所指向上的博客个体为他博客；而箭头的接收方为受到他博客关注的话语主体，因此，博客 A 是受到其他 5 个博客共同关注的话语主体，在这个关系网内，A 是最具有权威地位的博客话语主体，D 次之，但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权威性；其他几个结点处博客不具备成为话语权威的条件。如图 6-10 所示，博客 A 与 D 之间的关注是双向的，因此，当关注由 A 指向 D 时，A 相对于 D 来说是他博客，此时 D 为主体博客；反之，当关注由 D 指向 A 时，D 相对于 A 来说是他博客，此时 A 为主体博客。博客个体的角色选择以关注行为的发出或接收为判定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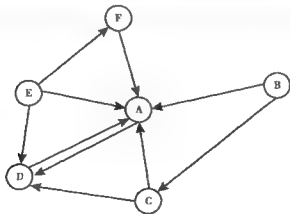


图 6-10 网络交往关系示意图

由于“他也会关注我的企业博客”而关注对方企业博客的行为就是双向连接的情况，因此，在调查中所体现的所有关注行为中，至少有16.3%的关注行为是双向的。然而，在网络交往关系示意图6-10中，不考虑关注是由谁指向谁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每一个与关注行为有关的话语博客主体都是一个网络关系结点。话语权的形成、维持与颠覆都是在每两个结点之间完成的。

但是当—一个结点某一或某些话语行为对于与之相连的多结点产生影响时，话语权的形成与维持就在“一对多”的情况下发生了。此时，关系网中的这一引起多结点关注的结点就成了关系网的一个中心。在现实情况中，这一网络布局中的中心就是企业博客网中的话语权威。在网络交往关系中，这样的中心在网络关系结点很多的情况下会不断产生；且随着话语权的维持而保持其中心位置，随着话语权的颠覆而失去其中心位置。也就是说，网络关系的中心并不单一，但并非一旦形成就被固定下来，而是由于受关注程度的不断变化而发生改变。在网络关系中，中心会不断出现，并不断地被他结点所取代，且这一过程的周期并不是确定的。

2. 话语权对他博客行为发生作用的外在表征

在话语权建构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话语权也像其他结构性要素一样处于某一固定位置，这是因为话语权的产生、维持与颠覆都在动态中进行。它并不像话语一样由于不断积累而凝结成结构，也不像话语身份那样一经形成便较为稳定地存在，而是在单一—两主体或—对多主体之间各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并发生“影响”。我们只能通过话语权形成的外在表征来判定话语权的存在与发生作用。话语权对他博客行为发生作用主要表现在：

(1) 他博客的行为或决策发生变化。由于博客的对话没有即时通信工具如OICQ、MSN消息栏或电子公告牌(BBS)那么强，我们很难在他博客对主体话语回复中看到其受到主体话语影响而作出的行为或决策改变。事实上，他博客受到主体话语影响而发生行为或决策改变的过程是一个内化的过程，因而我们只能通过问卷调

查的方法来获知他博客是否受到主体话语的影响,以及其因此而发生行为或决策改变和改变的程度。

据表 6-5 所示,在有效问卷中有 54.3% 的人会受到主体话语影响发生行为或决策上的改变,有 29% 的人“很难说”会不会受到主体话语的影响而发生行为或决策改变,可以肯定的是仅有 16.7% 的人认为自己“不会”受到主体话语影响而发生任何行为或决策的改变。在 83.3% 可能受主体话语影响而改变自己行为或决策的人中,他们受到话语影响的程度在影响力度、时效、范围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

表 6-5 企业博客网上信息对企业博客者行为决策影响调查

是否会受到影响	频数(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会	75	54.3	54.3	54.3
不会	23	16.7	16.7	71.0
很难说	40	29.0	29.0	100.0
有效回答	138	100.0	100.0	

从影响力度上看,在有效问卷中有 47.4% 的人认为自己受主体话语影响的力度“很大”;有 39.4% 的人认为自己受主体话语影响力度“一般”;有 13.1% 的人认为自己受主体话语影响力度“不大”(见表 6-6)。这说明,从总体上来看,受到企业博客主体话语影响较大的人所占比例很大。

表 6-6 影响力度

影响力度	频数(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很大	65	47.4	47.4	47.4
一般	54	39.4	39.4	86.9
不大	18	13.1	13.1	100.0
有效回答	137	100.0	100.0	

从影响时间上看,在有效问卷中有 46% 的人认为自己受主体话语影响的时间会“很持久”;有 16.8% 的人认为自己受主体话语

的影响“很快就会过去”；有 37.2% 的人认为自己受主体话语影响的时间“视情况而定”（见表 6-7）。这说明，从总体上来看，受到企业博客主体话语长时间影响的人比例很大。

表 6-7 影响时间

影响时间	频数(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很持久	63	46.0	46.0	46.0
很快就会过去	23	16.8	16.8	62.8
视情况而定	51	37.2	37.2	100.0
有效回答	137	100.0	100.0	

从影响范围上看，在有效问卷中有 48.2% 的人认为自己受主体话语的影响只停留在“生活”上；有 22.6% 的人认为自己受主体话语的影响只停留在“工作”上；有 29.2% 的人认为自己受主体话语的影响在“生活、工作”上都有。这说明，从总体上来看，受到企业博客主体话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活”方面。

表 6-8 影响范围

影响范围	频数(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只对生活有影响	66	48.2	48.2	48.2
只对工作有影响	31	22.6	22.6	70.8
生活、工作上都有影响	40	29.2	29.2	100.0
有效回答	137	100.0	100.0	

(2) 主体再受他博客关注。虽然在调查中我们无法确定主体在其话语影响他博客行为或决策发生改变之后是否会再受到他博客的关注，或引起更多他博客的关注，但是由与企业博客相对应的其他博客实践中可以揣测企业博客中主体再受他博客关注的可能性情况。

除了话语力的作用之外，在主体争取他博客关注的过程中，勤奋与热情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自己博客内容的日更新、

维护和他博客的关注将更容易使自己的博客获得更大范围和更多数量的关注,这将有损于主体权威身份的树立。根据我们的调查,认为企业博客中存在“话语中心”的人数比例高达87.4%;对“话语中心”的分布而言,有57.8%的人认为存在于著名企业当中,有26.7%的人认为广泛存在于各个行业的企业博客中,有11.9%的人认为“话语中心”只存在于同行业的企业博客之中(见图6-11,图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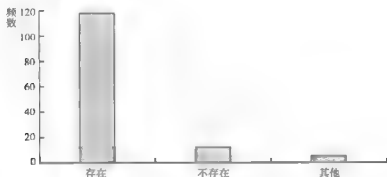


图 6-11 企业博客中是否存在话语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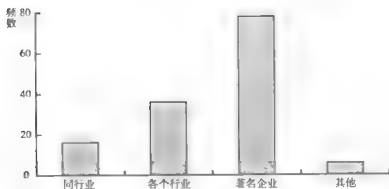


图 6-12 企业博客话语中心存在于何处

(3) 主体身份在他博客心目中得到重构。话语权形成将使主体的身份在他博客心目中得到重构。这一后果可能以他博客对主体话语发表评论或在留言板上进行留言的形式外在地表现出来,也可

能是隐性的，只是在他博客内发生的变化过程而已。由于关注行为的投递，他博客将通过阅读主体不断更新的身份话语而对主体在其心目中的原有形象进行修改，主体身份从而得到积极或消极的重构。主体身份的重构也将关系到主体是否得到他博客的信任，能否引起他博客下一轮的关注。

（三）话语权的维持与更新

1. 话语权的维持

（1）主体话语权得以维持的可能。当他博客对主体话语的信任和对其身份的认可达到一定程度时，其行为或决策才会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改变。达到这么高水平的信任度并不容易，这不仅和主体话语力有关，同时也与他博客个体的信任水平有关，因为个体间信任水平存在差异。然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非常复杂，难以把握，因而本研究是建立在个体间信任水平无差异的假设下进行分析的。

在个体间信任水平无差异的情况下，他博客对于主体话语身份的认可和对主体话语的信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行为或决策的改变，同时也将增强其对主体话语发出再度关注和更易于信任的倾向，而他博客的再度关注与更易于信任倾向成为主体话语权得以维持的可能。

（2）主体话语权得以维持的路径。主体话语权的维持是通过获取他博客的再关注与信任得以实现的；而他博客的再关注与信任是通过主体话语力的维持与提高得以实现的。如前所述，话语力是包含主体语言能力、思维能力、人格魅力以及其话语积累对企业形象表征度的综合体现，它是主体赢得他博客长久关注与选择性信任的直接因素，它也决定着主体话语对他博客行为与决策的影响力程度。由此可见，话语力的维持和提高与以下几个主要因素有关。

首先，主体的话语积累与更新。话语的积累与更新是有形的、可以量化的，通过勤奋与热情便可以实现的。主体每次所发表的帖子与链接积累下来自动形成以日期为标号的依次序排列的话语结

构，表达着企业与主体个体的形象。他博客通过阅读已有话语获知有关企业非官方信息，也通过话语主体个体的语言风格和思维能力在自己的心目中对其实作出评判，形成是否对其进行再关注的倾向。保持话语的更新有利于提高主体博客受到他博客的关注率，也有利于引起他博客的再关注与长久关注。他博客的再度关注与长久关注将有利于主体获得他博客的认可和信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私人交往，反过来作用于二博客主体间的关系，成为话语权得以长久维持的保障。

其次，增强话语主体潜在的个人魅力。从话语中显露出主体的个人魅力是无形的、无法量化的，且需要通过主体的话语风格、思维逻辑能力等才能体现出来。一般说来，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质变”过程。对于一个不具备话语权威素质的主体来说，若没有“爆炸性”力度话语的出现，他是很难一跃成为竞争中的话语中心的；即使他的某一话语在短时间内招致了广泛关注，具有“爆炸性”力度，若没有新的具有同等影响力的话语接续的话，其话语中心地位仍会失去，始终无法得到维持。在博客竞争环境中，绝没有现实生活中的“拉关系”、“走后门”便可以一举成名的可能，因为在以“平等”、“公正”命名的博客帝国中只见“能力”，不见“背景”。虽然博客社会中也存在通过人为因素做一些手脚的违规行为，比如不断点击自己博客页面内的帖子来增加点击率使通过查看点击率来判定是否阅读此帖的人浏览这一帖子，但这么做不但不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反而更容易损伤他人的信任，并使自己在竞争中招致骂名，形象受到诋毁。

再次，提高企业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与感召力。企业身份是反映企业本质特征和基本情况的一切因素的总称，代表着企业的地位、信誉、实力和形象。

企业的现实身份和感召力制约着企业博客受关注与信任的程度。它也是一个相对稳定且难以改变的影响因素。在调查中，著名企业博客的受关注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企业博客，有 57.8% 的人认

为话语中心存在于著名企业当中。企业的现实身份和感召力与企业博客之间相互塑造有关,但是由于企业博客发展仍然薄弱,因此,目前更明显地表现为企业现实身份与感召力制约着企业博客的发展。随着企业博客的迅速发展,二者互相作用、互相塑造的关系特征也将不断显露并趋于平衡。

最后,增加主体话语的知识含量。由于他博客对主体的关注行为主要停留在“获知性关注行为”和“竞争性关注行为”上,因此,博客主体话语的知识含量也与话语权的维持紧密相连。主体话语中的知识含量与主体的知识背景、生活阅历、语言、思维能力等相关联,是主体内在综合知识水平的外在体现,是相对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改变。主体通过不断学习与进修可以再得到提高。

话语权是在动态中生成并存在的,实现主体话语权的维持并不容易实现,受到多种因素的牵制,主体需要通过不懈努力才可能维持其话语权威的地位。

2. 博客精神与“杀死权威”

以博客为标志的“个人网络发布技术与实践可能会带来广泛的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这种流向个人和小群体的能力对社会的信息流动与信息权力的分流有直接影响。这种流动可能会导致创造力与生产力的更平等分配”(Sbastian Fiedler, 2004)。博客去中心化、去权威的特性,从本质上排除了话语权威长久存在的可能。博客满足了人们自由地向外表达对于世界和他人的看法的基本需求,它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社会精英独霸话语权的局面,代表着一种话语权的解放,言论的自由和平等。每一个博客个体都坚定地维护着博客空间中的话语自由,但同时又希冀着自己受到关注,成为被关注的中心,获得话语权威地位。在这种矛盾的心理对抗中,话语权威在多博客个体间不断地被建构和颠覆,博客主体话语权威地位的维持在博客精神面前受到极大威胁和挑战。博客“杀死权威”的精神从本质上排除了话语权威长久确立的可能,但博客们对话语

权的追逐及其对“卡里斯玛”的渴望成为新话语权威不断产生的根本动力。

“网络中仍存在着激烈的话语权争夺，而在这场争夺中只有少数人能够胜出，更多的普通人则并不能真正享有话语权”（祁林，2003）。类似的，在企业博客环境中也存在着激烈的话语权争夺，而且对于那些以获利和宣传为目的进行企业博客实践的人来说，来自话语权威争夺的压力和恐慌更为严重。在激烈的话语权争夺中，主体需要不断调整自己去赢得最广泛的他博客群体的关注与信任，对于许多缺乏竞争力的博客主体而言，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博客现象的流行只是冰山的一角。大家都做编者，当然就没有读者了（Jeffrey Henning，2003）。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放弃参与话语权争夺之外，只能试图寻找新的出路了。

博客圈的产生无疑是“黑暗”中的突破口。在激烈的话语权争夺中，具备孤兵作战实力的博客主体越来越少，好像在现实社会生存竞争中需要群体协作一样，在企业博客帝国中也就纷纷搭建起了“博客圈”。这样，通过群体的实力叠加而受到的关注势必大于博客个体所受到的关注。但是关注常常落在“博客圈”中实力最强的一个或少数几个博客的头上，而“博客圈”中处于弱势的博客仍然无法受到关注者的青睐。如此看来，在小范围的博客群体中，竞争仍然存在，只是被分解到各个部分之中了。

3. 新话语权威的形成

话语权的产生、维持与颠覆都是在日更新的话语争夺中完成的，是动态存在的交互过程。在存在激烈话语权争夺的企业博客环境中，主体的话语乏力或无力就意味着主体话语权威地位的失去，因为话语能力的丧失将直接导致主体获得他博客关注与信任能力的衰竭。同是处于日更新的话语争夺之中，由于主体的话语获得广泛关注且因此引起多频度的话语互动，成为新的话语权威。

在网络关系中，每个结点都有可能成为话语中心，树立话语权威地位。随着关系网的扩大与密集，网络中将出现多个话语中心，

著名企业博客将以优势比例占据这些话语中心。然而，关系网中的话语中心将随着日更新的话语争夺而在话语实力相当的博客之间不断变换。在话语日更新的每一瞬间，我们将看到关系网中各个时刻的话语中心。

四 企业博客发展趋势及其现实影响

（一）企业博客的发展趋势

1. 企业博客发展的可能趋势

（1）企业博客发展仍将保持高速增长趋势。根据企业博客现有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可以判定在经济稳定期、内外环境都没有重大事件影响的情况下，企业博客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逾越过高速增长期则会进入一个较为稳定平缓的成熟发展期。

通过采集到的从企业博客问世起前两个月注册用户的日增长量作为数据，选择7个点用 Matlab 作出一条企业博客网注册用户增长趋势曲线（见图6-13），可以更直观地看到企业博客网注册用户数量的增长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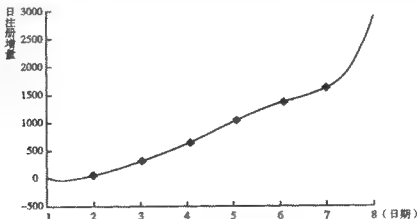


图6-13 企业博客网注册增量趋势

(2) 注册企业覆盖面将持续扩增至各个行业的各个领域。随着企业博客注册数量的高速持续增长以及企业博客自身宣传度的不断提高,还将有更多的企业申请注册自己的企业博客,注册的企业将覆盖各个行业的各个领域。

(3) 企业博客使用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内容更为丰满。目前企业博客使用者对于企业博客的使用程度仍然较浅,随着他们实践数量的增加,对于企业博客功能的掌握程度、熟练程度也将进一步加深,在使用上得心应手的基础上,企业博客内部的布局、设置以及内容也将不断丰满起来。

(4) 企业开发自己的博客系统将成为发展主流。由于国内企业博客刚刚发展不久,所以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学习、借鉴国外的博客实践经验,尤其是影响力较强的企业自己所开发的博客系统和由托管商提供的免费的企业博客空间。从国外企业博客发展历程来看,目前有两种主要的企业博客形式。一种是博客托管商所提供的免费企业博客空间,这种博客托管服务是面向所有企业或商人所提供的服务,由托管网站的技术部门负责博客的技术维护和功能开发;少数托管网站也提供功能较全面、安全性和稳定性较好的收费托管服务。另一种则是由企业自己的技术部门所开发并维护的博客系统,它面对企业内部的所有员工,也有的企业的部分博客内容面向企业之外,比如客户、供销商等。较之于托管博客而言,这种博客更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具有更加明显的企业自身文化的气质,是专为企业量身定做的。

在国外的企业博客发展中,两种方式并行,各有千秋。但对于旨在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交流、沟通和日常事务处理的话,企业自己开发的博客系统更具有良好的保密性和针对性,员工间更能够彼此敞开,把既有资源、知识共享,这种方式的企业博客效力更高。预计随着企业博客的成熟与其为企业带来好处的能力不断被认可,更多的企业将尝试去开发一套适用于自己的企业博客系统。

2. 企业博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发展不充分。话语积累少、更新慢、内容单薄、互动不足,功能使用不充分。从企业博客的文章更新周期来看,能够达到日更新的企业博客比例非常少,可能还不足1%,即使是在网站推荐的优秀企业博客和百家名企博客中也是少之又少。在这样的话语更新速度之下,加上企业博客刚刚开创,各企业博客空间中的文章都呈现积累少、内容单薄、互动不足的特点。

从企业博客功能的使用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企业博客者的功能操作不熟练、使用程度低,主要停留在一些基本功能的使用上,如发表文章、链接、转帖、留言等,而对其他功能的使用甚少。当然还有一部分功能虽在企业博客中被设置出来了,比如“网上调研”功能,但事实上此项功能尚未被开通。因此,博客使用者们的企业博客实践行为也因此而受到了某些限制。

(2) 发展不均衡。有的发展快,成员多;有的发展迟缓,成员少。企业博客较为明显地被划分为两类。一类由于企业本身知名度很高,且主体话语力强,话语更新速度快,积累多,内容丰富而发展很快,因此有很多人加入并成为该企业博客中的成员;另一类恰恰相反,发展比较迟缓,加入的成员也少。

此外,在发展快、成员多的这类博客中,也出现比较明显的两种现象。一种是在博客空间中,成员间话语互动性较强,在企业博客中,非注册会员也经常发表文章或链接;而另一类则虽然有很多成员加入,但博客版面较为冷清,只有注册者一人主帖,关注量和回帖量都较低,互动性较弱。

(3) 发展不规范。各类违规现象多且较为严重,不少注册用户因此被查封、被网站收回了企业博客使用权。如图6-14所示,在2006年2月22日发布的“关于查封以下账号的通告”帖子中,通告查封了因“违反法律和企业博客网相关用户条款”,“利用企业博客网做一些不被法律允许和违背企业博客网宗旨”事情的博客用户。虽然网站对部分违规行为恶劣的博客

用户进行查封,收回了其使用权,但在博客社区内,各时间段中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违规现象。企业博客的长远发展需要社区成员话语行为的规范。

附则 关于查封以下账号的通告

尊敬的广大网友,大家好!

企业博客网是一个给大家展示自己职业特长和进行企业宣传的平台。我们也一直努力给广大网友创造一个平等、互助、友好、纯净的良好环境。

但是随着企业博客网的不断发展,最近却出现了一些有违反法律和企业博客网相关用户条款的现象,利用企业博客网做一些不被法律允许和违背企业博客网宗旨的举动,严重的影响了企业博客网形象,扭曲了博客的最初用意。

对此我们特将用户进行了一次整理,对有以下不良行为的博客进行查封,现将名单公告如下:

将被查封博客用户有:(匿名)

luhecaul asdqwe zxcasd lhc518 56881 lhc8898 asdqwe123 lhc498899 luhcaul 5568hk asdqwe1 lhc123 hkhc lhc4
B lhc11817788 bjsj c66cc kan17 sk1888 lylly q3721 xianggangluheca Beijing2008 baiduluheca baiduluheca beji
ng2008 baiduluheca1 te118wang 2k2k marksbtcnlhc lhcbaiku hks85 Beijing123 1887
sk558 sk559 pppkkk baidubokee

以上博客帐号将于2006年2月23日中午11点前被关闭,所有资料将被删除。所以以上用户如果有自己其他重要信息请务必保留和备份,需于此办前。

图 6-14 “关于查封以下账号的通告”帖子

(4) 虚假增长严重。一个人拥有多个企业博客。从企业博客者的注册信息中可以发现,某些企业博客的注册者其实是一人。在研究中发现,在网站首页的百家名企博客的注册者信息中,某些企业博客者的基本信息是雷同的。如图 6-15 所示,在房地产 TOP100 的企业博客中,“南都房产”的企业博客注册者是 lele8182,“长城地产”的企业博客注册者是 lele8183,“中冠地产”的企业博客注册者是 lele8184,“坤和建设”的企业博客注册者是 lele8185,“耀江房产”的企业博客注册者是 lele8189,所留下的 E-mail 地址有惊人的相似性,依次为 lele8182@163.com、lele8183@163.com、lele8184@163.com、lele8185@163.com、lele8189@163.com。同样,在 IT 互联网 TOP100 的企业博客中,“博客中国”的企业博客注册者 gemini88 与“中国博客”的企业博客注册者 diocoffee 的电子邮件地址同为 cqj0614@163.com。同样,在其他企

业博客的注册用户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虚假增长问题的存在对于企业博客的真实发展是一种阻碍。

房地产TOP100		IT互联网TOP100	
绿城房产 6927	华欧集团 9772	联想集团 9273	网易公司 3140
万科房产 9192	天鸿地产 6895	金山软件 2402	搜狐信息 5561
万通地产 8646	黄浦置业 5770	阿里巴巴 2401	新浪信息 5808
南都房产 9851	陆家嘴 3605	慧聪网 9772	博客中国 4763
长城地产 284	金地集团 6808	华为技术 1027	明基中国 2654
中冠地产 5399	金丰投资 2533	腾讯公司 1500	中国博客 2693
坤和建设 311	联合集团 8000	浪潮集团 5951	用友软件 3041
滨江房产 271	盛道集团 6752	百度科技 4617	方正集团 6917
金地集团 1441	重庆渝开 6434	斯达康 2442	大唐电信 4400
耀江房产 7709	同辉建设 3221	盛大网络 1461	瑞星科技 2443

图 6-15 名企博客 TOP100 节选图

3. 企业博客发展中面临的约束与限制

(1) 人们对企业博客的认知程度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企业博客发展中的约束,主要表现在对企业博客使用的熟练程度、对于企业博客使用的心理预期以及对其发布信息话语的信任程度等方面。

(2) 企业的发展将对企业博客的发展形成约束。企业博客的发展将受到企业自身发展情况的限制。在尚未完全认识企业博客的情况下,人们对于企业博客的认知无疑将根据企业的现有发展状况和以往的口碑给企业博客贴上标签。

(3) 网络环境建设的规范程度也将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博客的发展。网络安全缺乏保障、侵权行为、越轨行为以及由于一些侵害性事件造成的人们对网络的信任度低下等都将或多或少地影响人们对企业博客的期待与信任,从而限制企业博客的发展。

(4) 企业博客托管网站整体发展水平对逐个企业博客发展的限制。由于企业博客托管网站在企业博客的功能开发、技术维护、

权限设置等方面的缺陷所带来的外在限制也将成为企业博客发展中的限制。

（二）企业博客可能产生的现实影响

1. 制度层面：为企业组织制度扁平化提供了可能

由于博客创造了一个“理想话语沟通情景”，为企业员工之间的沟通提供了一个水平式的沟通平台。在博客环境中，企业员工之间话语的传递和权力施与不再被原有权力层级关系所摆布，而是单纯指向思想性与合理性，以“利益共享”为价值衡量标准。与工业化时代中企业的科层制相比较，博客的企业化应用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扁平化提供了可能。

2. 文化价值观层面：知识、信息、经验、资源的独享到共享

博客，作为一种“对于知识的自由生产方式”，是“知识经济的2.0版”（姜奇平，2002）。博客时代来临之前，知识、信息、经验与资源的优先获知被看成是企业市场竞争中取胜的法宝。而博客“共享”的精神将打破原有的知识独享与垄断，并代之以“共享”式的文化价值观。博客们通过话语，将其所拥有的知识、信息、个人经验与资源呈现出来，与他人共享。

3. 交流沟通层面：以“话语”碰面，沟通的重点由“关系”转向“实效”

在博客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话语与话语之间的交往表达出来。对于注重“实效性”的企业来说，话语交流的重点也由“与我讲话的是谁”转向“这个问题是否被解决了”。对于一个博客者而言，“用 Dreamwaver 编写网页的心得”比“你这个月的表现很好”更具有解决问题的实际效力。“博客使得他们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思想，张贴问题，和接收他人的评论”（David A. Huffaker, 2005）。

4. 营销层面：传统营销与网络营销双管齐下

企业博客作为网络营销的有力补充在技术上是电子商务模式的

升级。托管博客成本低、面向广泛外部对象等特性是商家进行网络营销的难得优势之处。在国外已有不少企业尝试选用博客作为传统营销方式的有力补充。一项在纽约进行的调查表明,接受调查的企业中有55%已经开始使用博客,这其中有91.4%的企业用博客作内部交流,96.6%的企业正在开拓其外部延伸意义。另据一项研究显示,多达64%的广告主对在博客上做广告有兴趣(张世浩、肖珉,2006)。

在本研究调查中,对于企业博客各种功能的使用情况而言,有48.6%的人使用了“发布信息”功能;70.3%的人使用博客进行过“网上交易”;83.8%的人使用博客进行“协同办公、协同商务”;76.4%的人使用博客“找到合作伙伴”。虽然调查数据比预估使用水平高,但至少从一个层面说明企业博客成为传统营销的极大补充,且随着各企业对博客营销方式认同程度、信任程度和使用程度的不断加深,博客营销将成为商家开展网络营销的主流方式。

第七章

网络侵犯行为的意义 建构及其结构性后果

一 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1. 问题的提出

Brittney G. Chenault 提出：互联网无关技术，无关信息，而是一个容纳大量参与者的交流空间；交流构成了互联网的基础，而且这种交流无须指导和审查。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网络互动，一方面为人类提供了迅速有效的互动方式和自由交往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这种交往的自由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大大增加了包括“言语攻击”在内的各类侵犯行为发生的可能性（Dibble Jane, 1993）。基于网络互动的这种缺陷，对网络互动中侵犯行为的研究始终是网络社会学一个不可回避的领域。

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认为，侵犯行为不仅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类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不同社会文化系统对于侵犯行为的意义认定具有文化上的独特性。无论是作为现实世界的延伸还是作为独立的生存空间，网络互动所在的时空都可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世界”。在网络互动的过程中，“人们又迫切需要把这

些零碎的信息综合起来，赋予其意义，在与其他人的通信中构筑属于自己的‘综合的世界像’和自画像”（伟关周二，1996），创造网络空间特有的“知识库”。因此，网络互动过程中的侵犯行为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这个侵犯行为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中被重新建构起来的。常人方法学指出，社会现实应该看做是由具有创造性的人类建构而成的，并且处在不停的建构当中，而不是已经完成的产物。在这种建构中，主观过程可以变得客观化。行动者能够将行动以及他们假设赋予行动的动机加以类型化（杨善华，1999）。因此，网络互动的参与者建构侵犯行为意义的过程同时也是“结构化”的过程，会促使互动群体的整体结构产生形变。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网络独特的文化语境下，在以网络公告板为媒介的人际互动中，侵犯行为的意义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在对侵犯行为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中，网络互动群体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构性变化？

2. 研究的意义

本章的根本着眼点是网络语境下侵犯行为的意义建构，它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在于试图突破以往研究以现实中侵犯行为的标准来“想当然”地对网络侵犯行为进行标定的缺陷，拓展网络中侵犯行为研究的理论空间。

网络侵犯行为严重影响了网络人际互动的质量，不利于对网络空间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希望通过本研究的成果，能够对网络社会控制和网络道德建设有所帮助。

（二）文献综述

网络讨论作为一种网络行动方式，其所具有的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发现健谈者并同他们“在舒适的数字化家园中”进行交谈和争论的随时可能的、方便的方式（冯鹏志，1999）。然而，“技术具有破坏性”（Bell D.，1975）。言论自由与沟通无阻付出了沉重的道德代价。网络情境下的匿名性、随意性以

及自我认识缺乏导致网络沟通的“去个性化”(Krebs, Miller, 1985),致使网络互动中侵犯行为的普遍性远高于面对面的互动。关于网络互动中恶意侵犯行为的研究是很多致力于网络人际沟通研究学者的焦点。

1. 网络互动中侵犯行为的内涵

侵犯行为的传统定义是指蓄意损害别人(包括身体和语言)或破坏财物的行为。社会心理学对侵犯行为的研究主要分为四大流派,即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学派、人本主义学派和挫折—侵犯理论(郭晓飞,2000)。它们分别从各自的学术旨趣出发,探讨侵犯行为发生的心理基础。而社会学对侵犯行为的研究则更注重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在虚拟空间中,人一机一人的独特沟通方式及其特有的文化语境,使网络互动中的侵犯行为具有独特内涵。

在网络中,话语本身即行动。约翰·巴里提出了“flame”一词用以定义CMC(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中的恶意责难。很多学者曾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网络互动中侵犯行为是“尖刻的”在线交流,通常发生在公开场合。另外,它是“突然的,通常由愤怒引起,具有侮辱性”。有时候,它又是通过电子邮件传播的“毒笔写就的信”。马克·戴瑞认为,电子沟通方式具有幽灵般的性质:它的肉体是由字母组成的、漂浮在屏幕上的词语,它使愤怒时的敌意升级扩大;它是空洞的,使人们逃脱惩罚而肆意妄为。爱德华·麦博瑞在对网络中侵犯性信息的研究中指出,网络侵犯行为是“贸然轻率的信息,通过发布帖子,直接针对在群体中持有不同立场的人进行人身攻击”。

2. 网络互动中侵犯行为的状况和预防

CMC具有其丑陋的一面,包括恐吓、妨碍隐私、性侵害甚至虚拟强奸(Brenda Danet, Lucia Ruedenberg Wright, Yehudit Rosenbaum-Tamari, 1997)。赛博空间“绝不是完全友善的”,CMC释放了“侵犯行为,甚至令人震惊的恶毒行为,包括性骚扰和种

族主义”。“不要忘了在（电脑）的另一面是一个人”（Chuq von Rospach, 1997），因为在 CMC 中通过电脑联网，人很容易忘记这一点。CMC 在使人们脱离隔离状态，拉近地理距离的同时，也使人们接触到尖刻甚至危险的人物。网络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积极而相互扶持的。

帕特丽夏·华莱士在《互联网心理学》一书中专章论述了网络互动中的侵犯行为。他指出网上攻击是一种复杂的行为，并试图从多角度对网上侵犯行为的社会心理基础进行研究。对互联网用户来说时间上的拖延并不是产生挫折情绪的唯一原因。反击者说他们采取网上言辞攻击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而作者认为，互联网用户是不是一个特别具有攻击性的群体，应认真考虑引起纷争的环境因素，恰恰是在互联网环境下行为才具有攻击性。某种程度上，匿名或别名在互联网上是一种用于攻击的潜在成分，匿名性使得人们的行为正日益变得不受社会习俗的约束和限制。

在探讨如何减少在线侵犯行为的研究中，学者指出在包括聊天室在内的在线社会情境中，侵犯行为是一个普遍深入的问题。这类行为小至利用线上游戏中设置无法克服的故障，大至在聊天室中侮辱其他使用者。其产生的潜在原因就是不同于面对面的沟通，网络空间中有关“合适的”行为规范未被启动。他们通过设计一个基于“囚徒困境”的 3D 网络游戏——WINDUP（棒球游戏），进一步探索 CMC 中侵犯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并试图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研究结果证明，通过增加游戏参与者的“社会”特性可以减少侵犯行为的发生。特别是有声交往能够比较有效地遏制侵犯行为，而使用个人资料档案则影响较弱（John P. Davis, 2002）。

约翰·P. 戴维斯通过长期的在线调查，描述性地阐述了侵犯行为发生的频率、内容、影响以及人们对抗侵犯行为的方式，并集中关注有效减少侵犯行为的社会途径。他指出，在线侵犯行为具有反社会性。66.4% 的受访者表示，网络互动中侵犯行为发生频繁并且对在线互动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大多数受访者指出，侵犯行为

导致他们离开甚至抗拒在线社会活动空间,而且他们对抗侵犯行为的方式大都并不有效。对侵犯行为的描述统计表明,一般情况下,侵犯行为大部分是由陌生用户发起的,但是有令人吃惊的一部分是熟人所为。此外,侵犯行为通常发生在线区域,如共时性的聊天室,但会通过 E-mail 等历时性的沟通渠道继续传播。在对于如何通过建立社会规范来减少侵犯行为方面,无论是在个人或是系统的层次上,都没能够找到一个低耗而高效的方式。另外,作者特别指出,一种行为是否被认为是侵犯行为,是由其所指向的参与者对行为的理解所决定。而且,行为发生的情境是某一行为是否被认定具有侵犯性的重要决定因素。

舍勒和菲利普斯对虚拟社区宫殿社区中的越轨行为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通过对虚拟社区长时间的参与观察,透过社区中角色扮演的过程,深入研究了越轨行为的一些基本特征,包括偏见、歧视、侮辱性言辞等,并研究了社区的矫正措施,包括技术的和社会的两方面。特别介绍了社区中“巫师”处理越轨行为的方式。其研究结果包括,匿名性增加越轨行为,但是社区中有声望的人通常也会做出一些偏离常规的举动。男性特别是青少年男性通常是越轨行为的主要制造者。越轨行为受文化影响,不同的社区对越轨行为有不同的界定。每种文化和亚文化对于越轨行为都有其独特的标准,具有文化上的相对性。

另外,爱德华·麦博瑞在研究中指出,在 CMC 具有侵犯性的话语与传统社会交往有着鲜明的对比。在网络互动中,人们对侵犯行为的接受程度要高于现实生活。当一些负面情绪出现上升趋势时,争论者似乎试图努力去“中和”这些情绪(Edward Mabry, 1997)。同时,雪莉·特克等人研究了网络中侵犯行为的极端形式——“虚拟强奸”。在 MUD 中,如果一个游戏者可以控制另一个角色的行动,那么他就可以强迫此人与之进行“虚拟性交”(Julian Dibbell, 1993)。尽管这种强奸是以词语形式体现的,但仍具有明显的消极后果,严重影响网络沟通的质量。通过键入信息与

一个基本陌生的人进行沟通毕竟不同于面对面的互动，它是侵犯行为发生的温床（Weinrich, Frank, 1997）。

3. 关于网络互动中意义的建构

行动意义的深入阐释是社会学考察人际互动及社会安排的重要视角。网络互动类似于日常生活中随意会话的过程，是通过文字符号来进行沟通理解的。会话分析的基本方法就是利用研究者拥有的日常生活常识来理解所分析的会话片断中交际者的行为，进而对交际者所利用的日常理性做出说明。其理论基础正是常人方法学。通过分析大量的会话材料，会话分析学派相信能够发现人们组织会话活动的方法。会话是有目的的活动，会话可以被看做是建构意义的过程（张荣建，2002）。因此，目前对网络互动中意义建构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会话分析的角度切入的。

一个关于在线讨论组的互动模型以及他们共享和构建知识或意义的方式的研究结果显示，成员间的互动较为集中，密度较大。同时，他们的会话过程集中体现了建立共享理解的方式。这些参与者通过彼此帮助、解决问题，集体性地建构出社会性的知识，并因此确立自我认同，建立起非正式的社会结构（Maarten de Laat, 2002）。安妮-玛姬等人研究了网上讨论组达成共识的策略，通过互动过程中的相互协商，使他们对行动所给出的说明最终达成共识，从而建构新的意义系统（Anne-Marie G. Hammond, 2003）。

4. 国内的研究成果

一般认为，匿名性和侵犯行为之间有相关关系，人在匿名状态下由于不用担心承担行为的责任，更可能发生侵犯行为。所以，匿名性容易导致侵犯行为。国内的学者王卫东通过对QQ聊天工具的研究，表明匿名性确实易增加侵犯行为的发生。匿名组发生侵犯行为的概率比非匿名组高出31.66%。互联网的匿名性与身份的弹性导致了互联网的去抑制效应，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通过它来实现某些不愉快的行为和感情，如在网上海骂和攻击他人；二是它使得人们在网上变得更诚实和坦白。此外，他对网上侵犯行为的

研究还体现出,人们即使在网上也会服从一些现实生活中的规则,辱骂、攻击、恶意利用他人的行为并不占主流(王卫东,2003)。马倩、包晓云在研究了互联网中青少年面临侵害行为的问题后指出:与现实中的攻击行为相比,网上攻击是在虚拟状态下进行的,攻击强度及行为后果一般不及现实人身攻击;但是,网上交往的虚拟性给攻击者戴上了一层保护面具,从而使得攻击行为有恃无恐、变本加厉而难以禁止。

5. 文献评述

以上关于网络互动中侵犯行为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对该行为类型进行的描述性阐释,为进一步研究开拓了理论空间,为了解和认识网络互动中的侵犯行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线索。但是必须看到,尽管有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侵犯行为与人们的认识和特定交际情境有关,但仍然是对网络侵犯行为的研究过分简单化:即以现实社会空间的意义系统定义侵犯行为,将其视为某种“想当然”的行动类型,而缺乏在互动中动态地对侵犯行为及其语境进行深入探讨。

事实上,意义并非纯粹是客观、永恒、无实体和不能改变的。意义存在于环境中,意义的生成需要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不仅由说话者的意图决定还要由听话者的理解来决定(王颖红,2001)。麦克卢汉指出,“使用者即是内容”。这一论断,在某种程度上与理查兹的观点相似,“文本的意图不是存在于作者的意图之中,而是存在于读者合理的(不是异常的)解释之中”(保罗·莱文森,2001)。在网络互动中,究竟一种行为是不是侵犯行为不应从发出行为的行动者的意图出发,而应基于其他行动者对该行为的解释。上述研究者存在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侵犯行为的认定往往是根据既往经验而进行判断,直接将现实社会中的“知识”不加修正地移入网络互动中。舒茨认为,实际的生活经验是没有意义的。对行为的意义赋予是在行为之后,“反思性注视捡出一个已渐远去的生活经验,并且把它建构成有意义的”。由此可见,网络互动中侵犯行为的意义是由互动参与者根据情境,通过具有“主体间性”的理

解和反复磋商达成共识后所集体给定的，其标准并非先在的，而是存在于一个动态过程之中。

正如常人方法学所宣称的那样，“不应把理所当然作为理所当然”（于海，2000）。在网络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现实社会中的“知识库”在某种程度失去了效力。网络互动中侵犯行为的认定需要经由特定互动过程的参与者通过“反思性注视”被贴上标签，其意义是通过互动被重新建构起来的。它与侵犯行为发出者的动机无关，而只与其他行动者对其意义的理解和给出的“说法”有关。因此，本研究希望尝试从网络语境下，人们在互动中对侵犯行为建构意义的过程进行解释。

虽然以往的研究对于侵犯行为意义的建构过程缺乏关注，但是一些学者对网络空间中人们通过互动建构集体性知识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这些研究的特点都是从会话分析的视角探讨网络互动中意义建构的机制和话语结构。由于这种倾向，使他们的研究过于重视会话维持的策略而忽视了意义建构的过程本身。实际上，网络互动中建构意义的过程与日常会话不同，由于参与者众多且彼此分离，其话轮转换具有不规则性，而且会话流经常出现交叉现象，使它成为一个类似于“博弈”的过程，具有很大权宜性。

行动理论认为，社会既不是产自精神，也不是产自经济结构，而是人类意图的产物（马尔科姆·沃特斯，2000）。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意义经过行动者争论、协调，并且最终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因此，社会世界的各项制度不是被直接给定的，而是人类的成就。我们所享有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已被证明其实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脆弱的现实，是我们共谋的产物。伯格和勒克曼认为，被共享的意义越多，这些意义就越可能被视为现实的、外在的和约束性的（谢立中，2001）。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则另辟蹊径，将结构视为行动的意外结果。这些理论将行动与结构联系起来，成为联结微观行动与宏观结构之间的纽带（杨善华，1999）。但是关于网络互动中意义建构的研究，只简单地指出这些“知识”是社会性的，而

没有将行动意义的建构和结构连接起来,在变化的过程中考察意义建构对群体社会结构的作用力和后果。因此,对意义建构的结构性后果的深入研究,应该作为一个有价值的领域得到关注。

综上所述,在网络独特的语境下,侵犯行为的意义究竟是通过怎样的互动过程被逐渐建构起来的?这种主观的建构过程如何通过“类型化”、“结构化”的过程变得客观化,进而对社会安排和互动情境产生结构性的后果?这不仅是以往研究成果所留下的研究空间,也正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

(三) 研究方法

1. 会话博弈分析

Carletta J. 等人使用此方法研究达成共识的过程。网络中意义的建构是群体互动的产物。它具有权宜性,其表达与理解都是磋商的结果。侵犯行为的意义建构是经由会话参与者通过一个类似于“博弈”的过程不断各自调整和集体合作而最终得以认定的。该方法的模型是“决策树”,它用以再现互动参与者相互协调达成共识的过程。

2. 编码规划法

该方法是用以审视 CSCL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环境中关于通过协商建构意义和社会性知识的过程 (Gunawardena, Lowe, Anderson, 1997)。它将该协商和建构过程共划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对于意义建构的作用不同。通过将互动参与者发出的信息加以编码,分析其对意义建构的阶段性作用。

3. 社会图示分析

以图形直观地展现群体成员的人际选择结果,分析小群体内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在社会图中都占有一个相应的位置 (肖鸿, 1999)。成员之间的选择方式以箭头来表示,箭头的方向表示被选择者。通过解剖不同阶段社会图的基本结构,以了解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群体的组成状况及人际交往网络的动态变化。

二 研究设计与操作

（一）概念阐释

1. 侵权行为

侵权行为的定义是在以电脑为中介的网络互动中，违背道德规范、干扰互动过程、引起参与者不快的恶意行为。它以文字形式出现在网络对话中，以表达不满、唤起注意或以直接针对某人为目的，具有侮辱性和攻击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生存于网络中的个体必然都带有现实生活的文化烙印，他们总是带着一些“习以为常”的概念进行网络互动。因此，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类无须建构的侵权行为，其意义对互动成员而言是先存的、无异议的，例如脏话等。它们的意义是互动的前提而非后果，并且不因现实世界与网络语境之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不具备研究的价值。基于本研究理论及方法上的特性，排除了这一类特定的网络侵权行为。

2. 意义建构

所谓意义建构，是通过对特定行为的反思和理解，对该行为的意义达成共识，使其成为具有“索引性”的背景知识。

3. 结构性后果

结构包括行动者在进行活动时所凭借的规则和资源（Giddens, 2003）。结构性后果是指在意义得以建构和共享的过程中，互动群体存续所依赖的规则和资源等结构性特征所发生的变化。

（二）理论假设

在网络语境下，由于身体“不在场”以及表情、语调、姿势等符号的缺省，侵权行为不会产生直接可见的后果。那么，一种行为在网络互动的过程中是否构成了侵权行为并不在于行为主体的动机，而在于参与这段会话的人们是否意识到它、是否认定它具有侵

犯性。因此,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是,网络互动中侵犯行为的意义是通过特定的会话过程经由互动参与者反复协商而被主观地建构起来的。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主观的行动变得客观化,对整个互动框架产生结构性影响。

(三) 研究过程

1. 研究方法的确定原则

常人方法论者认为,社会学的正当研究对象应是社会成员自身在各个领域内互相理解、互相作用所利用的一套方法(辛斌、苗兴伟,1998)。自信息技术问世以来,人类的日常生活逐渐延伸至网络这一虚拟时空之中,以互联网技术为媒介的互动方式渐已成为人类交往的重要方式并与现实生活相互渗透。那么对网络互动中成员互相理解、互相作用所利用的方法同样也应成为社会学具有“合法性”的研究对象。

就理论而言,民族方法论者始终强调考察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会话过程。他们甚至认为交谈者本人就是会话的发现者,否则他们无法理解话语。他们认为,会话是建构现实最重要的工具。人们会从通过会话方式来保持、修正和建构其主观现实这个角度来看个人生活。会话是有目的的活动,可以被看做是建构意义的过程。语言不是建构一种意义,而是具有多重意义,即概念意义、文本意义、人际意义(张荣建,2002)。会话分析的目的是通过对人们会话活动的细致描写,发现人们赋予日常生活世界意义的方法。交际者在会话活动中展示出来的对对方行为的理解,为研究者理解和解释交际者的行为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因此,意图揭示互动中行为意义的建构,最为重要且有效的途径就是关注人们的语言表达,使主观的过程客观化,使潜在的过程表面化。如果研究者想发现语言使用者在会话中所采用的相互作用的方法和步骤,就只能依赖从自然环境中产生的语言材料,即将大量的实际会话录音并以书写形式记录下来并努力从会话参与者的角

度进行分析研究。在以 BBS 为媒介的网络互动中,每一主题下的话题发出与回复可近似地视为是日常会话的书面化表达,是以字符而非有声语言的方式进行的对话。这种特有的网络交流方式被定义为“交互式书面会话”。因此,在本研究中,将 BBS 为媒介的网络互动中参与者的每次“回帖”都视为会话分析所必需的“语言材料”,将网民们“读帖-回帖”的过程看做是成员不断加入会话的动态过程。本章采用会话分析的两种方法,“会话博弈分析”和“编码规划”用于分析在 BBS 中多人参与的讨论组如何通过言语磋商而建构意义的过程和方式。看似无意义的对话,事实上对于行为意义的灌注都具有其独特贡献。当然,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虽然这两种方法都提供了相应的模型作为对会话资料进行定性分析的依据,但是它们终究不过是一种为方便学术研究而创造的“理想型”模式。作为民俗学方法论的一个分支,这种方法在总体上是属于解释社会学的。社会学家要研究的是世界的互动以及人们对世界的解释。具体到会话分析,研究者要找出交际者完成对话的方法,也必须首先理解和解释交际者的行为。要达到这种理解,研究者必须跟研究对象一样利用自己的日常知识,“设身处地”理解交际者的行为。而事实上,意义建构是一个较为主观的过程,研究者只能尽可能去理解每段会话的意义而无法绝对地对会话发出者做出完全正确的解读。虽然可以通过线上访谈的方法试图了解互动参与者对行为意义的主观理解,但由于 BBS 互动具有异步性,互动参与者的流动性较大,而研究者并不可能 24 小时在线单一关注某一个帖子等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使线上访谈不具备可行性。由于在方法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和研究个案的有限性,使得本研究的结果也具有一定的局限,难以做出一个具有推广性和较大理论涵盖能力的结论,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够得到改进。

2. 研究个案的选择

侵权行为是社会性行为,其意义建构是在群体互动过程中完成的。二人群体是社会群体的最小单元。二人群体中也能发生侵犯行

为并对其灌注意义,但本研究希望可以在更为广阔背景下对侵犯行为进行考察。另外,群体结构的变化只有在更大规模的群体互动中才能具有更为丰富的体现。BBS是最具有社群性的互动方式(白淑英、何明升,2003)。QQ、聊天室等网络互动的方式往往更具私人性而非群体性,其互动往往是一对一的。所以本研究将选取个案的范围界定在天涯虚拟社区。由于研究者本人注册该社区已有两年多时间,对该社区的了解较为深入,为深入研究提供了较大便利。

天涯BBS栏目众多,大大小小的栏目有数十个。由于精力有限,无法将所有栏目都纳入观察的范围;由于每个栏目都有固定的参与者,选择单一的栏目会使研究对象同质性过高,甚至可能始终观测到的都是同一个群体,有损于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因此,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比较,研究者将收集个案的范围确定在“灌水专区”、“娱乐八卦”、“时尚咨询”这三个栏目。由于本研究聚焦在网络语境中的侵犯行为,因而首先需要从该栏目中发表的帖子中寻找具有侵犯性且此行为的侵犯性已经得到群体参与者关注。如果回帖数较少,说明参与者较少,且没有形成一定范围内的讨论,不符合本研究的要求,所以首先剔除的是回帖数较少(回复数不低于50)。而后通过初步的阅读,收集含有侵犯行为的帖子,将其保存下来。然后再进一步阅读这些帖子,寻找对这些恶意回帖有所反应的帖子作为选择个案的范围。最终确定个案,分别是“一寸相思一寸灰”、“踩着sammie上位天后——陈慧琳”、“一些我心爱的东西(纯粹交流,内心阴暗者抱歉)”;以最后一个作为主要分析个案,前两个为辅助个案。因为后者从互动的规模、过程的完整性而言,较之于前者更高。

3. 资料的录取

确定了收集资料的范围之后,自2005年1月起开始在这三个栏目中进行观察并对研究所需帖子进行收集。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学研究无法或很难对事件发展过程进行长期有效的追踪调查,网络是

一个巨大的信息存储库，研究者无须 24 小时全程观察就可以轻松地将群体互动参与者的行为（即他们的“文字话语”）记录下来。但基于同样的原因，在 BBS 中，研究者无法完整记录事件的全过程。因为当帖子被存储于网络中，随时都可能新的参与者参与其中或者原有的参与者继续加入。也就是说，BBS 上的网络互动往往是作为一种“绵延”而存在的，它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会完全结束。所以，研究者只能截取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会话资料。当把帖子存储到电脑中之后，即使该互动过程并未完全结束，研究者对其后的变化将不再进行考察。

与以聊天室为平台的即时性网络互动方式不同，BBS 互动方式是异步性、历时态的，研究者无须 24 小时持续在线就能够获得此前全部群体会话内容的记录。因此，当研究者选定了某一帖子之后，只需等到参与该主题互动的人数和频率达到一定数量时，就可以将其保存在电脑中以便在其后的进一步研究中从其中选择适合的个案进行分析，而不必对其进行实时监控或必须在固定时间内加以观察。因为要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个案以保证研究结果更为明晰，所以研究者对三个栏目进行了较为长期的观察，资料收集工作基本上持续到 3 月末。

正如前文所述，在 BBS 中，当发表某一论题时，其后的参与者通过回复该主题的方式参与到互动中。这些回复会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且在没有触犯规则的情况下这些回复不会被删除而是被保留在这个主题的帖子之下。凡是点击该主题进入到帖子中的人，都可以看到其他所有参与者的发言，这就保证了每个帖子都可能对后来的参与者和整个群体互动产生影响。虽然点击主题并阅读该主题及其回复的内容也是一种参与，但是由于没有进行回复就不会对其他参与者产生影响。因此，研究者的参与观察可以保证在不影响被观察对象的情况下，获得“自然状态”下的原始资料，资料收集工作从理论上来说是没有误差的。因为不论研究者是否在线，只要没有发言，研究者就并未对群体互动过程产生任何影响，资料本身也

是客观地反映一定时期内群体活动的“实录”。当然在做此项工作之前,研究者已经参与了一段时间的网络互动,积累了相关的经验,做到熟悉研究领域,为能够选择合适的研究个案和收集资料丰富了研究所需的感性经验。

4. 资料的初步整理

网络互动在以 BBS 为媒介的群体互动中体现为发帖—读帖—回帖这一过程的循环。其具体结构为:主帖包括题目和内容,它是由话题发起者直接提出的讨论话题并表达话题发起者本人的观点;跟帖是由后来的参与者进行的回复,有可能是针对主题,也有可能是针对主题之下其他参与者所引起的子话题。另外,每个帖子都标记有作者和发表时间(见图 7-1)。

『影视评论』[八卦]八卦,亦舒,当代喜宝

作者:坠落的烟花 提交日期:2004-5-7 17:05:00

www 可以让你连通一个你要知道的世界,然而 www 也让我们很无奈。wast what waste 这个词似乎可以说明。其实我们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等待着什么,而等待的人部分时间,又都被浪费了。

作者:曼特莱司 回复日期:2004-5-7 19:26:48

喜宝是大愚若智,喜欢亦舒小说里的大多数女主人公,可唯独不喜欢她,太自作聪明了,人物没有感情色彩和生命力。

图 7-1 BBS 帖子结构示意图

这个发出与回复的过程与日常会话相比,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话轮转换的不规则。在发帖者发出话题后,每个参与者都可以同时介入会话过程。二是毗邻语对的存在具有不确定性,发问与回答很少相邻;甚至有时候,根本得不到回答,因而使得资料的整理更为复杂。

第一步,将网络广告等恶意灌水和无意义的回复剔除。由于积分既代表社区中的经验值,也可以购买一些虚拟物,因此参与者为

了换取积分，在未阅读帖子的情况下以“3分”（回帖一次可使该ID积分增加3分）来代替回复。它并不代表发帖者试图进入互动，因此属于无意义回复，应被剔除。需要说明的是，“顶”、“沙发”等表面看似无意义的回复事实上也有可能对互动产生影响，甚至由于发出该信息的参与者在群体中的地位而就此产生新的话题，因而这类回帖应予以保留。所谓“顶”是指由于BBS中发帖数量十分巨大，帖子列表的位置是按照最后一次被回复的时间先后排列的。而如果某帖有人持续回复，就会使该帖在列表中被置顶（即成为第一位），从而更多地吸引网络参与者的注意。“顶”就是使帖子不沉没的意思，因此通常意义上它都代表“赞同”。有时候，也表示发帖人对其回复的帖子有兴趣，希望参与其中的意思。“沙发”是指对主帖的第一个回复。在BBS上有“抢沙发”的惯例，并且由于网速等问题能抢到这个位置是比较难得的，参与者通常都很在意，抢到的人与失之交臂的人之间往往会围绕它产生一个新的话题。因此，在研究中，必须针对网络用语的独特性对其进行恰当的处理。

第二步，在剔除无效回复之后，将所有参与者的发言予以标注。其具体做法为以三位数字作为编码以标注每个参与者发言的次数。比如第一次发言，即在其ID后加001，第二次即为002，依此类推。通过“决策树”和“编码规划法”的有关标准，对这些帖子在意义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分析。

第三步，用社会图示法测量结构性改变。对于收集到的个案，都可以视为一个群体互动的过程。发出与回复是BBS独特的互动方式，以箭头指向来区分互动的方向，例如如果是A对B进行回复，就是 $A \rightarrow B$ ，反之亦然。通过被选、互选、孤立等指标对群体结构进行直观的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和模型都具有高度类型化和概化的特点，无法完全实现真实、全面地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结合实际情况和具体情境对模

型进行适当的调整并不断补充模型无法涵盖或无法反映的内容。另一方面要做到的是,研究者必须要遵守价值中立的原则,排除个人偏好,对研究对象进行客观的分析以保证其科学性。

(四) 研究中涉及的私密问题

本研究需要研究者本人以旁观者身份进入讨论区进行资料的收集工作,将会话过程(即发出与回复的帖)记录下来作为分析的原始材料。这种方法对研究本身兼具积极与消极的双重性。从积极的一面来说,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中,参与观察所产生的旁观者效应总会或多或少地对观察对象产生影响,造成研究结果的偏差。而网络的技术特质,即人一机一人,使得研究者“在场”所造成的参与者效应被“屏蔽”,从而保证被研究对象处于最自然的状态,顺利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不可避免的是,研究者是在未经研究对象同意的情况下,对其发言进行保留和分析,网络互动的参与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地成为隐藏在电脑终端的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这就涉及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道德问题。而这一问题,也正是困扰诸多网络社会学研究的两难困境。

BBS的本意就是“公告板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公共领域,其信息具有公开性和开放性,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其中,阅读这些言论。例如天涯社区的规则中就明确规定,任何人在该网站上所发布的言论除非特别标明,其所有权都已让渡给该网站,可在不再次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被用于非商业、非营利、非广告性目的(但需要标明出处)。任何网络参与者在加入BBS讨论区之时就已接受并认同了这一规则。基于此类公开性原则,有学者认为,电脑交流中的公众话语是公开的,其个人的、社会的身份已被隐藏,因此这些信息是个人的但不具有私人属性。每个人在网络中发布的信息都可以为公众所有,即便是任何人都有可能将网络中所发布的信息进行存档。但所有不等于“所用”,也不等于这些言论可以被以任何用途复制和记录,更不等于研究者使发言者在非自愿状态下成为被

研究、被观测的对象这一行为具有合法性。任何网络参与者虽然可以确知自己在BBS中所发表的言论是不被保密的,但其言论在本意上仍是针对部分人的,其公开性是有限的。

本研究只是关注发言内容本身而并非发言者的个人情况,甚至可以将发言者忽略不计,而仅仅用编码来代表。但是为了更为直观且便于观察,在个案中每个发言者仍以其原有的昵称进行区分,但仅限于一个编码的作用,没有任何社会属性。研究者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发言过程当中,只是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在隐瞒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以旁观者的态度进行观察,未对话题参与者造成任何不良影响。

必须明确的是,研究者不应在网络所提供的能够获取最自然状态下进行参与观察的可能性而倍感便利的同时,无视信息滥用所造成的道德弊病。随着网络社会的日益扩张以及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深入,道德问题终将逐步受到应有的重视并力求寻找到一个两全的解决方式。目前,研究者可以做到的只能是郑重承诺:所获得的信息只运用于纯粹的学术研究而非个人目的。

三 网络侵犯行为意义建构的情境与过程

(一) 网络侵犯行为建构意义的情境

组成社会世界的是人类的行动,这是一个主体之间使用词语、姿态、手势和其他符号进行意义协调的持续过程。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研究者发现:在网络情境中,将某种行为建构成具有侵犯性的行为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多变的过程,需要通过互动参与者之间利用“交互式书面对话”的方式反复协商,才能够最终达成“部分共识”(虽然反对意见依然存在,但已退出互动)。因此本研究旨在将这一过程完整而有序地呈现出来。同时,由于这一过程的极大复杂性,研究者力求以学术语言再现这一过程,而并不提供具有绝对涵盖性的模型。

1. 网络互动中的“准侵犯行为”与侵犯行为

正如前文所述,越轨必定与感知有关而不是与动机相关联(张荣建,2002)。在虚拟空间中,人一机一人式的独特沟通方式及其特有的文化语境,使网络互动中侵犯行为的内涵被具体情境所限,而无法以以前的标准对其进行界定。因此,任何在字面上具有侵犯性的话语在未经行动者反思并对其灌注意义之前,只能被认为是“准侵犯行为”。它只具有被建构的可能,而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网络侵犯行为。

以2005年3月12日由ID为“红颜为谁展”发表于“灌水专区”的“一寸相思一寸灰”话题为例。该话题共计得到有效回复(其中包括话题发起者个人的回复)115次,共有52人进入互动之中。围绕该贴主题所展开的会话当中,没有具有明显攻击性的语言,但是仍有某些言辞可能会引起话题参与者的不满。研究者通过比较,从中选取了6个具有准侵犯性的回帖,分别由ID为“扫叶闲人”、“红颜为谁展”、“红楼葬花人”、“森淼淼”、“chenjm009”、“怡love”发出。这些话语所构成的行动具备被构建意义的可能,因而被称为“准侵犯行为”。但是“扫叶闲人”、“红楼葬花人”、“怡love”所做出的回复没有得到其他人的回应,致使他们与其他人的互动终止。尽管他们的话语具有一定的攻击性或侮辱性,但是这些话语的存在只具有即时性,而未能够得到其他互动参与者的“反思性注视”,它们对整段互动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们虽然是准侵犯行为,但是并不具有成为真正意义的侵犯行为的条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这是由网络互动的虚拟性决定的。与现实中的攻击行为相比,网上攻击是在虚拟状态下进行的。身体的不在场和社会属性的隐藏,使得攻击强度及行为后果一般不及现实人身攻击,因而人们有可能对某些侵犯行为“视而不见”,以保证互动的质量。其次,是由于网上即时聊天会话结构的复杂性造成的。在BBS上,当一个主题发出时,可能有多用户同时进行浏览及回复,而此时他们之间彼此无法实现

沟通。试图参与到互动中的个体“通过键盘输入文字，通过计算机屏幕收看文字，使以文字为信息载体的笔语跨时空交流”（王颖红，2001）。因此，在BBS这种独特的交流方式之下，言语行为是连续、独立、并列的，不同的话题相互交织（Werry, Christopher G., 1996）。这种序列特征与口头交谈形成了极大的差别，其会话流并非按单一的顺序线形发展而是出现多个分支。在这种情况下，参与到互动中的人无法对每个分支所代表的行动一一给出“说法”，而只能有选择地对某些行动作出“解释性”说明，从而使对话继续进行。没能成功进入对话的行动者，他们单方面作出反应试图进入互动中。但是由于他们没能与其他行动者发生联系，他们的网上交际已经宣告失败。这些行动只具有“自言自语”的性质，而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例如“扫叶闲人”，他在主帖者“红颜为谁展”发出话题近14分钟之后做出了回复。他的回复是针对“临风而居”（003）和“红颜为谁展”（002）已经结束的话轮。他没能成功地参与到“临风而居”和“红颜为谁展”的对话当中，也没能够重新展开新一轮对话。他的行动马上就被淹没在更多的对话流之中。根据舒茨的理论，这种实际生活中瞬间存在的行动是没有意义的，且此后他的行动也没有通过其他行动者的“反思性注视”被建构成有意义的行动。因此，他的行动就是在互动中被忽略的准侵犯行为。简言之，网络互动独特的会话结构，使人们无法反思每一个行动，有些行动因而成为了无意义的行动。准侵犯行为需要通过持续的会话才能被建构成有意义的侵犯行为。

成功的言语交往的重要前提是各方的卷入。“人们所感到的一种内在的甚至是情感的联系，这种联系将他们与其他人以及其他地点、事情、活动、思想、记忆以及话语联系起来。它不是给定的，而是在言语交往中获得的。”（张荣建，2002）将准侵犯行为建构成侵犯行为的前提，就是要使参与互动的各方被“卷入”其中。换句话说，只有当除行动发出者本人之外，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已发生的行动（即“已渐远去的生活经验”）作出相应的

理解和说明时,侵犯行为的意义才能被建构。发出行为者“森森森”和“chenjm009”分别得到了“红颜若慈”、“红颜为谁展”的回应。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二人已经成功地进入到互动过程当中。

如图7-2所示,“chenjm009”(001)回复的内容为“假装还挺有诗意的啊,只不过肯定不是原创文学”。此后“红颜为谁展”(017)和“红颜若慈”(002、003)分别都针对“chenjm009”(001)做出了反应。“红颜为谁展”首先表达了不满,“不是原创,你可以找出这篇文章吗?”可见她已认定“chenjm009”(001)的行为具有侵犯性。“红颜若慈”(002、003)则在通过“红颜为谁展”的看法加以肯定的方式对“chenjm009”(001)的行为做出否定性说明。这个过程,就是将准侵犯行为建构成侵犯行为的过程。此过程将在下文进行详细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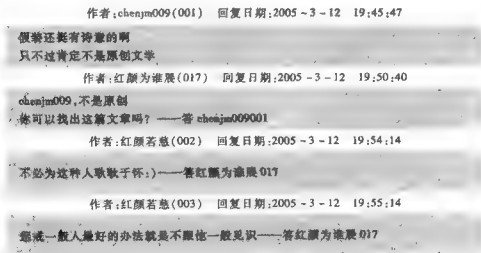


图7-2 准侵犯行为进入意义建构过程示例

总之,正如越轨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越轨是在规则破坏者和规则维护者的互动中建构的。网络侵犯行为作为一种越轨行为,更加不能以先在的标准进行理解。因为既有的知识是以日常生活为背景

的，而网络所提供的是一种不同于现实生活世界的语境。在此语境下，常识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效的，必须重新加以修正。因此，所谓准侵权行为事实上就是根据既有知识进行判定的，而网络侵权行为则需要通过符号表达在互动中重新被赋予意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互动参与者将某些准侵权行为建构为有意义的行动，而有些却被排除在人们为之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之外了呢？下节所要探讨的就是建构网络侵权行为之意义的情境因素。

2. 网络侵权行为意义建构的情境因素

芝加哥学派的重要理论家托马斯认为，“人们一旦被情境所限定，他们的行动也就随之而确定了。”（于海，2000）人们不仅对情境加以解释，而且更主要的是按照自己对情境的定义来做出反应。换言之，在互动中，人们会根据不同情境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调整，并且试图参考此情境来理解他人的行为。在 BBS 中，围绕不同主题所展开的人际互动即构成了不同的交往情境，影响和限制人们理解和表达的方式。因此，这些情境因素都会对准侵权行为被建构成有意义的侵犯行为的过程发生作用。

（1）互动过程所围绕话题的因素。在 BBS 中，每一段互动都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的。虽然随着互动的继续，同一主题之下会衍生出不同的子话题，但是一般而言，对互动影响最大的仍是最初的主题。因为随着互动频率的增加，话轮转换的过程也变得更加复杂。试图加入互动的人若想成功进入到会话当中，往往仍然会选择通过第一个主题介入会话。而且，在大多数情况，衍生出的子话题基本上仍然是主题的继续。因此，互动所围绕的主题是最主要的情境因素。通过比较，在本身即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之下，不仅准侵权行为发生的频率更高，而且通常会使参与者更多地对准侵权行为加以注视并进行说明，从而将其建构成有意义的。“一寸相思一寸灰”的话题作为“红颜为谁展”个人的情感独白，内容单一且涉及面窄，整段帖子共 115 人次互动之中具有准侵犯性的行为仅发生 6 次，除“chenjm009”（001）和“森森森”（001）得到了回复

(且后者只有一人回复),并未完成意义建构的全过程。而在“娱乐八卦·道听途说”栏目“踩着 sammie 上位天后——陈慧琳”的话题帖中,共有 102 人次加入讨论,几乎每次回复都具有准侵犯性。其中,“jennygoo”与“猪宝宝以退为进”、“带头人不玩了”围绕“jennygoo”共回复 26 次,直至“猪宝宝以退为进”、“带头人不玩了”退出互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话题本身具争议的互动中,准侵犯行为更容易发生且有被灌注意义,但是在该互动中,即便多人参与其中试图为其贴上标签,但若最终达成集体共识通常是更困难的。

(2)“准侵犯行为”发出者的因素。同日常生活世界一样,网络互动中同样存在人际关系的亲疏。准侵犯行为发出者与被侵犯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在群体中的地位都会影响到这一行为最终是否会被贴上“侵犯行为”的标签。在“一寸相思一寸灰”的话题帖中,“红楼葬花人”(004)回复“红颜为谁展”(010):“你体积太大,一下葬不了,给你把袖珍小菜刀,自己先……”,若排除一切情境因素,该行为是具有侵犯性的。而“红颜为谁展”(011)的回答为“不是吧,我很娇小的,典型的江南人啊”。由此可见,“红颜为谁展”并未视此行为是侵犯行为,而是将其看做普通的玩笑。其二人之间的互动方式如图 7-3 所示。



图 7-3 “红颜为谁展”与“红楼葬花人”互动关系

从图 7-3 中可以看出,二人之间存在着良好而有效的互动关系,每次都能预期地得到对方的回应。且“红颜为谁展”称“红楼葬花人”为“花花”,更加说明“红楼葬花人”与“红颜为谁展”之间具有较为亲密的关系,此前应该有过其他的互动关系。

因此,即便“红楼葬花人”的行为具有准侵犯性,但是在灌注意义的过程中,它却不会被视为具有侵犯性。与此相对,在上文的另一个例子“踩着 sammie 上位天后——陈慧琳”的话题中,“jennygoo”、“猪宝宝以退为进”与“带头人不玩了”由于拥护不同的歌星而导致意见不合,因而在反思彼此行动的过程之中都试图将对方的行为贴上标签加以否定。正如雪莉·特克所言:“真实的观念会反击。在屏幕上过着另一种生活的人,还是会受到他们实质自我的欲望、痛苦和必死命运的限制。”(Sherry Turkle, 1995)网络互动中每个个体的行动依然或多或少地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而无论是网上还是网下,准侵犯行为发出者与被侵犯人的关系(志同道合或者彼此对立)都会影响到对他们的情境释义。这正是影响侵犯行为意义建构的情境因素之一。

(3) 受侵犯的主体在网络群体中的地位。网络共同体是围绕某一个共同的目标、兴趣或话题而形成和建立起来的缘故所致。它为人们在网上寻求了一个虚拟性的“场所”,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能够包容人们大部分网络行动的相对独立、完整而真实的网缘性“微观社会”。使人们体验到了一种在情感、规范和价值取向上相互顺应、接近、过渡和融合的感受,从而在网络上创造出了一种虚拟共生的电子社区生活“场景”(冯鹏志, 1999)。在这个“场景”中,同样存在着层级结构。虽然这种层级并不一定体现为权力与权威,但是它同样作为一种资源构成了互动的情境要素。在“时尚资讯·时尚男人”栏目“一些我心爱的东西(纯粹交流,内心阴暗者抱歉)”的话题帖中,“当阳光不在”虽然作为话题的发起者,但是他在整个群体中尚未拥有任何资源。在400多个回复中,任何人都没有表现出事先或此刻与他有较为亲密的关系。他在群体中基本处于被孤立、被隔绝的状态。他的地位状况直接影响到针对他所发出的准侵犯行为很难在互动中被群体其他成员视为越轨。包括“小丑”、“蠢”等深具侮辱性的词语都被加诸在“当阳光不在”的身上。当人们在反思这些行动之时,会将他在群

体中的地位因素作为情境加以考虑，从而不会将这些行动建构成侵犯行为而会将其视为正常。

(4) 网络共同体的结构。在结构主义论点中，结构是一种决定表象的隐藏实在（马尔科姆·沃特斯，2000）。虽然这一观点有失偏颇，过于夸大了结构性要素的决定作用，但是群体结构作为一种整体性要素，的确对群体互动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在网络互动中，网络共同体的结构构成了最重要的交往情境。

第一，群体中有效互动的频率。有效互动的频率越高，互动越顺利，人们往往选择性地忽视准侵犯行为而不将其纳入意义建构的过程。因为这会破坏互动的流畅性和有效性。在“一寸相思一寸灰”的话题中，回复次数在两次以上的参与者占 2/3 以上。也就是说，只有 1/3 的人在一次互动之后退出了这个群体。且话题发出者“红颜为谁展”在群体存续期内始终在线上对他人进行回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更多时间也不愿意去反思那些旨在破坏互动的准侵犯行为。从而，这些行为淹没在其他会话流中，而没有被灌注意义。

第二，群体的认同感。互联网使用者确实会在网上扮演角色与建构身份，这的确会创造出社群感，即使稍纵即逝（陈晓强，2004）。网络共同体的认同感会影响侵犯行为的意义建构。如果群体缺乏认同感，结构较为松散，缺乏统一的规范和价值，那么准侵犯行为就容易进入意义建构的过程中。人们会凭借这个意义建构的过程建立起新的认同感。在“一些我心爱的东西（纯粹交流，内心阴暗者抱歉）”的话题帖中，事先并不存在较为明显的既有群体，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参与者都处在“自说自话”的状态。但是在“当阳光不在”发出了准侵犯行为之后，其他参与者纷纷将其纳入反思性注视的“绵延”之中，将其建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侵犯行为。

第三，内群体的多寡。如果围绕某一主题所展开的互动之中存在多个内群体，那么当某一群体或其中的成员受到攻击时，这一群体通常会很快做出反应，试图将由其他群体所发出的准侵犯行为建构成侵犯行为。如“踩着 sammie 上位天后——陈慧琳”的话题同时

存在两个意见不统一的对立群体。他们分别将对方的行为视为侵权行为并力图使本群体所给出的“说法”具有合法性。相反,如果群体凝聚力很强,没有或内群体很少,则不仅不易发生准侵权行为,且准侵权行为很可能会被忽略。如在“一寸相思一寸灰”的话题中,它之下有一个既存群体,该群体其他成员并未对准侵权行为作出反应,而试图对其建构意义的“红颜若慈”并非该群体成员。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情境要素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其作用也并非绝对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交互发生作用(甚至彼此抵消),共同影响网络侵权行为意义建构的过程。

综上所述,正如常人方法学所言,行动的意义是在它的可说明性中给出的,而说法的理性是由给出它的背景所暗含的。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是研究网络侵权行为不可忽视的决定性要素。

(二) 网络侵权行为意义建构的过程

有学者认为,网络之所以构成社会,是因为网络上的人在不自觉地复制现实生活。诚然,生活于网络之中的人都来自现实社会,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必然存在着由现实世界中习得的痕迹。但是网络社会同样是“自在”的,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文化取向(童星、罗军,2001)。对于参与到网络中的人而言,它构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生活场景,解构并且重构着所谓“真实”,为其赋予新的意义。

对胡塞尔来说,对象的意义并非对象本身所固有的,而是意识赋予的。舒茨将这一思想应用到“社会世界如何获得其意义”的问题上,就变成为“社会世界的经验如何被构造成有意义的”。在舒茨看来,这些构造是社会行动者借以解释其行动情境,把握他人的意图和动机,达成主体间的理解与合作。基于此,现象社会学致力于分析这些范畴是否为社会成员所共享,并且,如果是这样,那么就要分析它们是如何得以被共享的(于海,2000)。本节关注的正是在网络互动中,人们如何建立起对侵权行为之意义的共享理

解，也就是要寻求再现网络语境中侵犯行为意义建构的过程。

舒茨指出，所有行动通过反思性注视中的动机归因都能成为灌注意义的行动。正如上文所述，基于文本的网络互动中，由于会话结构的复杂性，并非所有行动都能够得到行动者的反思性注视，因而这些行动被淹没在网络互动众多会话流及其分支之中。准侵犯行为只有进入反思性注视的绵延当中才能被灌注意义，从而成为得到集体共识的侵犯行为。研究者以“一些我心爱的东西（纯粹交流，内心阴暗者抱歉）”话题一帖作为个案，探讨众多行动者对“当阳光不在”的行为建构意义使其被贴上侵犯行为的标签并最终成为对于该互动而言具有索引性背景知识的过程。

意义建构过程本身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其意识层面属于较难达到的范畴。但是韦伯、舒茨等人的理论均认为，行动及其动机是可以被理解和解释的。尤其是当语言作为一种线索，它能够以符号的形式有效地表达行动者对行动的理解和说明。研究者可凭借“互为主观性”的理解，尽量将意义建构的主观过程客观化。这个过程无论是内容还是结构都非常复杂，本研究试图对这个过程加以简化并概括，从中分析出意义建构的不同阶段及其作用。意义建构过程在本质上是通过互动建构出一种为成员所共享的社会性知识。因此，知识建构模型对于意义建构过程来说也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模型是针对一个理想实验环境总结出来的，对于网络群体互动而言，这个过程并不如此完整有序。因此，编码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下文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对意义建构的过程加以说明。

这个模型可以将帖子中的每个回复，根据其所包含的信息进行分类编码。所谓“编码”就是将散乱的信息内容按其在知识建构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归类处理以便使信息有序化和明晰化。事实上，这一方法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需要研究者利用“主体间性”的理解尽最大可能去了解帖子中所要传递的信息并对其在整个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加以标注。之所以采用这一方法，是由于尽管其分类方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是这个编码模型是在实验环境下中得出

的、经过反复验证并且作为研究知识建构过程的一个有力工具，因此将它作为分析网络语境中侵犯行为意义建构过程的信息分类标准。在该模型中，建构知识的全过程共分共3个阶段，11个子阶段。

在剔除无效回帖之后，将全部有效回复以原有形式复制存档以便归类。以Ⅰ（1）表示阶段Ⅰ的第一个子阶段，即作为论点的信息。以此类推，将Ⅰ（1）、Ⅰ（2）、……Ⅲ（4）作为信息的编码。下一步，分析每个回帖中的话语及其意图，结合该模型确认其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再将相应的编码标注在回复后。例如，某回帖被认为是阶段Ⅰ中定义/描述，就在这个回帖后标上Ⅰ（4）作为编码标志。最后，在对所有有效回复进行编码后，对其总数进行统计并填入表中（见表7-1）。该个案中主帖加回帖共332条，除无法涵盖在该模型中的其他信息外，共有288条信息被编码。

表7-1 知识建构过程

阶段Ⅰ 共享/比较信息	信息数
1. 观点	4
2. 证明	207
3. 明晰论点	24
4. 定义/描述	10
阶段Ⅱ 发现/探索概念	信息数
1. 识别/陈述	0
2. 澄清异议	12
3. 重申/支持	8
阶段Ⅲ 协商/建构	信息数
1. 协商概念	13
2. 识别共识	0
3. 让步	0
4. 整合/包容	10

编码规划方法虽然并不能涵盖侵犯行为意义建构的全过程，但是其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使表面上看似散乱的信息变得有序化，并且为研究者进入主观的意义建构过程提供了切入点。通过将既有模

型与研究个案相结合,侵犯行为意义建构过程可近似地划分为以下若干阶段。

第一阶段 发出准侵犯行为

准侵犯行为的发出实际上是进行意义建构的第一个阶段,是意义建构过程得以展开的首要条件。准侵犯行为的发出,使意义建构的过程具备了实在性,意义建构的过程有了切实的对象。“一些我心爱的东西(纯粹交流,内心阴暗者抱歉)”的话题由天涯注册用户“当阳光不在”于2005年3月28日14点35分发表于天涯主栏目“时尚资讯”。包括作者本人共有163人参与到互动中,回复332次。主帖内容为“当阳光不在”对其个人一些物品的介绍和对“时尚”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行动受到反思性注视中动机归因的影响都有可能被灌注以侵犯行为的意义且往往不受行动发出者原始动机的影响。因此,研究者认为寻求准侵犯行为的发出应纵观互动全过程并结合互动的整体情境,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所在。以该帖为例,通过他所给出的说法,点击该主题而进入互动的行动者若对他文中的其他内容怀有异议,则成为“内心阴暗”者。这种说法对于其他行动者而言,具有准侵犯性。行动者则可能通过个人或集体的反思性注视及动机归因对其建构意义。而且,准侵犯行为所指的对象越广泛,被建构意义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本个案中,作者的行为并无确切对象,但是任何人都具有被指责“内心阴暗”的可能性(见图7-4)。因此,这一行为很快就得以被反思。在网络中,准侵犯行为的强度与其被反思的可能性并非正相关,言辞愈激烈,侮辱性愈强,愈容易被行动者忽略;反而是中等强度(如本个案中“内心阴暗”一类),意义与所指都并非十分明确的准侵犯行为更可能受到行动者的重视而进入灌注意义的注视当中。

(前文略)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显摆,只想通过时尚栏目来和大家一起交流,想骂人或者看了我这个之后心理不平衡的人都想开点,全当成我在吹牛呢,好吧。

图7-4 “当阳光不在”的准侵犯性行为

第二阶段 共享/比较信息（编码规划中的阶段 I）

当某一行动者认识到准侵权行为存在时，他会试图与其他行动者分享他的观点。当互动中某一行动者发出准侵权行为之后，通常并不会在第一时间就得到确认。由于情境尚存在不确定性，行动者无法得知其他行动者会做出何种反应，大部分人都处在一种“观望”状态，试图根据其他人的表现来调整自己的行动以确保在互动中不处于劣势。因此，对侵权行为进行意义建构首先需要互动中的某人或某群体被调动起来，以发起此过程。在本个案中，发起者包括“竹林萤飞月”、“罍粟花子”、“aussic”，正是他们对“当阳光不在”的直接回应发起了建构意义的过程。而“恋恋萱言”、“早早早超升”等人虽然对该帖较早进行了回复，但是他们并没有表明立场，因而并不能称之为发起者。

下面按照案例对社会建构过程逐一阐述。

提出观点 “竹林萤飞月”在否定“当阳光不在”所述内容的基础上，首先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罍粟花子”先后两次发言，指出“当阳光不在”所用“内心阴暗”一词的不恰当。“aussic”的言论最具代表性（见图 7-5），其论点明确直接，有理有据。“我们内心不阴暗”，表明其对“内心阴暗”的反感，初步确认了“当阳光不在”的行为具有侵犯性。由此，该行为就被纳入了其他行动者“反思性注视”的注意力范畴内。

作者: aussic(001) 回复日期: 2005-3-28 14:52:06

你这些东西还不值得显摆

我们内心不阴暗

但是我觉得 ZIPPO 的火机确实一般吧，不能说它多贵，和 swatch 一样，只是个时尚一点的玩意儿，不是什么高级货，更不是什么贵得离谱的东西—— I (1)

图 7-5 提出观点示例

证明 从表 7-1 中可以看出，这一过程是意义建构过程中涉及参与者最多的一个阶段（共 207 人次）。在提出观点阶段之后，

情境渐趋明朗,一方面原本未意识到该行为具有侵犯性的行动者可能会重新审视这一行为。这类人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成为该行为的反对者继续发起意义建构的过程;或者支持该行为,与其他反对者进行辩论。另一方面原本就意识到侵犯性的行动者在有人明确观点之后,则通过援引多种论据的方式来支持此论点的合法性。大部分人特别是只发言一次即退出互动的人都进入了这个阶段。“别抢_顿饭都归我”、“noaloha”、“jeansblue”、“罂粟花子”、“迷路的硬盘”、“拾壹”、“你的小希”直至“devillc”等多个用户都通过此阶段加入互动。通过从多个方面反复对“当阳光不在”进行否定,试图进一步对其行为的侵犯性加以证明,使所灌注的意义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也就是合法化(见图7-6)。

作者:杰弗猫(001) 回复日期:2005-3-28 15:04:37

北京城里那么多戴几万块、十几万手表的人还没出来嚷嚷呢—— I (2)

作者:雨日羽(002) 回复日期:2005-3-28 16:25:58

你所认为的名牌都是大众品牌,是几乎人人都有可能拿着的东西,感觉你太追风了,太虚荣了。女人都有些小虚荣心,但是男人很少见你这么虚荣的,真是让人鄙视!! —— I (2)

图7-6 证明阶段示例

明晰论点 此阶段的分界点设置在“当阳光不在”再次提起“内心阴暗”的回复处。“当阳光不在”(012):“大家都怎么理解的?我可没说自己有钱,哪句话说自己有钱了?怎么一个个内心阴暗得要命啊?”他这一回复,试图对反对意见予以回击,强化了“内心阴暗”的侵犯性。此种情境,需要试图对其行为灌注意义的行动者重新明晰论点,以加强反驳的力度。如图7-7所示,“内心阴暗”渐已成为本讨论组讨论的焦点所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对其灌注意义的过程之中,其侵犯性意义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在围绕主题所展开的这段互动过程中,“内心阴暗”所具侵犯性已经更加明确。

作者:echofree(003) 回复日期:2005-3-28 15:51:02

因为某些内心阴暗的同学会在心里莫名惊诧。

楼主,你就用照片狠狠地戳破那些心理阴暗者邪恶的猜疑吧—— I (3)

作者:山水纵情(001) 回复日期:2005-3-28 16:40:35

估计楼主的这些东西根本就不能吸引“内心阴暗”的注意力—— I (3)

作者:水仙颀影(001) 回复日期:2005-3-28 16:59:45

我看了你的标题“内心阴暗者抱歉”才会进来的,当时觉得很可笑,想看看你晒的宝怎么会让别人阴暗—— I (3)

作者:南下 回复日期:2005-3-28 18:21:51

看了楼主的名字就知道谁的内心比较阴暗了。我始终认为一个男人成天想着拿什么贵重的东西来武装自己,四处炫耀,简直让人唾弃。可能真是楼主年纪太小吧,还不太懂得掩饰。—— I (3)

作者:GenieD 回复日期:2005-3-28 19:09:22

楼主,我陆续买了3个SWATCH IRONY呢,这真的不算什么内心阴暗,学生戴的时尚表而已。—— I (3)

图 7-7 明晰论点帖子示意图

定义/描述 既然“内心阴暗”已被认定具有侵犯性,那么为其灌注意义的行动者就需要提供一种可以被理解的说法对其进行说明。“echofree”、“早死早超生”二人属于群体中较为活跃分子(分别发言7次和8次)。将他们的回复作为灌注意义者提供的说法是比较恰当的,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总结起来,“echofree”所代表的观点为,“当阳光不在”所述事实均为虚假(见图7-8)。而不相信虚假信息的人被称为“内心阴暗者”自然是一种侵犯行为。而“早死早超生”则认为,即便“当阳光不在”所述属实,但是将凡不认同其观点的人指为“内心阴暗”的行为同样具有侵犯性。简言之,使用“内心阴暗”属于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的行为。这一行为已被贴上越轨行为的“标签”。

第三阶段 发现/探索概念(编码规划中的阶段Ⅱ)

这一阶段事实上融合了编码规划中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中的第一个子阶段。当对侵犯行为灌注意义的过程已经被发起时,互动群体中

形成了新的概念,或者说新的“说法”。当这种建构意义的意图被发现时,群体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反对意见,双方会就此进行下一步互动。

作者:echofree 回复日期:2005-3-28 15:43:00

亮什么啊,闭着眼睛吹谁都会,我们要看真实的! lz 你 a95 买都买了,千万别闲着,把你的宝贝都给我们排来看看,千万别忘记你的 es,您的未婚妻,你的衬衫的经典穿法啊啊啊啊啊 ~—— 1 (4)

作者:早死早超升 回复日期:2005-3-28 15:47:05

交流啥?人家看8上你自以为时尚的牌子,就说人家内心阴暗,我再笑3声—— 1 (4)

图 7-8 定义/描述示意图

探索 根据对立意见的多寡和反对者反对的强度,这一过程的长短也有所不同。如在本个案中,由于侵犯行为的发出者所针对的对象过于广泛,再加上他本身在群体中缺乏社会资源,因而他的支持者较少且反对意见并不激烈,因而这一过程较为短暂。如果该互动中存在两个内群体,那么这个过程不仅持续时间会增加,且激烈程度甚至可以达到争论或争吵。意义的建构很难达到全部人的一致认同。常人方法学认为,社会成员的共谋仅仅持存于其成员对其具有共同经验的感觉中。只有行动者对情境的释义具有较大一致性时,互动才能够顺利进行。因此,人们在没有明显利害关系的情况下往往会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加入互动。这个过程如同一种博弈游戏,持不同意见的群体会各自采取权宜性的行动来实现最终的统一。这里需要引入另外一个模型,即决策树。它以树形结构表明行动者面对情境时所能采取的可能行动。图 7-9 是根据个案绘制出的决策树。

协商概念 在以下几个回复中,除“+aIravvian”发言 3 次之外,其余几个人均在发言之后即刻退出互动(见图 7-10)。可见,在本个案类似的情境当中,试图提出异议、对概念加以探讨被认为具有一定风险,即被群体排斥。这些行动者不愿意承担这一风险,因而立即结束互动对其加以避免。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仍作

为反对意见留存于这段互动之中,其对意义建构的影响力也并未随着他们的退出而得以消除。在意义建构过程中对概念的协商具有积极作用。它会推动人们之间的联合,增强群体的凝聚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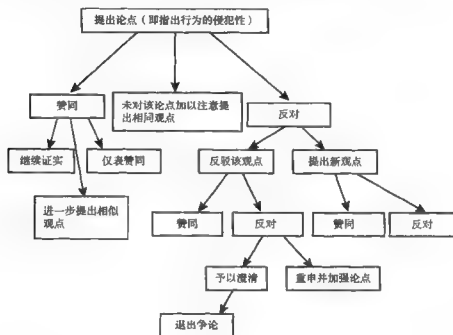


图 7-9 发现/探索概念阶段决策树模型

作者:玄鸟至 回复日期:2005-3-28 16:17:39

我最欣赏楼主的一点是——说话像个人说话,没有满口的偶啊索啊滴啊之类的恶心死人的网语——置(1)

作者:才Irreivivian 回复日期:2005-3-28 17:22:17

自己穿得开心就是时尚。呵呵。干吗批判别人呢。看不过楼主 SHOW。大家一起上啊,那样时尚栏目更热闹。呵呵。玩的就是心跳——置(1)

作者:连城与飞鸟 回复日期:2005-3-28 17:28:12

建议楼主去别的地方发帖子,这里有钱人太多——去什么学校版一定有很多人赞同的——置(1)

作者:饕餮 回复日期:2005-3-28 17:52:33

个人喜好大家不要指责说 LZDD 啦——置(1)

图 7-10 协商概念

澄清异议 面对异议（也包括当事人自己的反驳），为进一步确定侵犯行为的意义，为其建构意义的行动者也会提供进一步的说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被建构的意义在群体中的合法性最大化。图7-11所示的3条回复是最具代表性的澄清异议的方式。因为要将他人的行为贴上侵犯行为的标签，那么只有确保本身的行为并非侵犯行为才能使这一标签更加令人信服。因此，在这个阶段，往往不能使用过于激烈的言辞，而是要通过“说服”来对异议予以解说。他们针对异议，指出并非指责“当阳光不在”的生活方式而是针对其态度的不当当。

作者:xiaoyil (010) 回复日期:2005-3-28 17:16:44

你的口气实在让人内心不“阴暗”！阴暗、品位与否则价格无关，你可以换种口气来好好说你的东西。——Ⅱ(2)

作者:咳嗽-分手 回复日期:2005-3-30 12:16:05

如果楼主不一直坚持一个贯字的话可能会有人觉得你时尚，不过你老是要特意体现那个字的话就给人感觉怪怪的了，等你有够成熟的时候自己都会觉得幼稚的。——Ⅱ(2)

作者:宝宝赵小猴 回复日期:2005-3-29 15:45:07

时尚不是你非要用什么，而是你应该用什么！

时尚是自己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态度和状态吧。

你曾时尚杂志么？懂怎么看么？当然，这么说你又不高兴了，你还是一个学生嘛。父母条件好，给你好的生活，应该好好学习。等真正进入社会，花自己赚的钱，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那个时候，你再再来跟我讨论时尚，再来跟我交流吧。——Ⅱ(2)

图7-11 澄清异议

重申/支持 协商概念并澄清异议暂时破坏了意义建构过程的连贯性，因而需要再次对侵犯行为的意义加以声明以恢复这个过程。行动者会在原有论点的基础上继续被中断的意义建构过程（见图7-12）。由此可见，行为的意义建构过程非常复杂，会出现间断和反复。但正是通过这些间断和反复，其意义才不断得以加强。

作者: xxy 回复日期: 2005-3-28 15:29:36

东西还没什么,可楼主说话的语气倒真有点像在找茬——Ⅱ(3)

作者: 偷懒达人 回复日期: 2005-3-28 21:13:22

自从看了 LZ 的帖,我心理真是很阴暗啊。穿了 2 年的 ES 大棉袄,再穿都觉得别扭,走在大街上都缩手缩脚,生怕别人认出我的 ES。可我实在没钱买新的呀。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Ⅱ(3)

图 7-12 重申/支持帖子示意图

第四阶段 协商/建构(编码规划中的阶段Ⅲ)

通过前两个阶段,对“内心阴暗者”这一说法的说明性解释已经在群体中达到最大化的共识,因此其间的反对意见都通过行动者的退出而做出让步,特别是侵犯行为的发出者本人也退出了互动。由此,侵犯行为的意义事实上已经被建构起来了。但是围绕其所进行的互动并没有结束。在此基础上,行动者试图包容多方的说法并对意义加以整合。在该交际情境中,这一说法原有的意义已经被消解掉,而重新建构起来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内涵。它不再是“当阳光不在”用于对其他行动者的人身攻击,而是反过来讽刺他本人或这一类人。

让步 在 BBS 这种特殊的网络互动形式当中,所谓妥协在某种情况下是无须言明的,也是无法被证明的。因为在没有任何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加入与退出互动都是随意的。在本个案中,由于两个意见群体的势力相差过于悬殊,因此提出异议的一方并未与正面观点发生持续性争论,他们只是选择退出互动过程。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其认同了其他人的观点,即被说服或妥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们基于群体压力而退出互动,但其观点并未改变。因此,对网络互动而言,异议的真正消除是不太可能的。只要持反对意见者退出这段互动,我们就近似地认为群体间达成了共识。

整合/包容 聊天最根本的“随意性”揭示了巨大的隐含:日常会话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都建构了主观现实(Berger, Luckmann, 1966)。以 BBS 为媒介的互动过程是一种基于文本的网络交流,它同日常会话一样,在其“随意性”中建构着网络空间

中的现实。通过反思性注视中的动机归因对网络侵犯行为赋予意义的过程发展到这一阶段，产生了互动参与者之间相互理解时所隐含的“语用前提”。

所谓“语用前提”，是交际双方共知的，或者是发话者自己知道，受话者不知道，但受话者可根据发话者的话语推断出来的；或受话者提出异议，要求对方澄清或提供解释；或通过双方磋商而达成共识的。语用前提的共知性对话语理解的引导作用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语用前提对交际双方来说具有共享性、共同性和互明性，即交际双方为保证交际顺利进行必须具有的背景知识。当然，这种背景知识并非交际中所有的背景知识，而且这种背景知识是发话者的前提，即其对受话者认知状态的一系列主观设想。因而发话者准确把握受话者的认知状态至关重要。二是发话者应该结合客观语境，遵守社会文化制约条件发出合适的话语；而受话者可以根据言辞语境和非言辞语境知晓或推断出发话者的语用前提，作为理解话语的出发点，从而选择认知语境中最可及、最相关的假设或事实来理解话语，推导出发话者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吴喜艳，2001）。语用前提为互动的顺利进行提供可共享的背景知识，是交流双方彼此之间达成理解的保证。

舒茨认为，在所有我们试图辨认他人意义的情境中，我们在自己的内心建构着“行动过程类型”，在其中我们把类型化的因果动机与类型化的行事联系起来，继而联系到类型化的目的动机（马尔科姆·沃特斯，2000）。生活世界的类型结构是建立在主观意义基础上的。在网络互动的过程之中，行动者通过反思性注视建构侵犯行为的意义并通过协商和反复重申来强化这一意义的同时，也就是将侵犯行为建构成了某种“类型化”的形式。其意义就成为网络语境下互动中的“语用前提”——也就是无须反思的索引性表达。对于交际双方而言，它具有“共知性”。当他们表达和彼此交流的时候，他们使用这个词语而不必担心其他参与者会误解它的真正含义。即使后加入互动中的人不理解其真正的含义，也能通过审

视交流的全过程而获得与使用者的共识。在本研究个案中,“内心阴暗”最初由“当阳光不在”提出,其他行动者的反思性注视通过若干个阶段将其灌注成有意义的侵犯性行为。这个过程带来另一个新的过程,既在确认其侵犯性的基础上,又使其进入“社会知识库”,提供一种互动群体全体成员默认的共识性理解,即对交际双方来说具有共享性、共同性和互明性。当人们使用它时,不必刻意做出解释而其他人就能够理解它。这就是所谓“语用前提”。

这种语用前提,只对了解意义建构全过程的行动者而言是有效的。因为这种“说法”是由他们建构起来的,是他们共同创造的情境的一部分。如图7-13所示,“内心阴暗”被其他行动者所引用时所包含的意义已经与“当阳光不在”的帖子中出现的完全不同。它是成员们经过前几个阶段的努力而构建的具有独特意义的表达,而且它的意义对于互动中的行动者而言是不言自明的,是彼此达成理解的前提。但是不能排除的是,这一前提会“弥散”到其他互动过程去,成为网络社会独有的社会文化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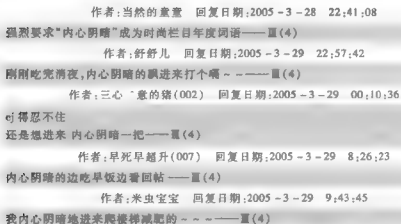


图7-13 语用前提示例

对于以上结论,必须要加以说明的是,这与一般的互动过程不同,基于BBS的人际互动中意义建构的过程并不具有明显的时序

性，其阶段性是分散交叉的，“开始”与“结束”都并不是绝对的。因此，对于互动的全过程我们只能近似地对其进行划分。

四 建构意义的结构性后果

（一）权力的获得与转移

罗纳德·S. 伯特认为，“网络的概念要素毫无疑问，特定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他的网络规模。”社会网的规模简单地说是社会网的大小或范围，其最基本的概念是交往的数量，亦即构成社会网成员人数多少。从社会网研究的理论来看，本研究所选个案“一些我心爱的东西（纯粹交流，内心阴暗者抱歉）”话题所构成的社会网由163人组成，其规模较大。在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网络中，其结构不可能是完全平行的。随着互动的进行，网络群体会逐步发生分化，形成高低有序的层级结构。而群体成员对网络侵犯行为意义的建构促成或加速了这一分化过程，使群体中的权力得以确定并发生转移。

韦伯认为，权力始终是有意图的人类行动的一个结果，是人类彼此联系方式的一个状态。他将权力定义为：“一个行动者能够任凭反抗而贯彻其个人意志的可能性，而不论这一可能性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但是网络作为一个理想的言说情境，这种强制服从在事实上是很少存在的。因此，本研究更倾向于哈贝马斯将权力定义为“通过旨在达成一致的沟通而形成的共同意志”的说法。网络群体中的权力更多地应该理解为网络互动中的影响力或言说的能力。其话语只有在对互动过程中其他参与者具有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够真正成为虚拟空间中的权力的所有者。因此，他们既要是网络群体中被选指数较高的人，因为他们是群体互动的核心；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是意义建构过程中的虚拟意见领袖。

1. 权力的获得

网络互动中侵犯行为意义建构的结构性后果之一就是使互动中的某些个体获得权力，使他们在群体中占据了不同于其他参与者的地位，成为互动的核心。这一后果，是通过掌握侵犯行为意义建构过程中的话语权实现的。正如前文所述，当天涯用户“当阳光不在”发出准侵犯行为之后，部分行动者虽然已经加入互动中，但是由于他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对该行为加以命名，而仅仅是做出了一些无意义的回复。这种做法可以被看做网络世界的某种生存哲学。在情境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即使行动者已经认识到行为的侵犯性，但是由于无法知晓其他行动对该行为的态度或即将做出的反应，他们则不愿意贸然对该行为的意义加以认定。因为这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很可能由于与其他行动者意见相左而失去了参与群体互动的成员资格。基于这种考虑，“早死早超升”、“恋恋宣言”、“sunny907”、“swindler”等人并没有试图马上对“当阳光不在”的行为贴上标签。

正如埃尔斯特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在集体行动尚处于初始决策阶段的具体情景中，集体行动的过程可能是由几个集体主义者和（或）理想主义者发起的。在对准侵犯行为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之初，总有那么一部分行动者要充当所谓“集体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来代替其他行动者做出决策。如果他们的说法得到了其他行动者的认同和支持，则他们不仅掌握了该互动群体中的话语权，且可能获得群体中较多数量的社会资源。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网络情境中权力的获得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类似于科尔曼所说的“单边资源让渡”，即放弃对资源的控制，让渡给他人，因为某人认为这样做最符合他的利益。每个网络互动的参与者都是理性的，在面对情境可能采取行动及对其风险性进行评估之后，放弃采取积极行动（即发起意义建构过程）的行动者在放弃风险性的同时，就将决策权及言说的权力资源让渡给其他人，包括“竹林萤飞月”、“aussic”和“罌粟花子”等。侵犯行为意义建构

过程中发起阶段是权力获得的关键阶段。他们通过发起意义建构的过程而掌握话语权，从而获得权力。不同于现实生活中可以通过严格的科层制度或其他等级来明确划分权力阶层，在这种完全平等的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流中，由于缺少常规的社会线索，交谈时所使用的社会代码由平等的交谈者之间就某一话题慢慢约定俗成，而不是由说话人预先存在的年龄、种族、性别等为基础的文化背景来设定。在这里“种族、性别、残疾、外表甚至社会地位都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唯一起作用的就是一个人表达的能力”（Leslie，1993）。因此，网络群体中所谓的“权力”，其实就是表达的能力及其受重视程度。而最重要的，正是后者。只有参与者在群体中掌握较多资源且其话语权受到认可的情况下，我们才认为他获得了权力。

在本研究所选的个案中，无论是回帖数还是参与者数量都很大。其中大多数人是针对侵犯行为发出者“当阳光不在”进行回复的，他们可能发言不止一次，但由于他们的发言没能够进入其他参与者的意识当中，具有“自言自语”的性质而缺乏互动性，因此，此类发言不在本研究的范畴之内。如图7-14所示，“竹林萤飞月”、“aussic”和“罂粟花子”是群体中受选次数最高的（分别为7、5、4），他们是群体互动的核心（注：由于篇幅所限，其他受选数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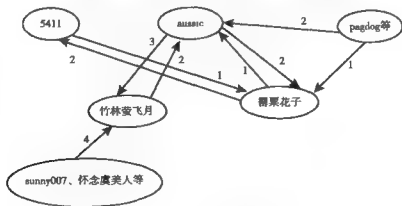


图 7-14 权力获得阶段社会

的参与者忽略不计)。通过对比上文可知,他们正是在侵犯行为意义建构过程中发起阶段率先对准侵犯行为加以确认的参与者。在众多的参与者之中,他们通过发起对准侵犯行为进行反思性注视的过程,得到了群体其他成员的认可和支持。他们的话语成为群体中的主导,影响着其他参与者。无论是从影响力还是受支持程度来看,他们都是群体中权力的获得者,是群体中的核心人物、意见领袖。

2. 权力中心的转移

随着互动的继续进行和更多参与者的加入,群体结构也处于不断地建构之中。先前的权力获得者或者是退出了互动,或者是由于进入了侵犯行为意义建构的不同阶段,群体的权力中心逐渐发生转移,出现新的群体核心人物。当对网络侵犯行为的意义建构进入“证明”阶段时,群体中需要出现一个能以具有说服力的话语来驳斥侵犯行为发出者并以此为他们所提供的说法赋予合法性的人物。如果出现这样一个人,他必定会受到群体的拥护从而获得权威。这就是韦伯所谓“克里斯玛型支配”,即凭借使个人卓尔不群的独特个人才能或天赋被赋予合法地位的。而ID为“5411”的无疑符合这一条件。他在mp3方面所具有的丰富知识使得他能够强有力地对“当阳光不在”进行反驳,充分证实其行为的侵犯性。由图7-15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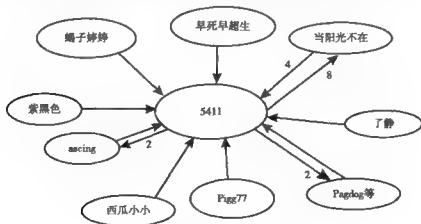


图 7-15 权力中心转移阶段社会

发现,“5411”的受选次数已达到13,远超过权力获得阶段的其他参与者。作为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同上一阶段不同,“5411”获得权力的方式不是通过不断地与其他行动者交流以展示其话语能力,而是反复与“当阳光不在”进行论辩,以此为他及其他行动者的论点提供依据,证实其行为的侵犯性意义。而其他行动者则通过直接支持他的观点来不断强化“当阳光不在”行为的侵犯性。“5411”权力的合法性正是凭借“使个人卓尔不群的独特个人才能”而获得的,其权力来源于他的知识权威。

箭靶社会图由几个同心圆组成,被选择频数最多的居于中心圆,被选择最少的居于最外圈,能够清楚地描绘个体在群体中的相对位置。通过对比权力获得与转移阶段的箭靶图(图7-16),直观地反映出“5411”取代了“竹林萤飞月”等人成为群体互动的中心人物,群体权力发生了转移。这既是网络侵犯行为意义建构的结果,同时也推动意义建构过程的进一步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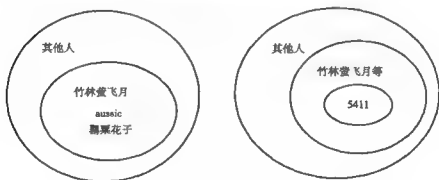


图7-16 权力获得与转移阶段箭靶图对比

(二) 内群体的形成

在BBS互动中围绕特定主题而形成的互动群体往往是较为松散的,缺乏凝聚力与认同感。但是在参与者对网络互动侵犯行为的意义不断加以说明的过程之中,这一松散的群体会产生出新的内群

体。而且，其结构更为紧凑，成员间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是网络侵犯行为意义建构的另一结构性后果。

在大规模的网络互动中，由于参与者众多，话轮转换具有不规则性且会话流的分支经常交叉，这就给清晰有序的会话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很多人加入到会话当中，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造成了互动的单面性。这些参与者只是对会话的某一分支作出了回应，但是由于大量会话内容的堆积，使得他们的话语没有得以继续。因此，网络社会群体内部成员间的认知度和认同感较差。成员间的交往与互动在总体上具有非持续性的特征，且群体的消失和离散更为迅速，“使不可能发生的关系发生关系时，它也能够使已有的任何关系解构”（威攻，2001）。在这种情况下，群体结构是靠一种很脆弱的联系维系起来的，它类似于我们的社会，更多是由间接的关系连接在一起的。与此相对，同现实社会一样，网络群体内部同样存在着内群体。构成内群体的成员之间关系较为亲密，互动频率更为频繁，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如图7-14所示，“竹林萤飞月”、“aussic”和“罍粟花子”之间良好且较为频繁的互动使其构成了一个内群体。作为对网络侵犯行为意义建构过程的发起者，首先他们之间具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即对“当阳光不在”的行为进行反思性注视并灌注成具有侵犯性的群体；其次，他们之间的交往具有持续性和相对稳定性，由此形成的内群体成员关系会延伸到其他互动过程中；再次，他们作为该内群体的成员资格具有一定的认同感。他们认识到彼此间观点的一致且彼此支持。符合此三个条件，说明他们已经构成了稳定的、客观存在的群体。群体成员之间通过彼此认定而形成了较之其他行动者更为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关系可以从他们的谈话内容中得以确认。亲昵的称呼（见图7-17）显示了彼此关系的独特性，不仅增加了群体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更重要的是由此使得该网络群体内部成员可以被外部社会成员明确感知与认同，从而使内群体的存在更加明确。

作者:aussic 回复日期:2005-3-28 15:21:57
 老子,你的话太沉重,search 确实只是适合学生辈,学生如我不再发表
 作者:aussic 回复日期:2005-3-28 15:25:51
 竹林,我觉的 SONY 326 真差 717 这类的挺酷的,显得特专业,跟大地属于派的

图 7-17 aussic、罂粟花子、竹林萤飞月之间的亲密称呼

总之,在本研究个案中,网络互动中内群体的建立是基于对侵犯行为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所形成的共同目标以及共同地位而实现的,它的存在同样需要在对侵犯行为灌注意义的行动中加以巩固。

(三) 社会资源的生产与使用

林南认为,资源不但可以被个人占有,而且也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通过关系网络可以摄取。在网络语境中,BBS 互动是最具社群性的沟通方式。参与者贴出与回复的行为交织成了一个基于特定主题下的社会关系网络,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被这个社会关系网络所包容,从而实现了社会资源的生产并在进一步的互动中使用它。

在本研究个案中,被侵犯者身体不在场且社会属性得以隐藏,被侵犯的对象也并不明确,其他参与者大可以对该侵犯行为加以忽略。但是众多参与者特别是侵犯行为意义建构过程的发起者,却一再将自己及他人“反思性注视”的焦点置于该行为之上,不断试图为其贴上标签。正如越轨理论所宣称的那样,越轨是规则破坏者和规则维护者共同建构的。参与网络侵犯行为意义建构过程的人,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规则维护者的角色。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对自身所拥有社会资源的确定性,从而试图调动已拥有的社会资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对侵犯行为加以意义建构,实际上是互动参与者对自身在互动中的作用与地位的“使用”;另一方面参与者可以通过对侵犯行为意义的认定获得与他人的共识从而被纳入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中,生产出新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源的生产与使用在对网络侵犯行为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中都能够得到体现。因为“赞同”

本身在对侵犯行为意义加以认定的过程中就是最重要的一种资源。

社会资源理论指出,社会资源主要存在于社会团体和社会关系网之中,只有通过成员资格和网络联系才能获得回报。如前文所述,网络侵犯行为意义建构的结构性后果之一就是促使互动群体内部产生了比一般成员关系更为紧密且稳定性更高的内群体。在内群体中,成员资格是被群体内及群体外共同认可的,这种成员资格就“生产”出了一定数量的社会资源。并且通过群体成员与其他人之间的联系,群体的社会资源还可以得到“再生产”。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远比与其他人更为频繁。社会网的互换性质是指构成社会网成员之间的互换对称的程度。一般说来,互换性越高,则个人利用社会网的关系取得帮助、获得利益的可能性就越多。因此,对他们而言,该内群体所能提供的社会资源更便于使用。简言之,他们在对侵犯行为进行意义灌注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得到本群体成员的支持和肯定。

研究表明,对网络侵犯行为意义加以建构的过程使得松散的个体结成了一个彼此关联的社会关系网络,由此生产出了一定数量的社会资源且个体倾向于在此后的过程中使用这些资源来巩固和维持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指个人所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肖鸿,1999)。社会资源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它的生产与使用是网络侵犯行为意义建构的结构性后果。

第八章

网络信任关系的建立与维持

一 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1. 问题的提出

“信任”长期以来就像空气一样弥散在人类活动发展过程的始终。步入当代社会，信任被视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渗透在一切社会交往活动中，成为社会关系的润滑剂，影响着各个层面上的人类关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寻求与他人的信任感和整体上的安全感被认为是人类社会互动的核心动机。随着现代社会异质性的不断增大，信任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时至世纪末叶，信任的研究一下子成了显学”（郑也夫，2001），其中以人际信任问题尤为凸显。而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信”又是五伦之一、“五常”中的一个纲目，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信也者，民信之”（《管子·小问》），等等。然而，在当前人类社会经历着整体性普遍信任危机的情况下，无论是个人的内心，还是社会的文

化制度结构都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当人类社会步入信息网络时代,面对着由互联网一手编织而成的崭新时空,人们喜忧参半。在网络空间中,人们究竟是可以冲破现实社会信任危机的羁绊,与人毫无芥蒂地交往,实现人类信任之大同社会,还是要更加谨慎小心,不能轻易将真心交给完全一无所知的陌生人,这一直困扰着我们。在网络社会中,人们究竟何以信任他人?陌生的网民是如何在虚拟技术的条件下,通过相互间的交往和互动建立起各自的信任关系?网络互动中的人际信任具有何种独特的发生机制,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实社会中所谓的技术条件和制度背景?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我们来回答。

2. 研究的意义

(1) 理论方面。对于网络互动中信任机制的研究,可以丰富现有的关于信任及人际信任的理论学说,有利于更好地理解 and 掌握网络社会中人际互动的相关理论,并有助于网络社会规范及各种制度性保障因素的完善和发展。

(2) 现实方面。对于网络互动中信任机制的研究,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网上人际信任关系,进而有利于网络社会的健康、良性发展,并能够提高现实社会对网络社会的认同程度,增强整个社会对于网络社会的接纳水平;同时,对于网络社会人际信任的研究,能够更好地发挥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的有益补充和促进作用,有利于现实社会生活中人际信任关系的进一步确立、发展和完善,促进良好社会关系的形成。

(二) 文献综述

1. 对人际信任问题的研究

人际信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与心理的现象及过程,牵涉到众多层面和维度,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志趣和需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其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阐释与界定。但在一段时期以来,人际信任通常是作为信任问题的一

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被众多的学者研究,有的学者甚至就将信任与人际信任作为同一社会现象,不加区分(Sonja Grabner-Krauter, Ewald A., 2003)。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这一误区也逐渐地被澄清,人际信任问题研究在原有信任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地展开和深入。

(1) 人际信任的基本含义。人际信任是信任确立的最原始和最基本的形式。从目前来看,大多数学者都将人际信任定义为一种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由特定的人际关系类型所产生的与之相适应的信任形式。不同学科在不同层面上对于信任问题的阐释所产生的不同含义,在人际信任的阐释中依然存在。

社会心理学家将人际信任定义为一种在人际交往中对交往对象的一种预期及信念。这一概念的阐释,最早来源于多伊奇对于信任的界定。多伊奇将信任定义为“所谓一个人对某件事的发生具有信任是指:他预期这件事会发生,并且根据这一预期作出相应行动,虽然他明白倘若此事并未如预期般地出现,此一行动所可能带给他的坏处比如果此一事如期出现可能带来的好处要大”(杨中芳、彭泗清,1999)。之后,霍斯莫尔将多伊奇的定义改写成“信任是个体面临一个预期的损失大于预期的得益之不可预料事件时,所做的一个非理性的选择行为”。在这一定义中,霍斯莫尔将信任归结为一种对未来事件不可预料性的一种预期,并且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在多伊奇和霍斯莫尔理论的基础上,学者卡里和威廉姆认为,人际信任是人们联系的一个社会纽带,它常常是基于信任主体对客体属性的认知或者说理性考察而产生的信任,它是信任主体针对特定的信任客体而产生的一种态度,是对信任客体具有能力、善良、诚实和行为可预见的期望和信心(严中华,2003)。

在社会学家的眼中,人际信任问题更多的是涉及一个群体(组织)所共有的结构性、制度性的及文化上的特有属性。他们认为人际信任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与社会结构和文化紧密

相关的社会现象，因此不能将人际信任从社会、文化情境中抽离出来，而是要将其作为一个不可再分解，但是多维的单位及一个社会现实来研究（杨中芳，彭泗清，1999），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卢曼、巴伯尔、祖克尔等。社会学家卢曼对于信任的概念化是社会学研究信任的经典之作，代表对信任的另一种概念化（杨中芳、彭泗清，1999）。在对信任的分析中，卢曼综合了罗特尔把信任看成可靠性和多伊奇认为信任是冒险行为的观点，从一种新功能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界定信任，认为信任是用来减少社会交往复杂性的机制，它之所以能达到此一社会功能是因为它能超越现有的信息去概括出一些行为预期，从而用一种带有保障性的安全感来弥补所需要的信息（杨中芳、彭泗清，1999）。而巴伯尔将信任视为一种通过社会交往所习得和确定的预期，并根据这种预期的具体内容将信任分为了三类，即对人的—般性信任，胜任人际关系及社会制度角色的技能信任，以及对被托付的责任及义务之彻底承担的信任（Barber，1983）。在此基础上，社会学家 Lewis 和 Weigert 等人认为，人际信任必须被视为一个集体单位所特有的（指正在交往中的两个人、小群体或大集体），而非单独的个体所特有的社会心理概念（Lewis，Weigert，1985）。他们将理性和情感作为人际关系中的两个重要维度，并认为二者的不同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类型的人际信任。此外，一些学者认为人际信任是文化规范的产物，是建立在道德和习俗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人们之所以守信或信任他人，是因为社会和组织中、文化中含有倡导诚信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并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内化（严中华，2003）。

我国学者杨中芳、彭泗清以人际关系作为人际信任的测量指标，通过人际关系发展的三阶段，进而概括出在三阶段中所产生出的以不同的义务准则为基础的本土人际信任模式。他们认为，人际信任是指在人际交往中，双方对对方能够履行他所被托付之义务及责任的一种保障感。在人际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互动双方通过对“角色义务”、“人情义务”、“奉献义务”的履行，并分别以“老

实”、“诚意”、“诚心”三种诚信保障为基础,进而发展出三种不同程度的人际信任,最后达到以“情感”为基础的“知己知心”的阶段。

(2) 人际信任的基本类型。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斯·韦伯在很早以前,就对人际信任进行了分类,韦伯根据信任对象将其划分为两种理想型,即“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前者是指信任对象只包括那些有血缘或裙带关系的人,是“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的”;而“普遍信任”则把信任对象扩展至具有相同信仰和利益的所有人,是指“那些置身于血缘家族关系之外的其他人以交往双方在感情上及认知上的相互认同为基础建立的”(韦伯,1995)。社会学家 Lewis 和 Weigert 从信任的多维性出发,根据信任的三个维度,将信任划分为认知的、情感的及行为的。他们主要从认知性信任和情感性信任两个维度入手,分类讨论了各种不同的人际信任类型,并得出,以感情性及认知性这两种人际信任类型最为重要。在 Lewis 和 Weigert 概念的基础之上,McAllister 将人际信任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建立在个体对其交往对象的可信性及可靠性上的认知型信任及建筑在人际相互关心及照顾的基础上的情感型信任,前者是指那些通过经验的考察而产生的保障性的信任;而后者则接近多伊奇、卢曼等人的非理性的信任。而肯尼思·纽顿根据信任的强度和方式将信任划分为深度信任、浅度信任以及抽象信任这三种理想型。“深度”信任主要产生于具有强关系的、小型的、面对面的共同体中;“浅度”信任则是以更松散、更不定型的、更稀疏的社会接触为基础,是弱关系的产物,以非人格化为特征;而“抽象”信任实质指的是由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所产生的信任感,在这种想象中,素未谋面甚至是超越国界的陌生人可以被认为是在某些重要方面与我们相似的个体,人们运用信任、公正、平等和普遍主义等原则来进行交往(纽顿,2000)。

我国学者彭泗清在其论文《关系与信任:中国人人际信任的

一项本土研究》中，通过“关系和信任模型”，在原有的“认知性信任”和“情感性信任”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情感性信任”分为四类——基于既有关系所蕴涵的“虚情”或曰“应有之情”的信任，基于性格相投的信任，基于情感相融的信任以及基于一体感的信任（彭泗清，2003）。而学者王绍光、刘欣在其论文《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中，以信任作为因变量，通过因子分析，得出了信任的主要的四种类型，即亲人间的信任、朋友间的信任、熟人间的信任以及社会信任，并分析了他们的不同强度以及分布情况（王绍光、刘欣，2002）。

（3）人际信任的建立机制。在西方的信任研究中，祖克尔系统地阐明了信任建立的三种机制：一是由声誉产生信任，即根据对他人过去的行为和声誉的了解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声誉好的人能得到信任；二是由社会相似性产生信任，即根据他人与自己的家庭背景、种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多少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一般来说，相似性越多，信任度越高；三是由法制产生信任，即基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契约等的保证而给予信任（Zucker，1986）。

怀特利则提出了另一种建立人际信任的机制——关系运作，即建立、发展、维持和利用关系的活动。怀特利认为私人关系的建立，是由人际交往而形成相互的义务关联，从而产生相互信任，这种义务是人际的属性而非个人的特质。但怀特利所说的通过关系来产生信任的机制与祖克尔的由社会相似性产生信任的机制并不相同，祖克尔所说的虽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性是在人际交往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其重点还是个人的特质（Whitley，1991）。

我国学者彭泗清以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为基础，以历史的发展和传承为背景，通过关系运作的方法，以微观的角度对我国人际信任的建立机制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关系运作和法制手段是中国人际信任机制建立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他认为，

在社会交往中,关系运作不仅包括利用关系网,而且包括通过相互尊重、交流思想感情等情感性较强的方法来维持相互间的信任关系。关系运作的主要功能在于它保证了交往各阶段所需要的信任,而法制手段则是通过一些制度性的法规约束人们的互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确定性行为带来的不信任因素(彭泗清,1999)。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可以共存。此外,北大的张维迎教授从“信息与信用”的角度,探讨了信任赖以存在和建立的社会学机制。

2. 对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研究

社会学大师吉登斯在其著作中曾指出:信任与潜在空间的关系就在于信任是处理时空缺席的方式之一(吉登斯,1998)。信任意味着对缺席的忍受能力;更精确地说,信任被用来消除时空上的距离感(吉登斯,2000)。因此,在网络空间中,一方面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与去抑制性,使得在网络互动中,人际信任更趋复杂,同时由于网络时空抽离的特性,似乎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作为消除时空距离感的工具而不再成为必需;另一方面网络又无法消除人与人之间在空间上的真正距离,也无法消除互动主体在空间上的缺席,更无法改变个人作为一个群集性动物的社会属性,因而“信任”实为网络空间中生存之必需。因此,网络中的人际互动与信任关系自网络空间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统一体。但与传统的人际信任研究比较而言,网上信任虽然已经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有关的研究却仍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

(1) 国外学者的研究。国外学者关于此项问题的研究一部分集中于网络成员对网上企业或组织的可信度问题以及电子商务中的在线信任等问题。而关于网上人际信任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于网上信任行为与现实信任行为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以及相互区别。学者们更倾向于将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交织、融合作为自己的研究取向,发现并找出两种信任行为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显

现出的矛盾和冲突，并给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有学者通过对网络互动中人际信任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证明了不同的文化环境对网络信任行为具有很大的影响。在人际信任水平较高的文化环境内，人们更倾向于相信网上行为，网络互动中的信任水平较高；而在人际信任水平较低的文化氛围中，网上信任行为的建立与否更多地取决于网络成员的人格特征、网上行为特点以及互动技巧等。也有人指出，像日本那样高度避免非确定性的文化环境中，人们的网上信任正经历着激烈的行为模式的改变，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同时，学者 Jinjuan Feng, Jonathan Lazar 与 Jenny Preece 通过对网络人际认同、人际反应类型与网上人际信任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结论：网络人际认同与反应类型，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网络人际信任具有显著的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信任态度与其在网络中的信任行为具有一定的关联，那些在现实社会中更易于信任他人的网民，有可能在建立网上人际信任方面遇到更大的困难；同时个人在网络中不同的沟通设定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网上信任行为。而学者 Elisabeth Davenport 和 Leo McLaughlin 在其著述中，将信任看做一种约定俗成的知识类型，依靠知识管理技巧对其加以分析。他们通过对一个网上论坛发展过程的个案研究，总结出，在网络人际互动的早期阶段，互动各方所确立的互动结构以及对于信任关系的价值判断，直接预示了信任关系以后的发展趋势和持续的时间长度，因而早期阶段的互动结构及对于信任关系的价值判断，成为网上信任关系最初建立的基础。同时，Kari Chopra Aptima 和 William A. Wallace 在其著述 *Trust in Electronic Environments* 中，提出了在电子环境下，信任的基础性理论框架。通过对以往有关网上信任研究的总结，作者重新检视了网上信任概念的内涵、信任的定义，以及网上信任关系的影响因素和建立的过程，并提出了一个能够将众多不同的信任关系归属于同一个理论框架的整合性模型。这种关于网上信任的一般模型适用于电子环境下的四种领域，即信息领域、信息系统领域、电子商务领

域以及在线行为领域。

(2) 国内学者的研究。我国学者普遍从伦理价值的角度出发,更加侧重于网上信任所带来的伦理价值的重新整合及对当前信任产生机制的重塑过程,学者们更加偏重于网上人际信任所带来的新的挑战,如“网恋”问题对现实社会人际互动造成的直接影响等。

鲁兴虎在其博士论文中对网上人际信任做了系统性的分析。他通过对以往的有关信任问题的梳理和分析,比较在虚拟与现实两种不同的情境下,信任关系所具有的不同特点以及既相互独立又互相依托的发生机制;同时对网络信任关系的建构与发展进行了考察,并从网络信任的动机、格局和特点几方面分析了网络信任的结构,并重点考察了当前情况下“网络轻信行为”及“网络不信任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生发机制,及其对现实社会人际信任的建立和维持所产生的影响。白淑英通过对以往的人际信任建立机制的考察和分析,认为“在网络空间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是一种弹性的、可变的结构,具有松散性和不确定性”,并在祖克尔等人关于信任建立机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新型的网上信任建立机制,即预设性信任、由网上声誉产生的信任以及在给予信任过程中通过主观判断所产生的信任,并由此引申出网上人际信任的概念,即“在网络空间的交往过程中对对方能够履行他所被托付之义务及责任的一种保障感”。丁道群在其博士论文《网络空间的人际互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区分了网络空间人际信任的三个基本要素:对网络社区的基本信任、情感性信任和可靠性,并进而论证了“网络人际互动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人际信任,这是网络人际关系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在某个特定的网络人际互动场合,人们会根据个体在这个场合前后言行的一致性与否来确定是否建立信任关系”。但“在这种貌似多元化的所谓后现代的网络空间中,人们的人际信任似乎尚停留在追求统一和一致的现代性认识模式中”,“这种多元与统一之间的张力,使我们游走

于现实与网络之间，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此外，台湾学者黄厚铭在其论文《虚拟社区中的信任与认同》中指出，虚拟社区中的人际关系基本上是同时具有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特质，因而虚拟社区中的人际信任也体现出二者兼而有之的特点。一方面如同在现代社会中一样，网络人际关系是以个人间局部人格的接触为主，这种个人流动多变的自我认同，甚至更接近于所谓的后现代状况，因而使人际信任关系表现出很强的即时性、跳跃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就个别团体的内部来说，却是以兴趣的同质性为人际关系的基础，这就比较类似基于同质性而形成的传统社会，在这里，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则表现出长久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但在国内外有关网上人际信任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着重于探讨网上人际信任与现实社会人际信任二者之间的关联及相互影响的作用，或者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论述网上人际信任关系所面临的难题和挑战。在仅有的一些关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研究中，多数研究侧重于信任关系建立的结果，缺少对于整个建立过程及各种影响因素的分析，对网上人际信任关系自身的因素构成和基本特征还并不明确，对于其自身的“现实性”与“虚拟性”两种属性的分析还存在着一定的混淆之处。因而本研究希望在这些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探讨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构成要素和基本特征、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影响因素，以及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建立和发展等三个主要方面的问题。

（三）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采用理论分析法与文献分析法对网上人际信任关系进行研究，同时结合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取向，将社会认知、社会期望与角色期待等纳入本章的研究体系之中。此外，在研究过程中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实践性，本章参考了大量以往研究中的实证成果，为理论分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二 构成要素与基本特征

（一）概念阐释

1. 网上人际信任

指在网络互动中，彼此不相识的陌生人之间在意识到风险存在的情况下，仍旧确信对方能够完成自己所托付之事，并将自己献身出去的投注性行为。

2. 网上人际信任关系

指在网络互动过程中，互动双方基于对对方的信任，在相互委托信任、接受信任、履行信任义务的过程中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联系。网上人际信任关系贯穿于网络成员互动过程的始终，是一个动态的协商过程，其中涉及行为主体的认知与判断。

（二）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构成要素

1. 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主体

最简单的信任关系包括两个行动者：委托人与受托人。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主体也同样由最基本的信任关系的委托者与受托者两部分组成。信任关系的委托者是信任行为的启动者和发起者，也就是期望通过对对方委以信任，使对方能够实现自己所托付之某种意愿的个体；而信任关系的受托者则是信任行为的指向者，也是委托者所托付义务及责任的承担者，信任的给予是受托人采取行动的前提，个体通过接受或拒绝委托方的信任委托进而决定了信任关系的未来走向。正如科尔曼所言，信任的委托人与受托人都是有目的的行动者，其目的是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而言，信任的委托者之所以会将信任委以他人，其目的是从他人那里得到情感的慰藉和满足，并通过对他人的信任，不断地巩固着自身

的网络角色，完成着自我的网络呈现；而信任的受托者之所以会接受他人的信任，主要是因为通过他人的认同，个体自身的网络角色得以实现，在他人的认同中个体完成了网络自我身份的认同。

此外，信任关系委托者的“信任”因素与受托者的“值得信任”因素是网上人际信任关系主体的重要行为变量。“信任”因素，由信任委托者发出，是信任委托者从事某一风险行为的意愿，这种风险根源于信任委托者容易受到信任受托者行为的伤害，是指信任委托者对于交易的意图或行为（Mayer, R. C., Davis, J. H., F. D. Schoorman, 1995）；而“值得信任”因素的指向对象为信任关系的受托者，是信任关系受托者所具有的能够吸引信任委托者采取信任行动的自身特征因素，是导致信任行为发生的另一根源。信任委托者对于受托者的信任是否能够产生，有赖于信任委托者对于信任受托者的认知和判断，其直接影响了信任委托者信任动机的程度以及信任关系的发生。尤其是在网络社会中，当信任关系主体在空间上缺席，而各种现实的物理特征都相对隐去的情况下，信任委托者的认知和反映，以及信任受托者的自我构建等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发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ousseau D. M., Sitkin S. B., Butt R. S., Camerer C. 1998）。

在网上人际信任关系中，信任的主体具有与现实社会截然不同的特征。在现实社会中，人际信任关系的主体是实实在在的社会成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在网络社会中，人际信任关系的主体不再是大部分真实信息为对方所知的实在个体，而是通过虚拟技术按照个人意愿所创造出的新的角色个体，网络成员之间无法了解对方所扮演的其他角色，信任关系的主体变为两个各自被赋予不同角色特征的代号（ID）。在现实社会中，个人是进行信任分析的基本单位（郑也夫，2003），而在网络社会中，ID则是进行信任分析的基本单位。网络人际信任产生于ID与ID之间，是此ID对彼ID的信任。每个ID被其使用者赋予了不同的角色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代表其使用者的真实角色属性，ID与ID之间是相互平行

的,即使是同一个使用者的不同 ID,也不可以像现实社会那样由个体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推广出整体,每一个 ID 代表了一个信任主体的存在,但也仅限于此,它所能代表的也只有它自己。

2. 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客体

人际信任关系的客体,是指那些信任主体以外的、对人际信任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客观事物,它通过作用于主体来发挥自身对信任关系的影响作用(Rotter, J. B., 1971)。在现实社会中,人际信任关系的客体通常由三部分组成,即外部的制度环境和社会规范、社会的道德约束以及信任主体当时所处的情境特征等。而在网络空间中,由于虚拟性与匿名性的特征使得前两者的作用大大削弱,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客体主要是指特定的网络情境。虽然网络情境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影响也十分有限,但信任双方对情境的共同认知,是网络互动得以延续下去的保证,同时也是信任关系得以建立和维护的基础,因为对情境的认同就是对共同规则的肯定和认同(Wrightsmann, L. S., 1992)。此外,不同的网络情境会产生不同类型及不同程度的人际信任关系。

网络互动中的人际信任关系产生于每个有限的网络空间,不同的网络空间具有不同的情境,并赋予其不同的意义,最终构成一系列有限且相互关联的空间意义域。每一种信任行为,只有与其相应的社会情境联系在一起,才是有意义的(Lewicki, R. J., 1995)。在这一点上,网上人际信任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信任大致相同,同样是产生于每一个有限空间意义域。但网上人际信任区别于现实人际信任的重要一点,在于网络将现实社会中同一个体所处的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不同社会情境进行时空的抽离,进而将它们转变成各自相互独立且平行的空间域限,并使其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同时将各个空间意义域呈现在个体的面前,各个空间在网络社会中形成了共时性与异时性、同步性与异步性的统一。

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将一个个体或群体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努力产生并维护理想印象的过程比作一种戏剧表演,是个体

对其所需角色进行扮演的过程（欧文·戈夫曼，1989）。在网络社会中，由于网络自身的特点，它将每一个个体表演的舞台分割开来，变成各自相互独立且互相平行的空间域限。对于表演者而言，他既可以一次扮演一种角色，也可以同时在相同或不同的空间意义域内扮演若干种角色。而对于他人而言，是无法掌握网络个体所扮演的全部角色信息的。因而在网络中，人们在做出是否信任他人的决定时，就无法再考察网络个体所扮演的其他角色，而只能根据当前情境中的少量信息，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做出判断，如果不是全部，网络起码是更多地把一个表演的前台与后台，不同表演的前台与前台之间在空间上割裂开来。网络将个体的某一个或某些特征意义加重，而个体自身特征中与情境特征的一致性的多少，则决定了其是否能够得到他人的信任。如果说现实社会中信任行为的发生是对个人多种社会角色的全面考察（李伟民、梁玉成，2002），那网络中的人际信任就是对个体在某个特殊空间意义域内某一角色特征的考察，因而在任何一个有限空间意义域内，建立在与空间情境特征相一致基础上的个体特征的权威性和凸显性都能够更多地获得他人的信任。

（三）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基本特征

网络空间的特有属性，决定了制度信任与道德信任对于人际信任关系的弱影响；信任关系主体间的局部人格接触和互动决定了网上人际信任关系是一种局部性的信任关系；而信任主体在现实与虚拟之间的转换，决定了网上人际信任关系是一种虚拟的真实，是现实对虚拟的意义代入。

1. 制度信任与道德信任对人际信任关系的弱影响

在通常的社会学研究中，依据信任对象的不同，可以将信任区分为系统信任与个人信任两种类型，且它们各自又按照信任基础的不同进一步细分为基于关系的信任、基于特质的信任以及基于过程的信任。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信任类型，即道德信任

(Durkheim, Emile, 1984)。在网络互动过程中,系统信任与道德信任都很难像其在现实社会中那样发挥重要的作用,网络空间的人际信任关系主要是依靠个人信任发展而来的。

这是因为,如果遵循真实世界的运作方式,此刻在网络空间中,被陌生人所围绕的我们往往需要依赖一个强力稳固的社会制度来取代个人之间的信任,借着系统信任来确保社会秩序的运行。这时,我们所信任的主要不是个人,而是制度安排,以及拥有强制的制度运行不辍的机制。但除了在个别的 MUD 游戏区里,经由权力层级的安排,可能有最低限度的类似机制之外,一般而言,在网络社会中,这样的机制常因为网络的空间区隔与匿名性而无法发挥效果。在整个网络中,除了柔性的网络礼节以外,尚未发展出完整而严密的制度与机制来提供信任的基础与确保网络秩序。尤其在强调言论自由之价值下,人们常常排斥、抗拒真实世界各种权力的介入(黄厚铭,2000)。

至于迪尔凯姆所谓的道德信任,在网络中其作用也同样被削弱了许多。由于网络空间的人际互动所欠缺的是面对面互动中那种活生生的鲜活体验,因而尽管其间的人际关系可能具有基于兴趣的主动选择,也可能有基于局部性人格的情感交流,但是,他们仍然缺少迪尔凯姆所谓的“共有”或是“集体”的情感。换言之,网络媒介的使用者无法以整个感官去感受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或情绪感染,幻想与想象并不能填补这样的空缺。因而它所导致的是,网络空间的人际互动缺乏鲜活的具体感受,难以形成具体的、实在的集体。对个人而言,社会或是集体都不再那么真切,以至于集体对于个人的道德约束力,或是道德理想的吸引力,都显得不如在现实社会中那样强烈。尤其在道德约束力方面,特别容易受到这种自我的局部呈现所提供的选择性的影响。尽管个人借着网名在网络上塑造的自我认同有可能还是为了迎合既有的社会价值或权力关系,但仍然可以随时按照自己的意愿离开。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道德信任的地位和作用必然会进一步削弱。

因此，在制度保证与道德要求都不再如此有效的网络社会中，个人之间借着在互动过程中动态地发展出来的信任成果就成为网络空间中信任关系的主要议题。

2. 一种局部的信任关系

网络互动中的人际信任关系，是以主体间局部人格的接触和互动为基础的，产生的是一种局部性的信任关系。

在传统的现实社会中，人际信任关系呈现一种同心圆扩散的态势，信任关系的拓展往往是整个圆的运作，通过圆上各个关系点的连接形成的初级关系，并通过这种初级关系，即各个关系点的合力作用，信任关系得以像是水波的涟漪般一圈圈地逐渐拓展出去，个人的意愿与力量显得影响不大，就像是家族关系的拓展一样，系统信任与道德性信任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此时社会成员之间是一种全人格的接触。信任关系是以这种有具体归属感的初级关系为基础，并借着具体地感受到自我与他人共同隶属于一个社会，个人经过这种集体性的保证，确信他人行为的一致性与稳定性，进而将这种信任关系一圈一圈地拓展出去。

而在网络社会中，系统信任与道德信任都很难像其在现实社会中那样发挥重要的作用，网络空间的信任关系主要是个人信任在发挥着作用。网络打通了人们心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的界限，他们可以在网络虚拟中自由、真实地呈现本真、多层次的自我，而不需要像在现实社会中那样，为了塑造一个完整的身份和人格而压制甚至是扭曲内心深处的一些真实自我（张立云，2000）。网络虚拟给全景的自我提供了充分展示的空间，自我可以毫无遮拦地投射到电脑上，投射到网络之中，每个个体可以把不同层面的自我同时展现在消除了各种现实障碍的虚拟网络空间之中。因此，个体可以根据多层次自我的需要，在网络中塑造出多个代表其自身不同层面自我的网络角色。个体将会依照其不同网络身份的兴趣和意愿与不同的网络成员进行交往和互动，形成若干个网上人际关系交往圈。在多个交往圈中，互动双方形成的人际信任关系更像是以个人为核心的多

个部分重叠的圆圈。个人依据其自身的意愿与喜好使这种信任关系的圆圈朝向数个方向开展（如图 8-1 所示）。在网络中，个人是处于多种社会关系的圆体的交汇点上，个人决定了在这些圆体中所形成信任关系的拓展方式和方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关系的拓展是任意和随机的。此时个人参与互动的并非是其全部人格，个人所处的每个关系圆体中都只具有其某个层面自我的局部人格，即个人是以若干个不同的局部人格来与他人维持着这种数量众多的局部的信任关系。个人存在于若干种关系圆体之中，但每一个关系圈中都不可能完全地拥有个人。因此，我们可以说，网络互动中的人际信任关系，是以个体间局部人格的接触和互动为基础所形成的一种局部性的信任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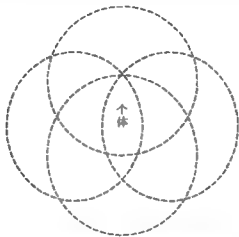


图 8-1 以个人为中心的信任关系图

3. 现实与虚拟的转换

在目前阶段，网络互动中的人际信任关系，仍会以真实世界作为其最大的脉络，在现实与虚拟的转换中，网上人际信任关系建立并发展起来。

(1) 一种真实的人际信任关系。信任关系是在个体对彼此传递信息的真实性进行确认的基础之上产生的，个体信息的真实有

效，是信任关系得以维持的前提，真实性在整个信任体系中是至关重要的。在网络诞生以前，人们对真实的定义，更多的是以单一可见的物质性特征及日常生活中的实在意义为基础的。通常人们会把“真实”视为一种一元的概念，并以可见的物质性标志来证明，而信任关系也就在这种一元的“真实性”的基础上被确定和建立起来，这也正是一些人对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的原因。实际上“真实”远远比这复杂得多。“真实性”可以是一个多元的在“有限”范围内的“实在”特征，它依赖于特定的场域，具有一定的时空界限。正如舒茨所说，“每一个有限意义域，都可以接受‘实在的特征’，都可以被人们当做真实东西来注意”（舒茨，2001），因此网络空间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但有限的特殊的场域是具有“真实性”特征的。这种“真实”为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发生提供了物质性基础，尽管可能它并不具备传统的可以为人所见的物质性特征。

网上人际信任关系之所以是一种真实的信任关系，还因为：其一，尽管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主体是两个身体不在场，以及其他社会属性符号完全缺失并匿名化的代号（ID），但所发生的信任关系同样反映着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社会联系，是人和人进行真实的情感交流和社会互动的一种真实有效的方式。网上人际信任关系行为主体的真实性赋予了其自身真实性的内涵。其二，网上人际信任关系与网下人际信任关系作为产生于两个特殊的有限意义域之中不同的信任关系，二者都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我们应当明确，当信任关系的对方在线上和线下表现出巨大的“差距”时，不能简单地将“日常现实表现的物质标记比网络的单纯言语叙述更具有真实性”这一观念进行强化，而应看到，本质上这有可能只是两种不同的有限意义域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正常“距离”，但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且都是“值得信任”的。正如社会学大师吉登斯所言，“只要我们还在意他人在各个面向之间的言行一致性，并以此为凭借来决定是否信任他人，那么，我们就尚未完全步入后现

代”(安东尼·吉登斯, 1998)。在吉氏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将此段话发展为, “只要我们还在意他人在各个面向之间的言行一致性, 并以此为凭借来决定是否信任他人, 那么, 我们就尚未完全融入网络社会”。因此, 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 人际信任关系同样是一种真实的, 虚拟的只是信任关系发生的情境和作用的范围, 人际信任关系的本质内容是真实的。

(2) 现实对虚拟的意义代入。尽管网上人际信任关系以虚拟的网络作为实现的平台, 其自身具有不可改变的非实在性, 但正如前文所言, 网上人际信任并非是一场虚幻、虚构的游戏, 而是经由社会共同建构的真实, 它仍会以真实世界作为其最大脉络(黄厚铭, 2000)。在人际互动过程中, 随着信任关系的确立和发展, 互动主体将会自觉或非自觉地将“现实意义”代入到“虚拟意义”之中, 即现实对虚拟的“意义”代入。这种“意义”既包括个体的经验、意识、知觉、情感等, 同时也包括整体的制度、规范等。

在网络上虽然没有面对面的身份限制, 但人们仍然需要人际互动的安全感与一致性, 这样才能减少一切的不确定性, 进而达成信任感的初步建构(Patricia Wallace, 2001)。这就要求在网络中建立起一套能够被大多数网民认可并接纳的通行运作法则, 而人们正是在此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拷贝着现实社会中的制度法则, 人们正在将现实社会的制度环境代入到虚拟社会之中。与此同时, 人们也将在现实社会中养成的“刻板印象”代入到了网络之中。所谓“刻板印象”是指人们对社会上某一类人或事形成的一种较为固定的、概括的、笼统的看法, 并以此作为以后判断和评价这一类人或事物的依据的现象(王沛, 1999)。在网络人际互动过程中, “刻板印象”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它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将原有现实社会的经验、意识、情感等代入到虚拟社会之中。

首先, 对于网络个体而言, 其对自身网络角色的塑造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和主动性, 个体可以自主决定自己打算呈现给他人的面貌, 通过对自身网络身份、网络性格的控制, 以便让对方更快地认

识自己所想要公开表演的那一面，进而得到他人的认同和信任。因而个体对自身网络角色形塑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其是否能够在网络中得到他人的信任。在对网络人物塑造的过程中，有时个体会直接地将其现实中的某些特性代入到网络中来，甚至干脆在网络中扮演一个真实的自己，将现实社会中的人物特征原封不动地移入到网络中来，此时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具有很大的重合性，现实的“意义”大部分进入了网络之中。但更多的个体是想在网络中塑造一个完全有别于现实自我的全新人物，通过努力经营来塑造一个或多个完全属于自我并能够得到他人认同与信任的全新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创造出来的网络人物完全摆脱了现实社会的传统“意义”。从某个层面上来讲，其仍然是现实“意义”进入虚拟社会的产物。因为现实社会的身份终究无法完全抹去，真实世界仍然具有它的优越性，彻头彻尾地重新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个体如何用心良苦地去创造新的网络自我，其目的都是为了能够得到他人对自身网络角色的认同与信任。人们不会费尽心机地去塑造一个被他人归结为“异类”，而无法得到认同的网络人物，因为得不到他人的认同与信任，网络人物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空间和存在的价值。因此，当个体想要塑造一个不同的网络自我时，他会以此人物是否能够获得他人的认同与信任作为行事的前提。个体会努力使自己创造的网络角色符合传统社会对此一角色的定义和阐释，努力使自身的网络角色与他人对这一角色的理解相吻合，个体会以换位思考的方式，通过考察现实社会中对于这一角色的“刻板印象”来不断调整网络人物自身的特征，以迎合他人对这一角色的“刻板印象”，努力使全新的自我在他人眼里变得真实、可信。通过“刻板印象”现实社会的意义特征得以进入虚拟网络之中。

其次，我们在网络中所能够得到的有关他人的信息，大多数都要依赖对方有意的表现。这意味着在网络交往中，对他人的认识要受到限制。在网络中，我们只能依据他人所呈现给我们的信息来认识对方，这时我们同样会用到“刻板印象”。当某一网络

个体的行为特征与我们头脑中对这一角色的“刻板印象”相符合时，我们常常会倾向于信任对方，并认为这都是真实可信的。在网络社会中，网络个体仍会按照现实社会中的“刻板印象”去评判、考察他人，人们总是期望将所碰到的不同网络的个体划分为自己可知的并可以掌握其特征的不同类型之中。通过“刻板印象”人们实现了这一点，现实社会的“意义”也得以进入虚拟社会之中。

三 影响网上人际信任的因素

（一）信任客体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影响

信任客体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影响作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首先，网络空间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导致了不同网络成员对于网络情境的不同的认同程度，其中主要是对于网络虚拟的不同的认同程度，因而决定了网上人际信任关系只能发生在部分的行为主体之间；其次，不同的网络情境会产生不同类型及不同程度的网上人际信任关系。

1. 网络情境的虚拟性对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影响

网上人际信任关系首先是一种发生在网络社会生活之中的真实的人类互动方式。无论是作为网络社会中生活的个体，还是信任关系的主体，都必须承认并接纳其所存在的网络情境的虚拟性，同时不断地将其融入自身的生活体系之中，它不仅是网上人际信任关系得以发生和确立的前提基础，也是网上信任行为被作为客观事实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前提。

（1）虚拟认同与虚拟真实是网上人际信任关系存在的前提和理论基础。对网络情境的虚拟性是否给予认同及其认同程度直接影响了网上人际信任行为的产生与否及其以后的发展态势，对网络“虚拟”的认同，是网上人际信任关系发生的基础和前提；而以虚

拟认同为基础所构成的虚拟真实观不仅是虚拟认同的观念前提,同时也是网上人际信任关系得以真实存在的观念前提。

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存在前提是对网络虚拟的认同。虚拟认同,是人们在网络生活中承认和接纳虚拟现象,并将其融入自身生活体系的过程(何明升、李一军,2001)。对虚拟的认同,既包括对网络自身技术性基础、平台支持和网络自身安全性的认同,同时也包括对以虚拟技术为中介平台的网络各方互动主体的认同,前者是网上人际信任机制产生的物理性基础,后者则是网上人际信任行为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虚拟”不仅不再与真实相对立,而且为人类创造了一种“生存新定义”,这种虚与实的同在和统一,是网络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何明升、李一军,2001)。因此,以此为基础的人际信任关系,不仅涉及对“虚拟”的理性认知和技术肯定,还涉及网络互动主体对原有生活观、价值观及行为方式的继承和发展、梳理和调整。倘若人们在主观上并没有将网络生活真正地确认为是一种客观事实,认同是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对虚拟形态不能给予充分的认同,那么网络在其眼中只能是一种游戏、一种“玩物”,而发生在网络之中的人际信任行为也就无从谈及,因为人们不会去致力于“异类”活动的有序化。

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理论基础是虚拟真实观。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研究,需要对“虚拟”认同,需要建立起一种客观、科学的虚拟真实观。虚拟真实观作为一种理论基础,它确认以下几个基本前提假设。首先,虚拟是一种存在,虚拟现实是一种处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中间态,“虚拟现实既不是有形的物理现实,也不是根本不存在的虚无,它是一种特殊存在,是一种人造的电子环境,既不能简单地把它归为有形的物质,也不能简单地把它归为意识……它是由物质向意识转化的中间环节”,“形成了事物的过渡态”(胡心智,1999)。网上人际信任行为正是在这种中间的过渡态中所产生的一种介于现实与网络、真实与虚拟之间的人类信任行为。这种信任行为并没有脱离现实的基础,同样具有存在的物理基

基础和真实的互动主体,因而它也是真实的。其次,虚拟是一种有中介的真实,正如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是一种有中介系统支持的客观存在一样。可以说,网络虚拟是在科学技术水平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是继言语、文字、电报、电话等之后所出现的新型的人类互动方式,是信息时代在人类互动关系的中介系统上打下的深深的烙印。正是如此,作为一种新型的人类互动方式,网上人际互动行为与传统的人类互动行为一样会导致信任关系的发生,但同时又必然与传统的信任行为相互区别。最后,虚拟是真实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传递着“真实”的信息,同样虚拟也反映着真实的角色关系,不管现实的信息如何被省略和隐去,现实的角色关系如何被整饰并重新加以定义,其终究仍是一种对于客观现实的反映,只不过它是通过一种更为开放、更为广泛的虚拟技术所展现出来的,它所投射出来的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最本质的互动关系。正是如此,才有理由确信在网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行为同样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并反映着人类最本质的社会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不同的人对于网络虚拟性的认同和接纳程度是不一样的,这种个人在观念上和态度上的差异,决定了网上人际信任行为是具有选择性的。有的人对网络嗤之以鼻,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有的人对网络敬而远之,持保守观望的态度。因而对于这些人而言,网络上的人际信任关系几乎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同样,有些人会对虚拟的网络投以接纳和认可的态度,但由于对认可程度上的不同,也使网上人际信任关系出现差异。对于网络虚拟性的认同程度,大致上可以分为基于技术层面上的认同和基于情感层面上的认同两种情况。而每种认同层面的内部,又会有高、中、低三个不同的认同层次。

(2) 基于技术层面对网络虚拟的认同。基于技术层面上的对网络虚拟的认同,是指对网络自身物理性基础及技术性基础、平台支持和网络自身安全性的认同,是一种“情感无涉”的认同。

在这个层面上，存在着高、中、低三个不同的认同程度。

对网络虚拟技术层面上的高度认同是指认可了绝大部分的网络虚拟技术，并认为，网络作为一种媒介工具和技术平台，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及个人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服务。尽管对网络的虚拟技术加以认可，但一些持有此种认同度的人却不愿意在网络中去触碰更多私人及涉及个人情感方面的东西，对于网络的使用，他们更多的是持有一种“工具理性”的信念。因此，即使是高度认同，网上的人际信任行为也不容易在此类人身上发生。他们较少去参与网上的人际互动，即使是参与互动也只局限于技术交流与支持，或网络求助与支援层面上的。大家都心照不宣，只是各取所需，为己所用，人际互动也是浅尝辄止，因而人际信任关系很难在此种程度上真正的确立和维持。

对网络虚拟技术层面上的中度认同，也被称之为技术层面上的理性认同。他们对于网络虚拟技术的认可是有保留的，并且不会像高度认同那样信心十足地接受网络、接受虚拟技术，在他们那里“工具理性”更多的是一种出于对利益的考虑，进行利弊权衡后的结果。持有此种认同度的人，也会使用网络、利用网络，但是有限度的使用和利用。在他们看来，网络虚拟既不像高度认同的人所认为的那样可靠、安全，也不像低度认同之人所认为的那样虚无和脆弱，他们更多的都是依照理性行事。通过主观判断和理性的分析，他们会小心翼翼地、有选择地接受和使用网络，并会刻意与网络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他们身上，网上的人际互动几乎鲜有发生，而以网上人际互动为基础的网上人际信任行为则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后一种，是基于技术层面上的对网络虚拟的低度认同。持有此种认同度的人，与那些对网络虚拟完全加以否定的人只有一线之隔，虽然不会嗤之以鼻，但也慎之又慎。在他们看来，网络虚拟技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以及网络平台的安全性等，是一些需要进一步加以求证的大问题。他们并非不信任他人，只是不相信网络。对

于他们而言,偶尔地触碰一下网络,只是一种生活的点缀,其意义不过如此。我们也就更不用强求他们会在网上将信任委以他人。

(3) 基于情感层面上的对网络虚拟的认同。对网络虚拟基于情感层面上的认同,是在技术层面认同的基础上,对网络虚拟的更深一步的接纳和认同。此种层面上的认同,不仅承认和接纳了网络的虚拟性,而且已经将其融入自身的生活体系之中。这是在对网络自身的虚拟性、技术性和安全性等加以认同的基础上,将自身的价值观、情感因素等精神世界的生活带入网络之中。在他们看来,网络社会就像现实社会一样,只不过是人类的一种新的生存环境。他们将自身的情感移入网络之中,去体验、感受来自他人的认同和信任。在这个层面上的认同,同样存在着高、中、低三个不同的认同程度。

基于情感层面对网络虚拟高度认同的人,一般认为网络中建构起来的人际关系并非是虚幻、不真实的,而是由社会诸多因素共同建构的真实存在,网上的互动交往行为是现实社会交往的延伸,甚至有的人认为,网上的虚拟性更有助于释放真实的情感,与陌生人的沟通更能深入,因此他们认为其自身的真诚付出是获取对方信任的前提。同样,他们也会认为网络中他人的信任委托是真实可靠的,并会对他人的信任委托予以真诚地回应。因此,网上的人际信任行为在持有此种认同度的人群中是更容易发生的。

对网络虚拟情感层面上的中度认同,同样也被称之为情感层面上的理性认同。持有此种认同度的人往往通过对他人在网上行为的主观判断,即对对方能否遵守信用做出理性认定后,来决定是否与其继续保持交往关系,也就是说是否给予对方以信任。在这种类型中,自身的理性判断决定了其行动方式的理性,在网络中,他们往往会有意识地选择一些他认为值得信任的交往对象与之进行交往,并且在交往与互动过程中希望通过一些有效的手段来对交往对象个人信息的真实性加以验证,以建立持久而稳定的交往关系。同样,此种类型的个体对于他人的信任委托并不是简单地真实性的判

断，而是通过对双方交往过程中彼此所表现的行为特征进行判断，经过判断如果认为对方的委托是真实的，则会真诚地完成他人的委托；如果认为对方的委托含有水分，那么他们同样会选择拒绝委托。可见，在此种类型中，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建立与否主要依赖于个体的主观判断和理性分析。

在情感层面上对网络虚拟的低度认同者远没有前两种认同度那样乐观。持有此种认同度的个体往往认为网络中的人际信任度是很低的，网络技术只不过是现实社会的交往而带来了更为快捷和方便的交往媒介，原有的现实交往活动现在通过网络来加强。他们的交往对象多是现实社会中早已建立交往关系的他人，从行为特征上看，低认同者在交往对象的选择上往往与陌生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并不相信纯粹网络交往所建立的人际关系。同样，当此种类型的个体接到来自信任主体的信任委托时，他们通常会予以不信任，并怀疑这种委托的真实性，同时对此做出的是消极反应，他们或者拒绝这种委托，或者也简单地应付这种委托。这种类型的最大特点是在网络交往行动过程中，行为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并且不易于与网络上的陌生人建立起正常的人际信任关系。

对于网络虚拟的认同程度直接决定了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正如上文所述，只有个体对网络虚拟基于情感层面上的认同，网上的人际信任关系才有实现的可能，而只有对网络虚拟加以情感层面上的理性认同或者是高度认同，网上人际信任关系才有可能真正地确立并发展起来。对于单方的网上人际信任关系而言，要求信任的委托者对网络虚拟具有情感层面上的理性或高度认同；而对于双方的网上人际信任关系来说，则需要信任双方，即信任的委托者与受托者对网络虚拟都具有情感层面上的理性或高度认同。

2. 不同网络情境对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影响

不同的网络情境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影响作用是不一样的。情境不同，产生的人际信任关系的类型和信任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对于电子公告栏、网络聊天室等拥有相对固定的互动空间的

网络情境而言,个体拥有一个或多个相对稳定的代号(ID),并且每个代号(ID)都具有一定的网上声望,是能够与他人建立起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关键,代号(ID)的网龄越长、网上声望越高,越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同时他们也越容易相信他人。在这些情境中所形成的人际信任关系一般都是基于相互熟识的代号(ID)而建立起来的,而代号(ID)之所以会获得别人的信任,是因为它代表了一个相对固定的虚拟身份,具有了自己的网上人格和网上声望。个体为了能够在这些站点和聊天室中生存下去,进而得到他人的认可和信任,就必须不能改换自己的代号(ID),而成为这里的“熟客”,这样就可以以一种长久虚拟的身份特征在这片交往的天空中存在下去。此外,对于BBS而言,个体的网络权威性、所拥有的话语权,以及发帖的数量、回帖的数量等都是其与其他网络成员建立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重要资源。

在以游戏为主的游戏区中,个体的等级、头衔、拥有金钱和财富的多少,网上交易的数额,以及实际的作战能力等都是决定人际信任关系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游戏区中,通常会存在一定的制度规范和行为约束,这里形成的人际信任关系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由于存在着一定形式的物质交换和商品交易,因此在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建立过程中,信任委托者对于受托者行为能力的评估和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QQ和MSN等即时性的网络聊天中,由于是一对一的互动关系,双方的信息交流比较充分,并且主要涉及的是情感的互动,因而比较容易形成暂时性的人际信任关系。在这种聊天互动中,存在着一定的策略选择,个体可以精心策划聊天的方式和内容,以博取对方的信任。那些熟练掌握聊天技巧,懂得言语会话策略,并精于运用各种隐性聊天符号的网络成员,通常会比较容易地与他人建立起网上人际信任关系。但在这种瞬时性的聊天中,网上人际信任关系一般很难维持长久,其通常有两个大致的走向:一种是随着本次聊天的结束,双方的人际信任关系也到此为止,此后很少再联

系；另一种是互动双方在经过若干次聊天之后突破了网络空间的界限，发展成为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信任关系。

而在以现实社会中熟人之间进行联系为主的电子邮件 E-mail 中，一个陌生的邮件要想获得接收人的信任，其通常会创造出一种现实关联的假象来博取信任。例如，邮件的主题通常会带有“好久不见，你还好吗”、“我很想你”等熟人的口吻，或者它会以邮件回复的方式进入接收者的视野，如“Re Your Application”（回复你的申请）、“你的邮件我收到了”等方式来赢得信任。而在大型的网络社区中，人际信任关系的建立则有赖于信任主体各方面的综合因素与网络社区总体环境和自身特征的匹配程度。

（二）信任主体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影响

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确立实际上就是信任委托者对信任受托者委以信任的过程，作为信任关系的发出者和承担者，信任的委托者与受托者决定了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存在状态并影响着其建立和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在网络空间中，由于人际信任关系客体的作用被削弱，使得信任主体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信任主体的自身因素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而言至关重要。无论是信任关系的委托者还是受托者，将其投放到网络之中，他们就是一名普通的网络成员，和其他网络个体一样，首先就是面临着在网络中如何呈现自我、呈现何种自我甚至是如何重新塑造一个全新自我的抉择，进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塑造出来的网络角色。对于任何网络个体而言，他们与其他成员进行互动和交往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实现自身的网络角色，并使其得到他人的认同，因为只有得到了他人的认同，个体所塑造出来的网络角色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网上人际信任关系才有可能发生。因此，在对信任关系主体自身因素的分析中，本章采用了个体在网络中“多元自我呈现与自我构建”这一视角，来进一步分析信任主体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影响。

任意个体的网络自我，都包含了网络自我呈现与自我构建两部

分内容。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委托者而言,在网络中其更加关注的是从自身意愿出发所进行的网络自我呈现,即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内心的真实感受呈现更加多元和本真的自我,通过将信任委以他人,使个体也在与他人的交往和互动中不断地巩固着自身的网络角色,实现自己的网络身份认同;而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受托者而言,个体更加在意的是以他人的视角为考虑基点的网络自我构建,即个体希望通过获得他人的认同,进而达到网络身份的自我认同,使自己所构建出来的网络角色得以实现。

信任主体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信任委托者的“信任”因素和信任受托者的“值得信任”因素两个方面。因此,要研究网上人际信任关系委托者的“信任”因素,一是是要研究信任委托者在网络自我呈现的过程中出于何种原因、目的而将信任投以对方,信任委托者的网络自我呈现如何影响了这种信任关系的选择;二是要研究网上人际信任关系受托者的“值得信任”因素,信任受托者自身的哪些特征和要素吸引了信任委托者,使得信任委托者甘愿承担一定的风险而将信任托付其身,信任受托者是如何在网络自我构建的过程中来完成这些特征和要素的。

1. 研究视角:网上人际信任关系主体的多元自我呈现与自我构建

社会学家戈夫曼在其著作中曾指出,“通常我们认为自己是独特唯一的个体,但是我们却可以在不同的场合下表现出不同的自我。这样,我们就有了很多个自我,即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或场合表现出我们认为他人想要看到的‘自我’。”社会心理学家米德也在其著作中将自我概念的逻辑基础定义为“主我”(I)和“客我”(me)。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更是将人格自我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虽然三个学者对“自我”的定义和阐释各有差别,对于“自我”的功能分析也见仁见智,但他们的理论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基础,即“自我”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多元的并且是相互联系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

各种制度、规范、习俗等束缚和制约，人们总是无法真实地呈现自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社会的各种规范和习惯，按照现实生活中的利害关系来呈现、塑造甚至压制、扭曲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我。然而，互联网络打通了人们心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的界限，他们可以在网络虚拟中自由地、真实地呈现本真的自我，网络虚拟给全景的自我提供了充分展示的空间，自我可以毫无遮拦地投射到电脑上，投射到网络之中，每个个体把不同层面的自我展现在消除了各种现实障碍的、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而这种展示的过程也是个体自己塑造自我的过程。

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委托者与受托者作为网络空间的基本个体，同样也面临着多元自我的呈现与自我重塑的问题。信任的委托者与受托者在建立信任关系之前，必须先要扮演好各自在网络中所呈现和塑造出来的自我角色，给人以真实和可信任之感，只有获得来自他人对其身份和网络角色的认同，个体塑造出来的“自我”才具有存在的意义，信任关系才有可能发生。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委托者与受托者如何呈现多元的自我以及如何塑造和构建一个新的网络自我，则直接影响了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一切主要方面。正如卢曼所指出的，“无论行动者是否意识到这个意涵，亦即，无论他是以此为目标或是有意识地驳斥它，信任问题悬浮在所有的互动之中，并且自我呈现的方式就是决定是否信任的依据。”所以，“每一个可以被社会所理解的行动，除了他关于情境与目的的直接意义以外，还涉及行动者在他自己的可信任性上来呈现自己。”（Luhmann, Niklas, 1979）

2. 信任委托者的信任因素

信任委托者是信任行为的启动者，他只会将信任托付于那些他所认同之人，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委托者只会将信任托付于那些能够满足自身网络呈现需要的网络个体。在网络互动中，信任委托者呈现自我，并在给予他人信任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自身的网络角色，通过将信任委以他人，个体与其他网络成员

就建立起初步的人际互动关系,并在互动交往过程中实现了其对自身网络身份的认同。在这里,信任委托者的自我呈现,主要是指个体按照自身的意愿,将多元的、不同层面的自我中的一个或若干个面展现在网络之中的过程。这种自我呈现,有可能是个体主观的、有意识的行为,但也有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甚至连自身都难以觉察的呈现活动。与现实社会中整体的、稳定的、一致的自我呈现不同,网络空间信任主体的自我呈现是一种平行的、多元的、去中心的和片段化的,这些无疑都会对网上人际信任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网络容许个体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来呈现自我,因而网络个体的自我呈现也变成了一种极其私人化的行为。不同的网络成员会按照各自不同的意愿来呈现自我,进而达成网络自我的身份认同。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而言,这种因人而异的自我呈现,使信任委托者的信任因素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差异性。不同信任委托者的自我呈现,产生了不同的信任因素。

(1) 信任委托者的自我呈现与认知性信任。一些个体在网络中所呈现的自我,与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网络自我基本上继承了现实自我的主要特征和行为特点,虽有差异,但没有改变实质的内容。因此,这些个体在网络中面临着较小的“自我偏差”和“人格冲突”,角色塑造起来比较简便,易于达成网络自我的身份认同。由于有现实社会的丰富阅历作为基础,当这些个体成为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委托者时,就会比较理智、客观地将信任托付于他人。此时的网上人际信任多是在信任委托者对信任关系进行主观判断的基础上而产生的认知性信任。这是网上人际信任关系建立的决策性环节,并使网上人际信任行为具有了选择性特征。信任委托者根据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交往经验和主观判断,对他人的网上交往行为进行主观认定,最终决定是否给予对方以信任,并决定是否继续保持同其进行交往。在网络互动过程中,由于网络交往的结构松散性,使信任委托者的主观判断与认知对于信任关系的

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信任关系的产生，绝大部分依赖于信任委托者的主观判断，而较少受到来自第三方的影响。

(2) 信任委托者的自我呈现与预设性信任。在自由度空前提高的网络空间中，更多的个体是想利用其虚拟性和匿名性的特点，将多元的自我更加本真，但不易被他人察觉的一面呈现出来，释放出被现实社会所压制、束缚的潜意识中的自我，抑或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一个全新的、本不存在的网络自我。这些个体在网络中所呈现的自我和塑造的角色与现实社会的情况大相径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尽管这些网络角色更加符合个体的意愿，贴近个体的内心，但却是个体所不熟悉、无法完全掌握甚至是从未经历过的角色。由于没有现实社会的角色塑造经验作为基础，个体的网络自我呈现时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他们更是需要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和互动行为，来达到自我身份的认同。因此，当这些个体成为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委托者时，他们就会主动地与那些符合自己的意愿，与自己塑造的网络角色具有一定相似性，或是能够对自己塑造的角色有所帮助的网络个体进行互动，并对这些网络个体形成一种预设性的信任。这里的“预设性信任”是借用社会学大师吉登斯的概念，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提出，惯常经验的抽象系统中的信任机制并非每每都是人与人之间的默契，而是我们对一些“非人”的场景或事物之一种预设性信任。……更具体地说，现代生活的太多环节都是在我们知识范畴之外，我们唯有先验地接受其存在或其功能，以便能应付日常的生活程序（吉登斯，2000）。而社会心理学家泰勒则从个体认知的角度，用“认知吝啬”一词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表述。泰勒认为，人们会习惯于尽量用较少的信息来形成对他人的第一印象，以保留精力、减少认知负担。一旦人们形成了对他人的某一印象，就不大可能把它撕掉或作较大的改变，相反，人们会在与他人的交流互动中竭尽全力去寻找能够证明他们这个印象的证据。因此，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委托者在有限的信息中形成对他人的第一印象，直接影响

了网上预设性信任行为的发生。网上预设性信任是指信任委托者相信网络中的秩序规则能够得以履行,且对方能够承担他所托付的义务及责任,即交往主体先验地认为他人是可以信任的。这是在网能够进行交往的前提,也是网上互动得以开始的关键。在对网上信任行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在 BBS 讨论区中,还是在某个聊天室里,总有一些人向网络中的他人寻求着各种各样的帮助。这些问题既有来自生活中的困难,也有产生于情感上的困惑,他们在向自己并不认识和了解的人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他们并没有因为对方虚拟的身份可能会导致信息的虚假这一点而放弃与对方进行交往,仍然相信能够得到对方真心的帮助,即相信他人是可以信赖的。信任委托者在这样一种心理预期下,通过肯定他人进而达到自我的身份认同,交往得以进行,信任得以建立。

(3) 信任委托者的其他信任因素。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而言,信任委托者的人格特质以及在网络空间中所拥有的网络资源等都会对网上人际信任关系产生显著的影响。信任委托者的人格特质直接决定了其在网络中的自我呈现和角色塑造,因而也决定了其在网络空间中与他人进行交往和互动的方式。那些乐观单纯,乐于与人交往的个体必然会比那些悲观圆滑、逃避与他人交往的个体更容易去相信别人。而信任的委托者拥有的网络资源越多,对他人失信行为的承受能力就越强,则越容易做出信任行为,其人际信任度也就越高。个体拥有的网络资源,既包括其在网络交往中的经验、阅历、技巧掌握的熟练程度等,同时还包括个体在网络空间中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所拥有的网络权力以及所感受到的人际亲密感等,这些都可以作为信任委托者的网络资源,影响其对失信行为的承受能力,从而影响其个人的信任决定。

3. 信任受托者的值得信任因素

在以往关于信任问题的研究中,通常认为人际信任关系的受托者在信任关系发生伊始只是被动地得到来自委托人的信任,进而才

有选择是接受信任委托还是拒绝信任委托的权力。实际上,信任受托者在信任关系的开始阶段同样拥有主动权,居于主动的地位。在信任委托者确定信任行为之前,信任受托者就已经为信任关系的建立而采取行动并积极准备了。

(1) 信任受托者的自我构建与印象整饰。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受托者,是主体信任行为的指向者,也是委托者所托付义务及责任的承担者。如果说,网上人际信任关系是由于信任委托者产生了信任他人的意愿,那么信任受托者则是导致信任委托者产生这种意愿的始作俑者。是信任受托者的“值得信任”因素吸引了信任的委托者,信任关系之所以会发生,其根本因素就在于信任委托者坚信信任受托者是可以信赖的。信任受托者的值得信任因素,是导致网上人际信任关系产生的另外一个根本原因,这些值得信任的因素,也正是通过信任受托者在网络空间中的自我构建与印象整饰而得以显现出来的。与信任委托者的自我呈现不同的是,信任受托者的自我构建注重的是留给他人关于自我的印象,其更多的是涉及个体自身印象的管理与控制。信任受托者的自我构建,是指在互动过程中,人们用来影响他人形成的关于自己印象的策略和技术,是一类仅仅发生在特殊条件下的行为或主要由某类人做出的行为(丁道群,2003)。而在网络互动过程中,信任受托者的自我构建就是指其努力刻画一个希望他人感知到并获得他人认可的形象的过程,是个体出于自身的意愿所表现出来的“公众自我”形象。在这里,信任受托者的自我构建是一种“概念化他人”的自我塑造过程,是以他人的视角所想象并塑造出来的网络自我形象,它是一种以“自我经营”为目的的变化着的程式。无疑,信任受托者的自我构建比信任委托者的自我呈现更加需要获得他人的感知和认可,来自他人的评判直接决定了其存在的意义。因此,为了博得他人的认可和赞同,进而赢得他人的信任,信任的受托者需要对其自身进行良好的印象整饰。网上人际信任关系受托者的印象整饰,是指个体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给他人创造某个特殊的

印象的过程,更确切地说,其是指个体企图控制他人形成的印象的过程(丁道群,2003)。个体为了将多元自我的某一面展现出来,进而在网络空间中塑造一个鲜活的角色形象,并能够获得他人的认同和信任,就需要对自身的网络角色进行一定的控制和管理,甚至是有意识地操控自我呈现的面貌。网上人际信任关系受托者印象整饰的成功与否以及与其自我构建的面貌协调一致的程度,直接影响了他人对其网络角色的认可程度。因此,从这一层面上来讲,信任受托者的自我构建与印象整饰,是影响网上人际信任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另一根本因素。

为了达到印象整饰的目的,进而刻画出一个能够为他人感知到并获得他人认可的网络形象,个体需要一定的辅助手段,而“自定标签”则是网上人际信任关系受托者自我构建和印象整饰的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手段。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与匿名性导致了个体在构建自我、塑造自我的过程中拥有绝对的主动权,个体完全决定了自己在网络中所呈现的面貌,并可以通过隐去部分或全部的真实信息,或是有意呈现某些特定的信息来控制他人所能够得到的有关自己的讯息。在网络中,他人对于个体的了解和认识完全依赖于个体自身的有意表现,而这种有意的表现,正是通过个体的“自定标签”来完成的。个体进入网络之中,首先就要通过代号、网名、签名栏、留言栏、名片栏甚至是个人主页等为自己贴上一定的标签。个体不仅通过这些标签来达到呈现自我、自塑形象的目的,而且这些标签还会使他人自觉地按照其所规定和显现的人物形象与个体进行互动。同时,他人也基于这些标签而形成了有关个体的第一印象,由于“认知吝啬”现象的存在,这些标签也成为他人了解和认识个体的最主要的因素,并且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因此,在网络人际互动过程中,个体自定的标签成为他者考察其网络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与一致性的重要标准,深刻影响了他人对个体的认可与信任程度。同样,在网上人际信任关系中,信任受托者所自定的标签,直接影响了信任委托者的主观判断,其自定标签的内容以及

其网络行为与自定标签内容的一致性程度，直接决定了信任委托者是否会将信任托付其身。

(2) 信任受托者的网上声望。在网上人际信任关系受托者的“值得信任”因素中，还有一项重要因素深刻影响了信任委托者信任行为的发生，即信任受托者的网上声望。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决定信任的关键变量是能否获得有关对方动机和能力的充分信息(王绍光、刘欣，2002)。毋庸置疑，这个变量十分重要，个体所拥有的社会声望，正是对其行事动机和能力的最好明证，因而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声望高的人自然会容易得到较多人的信任。在网络社会中亦同样如此，网上声望高的成员会得到较多人的认可与信任。在网络互动过程中，信任度的高低同样取决于个体与他人交往的经验，一方的失信行为不仅会影响对方下次信任的给予，而且会影响其网上的声望，导致其网上声望的降低。虽然网络的虚拟性使他人无从了解交往对象的背景特征和真实身份，但网上交往者的代号(ID)却成为其一个符号化的特征。这并不是说人们根据代号本身内容的好与坏、美与丑来决定是否给予个体以信任，而是代号代表了其背后真实主体的网上人格。在网络互动中，网络成员并非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频繁地改变自己的形象，更换自己的代号(ID)，相反，有很大一部分网络个体拥有自己相对固定的代号(ID)和一种相对长久的虚拟身份，他们在不断地塑造、经营着这个虚拟身份，并使其保持相对的稳定性，直至这个代号慢慢地有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此时代号(ID)不是一个简单的交往符号，其背后实际上蕴涵了交往者的网上人格，而网上声望正是这种网上人格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网络中，个体成员的网上声望来自个体以前的网上交往经历、拥有的网上权力和资源的多少，以及网络其他成员对其认可和信赖的程度，等等。因此，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而言，某一特定代号(ID)所代表的信任受托者的网上声望，决定了信任委托者是否会给予其信任，从而成为影响网上人际信任关系建立的重要因素。

（三）网络成瘾与网络轻信

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一种特殊的网上人际信任关系，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信任关系的主体有一方甚至双方都或多或少地具有网络成瘾症的特征。其突出表现为，他们痴迷于网络交际和网络人际互动中，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无休止地上网，只是为了能够和更多的网络成员进行网络互动和交往，他们无法控制自己对网络的依赖，对网络人际互动的沉迷，忽略了现实世界的存在，转而对现实生活感到沮丧。当具有对网络交际和网络人际互动痴迷等特征的网络成瘾症个体成为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主体时，他们常常会轻信于他人，为了能够与他人在网络中进行交往，他们会主动地去相信其他的网络成员，而当其成为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受托者时，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他人的信任委托。

网络成瘾者发展出来的网上人际信任关系与正常的网上人际信任关系是极其不同的，尽管有些个体在网络中也会表现出轻易地相信他人或是轻易地接受他人的信任委托，但他们与网络成瘾者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选择具有本质的不同。造成网络成瘾者网上轻信行为的原因大致有两方面：一是因为网络成瘾者对于网络的表达功能、生活功能以及人际互动等功能具有自身独特的见解，他们将网络作为现实社会生活空间的替代，并将以上功能的实现全部由现实社会转向了网络，网络成为网络成瘾者实现诸种功能的最好甚至是唯一的场所；二是网络成瘾者的网上轻信行为可能源于其自身的病态人格。

网络成瘾者之所以倾向于发展网上人际信任关系，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他人“爱”的缺席，源自其对关爱的需求。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卡伦·荷妮在《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中所论及的病态人格者对于关爱需求的作用机理在网络社会中同样适用。作为病态人格的一种，“任何一种关爱都会给神经症患者一种表面的安全感，或一种幸福感”，当神经症患者在现实社会中苦苦寻觅这种关

爱而变得伤痕累累之时，网络无疑就是他们梦想中的伊甸园。无论是正常水平的关爱，还是荷妮所谓的对关爱的病态需求，网络都可以为之提供。安全感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网络聊天室，BBS 讨论网乃至是虚拟的网络社区等，都可以作为个体寻求关爱的源泉，因为它们是安全的。由于网络中特殊的互动模式，使在同一时空内，“一对多”的互动模式成为可能，这使得个体对关爱的需求不必在“质”上斤斤计较，而可以在“量”中取胜。实际上对于病态人格的患者而言，爱的“实质”本来就是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网络中的人际互动和交往正是因为被赋予了如此之要义，才使得一些病态人格患者转而又成为网络成瘾者。而出于对关爱的过分渴求，网络成瘾者会不顾一切地主动信任他人，相信他人能够满足自身对爱的需求；同样，他们也会通过接受他人的信任委托来寻求其他网络成员对其自身的关爱。因此，特殊的网上人际信任关系在他们身上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 网上信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网络互动中人际信任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动态协商的过程，并贯穿于个体网络互动过程的始终。如同探索自我认同需要网友们的幻想与交互感应一般，人际信任关系的建立也是一种彼此开放、相互自我揭露的过程，其中，总是不断地涉及行动者的认知与判断。

但对于每个个体而言，信任的建立、维持以及破裂的临界点是不一样的，他们因人而异，有高有低，同时也跟关系中所产生的契合度以及事件的重要性相关。正如卢曼所说，信任的分寸受人格影响，但另一方面，信任之付出亦受外部情境的影响。因此，正如上文所言，信任行为是一种局部理性的行为，网络成员的主观性会对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发展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更有一些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不言自明的内心体验、心理感受以及心理运作机制等

“说”不清楚的东西，所以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发展过程的归纳和总结必然有其限度，也无法穷尽其最终基础，并且这种概述也并非是一种因果决定或因果环节的确定。正如卢曼所言，提供详尽的事实资料与特定的论证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信任的功能与方式自身，尽管这样的解释其可能性也需要被建议。很明显，有越多确定的理由，就越不需要信任，而只是控制罢了（Luhmann, Niklas, 1979）。但尽管如此，出于研究的必要，本研究仍试图对网络互动中人际信任关系建立和发展的整个过程进行一个大致地描画。如图 8-2 所示，网络互动中人际信任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五到六个阶段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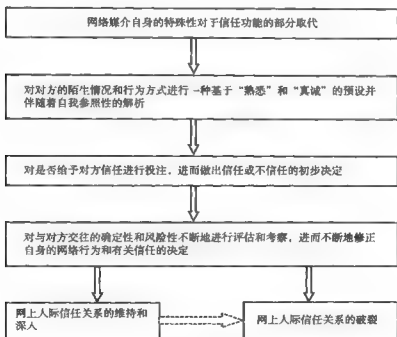


图 8-2 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过程

（一）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建立

由最初的距离取代信任到信任他人的初步决定，网上人际信任

关系在信任主体的预设及自我参照性的解析中得以建立起来。

1. 网络媒介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信任功能的部分取代

在网络互动的最初阶段，距离取代了信任，网络空间的隔离是陌生的双方得以产生信任的前提。网络的隔离使陌生的网络成员之间拉开了空间的距离，距离取代了信任，信任的是双方之间的隔离，而非对方本身，尽管实际上双方之间的物理距离乃至社会距离可能极为接近。同时这也确保了任何意外都不会立刻触及个体的自我认同与造成身体上的伤害，使得陌生人之间的接触能够有最起码的开放性（黄厚铭，2000）。陌生的网络个体之间反而更容易进行深层的情感交流，分享个人之间的隐私和秘密。

同时，在网上人际互动的最初阶段，网络媒介的即时性、无延迟性取代了人际信任的部分功能。首先，信任就是在处理时间所带来的风险（詹姆斯·科尔曼，1990），网络的即时性在人们互动之初正好消弭了这一点，网上人际互动不会因为时间的延迟而使人际关系平添几分风险，即时性的互动与反应消减了互动过程中的策略运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欺骗行为的发生；其次，信任是为了化解时间的延迟所带来的复杂性，这里，复杂性指的是对于他人的言行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确认的状况。强调即时、速度、没有延迟的电子网络也就是在化约复杂性，甚至是降低复杂性，由于网络媒介的作用使得原本与我们相互隔离的远方现实成为影响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因素组成，我们也通过网络知道了远方的现实情况并有所接触，而不像原来那样由于一无所知和相互之间互动的缺乏而只能以假设它们是值得信任的这种形式来处理。网络的即时性与无延迟性会促成陌生人之间的频繁联系，加快信任的建立。

在网络媒介自身的特殊性取代信任的功能开启了陌生人之间的接触之后，若是沟通与互动非常顺畅，以至于双方倾向于发展长期关系时，网络媒介的这种取代信任的成分将逐渐让位给双方之间的个人信任。此时就需要依赖各种建立信任的机制来维持关系（黄厚铭，2000）。

2. 基于“熟悉”和“真诚”的预设以及自我参照性的解析

陌生的网络成员通过网络而有了初步的接触和交往,当他们希望进一步发展双方之间的关系时,就会做出是否信任对方的初步决定。个体通过解析对方的网名、代号、签名档等,将对方的情况纳入自身可理解和掌握的经验范畴上来,即对对方的陌生情况进行一种“熟悉”和有关“真诚”的预设,同时对对方的行为特点用自身的经验方式和理解来进行一种自我参照性的解析。

(1) 基于“熟悉”和“真诚”的预设。

首先,信任关系的产生依赖于个体对对方情况的部分了解和掌握,人们不会将信任托付给那些完全陌生和无法认知的个体。信任,只有在熟悉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它是建立在基于熟悉而来的确定性之上的对不确定性的容忍(Luhmann, Niklas, 1979)。信任首先包括由以往的经验而得来的对于事件的部分熟悉,并进而产生的对于人或事的确定性的确认。人们是要以熟悉为基础来理解不熟悉的事物,借着熟悉的事物引进不熟悉的事物,并不断地扩大认识世界的范围。没有足够程度的确信就不会有信任产生,而是一种态度上的疏离。在传统社会的人际信任关系中,熟悉与确信是产生信任的基础,正是由于熟悉与确信的作用才能够使信任关系向水波的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地拓展出去,进而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产生信任的投注。网络互动中的人际信任关系也不例外,互动成员需要将对方的情况纳入自身可理解和掌握的经验范畴上来,这样才有可能做出信任与否的判断。个体将对方的网名、代号、签名档等所呈现出来的内容与自身所熟悉的内容联系起来,然后形成一种基于“熟悉”的预设,即认为对方就是我所熟悉的若干类型中的一种,进而通过以前的交往经验个体作出自认为最适合的行动选择。

其次,在网络互动过程中,个体可能还会存在一种“真诚的预设”,即预设互动的对方应该是真诚的。也就是说,当事人尽管有权不透露自己真实的基本资料,但只要接受了对方的邀请,或是回答了对方的询问,在规范上就被要求是真诚的(黄厚铭,

2000)。但是每个人关于真诚度的预设，也不见得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有些人能够接受他人或自己虚构性别，有些人则否。相应地，哪些基本资料是不应捏造、什么是可以被接受、什么是合宜的行为，以及欺瞒与扮装的区分也就有了不一致的界定。但无论是男性网友还是女性网友，一旦进入一对一的互动情境时，有关性别乃至其他基本资料的真诚度就开始被规范性地预设了。虽然学者们倾向于主张网络空间是一个探索自我认同的场域，但在众多网络欺骗与欺诈行为发生之时，从社会大众与大部分网友对此种行为的批评和嘲讽态度来看，这个真诚度的预设确实仍存在于网络人际关系当中，并且，真实世界的评判标准也会不时地渗透到网络虚拟空间来（Simmel, Georg, 1997）。

此外，我们还预设了个人身份与行为之间的一致性，亦即我们深信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因此，具有某些身份的人其言行的公信力比较高，而有些人相比较而言就不值得信任（Simmel, Georg, 1997）。

（2）自我参照性的解析。由于背景资料与网络资讯的缺乏，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我们只能借着互动过程当中得到的信息，逐渐降低交往和互动中的不确定性。因此，这样的人际关系是一种自我参照的系统，在此意义下，极为类似吉登斯所谓的“纯粹关系”，或 Simmel 所谓的“探索”。无论相信与否，所有信息的意义都只能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得到定位，而在网上人际关系的互动过程中必定充满着行动者的判断。在这种不断的判断与确认的过程当中，个体必须要利用结论、诠释以及修饰等手段来补充现有的片段，直到对方一个足够完整的人格呈现出来，以便符合我们内在与实际的日常生活需求（Simmel, Georg, 1997）。

3. 信任的投注及是否信任他人的初步决定

当个体对对方的陌生情况和行为方式进行了基于“熟悉”和“真诚”的预设及自我参照性的解析后，由于网络互动的匿名性和低风险性，个人就已初步形成了是否信任他人的决定，当然这种信

任的决定仅仅局限在网络之中，目前阶段还不会过渡到现实生活之中，也不会转化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信任行为的发生，有赖于个体最后的实际行动，即在足够确信之上的投注，也就是在意识到风险存在的情况下，仍旧将自己“献身”出去的行为决定，这部分是信任所蕴涵的信念部分。信任投注的发生，同时也就意味着信任他人的决定。需要强调的是，信任只要包括有信念或投注的面向，就必然只是局部理性，而非所谓的理性选择（詹姆斯·科尔曼，1990）。正如卢曼与吉登斯所强调的，既然信任包含了投注的成分，因此，虽然也考虑到其他选择，但仍是一种不完全理性的表现。同时，也正因为有信念与不言自明的确信作为信任的组成要素，所以信任的根据是无法穷尽的，信任他人的决定和信任行为的发生也因此会因人而异，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若强求以言语、文字说明信任的根据反而使信任成为全然意识得到的事情，而不再落在实践意识的范围（Luhmann, Niklas, 1979）。

在网络互动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建立和个人之间私密的分享，都会影响网络成员是否信任他人的决定。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建立而言，打破距离的限制，扩大两人之间关系的重合度是信任关系能否得以建立的关键。在互不相识的情形下，直接或间接的人际关系可以拉近双方的社会距离，而较短的社会距离则有助于建立信任，进而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无论存在于互动双方的人际关系是在虚拟社区里的，还是在真实世界中的，都可能成为信任的基础。拉近距离尤其是社会距离，可以强化彼此的信任。如果希望关系能够有后续发展，则关系网络反倒可以用来创造信任，转化陌生人之间关系的疏远。但是，如果互动时的期待是不想与未来再有任何瓜葛，则任何直接或是间接的人际关系是绝对要避免的，以免牵连到个人的主要身份认同（Goffman; Erving, 1974）。

此外，信任与秘密的分享密切相关，网络成员之间对于个人隐私和秘密的分享，能够极大地促进双方之间的信任感。吉登斯指出，“实际上，透露不为外人知晓（的秘密）是要求对方信任的主

要心理标志之一，也是（当事人）所期待的回报”。葛温尼也曾说：“而字里行间的温暖及有人愿意倾听自己心事的感觉更强化了他们的关系，最后双方都认为他们真心与对方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屏除亲密感的障碍，就是撤除关心和迷恋的障碍；分享秘密就会产生结合；而这种结合，再加上幻想和文字的魔力，终于让安妮和汤姆坠入了爱河。”

（二）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发展

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信任主体不断地对对方的表现进行评估和考察，有关信任的决定随时会被更正甚至是撤回。当网上人际信任关系得以维持并进一步的发展，信任关系有可能突破网络的界限，转移到现实社会中来，建立起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信任关系，但另一方面网上人际信任关系也有可能面临破裂的危险。

1. 对对方网络行为的深入评估和考察以及有关信任决定的修正

当个体做出信任他人的初步决定之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发展过程刚刚开始，使网络互动中的人际关系得以持续。在以后的互动和网上交往过程中，个体会不断地对对方的网络交往行为进行重新审视和进一步的评估、考察，进而不断地修正自身的网络行为和有关信任的决定，这是网上人际信任行为是否能够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阶段。

由于网络空间的特殊性，使个体对交往对象的进一步评估和考察遇到了相当大的阻碍。在现实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个体决定是否信任他人，不仅要关注他人所主动给予的有效信息，更要考察其在无意之间所流露出的各种信息，因为往往这种未经过行为主体所整饰的言行、举止以及心理状态等更能够真实地表达个体的本质内容，而给予和流露之间的一致性信任得以确立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我们在决定是否相信他人之时，往往会有意地考察和比对他者在互动过程中所主动给予和无意之间所流露的不同信息，进而对

他人的值得信任的程度进行评估和判断（Luhmann, Niklas, 1979）。对于信任的委托方而言，除了要不断地依据先前得到的资讯来判断以外，他还要同时掌握对方有意表达的资讯，以及注意对方在无意中流露出来的资讯。因此，借着有意识的行为与无意识行为之间的比对，来确定对方行为的一致性（欧文·戈夫曼，1989）。但在网络互动过程中，我们所获得的关于对方的信息大多依赖其有意的文字表达，并无法借观察其表情或动作等以检验对方言行的一致性。因此在网络中，有些个体就会想方设法去观察对方在不同场域的言行。例如，在与对方交谈当中，以另外的账号登录系统，查询对方是否还正在与其他网友交谈。而之所以需要以另外的账号登录系统，是因为担心对方亦正在窥视自己，以至于自己对于对方的窥视被识破。然而，也由于这个方法早就广为网友们所采用，所以，若想同时与数个对象交谈，网友们必定会以不同的账号登录系统。不过，个体仍可能根据查询对方的IP地址等来检验对方是否同时以数个账号登录系统。要避免“穿帮”就需要从不同的电脑主机以不同的账号登录系统中。此一现象在信任议题上还有更深刻的含义，我们可以借用吉登斯所谓的“亲密关系”来理解。在亲密关系中，双方都从对方的肯定感觉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一对一的关系正是这种感觉的先决条件。正如吉登斯所说的，信任在本质上就是不能被无限拓展的，而亲密关系也意味着与对方分享不轻易公开的秘密（安东尼·吉登斯，1998）。这显示信任与亲密关系本质上都具有一定的排他性。若发现对方很轻易地就能够与其他人在网络上相谈甚欢，必然会使得建立亲密关系的几率大打折扣。这一连串类似于戈夫曼所描绘的社会互动的动态不平衡关系，也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在网上人际互动过程中具有类似但不同的展现。尽管每个网络成员都知道网络中的人际交往关系几乎是无限可能的，存在着无数个交往的机会，但每个成员仍旧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是别人的唯一，只有这样才会倾向于信任他人。同时也正是由于选择机会的无限可能，网络成员才不会容忍对方的“不

忠”，这也正是在网络互动中难以建立起深层次、持久性信任关系的主要原因。在目前阶段，通过查询对方的 IP 地址进而获得其真实的物理地址，以及考察对方在其他虚拟社区中的言行或是其在各个讨论区的发言，都已经成为个体跨越对方当下给予的信息而进一步了解和考察其网上行为的常用手段和基本方法。

此外，由于网络互动中个体之间所建立的信任关系类型的不同，也使得其对交往对象网上行为评估和考察的重点有所不同。就特质信任而言，个体的主观“预设”在信任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网络成员预设了个人身份与行为之间的一致性，亦即他们深信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具有某些身份的人其言行的公信力比较高，而有些人则比较不值得信赖。因此，在网络交往过程中，基于特质而产生信任关系的个体会“天生”地对某些网络角色具有好感和相对较大的忍耐力和容忍度，他们会肯定而执著地信任对方，只是因为对方特殊的网络身份，同样他们也会“与生俱来”地排斥某些网络成员，无论如何都不肯轻易地相信对方。而对于关系信任而言，他们可能会根据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网络的远近与牵连，来判定对方是否值得信赖。因而对于关系信任来说，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有效维持，最重要的是原有人际关系网络的持续和发展。至于在过程信任的情形中，个体则不断地在互动过程中慢慢形成有关对方身份认同的“叙事”，并比对互动过程中任何新资讯的进入。一方面，他们会以既有的资讯所形成的叙事作为比对的依据，这些既有的资讯可以是来自同一次的互动，也可能是来自之前的多次互动，甚至是从第三者那里获知的资讯。另一方面，无论比对的结果是矛盾还是一致，都会形成这个叙事的一部分，并且在必要时，促使个体判定对方是否值得信赖；若是矛盾过多，他们会认为对方是不值得信赖的；反之，要是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矛盾，则他们就会以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叙事来了解对方，并且相信对方就是他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样子，亦即具有如此的身份认同与人格特质。

2. 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维持和深入

经过对网络互动对象的深入评估和考察,个体会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信任行为和信任决定,修正的结果不外乎有两种情况:一是选择继续维持其与对方的网上人际信任关系,并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二是收回了自身的信任委托,网上人际信任关系到此为止,原有的信任关系破裂。

在网络互动过程中,如果交往双方都是认真的,而不是抱着玩玩看的态度,则必然希望这种信任关系能够持久地维持下去。当个体发现对方的言行出现不一致时,人们通常会予以接受或是忽略,并会为其构造一个合理的解释来说服自己相信他人,只有当不一致累积到某个程度时,才会面临信任破裂的情形。在网络中,由于对方真实有效信息的匮乏,因而即使是信任关系得到了初步的确立,对于对方网络成员还是存在着太多的顾虑和疑问,个体只能通过进一步的互动和交往,得到对方的相关信息,逐渐降低交往中的不确定性。因此,在信任关系已经逐步确立的双方网络互动过程中,必定充满着行动者的判断,这种判断就像是叙事的累积与形塑一样,人们会把所收集到的讯息逐一补充到所获知的关于对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叙事中,使之形成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叙事。其间如果出现不一致之处,就会被个体以各种方式加以处理,或是给予进一步的合理化或是予以忽略。究其实质,这是人们随时都需要一套说法与论述来给自己一个满意的交代,只要这个说法对当事人是可以接受的,就不会导致信任的撤回(安东尼·吉登斯,1998)。于是,网络成员对于信任的检验并非采取否认的方式,而是一种有所偏颇的实用态度,其中夹杂着尊敬与怀疑、满意与担忧。总之,人们会受到习惯的影响来过滤得到的信息,这种态度排除或重新解释了令人不安的不一致(安东尼·吉登斯,2000)。虽说这是一种有成见、有所偏颇甚或偏误的处理方式,却也发挥着本体安全感保护壳的作用,而这也是在网络人际关系中仍有信任存在的根本原因(黄厚铭,2000)。

与现实社会不同,网络中的人际信任关系是脆弱的、易碎的,此刻的信赖并不代表着下一刻的信任,信任关系的破裂随时有可能发生。因此,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维持和发展有可能是相当短暂的,甚至此一阶段从来不曾出现过。但是,随着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深入发展,有可能会突破网络的界限,发展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关系,从而进一步调整有关信任的决定。但此时的人际信任关系已经脱离了网络空间的范围,与其他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信任关系没有太大的差别,网络互动只不过是双方现实社会生活中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契机,搭建了一个交往的平台而已。此时的人际信任关系已经不属于本研究的范畴了。

(三) 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破裂

每个人忍受不一致的弹性并不相同。这不只是个人心理上的尺度问题,同时也受到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影响。信任破裂的临界点的高低,除了因人而异以外,也跟关系中所产生的契合度以及事件的重要性相关。每个人撤回信任的门槛并不相同,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人格特质,同时社会关系本身也会影响信任撤回的标准。因此,对于每个信任关系的破裂而言,既涉及个人的人格因素,同时也会受到外部网络情境的影响。

在研究中我们也发现,网络情境中的互动个体当其感受到自己的一些网络自我呈现或是有效的宣称受到了他人的质疑时,绝大部分的个体并非像在现实社会中那样去极力补救和修复双方的互动过程并希望维持这样一种已经建立起来的联系,而是听之任之,并非采取积极主动的重建和修复工作。这可能与网络社会中的沟通和互动资源过于丰富有关,因为人们很容易重新找到交往和互动的对象,正如一位被访者所言:“与其要辛辛苦苦维持一段本身就很缥缈又易于破碎的关系,倒不如轻轻松松重新开始一段新的交往和互动关系”。在网络社会中,人们忙碌于各种新的人际关系建立,但投入很少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持既有的人际互动关系,人们在建立

新的互动关系的同时也轻而易举地放弃了原有的已经建立起来的互动关系，即“结识新朋友，忘了老朋友”。当然，当互动双方的交往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涉及个人之间更深层次的交流和互动时，人们会像在现实社会中那样，努力地维持着这样一种互动关系。但是，当一方突破了网络的界限，提出将网络中的人际信任关系向现实社会转化，而另一方却还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心理准备，即另一方还没有足够的信任对方时，这种邀请和委托对于网上人际信任关系的维持和发展而言，就有可能是致命的破坏。

第九章

互联网对都市社区的 再地方化效应

现代社会的发展表现出一种时空分离的趋向，在此过程中，每一种媒介都适应和促进了某种社会组织方式。在媒介技术支持之下，社会组织和社会控制的范围逐渐加强。而电子媒介尤其是微电子信息技术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分离，极大地提高了时空伸延的范围。但一般而言，我们对社会发展中时空分离的理解是单向度的，也就是强调它的时空压缩和向全球扩展的一面，而其在地方社会或者地域范围内的作用通常被忽视。这里，我们从抽离与再嵌入、全球化和本土化过程以及网络社区和本地社区等视角简要说明这种时空分离的辩证过程，进而从互联网这一新的信息技术“再地方化”的实践出发，揭示现代社会发展中时空分离具有的双向时空重组效应。

对于一种媒介在时空组织上的社会影响而言，从技术逻辑的角度分析的同时，更应该从社会行动者的实践逻辑出发探讨技术的社会影响。具体而言，就是应该集中关注行动者的实践策略以及行动的过程与机制，避免满足于远距离的、纯粹的规范分析。这种辩证的实践逻辑的理解路径对于我们认识全球化与本土化、网络社区与本地社区的辩证发展与相互影响都是适用的。也就是说，拒绝二元

论的非此即彼的、单向度的解释路径，从实践维度和双向互动的过程来分析技术与社会的作用机制。

一 媒介与社会发展：时空结构的视角

从信息沟通媒介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区分为口头媒介、印刷书写媒介和电子媒介三个时代。通常每一种媒介适应并有利于一种社会控制和社会组织阶段。面对面言说是发出信息者和接受信息者共同“在场的交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的早期，或者“口头传播时期”，自我被嵌入到面对面关系的总体性之中，被构成为语音交流的一个位置（马克·波斯特，2000）。此时，基于交通和通信技术发展的局限，社会互动和社会联系更多地集中在面对面的时空或更小的地域范围内。这可以保证人们保持在可以持续联系和实现社会整合的时空区域范围内，面对面的互动与小规模群体联系起来，如部落、村庄以及城市里的街坊。此时，口语是信息存储、传播与交流的唯一方式。而“语言”则不同于“言说”，“语言是时空分延的主要和原始的手段”，并使人类活动可以超越动物经验的即时性（安东尼·吉登斯，1998）。语言通过印刷书写媒介而进一步得以传播，从而开始超越面对面的时空结构。传播学者们认为书写媒介是一种偏倚空间并便于运输的媒体，因此它能够极大拓展行政体系的范围，为社会控制、经验传递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史蒂文森，2001）。“书写”从时空结构上看是缺场的或“一方在场的”。这种“缺场”要借助于印刷媒介，正是因为印刷媒介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以及身体的在场，从而拓展了社会互动和社会组织的范围。不过，在印刷媒介传播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必须依赖于交通工具来实现传递，即使人类已经可以超越面对面互动中身体的共同在场的局限，但空间仍然束缚社会组织。而电子媒介真正开始“废弃了空间向度”（马歇尔·麦克卢汉，2000），电子媒介把空间从“地点”中分离出来，消息的

传递不再受“地理束缚”，因此“地点”对于行动的束缚就被取消了。而此前，就大多数活动而言，时间和空间是通过“地点”来联结的。

新的信息技术或电子媒介与印刷媒介的融合促进了“时空分离”，进一步实现了“跨越广泛的时间和空间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联合，并一直到包括全球体系的状况”。在此，“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空分延’的基本方面的表达。全球化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全球化必须理解为一种辩证的现象，在一种时空分延关系中，一极的事件会在另一极上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安东尼·吉登斯，1998）在电子媒介时代，尤其是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地方”与“全球”、“空间”与“地域”的关系被重新组合。在此，“全球化”指的是时空被骤然压缩，全球空间就是一个“电子空间”，一个“可以渗透疆界和边界的空间”。地方仅仅在它与全球的关系中得以构成，并且它本身也是一个“流动的空间”（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2001）。人类可以围绕这一新的“信息流动空间”组织社会行为。这一空间打破了原有的民族国家和地理边界。时间与空间，以及空间和地域的关系因此必须被重新组合和定位。

在吉登斯那里，“时空分离”被视为现代性的主要动力之一。我们关注的是，在许多语境下通常对时空分离所具有的“时空压缩”和全球向度的一面得到过分关注，而时空分离同时具有的在地方层面上的时空重组效应常常被忽视。本章略过时空分离过程中沟通媒介技术变迁的勾勒，直接从三个层面分析现代社会发展中时空分离的双向维度：社会关系的抽离化与再嵌入、全球化与本土化以及网络社区与本地社区的辩证运动。最后我们以互联网这种沟通媒介为例，试图说明作为时空伸延的工具，互联网除了具有一般被强调的去地方化的时空组织能力外，还具有“再地方化”的时空重组能力。也就是它在地域性社区自组织上的作用。我们认为，

对媒介与时空分离的阐释应该摒除单纯的技术逻辑和规范的分析,更多应该从实践的逻辑出发进行具体分析。

二 时空分离的辩证法

前现代文化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时间总是与“地点”联系在一起,而且通常是不精确和变化不定的。时间和空间通过空间的定位而联结在一起。而现代的社会组织可以超越物理的现实对许多人类行动加以准确协调。这些行动与在“什么时间”和“在什么地方”直接相连,而不像前现代文化要经由“地点”这个中介。没有时空的分离和重新融合,许多组织及作为现代性特质的特定组织要跨越无限时空距离对社会关系进行控制是不可能的。“时空分离”也就是“跨越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联合,并一直到包括全球体系的状况”(安东尼·吉登斯,1998)。一种时空分离包含时间的和空间的“虚空”或“虚化”的过程。机械钟和日历以及世界地图使时间和空间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标准化和统一化,从而大范围的乃至全球维度的社会组织和控制才成为可能。全球化趋势内在于现代性的动力之中。全球化就是“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蝴蝶效应”也许可以看做是这种全球化效应形象的比喻。在这种时空伸延关系中,一极的事件会在另一极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而这种时空结构的转型是一个双向的和辩证的过程。时空分离的影响绝不只是用一个“扩张”和远距化的向度所能概括。抽离和再嵌入,全球化与本土化或本地化,网络社区和本地社区,我们可以从几个相互对立的向度上的变迁过程来分析在这种时空结构转型中社会关系的双向建构。

(一) 抽离或脱域和再嵌入

吉登斯认为时空分离及其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是现代性的主要

动力之一。时空分离是“脱域”过程的初始条件。所谓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或者“脱域”大体指的是社会关系从互动的地域性或地方性场景中“挖出来”，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起来。具体上，吉登斯区分了两种脱域或抽离化机制：符号标志和专家系统。

所谓符号或象征标志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安东尼·吉登斯，2000）。比如作为一种抽离化机制，货币就是一种时间和空间伸延的工具。在时间层面上，货币是一种信用手段；在空间层面，它可以摆脱易货交易的直接性。货币使得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的人们之间的交易成为可能，使得交易行为的链条变长，可以允许和促成更大范围的交换。在齐美尔看来，货币作为一种纯粹的工具，或者“中介事件”，处于各种目的的交汇处，可以增加目的论序列链条的长度，从而使人们可以实现更远的、更高的目标（齐美尔，2002）。另一种抽离化机制是“专家系统”。也就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这些知识体系不断影响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与符号或象征标志一样，专家系统把社会关系从具体情景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时空伸延的条件，保证社会系统跨越时空得以组织和延伸。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各种抽离化机制将地区化的实践和全球化的社会关系连接起来，有效组织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但是在这个向度之外，还存在社会关系组织过程的另一面，也就是“再嵌入”。所谓“再嵌入”，吉登斯指的是“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不论是局部性的还是暂时性的）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所有的脱域或抽离化机制都与再嵌入行动的情境发生互动，或者维护或者损害这些情境。在吉登斯看来，所有抽离化机制，无论是符号标志还是专家系统都蕴涵着一种“信任”态度。这种信任来自缺乏完整的信息。就其性质而言，信任是“表现为对某事物的信率，而不只是认知意义上的理解。……实际上

是建立于对‘知识基础’的模糊不清和片面理解之上的”。就专家系统而言，我们作为外行人或非专业人士并不具有，也不甚了解哪些时刻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各种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环境知识。我们只是“信任”那些专门知识的可靠性。这种信任大体上相当于卢曼讲的“系统信任”。总之，在吉登斯看来，“信任”是时空伸延和脱域机制的基础，现代性制度的特性与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尤其是与专家系统中的信任紧密相关。对这些抽象系统的信赖就是所谓的“非当面承诺”。而“当面承诺”指的是共同在场的情形下由已建立的社会关系维系的信任关系。

如果我们试图转述吉登斯“再嵌入”这个概念含义的话，“再嵌入”就是抽象系统或这些脱域机制总是要在地方性场景中与外行人或者普通社会成员相遇。这也就是当面承诺和非当面承诺的交汇之处，或者说是抽象系统的入口之处。这个相遇过程表现为外行人与对这些抽象系统“负责”的个人和团体的相遇。对抽象系统或脱域机制的信任在此必然经历考验。尽管信任并不是潜在于在特定情境下代表信任的个人，或专家系统的代表身上，但此时，高度依赖这些抽象系统代理人或操作者“品行”的当面承诺仍然与那些外行人所无法知晓的知识和技能的准确性一起为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提供了双重保证。比如，法官庄重的审慎，医生严肃的职业道德，空中小姐的微笑就是这样的“品行”。总之，对系统的信任需要与对个人信任有关的当面承诺来维持，或者被其所转变。这个脱域机制重新嵌入当下的地方性场景并借以被维持和改变的过程就是“再嵌入”过程。

（二）全球化与本土化

全球化内在于时空分离之中。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就是“在场”和“缺场”的纠缠，就是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

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公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时空分离以及全球化的直观表现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好像整个全球世界都被压缩为一个麦克卢汉所说的“全球村落”。哈维认为所谓“时空压缩”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各种过程”。“压缩”意指“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于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生活节奏和速度的提升，对于空间的征服就是时空压缩的证明。此时，空间收缩成一个“地球村”，时间收缩到了“现存就是全部存在”的地步。总之，人们最终“通过时间消灭了空间”。这一点通过上文对通信和交通技术发展过程尤其是电子媒介发展的简要勾勒就可见一斑。当然全球化除了体现为这种时空概念的变化外，还有其他一些线索。比如文化互动的增长，全世界居民面对问题的共同性相互依赖的增长，强大的跨国行动者和组织网络以及全方位的一体化（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2001）。这里关注的主题是倾向于片面地从时空结构层面去理解全球化意涵。

我们认为，在逻辑上“时空分离”的时空重组效应不仅仅意味着“时空压缩”这一直观上对空间障碍的解除和突破，还有一个向度应该是在“地方”上的重新建构和组织。时空分离应该是一个双向和辩证的过程。空间障碍的消除，不意味着“地方”的意义丧失了。在逻辑上，“地方”也因此可以在这些导致世界“外爆”（麦克卢汉语）的技术和过程的作用下得以重新组织和连接。从实际的过程上看，全球化的另一面就是本土化。这种本土化常常表现为“全球本土化”或“全球地方化”（罗兰·罗伯森，2000）。科恩和肯尼迪将其总结为“使全球压力与需求逐步适应本土条件的过程”。我们从全球化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改变它，使之嵌入和适应本土条件与需要。当然各种本土化形式与其他地域性变迁和那些跨越时空的社会联系一样都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比如地方

民族主义、地方自治和地区文化的认同日益增强，等等。在全球化过程中，脱离地域主义或跨国的社会行动和社会组织并没有消灭“地域性”和“地方”的意义和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趋势和许多重新地域化进程相联系，并行发展。莫利和罗宾斯认为，虽然全球化是当今主导力量，但是不意味着地方主义就不重要了。与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有关的非本土化进程不应该被看做是绝对的趋势。“地域和文化的特性永远不能消除，永远不能绝对超越。全球事实上也跟重新本土化的新动态相连。”（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2001）这形成了新的“全球—地方”关系，也就是全球空间与地方空间错综复杂的新关系。但是全球化中的“地方”应该被看成仅仅在它与全球的关系当中且通过这种关系才得以构成。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所谓全球本土化，还是各种地方对全球化的反应，比如地方自治、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无论是对全球化的适应和欢呼，还是抵制和反抗，都是在与全球化进程的关系中做出的不同的回应。地方及各种地方主义意识的复兴也恰恰是在全球化的背景和过程中得以凸显。

全球化在主观层面上的表现是“全球主义”。全球主义大体上指的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意识。科恩和肯尼迪认为全球主义包括几个主要方面：整体地考虑我们自己；多元文化和跨民族意识增长；反思型社会行动者与现代性；认同的拓展。但在普遍主义的另一面，特殊性与地方或区域认同并没有消失，反而重新得以复兴。如果世界走向一体化和全球化，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对地方认同的支持呢？对此，一种解释是，在各个层面上我们日益相互依赖，面对共同的生态、政治和安全等问题，我们的同一意识在不断增长。然而正是这个全球化进程，已知世界的快速分化甚至崩溃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迷惑，人们因此重新肯定那些他们曾经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比如传统、熟悉的世界、地方社区和种族。借此，他们可以获得一种大于个体的力量，承认他们是社会的一部分，分享与他人共同的血缘和相似的命运（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

2001)。当然,我们认为,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尝试解释这一现象。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处于现象学所讲的“自然而然”的态度中,一种不加怀疑的态度。而全球化的快速分化和时空压缩作为陌生情境打破了这种自明的态度。世界系统的复杂性迎面而来,如何简化这种复杂性呢?在卢曼那里,信任是一种简化系统复杂性的机制。在这个快速分化和全球化的世界迅速向我们压缩而来的时代,通过对传统、地方社区乃至种族或民族的重新认同与信任,划分出内部与外部系统的边界,可以使人们获得某种确定性和社会团结。借此,这种地方认同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一种屏蔽和简化全球化产生的复杂性的机制。当然,地方性环境本身不会自然导致特定的行为以及特别的认同。卡斯特认为要达到这种结果必须经历社会动员的过程。也就是说必须参与都市运动。在此过程中发现彼此共同的利益。人们以某种方式分享彼此的生活,新意义就可能产生。

总之,伴随着时空分离既有全球化的、跨地域的社会行动和组织,也有在地域范围内的复兴。既有全球主义的同一意识的产生,又有地方认同的再生和增加。全球化与地方化或本土化在时空分离过程中形成了复杂的关系,普遍性与特殊性彼此相对于对方来确定自身。这是一个双向和辩证的现象和社会过程。

(三) 网络社区与本地社区

现代化过程中的巨大结构变迁,比如工业化、城市化和官僚制度,以及技术变迁等使社区发展也面临巨大转型。Wellman 试图接续古典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思考在这些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下社区以何种形态存在。他总结了已有的社区观念:消失的社区,幸存的社区和解放的社区。社区消失论是古典社会学的主流观点,认为社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逐渐走向消亡,被更大的社会所替代。这在滕尼斯、齐美尔和涂尔干那里有相似的论断。社区幸存论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在一些场所,比如同事、家庭和邻里中仍然有社区的存在。而社区解放论者则认为,那种过去的面对面的社区已经不存

在了,社区已经从地方中解放出来,在更大地域组织起社会成员的社会网络。Wellman 支持社区解放论的解释,他的社区观是一种“个体社区”或“网络社区”观念(Wellman Barry, 1979, 1982, 1988, 1999)。也就是把社区看做是个体社会网络的建构,是一种摄取资源和获取机会的渠道,而不是地域性的邻里或者社会团结。大规模的结构变迁,以及现代的交通和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跨地域乃至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自己的个体社区,而无须局限在“邻里”和空间就近性的地域约束中。Wellman 以网络视角和分析方法入手,以社区网络取代邻里社区和地方团体的传统社区观念,试图分析在社会结构和技术变迁中社区形态的转型。在这个趋势中,虚拟社区不过就是这种网络社区新的表现形式而已。但是,我们要问的是“纽带”是否就构成了社区。这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Blokland 就此给出否定的答案。他认为社会借助于各种纽带而存在。这些纽带就是阻止社会解体的所有人们彼此固守的方式。但是纽带本身不提供社区的基础。在日常的使用中,“社区”这个概念指的是一个人归属于其中的群体。而作者把社区看做是“想象的社区”。“想象的社区”作为认识和感觉到“我们彼此归属”的印象和日常实践而存在。在这些实践中,“我们”向那些“我们”归属的人表达自己,借此“我们”也与一些他人构成“我们”,或者实际上从“我们”中排出他们。

无论如何,新的沟通技术,比如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电脑中介沟通,确实产生了新的社区形式。虚拟社区不是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而形成。它是网民基于兴趣、个体意愿和沟通的动机在赛博空间中形成的社区。人们可以跨越地域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不过就互联网对社会关系和社区的影响而言,一直以来就有悲观和消极的认识。比如早期的一项研究测量了匹兹堡家庭中互联网使用者的社会介入和心理健康时,显示了使用互联网的负面效应(Kraut, Patterson, Lundmark, Kiesler, Mukophadhyay, Scherlis, 1998)。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参与者最初在

线的1~2年里,研究者研究跟踪了93户家庭。那些更多使用互联网的人变得更少社会介入,更孤独,沮丧的症状增加。即使是在参与者主要用互联网进行沟通时,这种症状也同样发生。一些批评者进一步担忧互联网将使人们与整个人际联系隔离,或者人们将被“虚拟现实”的幻影所吞没,失去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或者人们越是花更多时间在互联网上,就越会与其社会环境失去联系(Nie, Norman, Lutz Erbing, 2002)。人们担忧虚拟社区将损害以面对面维持为主要特征的所谓的“现实”社区关系,并使人们远离现实生活社区,减少了对地方的参与和认同,甚至会导致部分社会资本的下降(Putman, 2000)。

电脑中介沟通真的正在吞噬着日常的传统社区和社会关系吗?还是这只是对新的技术认识和接受上的一种“文化堕距”的表现?我们认为电脑中介沟通有不同的形式,它既可以用来建立和维持跨地域的关系,也可以在地方层面上重新进行动员和沟通。而且即使是在虚拟社区中,一个在认知层面的虚拟的“地方”或“场所”也是产生对社区认同和归属的基础。地方的意义和认同始终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另一方面,如Wellman所言,虚拟社区与所谓现实社区并不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虚拟社区并没有取代现实社区,反而增加了社区的多样性以及和社会纽带的联系。许多进一步的研究也对早期针对互联网使用的负面效应的强调提出质疑。比如Kiesler, Sara和Kraut等人进一步研究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前发现的例如孤独感等负面效应逐渐变得的不显著了,并且出现了更积极的后果。总的来看,使用互联网对人际沟通、社会介入、健康和知识的负面效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反之是积极的。更多使用互联网的参与者在与本地的联系上规模有所增加,同时远距离的社会圈子和与亲戚朋友的面对面互动也同样有所增加。总之,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网络社区”观念,还是虚拟社区,它们一方面确实超越和克服了地域的限制,进行大范围的组织社会网络,但是另一方面从逻辑上也不排除在地方上的社会网络的建构和社会行动的

组织。也就是发挥一种“再地方化”的时空重组效应。下面，我们就以互联网对“本地”的重新组织的影响来进一步分析时空分离的双重效应。

三 从逻辑到实践：互联网的再地方化效应

时空分离为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再结合提供了基础。它不只是一个一般意义上时空压缩所具有的扩张和远距化的效应。对于地方，它同样是一个重新组织和联结的契机。每一种媒介的出现都要与相应的一种社会控制和一种组织的类型相适应，并促进其发展。电子媒介，包括互联网在内，正是时空伸延和全球化的工具。互联网是一个全球信息网络系统，无数电脑和电脑背后的使用者借助于网络连接而实现信息和资源的传递乃至社会关系的建立。它与铁路网络有些相似。但是互联网可以在世界任何连入网络的本没有联系的节点之间建立联系，而铁路交通网却受制于铁轨的线路。无论是铁路，还是航空，无论它们的速度如何提升，空间距离仍然是联系的障碍，需要时间来跨越其中的距离。借助于互联网这个信息空间，全球真正成为一个“村落”。人们可以借助于这个媒介实现基于私人目的、不受地域限制的类面对面的交流。“距离”在这里似乎被彻底消解。全球社会可以在这个网络里被重新组织和联结，这正是时空压缩这一扩张性维度下的集中表现。而通常被片面关注的正是互联网这一去地方化的或去本土化的、全球化的、时空伸延的向度。

从沟通的角度上看，无数虚拟社区、各种论坛或博客，各种可实现即时性沟通的工具，比如聊天室、QQ、MSN等，这些电脑中介沟通方式可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联系和沟通。距离在这里已经被瞬间消除，身体不在场，却可实现类面对面的交流和关系维持。一些学者对于互联网会减少日常社区和面对面关系的担忧也正是基于此。但我们应该充分关注的是，互联网的时空重组效应从技术逻

辑和社会实践层面上都可以在地方的重新建构和组织中发挥重大作用。既然空间的距离不成为问题,既然在这个空间中我们可以虚拟现实情境实现社会互动,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那么互联网这种电子媒介在地方社会同样应该可以实现它在跨空间甚至全球范围内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把互联网这种效应称之为“再地方化”或重新地方化效应。也就是指借助于信息技术,比如互联网,本地社会成员在各个层面的社会行动上,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重新实现社会的组织和连接。它既可以是纯粹赛博空间内的互动,也可能是借助于互联网媒介实现日常难以实现的草根社会活动的组织,更多的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这种再地方化的效应不仅仅是一种从技术逻辑层面的推导,而且它早已经是一种社会生活实践。比如在各种以城市和本地社区为主要对象的虚拟社区和论坛就发挥着这样的作用。本地成员可以通过这种沟通技术实现联系和交流,对地方社会系统的方方面面进行讨论。时下许多城市社区建立了由本社区成员自发组织的虚拟社区。通过这些虚拟社区,本地社区成员实现了在传统时空条件下难以建立的联系和组织。比如北京回龙观社区的社区网的作用。

回龙观是北京超大居住区之一。从1999年北京市推出第一批经济适用房开始,回龙观就开始以一个新的超大型居住区域的角色登上北京居住历史的舞台。2003年4月份回龙观成立了居委会,2004年年底成立了回龙观办事处。目前回龙观辖区面积34平方公里,下辖8个行政村,74个居住小区;区域总人口已达30多万人,其中常住人口15万人,流动人口14.6万人。有人将回龙观社区的特点归纳为:规模大;居民同质性强,以年轻白领为主;位于北京郊区,配套设施不完善。社区网站,建立初期只是几个页面的论坛,很简陋,访问量很少。慢慢地网站在社区里有了知名度,随着注册的人越来越多,开始不断地开发程序,增加栏目。2001年,以“回龙观”三个字的拼音缩写对网站重新进行了域名注册。通过这个网站,回龙观里的居民可以交流买房、卖房经验,邀请邻居

周末去踏青，甚至在网上购物。随着网站的发展和社区成员的增多，虚拟社区的发展超出了当初创建时的意图。通过社区网站，社区成员成立各种社会团体、兴趣俱乐部，组织各种社会活动。比如有名的回超联赛，各种运动团体，以及社区的运动会，开展慈善活动，物品交易等。社区成员交流的话题也远远超越了购房经验问题。在社区论坛中有综合论坛和根据所在小区划分的社区分站；在综合论坛中，包括购房专栏、亲子小屋、轻松上路、家居装修、单身男女、健身休闲、人在职场、文化沙龙、学习园地和站务讨论等15个论坛；话题涉及购房、子女、生活感悟、爱情、休闲、工作乃至文化讨论，等等。几乎所有人生问题都可以在相应的区域得以交流。人们可以在这些社区论坛中交流生活体会和困扰，获得情感和信息的支持，并建立自己在社区内的社会关系。通过社区网站内的交流和社会组织，原本陌生的社区成员建立起自己本地的社会网络，而社区也借此得以组织起来。对于一个大多数属于外来移民的地区来说，社区网站起到了加速社区成员联系和社区自组织的效果。这必将促进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当社区面对集体行动的时候，这种社区自组织的力量就会发挥巨大的动员潜能。这种虚拟社区的再地方化效应是 Wellman 的研究一直缺乏关注的层面，这主要因为他的个体中心网络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局限使他无法有效分析虚拟社区对于一个地域社区的整体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也超出了 Putman 对于互联网的沟通可能进一步降低社会资本的担忧。我们在其中可能看到的恰恰是对本地社区的自组织和自发秩序的形成，以及社区社会资本如何在一个大多是外来人口的地方得以增加的可能。或者如孙立平先生所言成为一种“社会再形成的机制”。对于缺乏公民参与传统的中国社会，我们认为这种社区自组织的路径也是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一种公民社会形成的潜在路径。确切地说，对于一个“总体型社会”而言，这种基于信息技术实现的社区自组织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形成的机制”。

通过对回龙观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虚拟社区同样可以

起到对地方社区重新组织的作用。我们称之为“再地方化”效应。因此对于互联网的影响，决不能单纯从逻辑和规范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应该充分关注行动者实践层面的逻辑和应对。互联网的影响也主要在于人们使用它的方式和目的。尽管互联网的媒介技术本身就具有去地方化乃至全球化的向度，但是这种信息技术对时空的解构同样具有“内敛”的一面。也就是对地方社会的重新组织发挥巨大作用。当然，这两个向度并不是彼此排斥的。即使在同一个媒介形式中，也可以同时具有两方面的作用。在回龙观的社区网上，非社区成员同样可以参与。再比如，一个大学生互动空间“校内网”，不仅同一个学校的学生，而且全国几十所大学学生可以同时在这里进行交流。它既是再地方化的，又是去地方化的媒介空间。

第三篇

互联网——社会 研究的方法论

第十章

从技术思辨到社会哲学： 虚拟世界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一 虚拟世界研究的逻辑起点及其误区

自互联网延伸到人类生活世界以来，关于它的哲学研究从来没有停息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由技术所引发的哲学论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烈和莫衷一是，持有不同方法论的学者都从各自的阵营出发对虚拟世界进行着哲学阐释，关于虚拟世界的哲学论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但是，当我们对相关研究进行细细审视之后却发现，所有的争论虽然来自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研究域和指向，但都是沿着“可能性”和“实在性”这两个逻辑起点建立起来的。

在“可能性”的视角下，许多学者从技术提供的角度，强调虚拟技术的创造性本质，着重描绘虚拟技术所创设的“可能世界”。认为互联网开启了一个“不可预知的可能性”之门，将人类带入了丰富多彩的虚拟世界。这种逻辑之下的主要观点就是，互联网的诞生实质上是一个不确定事件，而其成功地嵌入社会则展示了这一复杂性事件的无穷内涵，它使人类进入了另一个可能世界（何明升，2005）。

以“实在性”为起点的学者们则认为，当我们进入虚拟实在

的世界，虚拟实在技术就重新建构了整个经验世界的认知框架，那种通常把技术看做是我们的工具的认知随即消失。沉浸在这样的世界，使我们在本体论的层次上第一次直接重构我们自己的存在（徐世甫，2005）。当然，这种观点也引起了另一些学者的质疑。有学者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虚拟实在只不过是功能意义上的一种技术实在。然而，任何一种形式的技术实在，不管是以实物形态存在的一般的人工产品，还是以虚拟感知体验形态呈现的虚拟世界，本质上，都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产物，离开了这个重要前提，技术实在则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技术实在的本体性在于其工具性，而不在于其存在性（郭贵春、成素梅，2005）。

还有另一些学者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则认为，互联网、虚拟技术不过是人类在自身发展中创造的众多工具之一，它只是影响社会历史的核心技术而已。

为什么关于虚拟世界的论争如此的热烈和不容易达成一致？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争论的热烈，恰恰反映了虚拟技术于当今社会生活变革的积极意义，因而易于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而争论过程中的各执一词，最重要的原因，在笔者看来，则源于虚拟技术的独特性质以及学者们对技术的思辨。

不言而喻，与其他的技术相比，虚拟技术除了具有技术工具的中介作用之外，更具有可以按照主体的意愿，在一个可以随意创造的环境中塑造主体的功能，亦即塑造虚拟主体、展现可能世界的功能。在这一点上，学者们也达成了共识，即虚拟技术所创造的虚拟主体及其实践活动是在现实基础上的一种创造。但是，虚拟主体如何创造，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去创造，就成为了一个可以发挥的哲学空间，这也恰恰成为对虚拟技术进行技术思辨的逻辑起点。

虚拟世界研究中的技术思辨，就是单纯地从技术提供的角度出发，在技术可能的视角下抽象地去理解虚拟世界及其实践活动。在这样的一种认识论之下，我们眼前的虚拟世界及其实践活动，是被

学者们使用话语媒介构建起来的，是一种意义存在。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学术界对虚拟世界的理解大多停留在理论构想上。这种从各自视角出发的源自思辨的结论自然得不到他人的认同，而有关的学术论争则由于缺乏具体的实证结论而又导致了新一轮的思辨。照此下去，争论也就会持续不已。在这种技术思辨之下，我们所构建的只能是在技术可能之下的关于虚拟世界的哲学。

在技术思辨的逻辑下，最大的问题是将技术的提供与技术的应用等同。换句话说，尽管虚拟技术可以把人塑造成一个可以进行随意改造的主体，但是在电脑的那端真的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吗？尽管人们一直认为哲学是超乎现实的，但是实际上，哲学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没有脱离过现实而存在。虽然人可以改变性别、年龄和身份，但是意识文化等非物质因素是不能虚构的，一个小学生怎么也不能冒充一个大学教授，虽然这可以从技术提供上实现。如果忽略了这一点而片面地强调“虚拟”，虚拟世界就会被构建成一个在各种理想和价值体系中是唯一正确的、至高无上的、合乎理想的技术乌托邦。

那么，为了避免由于“技术思辨”所带来的技术不可知论，是否要还原虚拟技术的工具性本质呢？当然不是。因为这种还原正如陈小荣所言，“虚拟世界原本就是人类生存或生活的工具。作为工具，它只是人类自然身体的延长，人类可以使用它，但并不以其为生理生活的载体；它根本不是对真实世界的‘虚拟’，而是一种真实世界的运行手段。流动于上的永远是真实世界的信息而不是人类生存或生活的‘虚拟世界’。况且，作为工具，它是代替人类的身体或代替原有相对落后的工具而来的，它必将被其他更新的工具代替，它根本无法与人类生存生活的真实世界相提并论。”如果只是简单地将虚拟世界还原于其工具属性，就会忽略虚拟技术的创造性，尤其是对于虚拟主体的创造作用，那样，当我们将一只脚刚刚走出技术思辨的迷宫，另一只脚就会陷入技术庸俗化的怪圈之中，虚拟技术和虚拟世界的创造性和神奇性就会被无情地掩盖掉。如果

是这样的话，关于虚拟世界的研究又走向了马克思曾批判过的“抽象的唯物主义”的取向。马克思在1844年《巴黎手稿》中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在此告诫我们，真正的自然界不是哲学家的大脑中的抽象或幻想出来的自然界，而是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起来的。

二 社会哲学的方法论意义

如果继续对虚拟世界进行形而上学的技术思辨，不仅会导致无休止的争论，而且还会深陷虚拟世界研究中的技术思辨误区。事实上，即使是对传统技术哲学进行过透彻批判的海德格尔大师，也没有跳出形而上学的技术哲学怪圈。冈特·绍伊博尔德就曾评价说：“如果把海德格尔的本体论的语言转换过来，他似乎在告诉我们，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系统，这个文化系统重建整个社会世界作为一种可控制的客体。……人和社会的工具化是无法逃脱的宿命。唯一的解脱希望就是唤醒一种新的理性精神，但这太抽象了，对于新的技术实践几乎不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信息。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们’”（安维复，2002）。

的确如绍伊博尔德所言，海德格尔的命题太抽象了，但是，他的思想对于我们认识虚拟技术及其所构成的虚拟世界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虚拟技术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嵌入到人类生活的社会文化系统之中，使以往的社会文化系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体现就是：虚拟技术带来了社会关系和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换句话说，嵌入虚拟技术之后的社会关系和群体生活方式才是虚拟世界以及现时代我们的生活世界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关于虚拟世界的哲学，就不能仅仅依靠源于技术可能的逻辑推理或是技术思辨所能解决的，单纯从技术提供的角度来开展对虚拟世界的研究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更应该将其看做是现

时代社会形态的一部分加以研究。虚拟世界构成了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既如此，以研究社会关系和群体生活方式的社会哲学的方法论就进入到我们的视野。

社会哲学是近年来较为活跃的论域。在国外，人们一般通过与社会科学的比较来界定社会哲学的学科性质。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哲学是社会科学的哲学，或者说是对社会科学中哲学问题的研究，因此可以把社会哲学称为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或社会认识中的方法论。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具有描述性，而社会科学则具有规范性。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布洛尔、汉纳福德、贝克和波斯克夫等。他们认为，社会哲学应致力于社会关系或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力求给人类关系提供一套行为准则，并且这套行为准则应符合人们的伦理和价值观念（黄娟，2004）。

社会哲学的性质，为我们研究虚拟世界提供了认识上的方法论。按照社会哲学的研究路径，我们不能将虚拟世界从现实生活世界中割裂开来，也不能脱离现实主体的特征去描述和阐释虚拟实践活动，更不能从技术提供的角度构建虚拟世界的哲学。虚拟世界仅是现时代人类生活的一个独特的“场域”。此外，研究虚拟世界，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独特”性的表面阐述上，更要揭示出其独特性的具体表现。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的思考会不会偏离哲学研究的轨道而走向社会学？贝克曾对社会哲学和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或社会学做出过区分，他的观点恰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社会思想或社会学主要是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概括性陈述和判断，而这些陈述和判断一旦形成规范或社会贤达的教诲时，就变成社会哲学。社会理论具有科学的目标，社会哲学则对将来的行为提供评判的方向（黄娟，2004）。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哲学虽然缘起于对社会现象的陈述和判断，但并不受此禁锢，而是将经验基础上的理性抽象作为其最后的目标，它是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的一种结合。

三 社会哲学视野下的虚拟世界研究

从社会哲学的视阈来研究虚拟世界，实际上是将虚拟世界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部分去看待。虽然虚拟世界纷繁复杂，但是，交往实践是其形成的最本质的特征。因此，对于虚拟世界进行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将虚拟世界中最本质的行为或社会关系抽离出来，形成关于虚拟世界的最本质的行为准则，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关于虚拟世界的伦理和价值观念。为此，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将虚拟技术从基本的工具属性中抽离出来，将其置放在主客体行动框架内。沿着这条思路，技术就成为虚拟世界社会文化构成的一部分，虚拟主体及其环境才是虚拟技术的集中体现，虚拟世界就变成了在技术作用之下的一个主客体之间关系的世界。这样看来，对每一个存在于虚拟世界中的虚拟主体而言，都存在着下列两种关系。

一是虚拟主体与作为其生物主体的原始主体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来看，虚拟主体是在生物主体之上的创造，但是现实的情形到底为何？虚拟主体是如何被创造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被创造？这应该是理解虚拟世界的关键。仅仅在外表、昵称以及年龄身高等物理特征方面去塑造一个虚拟主体，和在思想、意识、逻辑等方面去重塑自我，二者是大相径庭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势必会导致生物主体在现实世界中的思想观念的本质变化。因为思想、意识是具有同一性的，而非裂变的。

二是虚拟主体与其他虚拟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主体间性理论是20世纪哲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具体地说，主体间性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在存在论层面上，它是指任何主体都生活在一个主体际的世界中；在认识论层面上，它是指不同认识主体对于客观对象的可沟通性。其中，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在虚拟世界中，虚拟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交往实现的。虚拟主体之间缘何才能达成有效沟通？由此所导

致的交往实践又具有怎样的特征？以往我们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对网络交往实践的理论抽象上，而忽略了这种实践的具体表现方式和特征。我们曾对 BBS 交往实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虽然从技术提供的角度来看，人们的交往范围可以无限大，但是在实际的网络交往实践活动中，人们更倾向于将交往的范围锁定在 4 ~ 6 人之间。这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范围没有多大的差别（白淑英，2002）。可见，仅仅从技术提供的角度去构建关于网络交往实践的哲学，是容易得出片面论断的。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我们知道虚拟主体间需要达成有效沟通，这就需要彼此之间达成共识和主体间的互识才能实现。也就是说，虚拟主体只有在彼此对对方的虚拟程度达成一致的认识基础上，沟通才具有可能。因此，在网络交往实践中，虚拟技术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共识和互识的基础，是我们在提出相应的结论之前就应该弄清楚的一个关键问题。

要研究虚拟主体与原始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虚拟主体间性，就要深入到虚拟世界之中去认识它。以往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从现实的视角看虚拟世界，或者从想象中去思辨虚拟世界，其直接的后果是，将本来是应用于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与虚拟世界进行简单对接或者重新阐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结论，实际上是在技术可能性的前提下对既有理论进行重新阐释的过程。其实，虚拟世界需要属于自己的社会知识和理论体系。换个角度看，嵌入了虚拟世界的现实生活世界也面临着解构与重构。这不仅体现着“主客体”思维范式的转换，也意味着“时空”框架的重组。总之，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相互嵌入性，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去构建关于虚拟世界的哲学。

在社会哲学的视野下去研究虚拟世界，首先要在实证基础上对虚拟世界进行形而上的建构。这意味着我们要立足于两个基本点：第一，要遵循实证主义原则。为此，要减少思辨的社会哲学和形而上，强调社会知识的可靠性与真理性取决于观察和实验的研究取

向。因为，社会知识本质上是实践取向的。第二，要在实证的基础上，对虚拟世界进行形而上的建构，并以此来指导虚拟世界的实践行为。

实证基础上的建构主义之精神实质，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就是实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结合。按照芬伯格的想法，是“把实体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对技术本质问题的解答放在一个具有两个层次的统一的框架之中。第一个层次或多或少相当于技术本质的哲学定义，第二个层次相当于社会科学对技术本质的思考。……从这个角度看，描述技术本质的工作不只有一个方面，而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解释技术客体和技术主体的构成，我称之为‘基本的工具化’，另一个方面是‘次要的工具化’，强调技术的主客体在具体技术框架中的实现”（安维复，2002）。

从方法论角度上讲，实证基础上的建构主义之精神实质，就是实践和理论的结合。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人之本质的存在方式。实践体现着人的根本的生存困境，即人的分裂及人的生活世界的分裂，体现着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生命的分裂。随着实践的发展，人类将最终克服这一分裂状态，重建完整的生活世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完整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理想社会中，“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丁立群，2005）。虚拟世界的哲学不应该排斥哲学向经验主义和日常生活世界的回归，但是也不能将日常生活世界庸俗化，虚拟世界的社会哲学应该是经验主义基础上的超然。

四 对几个热点问题的再认识

关于虚拟世界的研究已进行了多年，但学术界仅在“互联网为人类生活创造了一个新型的社会生活空间”这一点上达成了共

识，这一共识已成为目前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除此之外，对虚拟世界的研究似乎在任何层面上都存在着分歧。概括而言，学者们在虚拟世界研究中的论争大体形成了三个热点问题。显然，从社会哲学的视野来审视这些问题，是虚拟世界哲学研究中有待拓展的新论域。

（一）虚拟世界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

许多学者认为，虚拟世界是与现实世界并存的，它是现实世界的拓展或者延伸。但有的学者更倾向于将虚拟世界作为中介工具，陈晓荣便是代表人物。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人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是最终的和最基本的主客体关系，而虚拟世界只是人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中介系统。它是为了解决人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而发明创造出来的，最终又要用它来解决人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服务。还有的学者在卡尔·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将现实世界划分为客观物理世界、主观意识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等三个世界）的基础上，构建“虚拟世界是世界4”的观点。认为“世界4不同于波普尔所说的世界3（即客观知识的世界），它是继自然主体、身份主体和契约主体之后的第四主体”（孙慕天，2000）。“它与世界3具有质的区别，突出地展示了个人的主体性、想象性、虚构性、模拟性和自由意志”（张之沧，2003）。

从社会哲学的视角看，互联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虚拟世界哲学研究的基点。互联网最显现的价值就在于架构了一个覆盖全球的巨型生活用具，它具有确定的效用，并且确立了世界关系形式上的某些规定性。以此为基础，虚拟世界创设了一个“有限意义域”，它有自己的意蕴整体，构建了自己世界的结构，同时也让人与人、人与世界最大程度的联络为关联整体。互联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互联网构建的意蕴整体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建构过程。这也是互联网的社会效应得以释放，并以其巨型生活用具之身对社会进行网络化改造的过程。

（二）虚拟世界的本体论

在这个层面上争论的核心是“虚拟实在”是否等同于自然的物理实在。迈克尔·海姆的言说代表着一种流行观点：我们正突破界面而移居电子领域，电子领域的实在和符号化的实在构成了第三种实体：虚拟实在（徐世甫，2005）。格雷厄姆将虚拟现实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物理现实的数字化模拟物；其二是某种特殊形态的现实，可将其界定为一种有自身特色的存在形式，或在某种程度上的新的世界。在此基础上，毛牧然、陈凡在本体论层面从主客体关系的理论出发，认为前一种虚拟现实应界定为模拟客体（物理现实中的被模拟物则应界定为原始客体）；后一种类型的虚拟现实可以归入社会存在范畴，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存在。但有学者主张，虚拟现实必须面对实践的追问（章铸、吴志坚，2001）。在根本意义上，虚拟实在的本质不是存在于技术当中，而是存在于最高秩序的艺术当中。虚拟实在所允诺的不是探索更好的真空吸尘器，或更吸引人的通信工具，或更友好的计算机界面，而是从根本意义上探索改变与拯救我们研究实在的某种意识（郭贵春、成素梅，2005）。

在社会哲学看来，这是个社会本体论问题，它是对以人为基础的社会所作的哲学思考（黄娟，2004）。很显然，无论是虚拟存在，还是实然存在，都是同一个生物实体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中的存在方式，但是，二者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虚拟存在与实然存在不是简单的线性的对应关系，而是具有心灵和“身体”二重本质而又来源于同一生命个体的存在和存在之间的关系，二者的本体关联更体现为一种自我与共同体之间的本质关系问题。一方面“自我”生成了“共同体”。另一方面共同体生成本身已经被预设了一种“生存新定义”，即蕴涵着“自我”存在的另一种样式。事实上，虚拟存在与实然存在并非分离而居，而是相互依赖、共生共存，二者共同托起了“在线”与“在世”这两种指代同一主体的存在方式。

（三）虚拟世界的认识论

在这一层面上观点林立，从虚拟实践到虚拟思维方式，再到虚拟哲学，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类社会是变化的，而变化中的必然性就是规律。以虚拟作为最本质特征的在线生存实践，冲破了物理性的生存阈限。从社会哲学的视角看，这为人类文明的当代发展提供了结构框架和技术逻辑，并借此形成了相应的精神内涵。

贝克认为，社会哲学是“对于社会结构及社会功能有关的社会过程所作的一种哲学批判”，一是“根据规范和价值对社会作出评价”，二是“对人们提出的支持某种特定制度和实践的论点进行分析和评价”（黄娟，2004）。在线生存实践作为人的存在形式虽然是虚拟的，但其价值功能却是真实的。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价值中立的信息平台，而是承载着人的价值诉求和精神文明的时空架构，它包含着丰富的人类理性和人文精神。互联网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社会，它除了承担技术的基本工具化作用之外，更为人类社会建构一种全新的逻辑形式提供了可能。

第十一章

复杂巨系统：网络社会 研究的新视角

从 20 世纪中后叶开始，人类社会正经受着两大浪潮的冲击：一是嵌入社会生活的互联网，二是深入学术领域的复杂性科学。当下，人们已明确地认识到，网络时代已经到来；同时，学界也在预言：“21 世纪将是复杂性的世纪”。当我们以复杂性视角来审视互联网与社会的关系时，就会发现一个复杂巨系统的存在与影响。也许，这会将网络社会研究引向新途。

一 网络社会——复杂巨系统的生成

目前，互联网与社会（I-S，Internet-Society）已成为一个一体化的复杂巨系统。I-S 复杂巨系统的生成，是由互联网嵌入社会并与其相互耦合而实现的。从复杂性角度看，这是一个由复杂性事件所引发的复杂性过程。

（一）互联网嵌入社会是一个复杂性事件

1969 年，美国加州大学、犹他大学和斯坦福研究院的四台电脑相互连接，迈出了互联网的第一步。这四台电脑就像复杂性世界

中那只影响了全球天气的著名蝴蝶（彭新武，2003）一样，开启了一个“不可预知的可能性”之门，将人类带入了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互联网的诞生实质上是一个不确定事件，而其成功地嵌入社会则展示了这一复杂性事件的无穷内涵。互联网之嵌入社会虽然是一个技术事件，但作为一个复杂性事件，它所引发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

一直以来，人的生存是立足于现实世界中的，它是由“可能”发展而来，并表现为现实性和必然性的对应关系。由此，人类生存已经形成了可能与不可能，现实与非现实的二元对立关系。普里高津认为，“我们周围的宇宙只是许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可能’的确比‘实在’更丰富”。盖尔曼也认为，“我们可以用‘多宇宙’代表整个宇宙总体，在这总体中我们熟悉的宇宙只是其中一员”。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所赖以生存的社会仅仅是一个可以预知的“可能性世界”。

互联网嵌入社会后，使人类进入了另一个可能世界。如果说，“互联网出现以前，人的存在方式是经过‘脱域’而使时间与空间相分离，那么，在虚拟世界里，时间则获得了主宰空间的地位。那个被称之为 Cyberspace 的‘幽灵’，把物理空间压缩为无限小，而把数字空间扩展为无限大”（何明升、白淑英，2004）。由互联网的嵌入而引起的时空变化，是一种“不可预知的可能性”，也是互联网嵌入社会这一复杂性事件的逻辑结果。

（二）互联网与社会的耦合是一个复杂性过程

互联网与社会这两个系统的再度耦合，是一个极具复杂性的过程。实际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技术与社会相互生成的过程”。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看，这也是互联网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建构过程。

互联网与社会的耦合是社会对信息技术的选择和建构过程。互联网的发展看似偶然，实际是社会选择了它。此后，互联网所经历

的嵌入社会并与社会相耦合的过程，本质上是社会经过一系列的建构赋予其一定的社会属性的过程。主要表现在：其一，互联网的目的在于社会所赋予的；其二，互联网的社会后果受控于社会；其三，互联网的发展过程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何明升，2002）。在上述过程中“人作为社会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其行为充满了复杂性，也就意味着人在进行技术选择时，会出现多种可能性，从而给技术的社会选择带来不确定性”（凌小萍，2004）。当年对 Windows 系统的选择，现在对 IPV6 的选择，都体现了这种复杂性。

互联网与社会的耦合也是信息技术对社会的扩张与建构过程。当我们说，是社会选择和建构了互联网，指的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初始敏感性。而一旦选择了互联网及其关键技术，它就要按自身的技术逻辑去扩张和演化，这也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性。但是，技术逻辑的必然，却可以引起社会结果的偶然和不确定性。因为同样的技术系统出现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就形成了互联网与社会复杂巨系统不同的初始条件和耦合过程。

（三）互联网与社会构成了一个复杂巨系统

互联网与社会的双向建构过程，其结果是使两者耦合成一个更加庞大、更加复杂的超级复合巨系统，它符合戴汝为等学者关于复杂巨系统的所有标准。

第一，系统与外部环境，以及子系统之间存在能量、信息或物质的交换。I-S 系统是一个覆盖全球的开放系统，它对任何人都是开放的，但在某一时点上谁“在线”、谁“离线”，又是不确定的；它对任何信息都是开放的，但具体信息的增减、传输、利用，又是不确定的；它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是敏感的，却是不可预测的。

第二，从已经认识的比较清楚的子系统到可以宏观观测的整个系统之间层次很多，组成的模式多种多样。自 I-S 系统打破人

们习惯的三维时空以来，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在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穿梭转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多面孔生活，以至于我们谁也说不清楚这个 I-S 系统到底有几个层次，能否分拆，以及它的变换模式。

第三，系统组件之间按局部或全局的行为法则平等交互，涌现出宏观与整体形态。这实际上说的是穆勒所言的“第二种因果关系”，其特征是多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不等同于各个原因单独作用的总和。在 I-S 系统中，“涌现”是一种常见的系统行为特性。那些由时空交叠而形成的终端、网民，在各自的行为法则之下，可以交互出不可预见的整体模式，形成千姿百态的“涌现”之潮。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看，我们只有弄清楚这些涌现现象的规律，才能真正了解这个系统（约翰·霍兰，2001）。

第四，系统经过一定的生命周期之后，在整体上演化出一些独特的新性质。互联网影响社会生活的一些具体细节，以及互联网自身的演化规律，是一个无从知晓的复杂性问题。互联网的设计者并没有意识到它与社会之间的相互耦合，更无法预知 I-S 复杂巨系统在某一个时点上的确定运行状态。

第五，系统中基本单元或子系统的数目极其巨大。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巨量”或“海量”。社会系统所容纳的基本单元是海量的，海量的人、海量的事务、海量的信息；互联网系统也是海量的，海量的网民、海量的链接、海量的终端、海量的网页。不言而喻，I-S 系统是一个超海量的复杂巨系统。

二 I-S 系统的复杂性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I-S 系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其运行状态表现出诸多的复杂性特征。主要有：可嵌合的系统、不可表达的整体效应、混序现象、虚实共生、人机交互、多主体等。I-S 系统的复杂性特征，各有其内在的根源和动力机制。

（一）可嵌合的系统

I-S 系统是一个可以解析的、由一系列不同层次的复杂性子系统和要素复合而成的超级系统。首先，它由互联网系统和社会系统耦合而成。其次，互联网系统又是一个由物理维、自我维、社会维和关系维组成的大规模复杂系统（戴汝为、操龙兵，2003）。再次，社会也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它由经济、政治、文化等系统耦合而成，其基本元素是人，而人体系统、人脑系统自身也是典型的复杂系统。

作为可嵌合的系统，I-S 系统具有超强的自组织能力。自组织能力是任何一个复杂系统都必须具备的。按照霍兰的看法：自组织也可如是观——它造成“复杂性的诞生”，而非复杂性本身。也就是说，自组织是复杂系统的一个关键性的动力机制。人们也许会记得互联网发展初期的“自治”与“法制”之争。从复杂性的角度看，网络自治本质上就是自组织能力的一种表现。

I-S 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表现为在大量子系统或要素合作下出现的宏观上的新结构。某一种系统行为（如 QQ 聊天），经过参与者的相互作用，以及参与者与网络平台的不断适应和调节，会由低级走向高级，从无序走向有序，并最终涌现出独特的整体行为特征。在普里高津看来，“复杂性是自组织的产物，在远离平衡、非线性、不可逆的条件下，通过自发形成耗散结构这种自组织而产生出物理层次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才可能通过更高形式的自组织产生出生命、社会等层次的复杂性。”I-S 系统也是这样，其自组织过程往往是由物理层面走向社会层面的，是由低层次演化为高层次的，是一个从无序的混沌演化出有序的行为的复杂过程。

（二）不可表达的整体效应

经验告诉我们，人与网络的结合可以创造出许多不可预知的奇迹，这也是互联网的社会控制难以进行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即使

是“在线”的网络使用者，也对其“下一步”的行为（如链接）难以预设，因为它往往取决于网络空间的情境变化和互动结果。这就是说，在I-S系统中，子系统之间的功能互换所产生的输出是不确定的。系统的组成要素可以相互作用，但对作用的结果不可预设。这说明，I-S系统的整体效应具有不可表达性，其行为特征是要素之间不同的相互影响关系创造出来的。

互联网就像是一个没有门户的世界，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在线”和“离线”来去自由。网络与社会耦合之后，互联网世界的来去自由就转化为I-S系统的随机性。这种随机性是内在的，它决定了系统行为的偶然性。从复杂性角度看，I-S系统的诸多偶然性使其自身发展呈现在一定范围的多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而社会主体则可以通过选择缩小原有的可能性空间，从而达到预期的目标。另一方面，I-S系统的偶然性又是与其要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关系交织在一起的。这种非线性作用关系可以产生不可表达的整体效应，它使系统行为难以预料，而不能用决定论的方法来把握。

（三）混序现象

从有序的现实社会看，网络是混沌的；而从互联网逻辑看，社会也很无序。实际上，I-S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硕大无朋的混序界面。如果深入到I-S系统内部就会发现，混沌与秩序共存是这一复杂巨系统的普遍现象和基本特征。盖尔曼认为，复杂系统就是混沌边缘。哈克为此创造了“混序”一词，用以表示那些具有自组织、自适应、非线性的复杂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I-S系统中的混序状态，不仅是客观、自然的，而且是从混沌走向有序的物质基础。

互联网与社会之间，以及I-S系统各要素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混序结构，表现为不同的张力作用。这些张力相互关联和交织，呈现各具特色的非线性作用关系，从而使系统状态和行为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在I-S系统内部，对此要素起作用的要素对彼要素不一定起作用，此时起作用的要素彼时不一定起作用。但无论如

何，由混序状态所引发的各种张力，在整体上构成了 I-S 系统复杂性的动力机制之一。

（四）虚实共生

目前，很多人将网络中的虚拟现象与现实中的真实诉求相分离甚至对立起来，这是一种传统的线性思维方式。从复杂性视角看，“虚拟”与“真实”是人们在 I-S 系统中最典型的两种存在形式。一方面“‘在线’与‘在世’，是一个生物实体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在线’与‘在世’形成了一种相互嵌入的生存关系”（何明升、白淑英，2004）。因此，I-S 系统中的虚与实是一种共生关系。“我们需要确立一种以‘共生’为导向的理念，即以寻求虚拟和现实的共生作为设计和建构人类未来生活世界的一种基本价值和理想，并以此为基础，去建立一种能够展现和支撑人类未来生存方式之合理前景的行动平台。”（冯鹏志，2002）

I-S 系统的虚实共生，不是简单的虚实相加，甚至不是虚实相融，而是自我强化式的巨量扩张。人们已经熟知了网络经济中的“效用递增”现象，也认识到互联网所在之处，一般都要伴随种种爆发式的正反馈效应。实际上，这正是人们经常提及的复杂系统的“蝴蝶效应”。对于 I-S 系统而言，其“蝴蝶效应”的产生是基于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路径依赖”现象的。首先，I-S 系统具有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往往“失之毫厘”的肇始，即引来“谬以千里”的结果。BBS 上的发帖、聊天室里的话题、网络社团的走向等，都有此类可能。其次，I-S 系统具有路径依赖现象，系统行为的早期状态是其后续演化路线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如同生物进化中的非线性路径依赖过程一样。因此，对 I-S 系统的管理要十分注意“首创效应”，使预期的系统行为尽早进入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并沿着既定的路径得到优化。否则，网络之虚就可能迅速淹没社会之实。

（五）人机交互

I-S 系统是一个人机交互、人网合一的开放巨型系统，具有超强的智能性和智慧性。首先，由于互联网所链接的网络是巨量的，因此所聚集的信息是海量的，加之计算机超人的处理能力，使得 I-S 系统具备了超越人的自然能力的物质基础。其次，由于人本身是一个复杂系统，具有非线性思维方式和行为能力，其在 I-S 系统中就更显得主动、活跃和不可确定。最后，当互联网与社会耦合成 I-S 系统时，人的“心智”与计算机的“高性能”就得到了很好的嵌合，这种嵌合不是量的简单叠加，而是质的飞跃，是一种复杂性的结合。

在 I-S 系统的人机交互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不仅人类的理性是产生复杂性的重要根源，其非理性更是复杂性的动力机制之一。因此有人说，“人工性和复杂性这两个论题不可解脱地交织在一起”（西蒙，1987）。由人所带来的复杂性大体可归结为两个原因：其一是多重动机，人在追求理性目标的同时也存在非理性目标，因此其行为具有多重动机作用下的复杂性。其二是认知阈限，在既定的条件下，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阈限的，是受制于环境的，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这必然导致其行为的复杂性。

（六）多主体

日常生活中，主客体的关系一般是明确的。但在 I-S 系统中，存在着普遍的多主体并存和互为主体现象。比如说人际互动，由于互联网提供了一个高技术符号交换系统，就使 I-S 系统中的互动行为超越了“在场”与“不在场”的分界，从而允许一个人有选择地进行一对多、多对多、多对一等等面对面的互动方式。这样，人们就能够在 I-S 系统中同时维持着多个“主体”。不仅如此，I-S 系统中的要素与子系统之间也存在着普遍的多主体和互为主体的现象。这些主体之间“通过聚集相互作用而生成具有高度协调性和

适应性的有机整体；这种作用是非线性的，并会产生突现现象”（约翰·霍兰，2001）。

突现即涌现，是复杂系统的本质规定性之一。许多人用突现来表达复杂性功能，但霍兰认为：这只是“复杂现象产生的根源”。的确，与其说突现是复杂系统的特征，不如说突现是复杂现象产生的动力机制。具体到 I-S 系统，有些貌似无关的因素，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突现”出来，经过迅速的自我强化过程后，就可以产生既不可预见又不可逆转的系统行为。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可以影响历史进程的社会事件。此时，网络集群行为的直接后果，是自动突现和生成了一种意料之外的整体效应。

三 复杂性视角下的网络社会研究

从复杂性视角来审视互联网—社会这一学术领域，首先要面临的就是研究范式的转型，即由经典研究转向复杂性研究。以此为基点，互联网—社会既可以看做是复杂性科学的对象，又可以看做是多学科的共同论域。

（一）研究范式的转型

互联网与社会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的活跃领域，也是一个颇有分歧的学术问题。目前，大体有三种看法：第一，互联网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巨型工具（中介系统）。作为工具，它只是人类自然身体的延长，人类可以使用它，但并不以其为生理生活的载体。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所创设的“虚拟世界”只是人和现实世界的中介系统。它是为了解决人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而发明创造出来的，最终又要用它来为解决人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服务（陈晓荣，2003）。第二，网络世界与现实社会并存，是社会的拓展、延伸与重构。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人们交互作用的结构、环境和空间的延伸和拓展。互联网所建构的社会是与现实社会并存的人类社会存在的新形

式（威攻，2002；张昱，2002）。第三，互联网是社会网络的一种形态。当电脑网络把人与人连接起来时，电脑网络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网络，它也为人们提供某种的社会支持（Barry Wellman, 2001）。

就方法论而言，上述研究基本沿袭了经典的还原论、整体论和一般系统论观点。显然，这对于 I-S 这样的复杂巨系统，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为此，将网络社会研究置于复杂性视角之下，无论从“问题”的特性，还是从对象的复杂程度，或是从方法的适用性，都应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可以预期，复杂性视角将会把网络社会研究引入一片学术新天地。

复杂性观超越了系统观，代表着科学方法论跨上的一个新台阶，这突出表现在其“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的基本观念。它批判片面的、绝对的“整体性”观念，提出容许系统中存在一定的无序性以保证组成单元发挥其创造性的自由度。它把被经典科学的简化理性所排除的多样性、无序性、个体性的因素引进科学的视野，以便研究能动的系统的复杂性的自组织问题（陈一壮，2004）。在复杂性视角下，以前被认为纷繁无序的网络现象有了一个科学的定位，以前被视为混沌无章的网络世界有了一个全新的坐标。在互联网与社会的耦合过程中，混沌和有序形成了一个复杂性界面，而莫兰提出的“有序—无序—相互作用—组织”过程将网络社会的研究提升到了—个多样性与—致性相融合、有序性与无序性相交混、整体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的新境界。

（二）作为复杂性研究对象的网络社会

由于整体论是区别于近代科学还原论的未来科学的基础，复杂性科学被誉为“21 世纪的科学”。结合具体的某种特定的复杂系统开展研究，最早是从研究自然界无生命系统的复杂性现象开始的，这类系统称之为复杂自然系统，随后具有生命的系统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如生物、生态系统，近年来更进一步扩展到工程系统和有

思维的社会系统。几个新兴的应用研究方向,包括人造复杂工程系统、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电子信息系统等(张健,2004)。有理由相信,I-S巨系统将是复杂性科学的又一个新兴的应用研究方向。从这个角度看,网络社会应是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

作为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网络社会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钱学森等学者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一些极其复杂的事物,可以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来进行描述。其中,典型的复杂系统有四类,即人体系统、人脑系统、社会系统和地理系统。不久前,有学者提出,“可以认为 Internet 是一个典型的、具体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实例。”(戴汝为、操龙兵,2003)。如前所述,互联网与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 I-S 新系统,不仅可以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来进行描述,而且是一种更具典型性的新兴研究对象。

作为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网络社会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互联网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技术系统和可能世界,架构了一个承载人类生命内涵的新时空。互联网与社会耦合之后,人—人关系变成了人—机—人关系,I-S 复杂巨系统自身也成了信息时代人类特有的一种互动平台。它以无限的创造力使人的自由得到全面实现,人类将会借此登上生存的自由之巅。因此,网络社会是 21 世纪最具时代性的复杂性研究对象之一。

(三) 作为多学科共同论域的网络社会

国外已有的 50 多种复杂性概念大体可分为三大类:计算型、多样结构型和隐喻型。计算型复杂性是一维序列的复杂性程度的度量,多样结构型复杂性是纵向层次之间的复杂程度的度量,而隐喻型复杂性概念则是这两类复杂性度量之外的更大语境中的系统与历史、与演化、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复杂程度的度量(吴彤,2004)。

目前,复杂性研究主要有三个层面:从方法论角度开展研究,研究者多为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从数学理论的角度开展研

究,如非线性动力学理论、混沌理论、随机理论等,研究者多为数学、物理研究人员;结合具体的某种特定的复杂系统开展研究,一般与具体研究领域的相关学科相结合(张健,2004)。从这个角度看,网络社会应是复杂性语境中多学科的一个共同论域。

作为多学科的一个共同论域,网络社会具有多重层面和多个侧面,需要多学科间的合作研究。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层面,可以对I-S复杂巨系统直接使用已经建立的科尔莫哥洛夫复杂性或者某种复杂性测度的算法进行研究。就管理科学而言,其基本理念、思维模式、理论方法和应用实践等都面临复杂性科学的挑战(李彦斌、李涛、张文泉,2004)。在哲学与社会科学层面,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学科都将在复杂性和I-S系统的结合点上得到再造。为此,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合作研究是一种必然。

作为多学科的一个共同论域,网络社会研究可以推动多学科共同发展。互联网与社会的耦合正在形成着一种新质的网络文化,这种全球性的、超时空的文化形式,会引起传统社会的再造和人类知识体系的创新。从一定意义上说,对I-S复杂巨系统的探究将是信息时代科学研究的制高点。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该研究领域的学术工作能够促进多个学科的交叉研究和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2。

〔荷〕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李小兵译，东方出版社，1995。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87。

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

陈晓荣：《虚拟世界的哲学意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4期。

朱荣英：《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看诠释人的本质生成的3种理路》，《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梦海：《存在如何显现给我们——论雅斯贝尔斯大全论中的大全存在》，《现代哲学》2003年第3期。

梦海：《自由与超越者——论雅斯贝尔斯哲学中的自由概念》，《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

欧仕金、高中健、巨乃岐：《在世及其意义——海德格尔生存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翟振明：《价值理性的恢复》，《哲学研究》2002年第5期。

梦海：《人的自我实现——论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道德涵义》，《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12期。

张世英、陈志良：《超越现实性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第二章

朱军：《网络时代的存在论浅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87。

苏国勋主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比〕伊利亚·普里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湛敏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美〕M·盖尔曼：《夸克与美洲豹——简单性和复杂性的奇遇》，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陈晓荣：《虚拟世界的哲学意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4期。

冯鹏志：《从混沌走向共生——关于虚拟世界的本质及其与现实世界之关系的思考》，《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7期。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周晓亮、宋祖良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陈凡：《技术社会化引论——一种对技术的社会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张碧晖、王平：《科学社会学》，人民出版社，1990。

何明升：《网络消费：理论模型与行为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凌小萍：《论技术社会选择的复杂性》，《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

〔荷〕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李小兵译，东方出版社，1995。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

〔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郑中玉：《时空框架变迁及电脑网络对语言行为的形塑》，《学术交流》2003年第11期。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李康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

马毅：《近年来生存哲学研究综述》，《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3期。

徐世甫：《虚拟生存的哲学反思》，《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张世英、陈志良：《超越现实性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第三章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三

联书店, 1998。

俞吾金等著《现代性现象学: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何明升、白淑英:《论“在线”生存》,《哲学研究》2004年第12期。

〔美〕弗莱德·R. 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万俊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卢山冰、黄孟芳:《网络主体的理性解读》,《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年第4期。

齐鹏:《21世纪人类感性方式的变革趋势》,《哲学动态》2004年第2期。

〔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滕守尧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何中华:《“现代性”危机与“形而上学”命运》,《求是学刊》2003年第1期。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

〔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第四章

黄晓斌:《网络信息挖掘》,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Jiawei Han, Micheline Kamber, *Data Mining: Concepts and Techniques*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2000).

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赵红全:《公共领域研究综述》,《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4期。

许英、马广海:《关于公共领域与信息时代的若干思考》,《青岛海洋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

王君平:《虚拟的网络社区现实的公共领域——浅谈强国论坛对公共领域的重构或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6期。

焦文峰:《观念和社会史中的三种公共领域》,《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许英:《论信息时代与公共领域的重构》,《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赵红全:《公共领域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载于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刘伟:《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分析》,载高航、杨松主编《新世纪的公共管理》,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

Lincoln Dahlberg,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Critical Analysis," *JCMC* 10 (2001).

刘刚等《中国青少年网络结社问题》,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编著《2002 国情调研》(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Calaverse, A., "Prospects for Electronic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Policy", *Culture & Society* (1996).

K. Hirsckop, "Democracy and the New Technologies." *Capit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Age*, Eds in McChesney, et al.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8).

彭晶晶:《网络传媒——公共领域再次转型的契机》,《安康师专学报》2005年第2期。

苏晋京:《网络革命与中国公共领域的发育》,《重庆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刘昌雄:《网络化社会中的行政决策主体:大众化?还是官僚化?》,《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5期。

陈洁:《BBS:中国公共领域的曙光》,《中国青年研究》1999年第5期。

赵瑞华:《网络论坛浅水区,算不算公共领域?——以“强国论坛”为例》,《新闻界》2004年第5期。

祁林:《以BBS为例论网络话语权的有限性》,《新闻知识》2003年第11期。

王海明、韩瑞霞:《国内BBS研究现状述评》,《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2期。

Robin Hamman, "Cybersex Amongst Multiple-Selves and Cyborgs in the Narrow-Bandwidth Space of America Online Chat Rooms." *MA Dissertation by Robin Hamm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Essex*, (Colchester UK, 1996).

Luciano Paccagnella, "Getting the Seats of Your Pants Dirty: Strategies for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 Virtual Communities," *JCMC* 3 (1997).

David J. Hand, "Statistics and Data Mining: Intersecting Disciplines," *ACM SIGKDD* (1999).

周桂田：《网际网络上的公共领域——在风险社会下的建构意义》，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班，2003。

闫维：《简论美国政府决策体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9期。

闵大洪：《中国互联网上的民意表达》，2004年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南京），2004。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12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2003。

郭玉锦、王欢：《网上公共领域》，《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5。

H. Rheingold, *The Virtual Community* (Harper Perennial, 1993).

唐大勇、施喆：《虚拟社群抑或公共领域——以强国论坛撞机事件的讨论为例》，《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2001。

任意：《哈贝马斯的现代公共领域理论及其现代启示》，《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Wahl-Jorgensen, Karin and Galperin Hernan, "Discourse Ethics and the Regulation of Media: The Case of the U. S. Newspap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4 (2000).

何加正：《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继承发展和创新》，《首都信息化》2001年第11期。

J. Carl, Friedrich: *Man and His Government* (N. Mc Graw-Hill Book Co, 1963).

张国庆：《现代公共政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Tambouris, "European Cities Platform for Online Transaction Services."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E-Government*, (Academic Conferences Ltd, 2001).

Stamoulis, D. G. P. G. D. M. S., "Re-Orienta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for Customer Centric Service”,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E Government*, ed., Academic Conferences Ltd, 2001.

Coulthard, D. C., & Castleman, T., “Electronic Procurement in Government; More Complicated than Just Good Business. Proceedings of the 9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2001).

Dearstyne, B. W., “E-Business, E-Government and Information Proficienc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Darryl Coulthard, Tanya Castleman, “Electronic Procurement in Government; More Complicated than Just Good Business.” *Global Co Operat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 (Bled; ECSI, 2001).

P. Norris, *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 W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Ho, Alfred Tat-Kei, “Reinventing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E Government Initia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2 (2002).

Edemiston, K. D.,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3 (2002).

第五章

谢永鑫、寇鸿顺：《“虚拟生存”的内在矛盾论略》，《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参见周德民、吕耀怀合著《虚拟社区：传统社区概念的扩展》，《湖湘论坛》2003年第1期。

黄少华：《论网络空间的社会特性》，《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美〕保罗·莱文森著《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何道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田作高：《国外网络政治研究现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年第1期。

〔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李康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

黎熙元、何肇发：《现代社区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Marius Van Dijke, Matthijs Poppe, "Preferred Changes in Power Differences Effects of Soci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3) .

刘文富：《国外学者对网络政治的研究》，《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2期。

周光辉、周笑梅：《互联网对国家的冲击与国家的回应》，《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2期。

郑曙村：《论网络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的五大促进作用》，《齐鲁学刊》2001年第4期。

T. Stevenson, "Communities of Tomorrow," *Futures* (2002) .

王雅林、何明升：《信息化：生存与超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杨为民：《网络世界与虚拟社会》，《内蒙古电大学刊》2003年第2期。

冯鹏志：《延伸的世界——网络化及其限制》，北京出版社，1999。

陈劲松：《现实社会中的虚拟社区的权威达成》，《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4期。

郭茂灿：《虚拟社区中的规则及其服从——以天涯社区为例》，《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J. Koh, Y. G. Kim, "Knowledge Sharing in Virtual Communities: an E-business Perspective,"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04) .

Christopher M. Johnson, "A Survey of Current Research on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Internet and Higher Education* (2001) .

魏晨：《论网络社区的社会角色与行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黄琼仪：《网络中的权力交换关系》，台湾南华大学教育社会

研究所硕士论文, 1999。

赵晓红、安维复:《网络社会:一种共享的交往模式》,《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10期。

Frank T. Rothaermel, Stephen Sugiyama, "Virtual Internet Communities and Commercial Success: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Level Theory Grounded in Theatypical Case of TimeZone.Com,"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1).

孙中欣:《社会学视野中的网络社区》,《社会》2000年第8期。

Catherine M. Ridings, David Gefen, Bay Arinze, "Some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of Trust in Virtual Communities,"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002).

Tim Jordan, *Cyberpower: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yberspace and The Interne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戚攻:《从社会学理论域考察网络社会群体》,《探索》2001年第2期。

Flaherty, L. M., Pearce, K. J., Rubin, B. Rebecca, "Internet and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Not Functional Alternative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998).

陈志霞:《网络人际交往探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11期。

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A. Robert, Hannem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Network Method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2001).

刘军:《社会网络模型研究论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

Lin Nan,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ttain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9).

Borgatti, S. P., Everett, M. G., Freeman, L. C., "Ucinet for Windows: Software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Harvard: Analytic Technologies* (2002).

Faust, Wasserman, S. ,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Davan Rosen, "Procedures for Analysis of Online Communities," *JCMC* 8 (2003).

Celia Romm, Nava Pliskin, Rodney Clarke, "Virtual Communities and Society Toward an Integrative Three Phase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997).

曹祥正:《信息网络社会权力分配趋向》,《信息时代》2002年第1期。

Chi-nien Chung, "Networks and Governance in Trade Associations: AEIC and NEL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Electricity Industry 1885 - 191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17 (1997).

Bell, D. C, J. S. Atkinson, "Carlson, J. W. , Centrality Measures for Disease Transmission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1999).

Bonacich, P. B. , "Power and Centrality: a Family of Measur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7).

Freeman, L. C. , "A Set of Measures of Centrality Based on Betweenness." *Sociometry* (1979).

Lin, N. ,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s Analysis* (Beverly Hill, Sage, 1982).

Freeman, L. C. , "Centrality in Social Networks: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Social Networks* (1979).

Richard A. , Spinello, *Cyberethics: Morality and Law in Cyberspace* (Sudbury, Massachusetts: Jo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 2000).

第六章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第十七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2006。

搜狐：《中文博客调查报告》，《信息产业报道》2005年第10期。

顾纯钧：《博客和个人媒体时代》，《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何明升、白淑英：《论“在线”生存》，《哲学研究》2004年第12期。

方兴东、姜旭平、关志成、刘双桂：《博客（blog）的媒体开放源代码理论研究——博客（blog）与自由软件发展机制的对比分析》，《媒介研究》2004年第3期。

麦尚文、丁玲华、张印平：《博客日志：一种新的网络传播方式——从传播学角度看blog的勃兴》，《新闻界》2003年第6期。

方兴东、胡泳：《媒体变革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论博客与新媒体的逻辑》，《现代传播》2003年第6期。

方兴东、刘双桂、姜旭平、王俊秀：《博客与传统媒体的竞争、共生、问题和对策——以博客（blog）为代表的个人出版的传播学意义初论》，《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

周海英：《“博客”的传播学分析》，《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

Jonathan Grudin, "Enterprise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Proceedings of the 39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2006).

姜奇平：《再论博客——对工业生产方式的挑战》，《互联网周刊》2002年第43期。

Lilia Efimova, *Personal Productivity in A Knowledge Intensive Environment: A Weblog Case* (Telematica Instituut, The Netherlands, 2004).

尹峻岭：《博客，网络的第四灵感 Blog 迈步向企业走来》，《信息系统工程》2004年第5期。

方兴东、刘双桂：《组织知识管理的博客化》，《IT 经理世界》

2004年第4期。

陆伟、魏泉、寇广增：《基于Blog的网络信息组织》，《情报科学》2005年第2期。

Lilia Efimova, *Discovering the Iceberg of Knowledge Work: A Weblog Case* (Telematica Instituut, The Netherlands, 2004)。

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张俊超：《对博客应用于教育的现象学解读》，《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陈向东、王兴辉、高丹丹、张际平：《博客文化与现代教育技术》，《电化教育研究》2003年第3期。

David Huffaker, "The Educated Blogger: Using Weblogs to Promote Literacy in the Classroom," *AACE Journal* 2 (2005)。

Roland Barthes, *Elements of Semiology*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7)。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瑞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Discourse*. Shapiro M J. *Language and Polit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Bakhtin Mikhail, *Folk Humor and Carnival Laugh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张舒予：《符号的挑战——论网络时代话语权的竞争与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

林出版社, 2001。

E. Pulgram, *Structural Comparison, Diasystems and Dialectology* (Linguistics, 1964)。

祁林:《以 BBS 为例论网络话语权的有限性》,《新闻知识》, 2003。

[美]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1。

国内十大中文博客托管网站排行榜, <http://loadarting.blogchina.com/2254132.html>, 2004。

艾瑞市场咨询:《2005 年中国博客市场研究报告》, 2005。

刘向红、杨桂香:《话语分析:〈防空洞〉中的社会语言与文化模式》,《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

Bourdieu P.,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London: Polity Press, 1991)。

Aldo de Moor, Lilia Efimova, *An Argumentation Analysis of Weblog Conversations*. Infolab, Dept of IS and Management (Tilburg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 Telematica Instituut, the Netherlands, 2004)。

Knoke, David, *Political Networks* (New York: Cambridge, 1990)。

Sbastian Fiedler, *Introducing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for learning: Personal Webpublishing and Weblogs* (Augsburg: University of Augsburg, 2004)。

Jeffrey Henning, *The Blogging Iceberg-of 4.12 Million Hosted Weblogs* (Most Little, 2003)。

Lilia Efimova, *Blogs: the stickiness factor* (Telematica Instituut, The Netherlands, 2003)。

Susan C. Herring, "Bridging the Gap: A Genre Analysis of Weblogs." *Proceedings of the 37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Hawaii, IEEE Press, 2004)。

姜奇平：《论博客——知识经济 2.0 版》，《互联网周刊》2002 年第 30 期。

David A. Huffaker, "Let Them Blog: Using Weblogs to Advance Literacy in the K-12 Classroom." *Media, Technology and Societ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2005).

张世浩、肖珉：《博客营销，挖掘 P2P 时代的下一桶金》，《传媒》2006 年第 4 期。

第七章

Brittney G. Chenault, "Developing Personal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Via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magazine* (1998).

Dibble, Julian, "A Rape in Cyberspace," *The Village Voice* (1993).

〔日〕伟关周二：《共生的理想：现代交往与共生、共同的思考》，卞崇道、刘荣、周秀静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冯鹏志：《延伸的世界——网络化及其限制》，北京出版社，1999。

Bell D., "Technology, nature and society." *The Frontiers of Knowledge Garden*, (N. Y: Doubleday, 1975).

Krebs, D. L., Miller, D. T., "Altruism and Aggression."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Hillsdale NJ: Erlbaum, 1985).

郭晓飞：《西方主要侵犯心理理论评述》，《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0 年第 1 期。

Edward Mabry, "Framing Flames: The Structure of Argumentative Messages on the Net," *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ion Communication* 2 (1997).

Brenda Danet, Lucia Ruedenberg Wright, Yehudit Rosenbaum-

Tamari, "Writing, Play and Performance on Internet Relay Chat,"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ion Communication* 2 (1997).

Chuq, Von Rospach, "A Primer on How to Work with the Usenet Community", (1997). <http://www.faqs.org/faqs/usenet/primer/part1/>.

〔美〕帕特丽夏·华莱士：《互联网心理学》，苟建新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John P. Davis, "The Experience of 'Bad' Behavior in Online Social Spaces: A Survey of Online Users," *Social Computing Group Microsoft Research Internal Paper* (2002).

John P. , Davis and Shelly Farnham, Carlos Jensen, "Decreasing Online 'Bad' Behavior," *Extended Abstracts of CHI. Minneapolis* (2002).

Suler, J. R. and Phillips. W. , "The Bad Boys of Cyberspace: Deviant Behavior in Multimedia Chat Communities," *Cyber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1998).

Julian Dibbell, "The Virtual Rape." *The Village Voice* 3 (1993).

Weinrich, Frank, "Establishing a Point of View towards Virtual Communities", (1997). <http://www.december.com/cmc/mag/feb/wein.html>.

张荣建：《会话分析与随意会话分析》，《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Maarten de Laat, "Network and Content Analysis in An Online Community Discour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etworked Learning Conference, (Sheffield, 2002).

Anne-Marie G. Hammond, "How Do You Write 'Yes'? : A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Conflict Resolution Quarterly* 4 (2003).

郑中玉：《网络聊天的社会语言机制及交往框架研究》，哈尔

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2。

王卫东:《关于互联网方法和行为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3。

马倩、包晓云:《互联网上青少年所面临的侵害行为》,《青年研究》2000年第12期。

王颖红:《因特网上聊天会话探析》,《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美] 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 何道宽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Alfred Schutz, *The Phenomenology of Social World*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7)。

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澳]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 杨善华、李康等译, 华夏出版社, 2000。

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Carletta J., Isard A., Isard S., Kowtko J., Newlands A., Doherty-Sneddon G., Anderson A. H., "The Reliability of a Dialogue Structure Coding Schem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997)。

Gunawardena, C. N., Lowe, C. A., & Anderson T., "Analysis of Global Online Debat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action Analysis Model for Examining Social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Computer Conferenc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17 (1997)。

肖鸿著《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Giddens, A.,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1984)。

辛斌、苗兴伟:《话语分析的两种方法论略》,《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白淑英、何明升：《BBS 互动的结构与过程》，《社会学研究》2003 年第 5 期。

Werry, Christopher C. , "Linguistic and Interactional Features of Internet Relay Chat."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Linguistic, Social, and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s*,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

Sherry Turkle, *Life On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Interne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

陈晓强：《虚拟社群：一种新的、真实的社会群体形式》，《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

童星、罗军：《网络社会：一种新的、现实的社会存在方式》，《江苏社会科学》2001 年第 5 期。

Berger P. , Luckmann T. ,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 Doubleday, 1966) .

吴喜艳：《语用前提与话语理解》，《山东外语教学》2001 年第 4 期。

方壮志：《社会网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3 期。

Weber. M. , *Economy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Habermas, J. Hannah, *Arendt's Communication Concept of Power's* (Oxford: Blackwell, 1986) .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Belknap, 1990) .

Leslie J. , *Kids connecting* (Wired, 1993) .

戚攻：《从社会学理论域考察网络社会群体》，《探索》2001 年第 2 期。

J. M. Atkinson and J. Heritage, Sacks, *Notes on Methodology in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尤红斌：《网络社会——虚拟与实在的互动》，《上海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陈立辉：《互联网与社会组织模式重塑：一场正在进行的深刻社会变迁》，《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

第八章

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Sonja Grabner-Krauter, Ewald A. , "Kaluscha. Empirical Research in On-line Trust: a Review and Critical Assessment," *Int. J. Hum. -Comput. Stud* 58 (2003)。

杨中芳、彭泗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严中华：《关于信任与知识管理各过程的关系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03年第4期。

Barber, B. ,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Trus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3)。

Lewis, J. D. , Weigert, A. , "Trust as a Social Reality," *Social Forces* 63 (1985)。

[德] 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

McAllister, D. J. , "Affect and Cognition-based Trust as Found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8 (1995)。

[英] 纽顿：《社会资本与现代欧洲民主》，载自《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冯什政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彭泗清：《关系与信任：中国人人际信任的一项本土研究》，《中国社会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社会学研

究》2002年第3期。

Zucker, L. G., "Production of Trust: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1840 - 1920."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Cummingsed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6).

Whitley, R. 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Systems in East Asian* (Organization Studies, 1991).

彭泗清:《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郑也夫、彭泗清等著《中国社会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

Jinjuan Feng, Jonathan Lazar, Jenny Preece, *Behaviou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adem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04).

Elisabeth Davenport, Leo McLaughlin, "Interpersonal Trust in Online Partnerships: the Challenge of Representation." *Trust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Systems in Organizations*, (Idea Group Publishing, 2004).

Kari Chopra Aptima, William A. Wallace, "Trust in Electronic Environments." In 36th Annual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Big Island, Hawaii January, (2003.)

鲁兴虎:《网络信任: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挑战2》,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白淑英:《网上人际信任的建立机制》,《学术交流》2003年第3期。

丁道群:《网络空间的人际互动:理论与实证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黄厚铭:《虚拟社区中的信任与认同》,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 2000。

[美] 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 邓方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Mayer, R. C. , Davis, J. H. , F. D. Schoorman,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 (1995).

Rousseau D. M. , Sitkin S. B. , Butt R. S. , Camerer C. , "Not so Different After All: a Cross-Discipline View of Trus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 (1998).

郑也夫:《走向杀熟之路》,《中国社会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3。

Rotter, J. B. ,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personal Trust*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1).

Wrightsmann, L. S. , *Assumptions About Human Nature: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Newbury Park, CA, 1992).

Lewicki, R. J. , Bunker. B. , "Trust in Relationships: a Model of Trust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Cooperation and Justice*, (Jossey-Bass San Francisco, 1995).

[美]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黄爱华、冯钢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 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Durkheim, Emile,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84).

张立云:《制度信任及行为的信任意涵》,《台湾社会学刊》2000年第1期。

[美] 舒茨:《社会实在问题》, 霍桂恒、索昕译, 华夏出版社, 2001。

[美] Patricia Wallace:《网络心理讲义》, 陈美静译, 台北,

天下文化出版社, 2001。

王沛:《刻板印象的社会认知研究述论》,《心理科学》1999年第4期。

何明升、李一军:《网络生活中的虚拟认同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4期。

胡心智:《信息网络的虚拟技术对物质观及中介的影响》,《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9年第12期。

Luhmann, Niklas, *Trust and Power* (John Wiley, Sons, New York, 1979)。

〔美〕卡伦·荷妮:《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陈收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

Simmel, Georg, "The Sociology of Space." *Simmel on Culture: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1997)。

〔美〕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

Goffman, Erving,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Row Publishers, 1974)。

〔美〕艾丝特·葛温尼:《爱上电子情人》,何修宜译,台北,商周出版社,1999。

〔美〕克丽欧·欧德萨:《虚拟性爱》,张玉芳译,台北,新新闻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第九章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晔译,商务印书馆,2000。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

〔英〕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王

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1。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

〔美〕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

〔德〕齐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

〔德〕尼克拉斯·卢曼:《信任》,瞿铁鹏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英〕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

〔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曹荣湘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美〕伊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Wellman Barry, "The Community Question: The Intimate Networks of East Yor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 (1979).

Wellman Barry, "Studying Personal Community."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Marsden and Nan Lin, Sage Publications, 1982).

Wellman Barry, Peter J. Carrington, Alan Hall. "Networks as Personal Communities." in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Wellman Barry and Stephanie Potter, "The Elements of Personal Communities." in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Life in Contemporary Communities*, (Westview Press, 1999).

Wellman Barry, "The Network Community." in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Life in Contemporary Communities*, (Westview Press, 1999).

Blokland Talja, *Urban Bonds* (Polity Press. 2003).

Kraut, R., Patterson, M., Lundmark, V., Kiesler, S., Mukophadhyay and Scherlis, W., "Internet Paradox: A Social Technology that Reduces Social Invol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3 (1998).

Nie, Norman H. and Lutz Erbing, "Internet and Society: A Preliminary Report." *IT & Society* (2002).

Putman R.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Kiesler, Sara, Robert Kraut, Jonathon Cummings, Bonka Boneva, Vicki Helgeson, and Anne Crawford, "Internet Evolution and Social Impact." *IT & Society* (2002).

Robert Kraut, Sara Kiesler, Bonka Boneva, Jonathon Cummings, Vicki Helgeson, Anne Crawford, "Internet Paradox Revisited,"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8 (2002).

孙立平:《网络与社区的形成》,载《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第十章

何明升:《复杂巨系统:互联网——社会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学术交流》2005年第7期。

徐世甫:《虚拟世界的本体论探析》,《科学技术与自然辩证法》2005年第2期。

郭贵春、成素梅:《虚拟实在真的会导致实在论的崩溃吗——与翟振明商榷》,《哲学动态》2005年第4期。

陈晓荣：《虚拟世界的哲学意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4期。

安维复：《从社会建构主义看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社会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12期。

黄娟：《社会哲学的学科性质和问题域研究综述》，《哲学动态》2004年第5期。

白淑英：《基于BBS的网络交往特征》，《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丁立群：《论人类学实践哲学——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性质》，《学术交流》2005年第7期。

孙慕天：《论世界4》，《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

张之沧：《我提出“世界4”的理论根据——兼回应殷正坤先生“商榷”一文》，《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

毛牧然、陈凡：《哲学视野中的虚拟现实（VP）——兼评戈登·格雷厄姆VP技术哲学思想》，《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10期。

章铸、吴志坚：《虚拟现实：必须面对实践的追问——兼与陈志良先生商榷》，《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1期。

第十一章

彭新武：《论复杂系统探究方式》，《系统辩证学学报》2003年第1期。

〔比〕伊利亚·普里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湛敏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美〕M. 盖尔曼：《夸克与美洲豹——简单性和复杂性的奇遇》，杨建邺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何明升、白淑英：《论在线生存》，《哲学研究》2004年第12期。

何明升：《网络消费：理论模型与行为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凌小萍：《论技术社会选择的复杂性》，《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

戴汝为、王珏：《巨型智能系统的探讨》，《自动化学报》1993年第6期。

〔美〕约翰·霍兰：《涌现——从混沌到有序》，陈禹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戴汝为、操龙兵：《Internet——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国科学（E辑）》2003年第4期。

许国志主编《系统科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美〕哈克：《混序时代的诞生》，台湾，大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0。

冯鹏志：《从混沌走向共生——关于虚拟世界的本质及其与现实世界之关系的思考》，《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7期。

〔美〕赫尔伯特·A. 西蒙：《人工科学》，武夷山译，商务印书馆，1987。

陈晓荣：《虚拟世界的哲学意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4期。

戚攻：《网络社会与社会学》，《社会》2002年第1期。

张昱：《论虚拟社会》，《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Barry Wellman, "Computer Networks As Social Networks," *Science* (2001.)

陈一壮：《超越系统观的复杂性观》，《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5期。

〔法〕埃德加·莫兰：《方法：天然之天性》，吴泓缈、冯学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张健：《复杂性科学几个新兴的应用研究方向》，《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2004年第3期。

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一个科学的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自然杂志》1990年第1期。

吴彤：《复杂性概念研究及其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李彦斌、李涛、张文泉：《管理科学面临复杂性科学的挑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后 记

本书是何明升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关系研究”的最终成果。

对互联网与社会的交叉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本书作者群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本课题的研究，由何明升负责总体设计，白淑英、郑中玉、梅梅、王艳莹、庞勇、唐雨、王文竹等负责实证调查。以此为基础，何明升和白淑英进行了本书的结构框架设计以及全书的统稿工作。具体写作分工是：第一、二、三章，何明升、白淑英；第四章，唐雨；第五章，梅梅；第六章，王文竹；第七章，王艳莹；第八章，庞勇；第九章，郑中玉；第十章，白淑英；第十一章，何明升。

在本书付梓之际，谨向为本课题提供资助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致以深深的谢意。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学术同仁的热情鼓励和网络世界众多朋友的大力支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各种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 者

2011 年元旦